亚·奥斯特洛夫斯基
戏剧选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据 А.Н.Островс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选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亚·奥斯特洛夫斯基戏剧选

Ya Aositeluofusiji Xiju X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366,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6 3/4　插页7

198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0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960

书号 10019·4167　定价 3.70 元



作 者 像

译本序

俄国戏剧家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律师家庭，自幼生活在莫斯科河南区。这个地区当年是渔民和苦力开发的，主要居民是各类商人、工匠、小市民和中下等官吏。他有一篇描写当地风尚习俗的作品就题名为《莫斯科河南区一个居民的手记》。

一八四三年，奥斯特洛夫斯基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退学以后，在法院担任文书，接触到形形色色的案件，诸如家庭和财产纠纷、破产和债权案件等，耳闻目睹的尽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小市民、商人、贵族之间的尔虞我诈。这使他有机会揭开温情脉脉的家庭面纱，了解世态的炎凉。奥斯特洛夫斯基接待诉讼人时，常常看见奇怪的表情和手势，听到纯朴生动的语汇和咬文嚼字的言词。这些都为奥斯特洛夫斯基理解“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① 提供了条件，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最丰富、最生动的素材。

一八五〇年《莫斯科人》杂志发表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喜剧《自家人好算帐》，这部写实的讽刺喜剧生动地勾画了商人唯利是图的嘴脸，使作者一举成名。随后，奥斯特洛夫斯基陆续写过象《全家福》、《穷新娘》等优秀剧本。富商们的巧取豪夺，贪官污吏的行贿受贿，穷新娘的窘困状况，这些农奴制改革前的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第一卷，第二五三页。

国社会制度产生的丑恶现象全部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此，杜勃罗留波夫认为奥斯特洛夫斯基表现了生活的真实，是现实生活阴暗面的无情揭露者，是改造社会的舆论喉舌。但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创作初期由于同保守派历史学家的接近，曾表现出创作上的动摇，一度支持过《莫斯科人》杂志的斯拉夫派思想。他发表过一些美化俄国农奴制社会的言论，并且写了三部反映这种思潮的剧本(《各守本分》美化商人的宗法制家庭生活；《贫非罪》写顽固独夫的道德新生；《切勿随心所欲》写罪人的良心发现、宗教和伦理的净化作用)，受到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批评。他们指出，这三部戏美化宗法制度和鼓吹宗教的世界观。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使奥斯特洛夫斯基摆脱斯拉夫派的影响，回到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来，作过艰巨的斗争。他写道："然而，以我们的愚见，他这样做只是损害了他自己的文学声望，还不会毁损他的美的才禀：只要奥斯特洛夫斯基君抛弃这一条引导他写出《贫非罪》的羊肠小道，这种才禀还会依旧显得清新、有力。希望他不要受到宣布他是'艺术与真实'的英雄这种赞美歌所引诱，但愿他还是严格地想一想，在艺术创造中，什么是真实。才能的力量在于真实；错误的倾向要毁灭最坚强的才能。"① 换句话说，只有继承俄国四十年代现实主义传统，奥斯特洛夫斯基才能有所建树。涅克拉索夫也希望他现实主义地描写人民生活。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俄国封建农奴制的腐朽明显地暴露出来，农民运动空前高涨，这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迷误无疑是一副清醒剂。奥斯特洛夫斯基仔细倾听了当代进步人士的忠告，终于脱离了《莫斯科

---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下卷(一)，一九八二年，第五十至五一页。

人》杂志，逐渐摆脱斯拉夫派的影响，回到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立场上来。

一八五六年，奥斯特洛夫斯基怀着熟悉人民、研究人民、艺术地再现人民的愿望，参加海洋部举办的伏尔加河沿岸文学考察活动。在这次考察中，奥斯特洛夫斯基得以饱览伏尔加河沿岸的秀丽风光，使他久久不能忘怀，以致在他以后的剧作中，不时出现伏尔加河的形象。他通过对两岸人民的生活、劳动、风俗、礼仪、传说、民歌等的了解，也加深了对人民的认识。他沿途还目睹了俄国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黑暗现象，使他对于农奴制改革前的社会生活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这样，他的视野扩大了，他的作品的题材从商人阶层扩大到整个社会，新的形象和新的冲突丰富了他的创作。《大雷雨》、《在闹市中》、《司令官》等剧作就是他在这次考察之后创作上所取得的重要收获。

奥斯特洛夫斯基考察归来之后，加强了同革命民主主义阵营的联系。在当时沙皇的统治日益腐败、社会公众的不满情绪日益严重、农民改革的思潮高涨的革命形势之下，他重新把讽刺矛头指向昏庸的沙皇统治及其社会基础和思想支柱。他的剧本的主题更加深化。《肥缺》、《养女》、《大雷雨》等，均属这个时期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奥斯特洛夫斯基无情地揭露了靠剥削、倾轧、阴谋而生存的大中小官僚的丑恶面目，以及贵族、地主的残暴专横。对于五十年代中期俄国要求改革的社会运动来说，这些揭露农奴制反动本质的剧本，无疑是非常及时的。托尔斯泰在论及《肥缺》时写道："从深度、力度和忠实性来说，这是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大作品。"① 杜勃罗留波夫把奥斯特洛夫斯基所描

① 《托尔斯泰全集》，莫斯科，一九四九年，第六十卷，第一五八页。

绘的专制、强暴、愚昧、欺诈的俄国社会称为"黑暗王国"，并指出："'黑暗王国'生活中，这种荒谬秩序，已经传染到这种程度，每一个受尽压抑的个性，只要稍微从别人的压迫底下解脱一点出来，他自己就会努力压迫别人。这些粗野的关系非常巧妙地贯穿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整个戏剧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说在这里可以看到专横顽固的一个完整的体统。"① 在《大雷雨》中，奥斯特洛夫斯基不仅淋漓尽致地揭露这个"黑暗王国"，而且显示了这个王国里的一线光明，谱写了一曲人民起来反对黑暗统治的悲壮颂歌，达到了自己创作的高峰。

《自家人好算帐》写于一八四八年，正式发表于一八五〇年。这个剧本取材于作者对莫斯科商界道德面貌和风尚的观察。在他办理的诉讼案件中，最常见的是诈骗性质的破产。这种案件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把自己的财产用假过户的办法，付出假期票，伪造出纳帐，然后宣布破产，以达到不付或少付债款的目的。这种欺骗勾当既反映出商界道德的沉沦，也反映出金钱统治一切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俄国社会中的资本家阶层掀起一股"原始积累"的狂热，假破产与欺骗债权人就是重要的积累手段。《自家人好算帐》这部喜剧正是反映了俄国商界的这种欺骗性。奥斯特洛夫斯基把莫斯科河南区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加以提炼，创造出农奴制改革前的俄国资产阶级的典型。博利绍夫就是这种典型之一。他出身低贱，早年靠卖泥鳅和织布为生，经常受别人侮辱。但是他依仗金钱的势力，巧于经营，成了暴发户。他在本地是个大人物，在经济方面是一个富翁，然而，在精神方面却是个穷鬼。他文化水平低

①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一卷，第三二九页。

下，满脑子宗法道德观念，缺乏西欧资产阶级那种文明的外壳。他认为自己有钱，因此就可以独断专行。他奉行的道德原则就是"与其让别人拿去，不如我拿来"。从心理方面说，博利绍夫自幼饱尝屈辱，受尽责骂，因此，一旦他金钱在握，便不可一世，充分享用侮辱和责骂他人的权力。这样，贪婪成性与刚愎自用就成了博利绍夫这个形象的突出特点。

尽管博利绍夫拥有万贯家私，但他仍想再发一笔横财，然后把家产交给可靠的人，自己安享清福。他选择的继承人是波德哈柳津。这位掌柜同博利绍夫既有共同点，即渴望出人头地，奸诈贪婪；但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他不满足于岳父的小店，要开设更大的商店，"文明地"剥削顾客，同时他比岳父更狡猾，更阴险。他同莉波奇卡的结合是为了向上爬，这体现了商业资产阶级已不满足于赚钱，而且企求得到社会地位和权力。

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的莉波奇卡，是一个典型的小市民。由于父母有钱，受过一些教育。她梦寐以求的是嫁给一个出身名门的军官，然而实际上不可能，因此下嫁波德哈柳津，打算依仗他的金钱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最后，他们夫妇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自己的私利，甚至不愿花钱赎出被流放去做苦工的父亲。

《自家人好算帐》曾用过《破产者》这个剧名。不仅外部冲突是写破产——假破产的策划与实现，内部冲突也是写破产，写博利绍夫在道德上的破产。《自家人好算帐》的戏剧冲突是喜剧性的，即老板和掌柜为了共同的利益去欺骗别人，同时掌柜又欺骗了老板。奥斯特洛夫斯基通过这一戏剧冲突，为读者和观众揭示了俄国社会生活，说明"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没有任何别的联系

了”①。奥斯特洛夫斯基正是通过揭露商业资产阶级唯利是图，金钱对人的道德面貌、家庭关系、人的心灵的腐蚀来批判俄罗斯这个黑暗王国的。

被誉为俄国戏剧文学一颗明珠的《大雷雨》，是对黑暗王国进一步的揭露和批判。这个剧本写于一八五九年。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经历过一段曲折的创作生活之后，又回过头来写商人家庭的内幕。不过，这次是把商人家庭生活放在俄国社会的背景上来写的，因此更为深刻。为了全面深刻地表现黑暗王国，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大雷雨》里采用复调结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条线索：一条是季科伊与库利金之间的冲突；一条是卡捷琳娜同卡巴诺娃之间的冲突。前者是社会冲突的反映，后者是家庭冲突的反映。第一幕写卡里诺夫城的黑暗势力同代表未来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写到野蛮的风俗、资本主义的剥削，同时也写了卡捷琳娜同卡巴诺娃的冲突。卡捷琳娜在娘家时无忧无虑，在卡巴诺娃家则遭受欺压。她追求自由，反对封建的宗法道德。这种家庭冲突，同社会冲突既平行发展，又相互交叉，既能加强社会冲突的深度，又突出了家庭冲突的意义。最后集中到卡捷琳娜身上，由库利金把卡捷琳娜从河里捞上来，当众用血的事实控诉卡巴诺娃是杀人凶手，是当地吃人的风俗、封建的宗法意识和宗教的道德观念杀害了卡捷琳娜。这样，卡捷琳娜的悲剧结局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家庭的范围。

“黑暗王国”中荒谬秩序的代表人物是季科伊和卡巴诺娃。季科伊作为俄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比博利绍夫更残酷、更专横，他声称“我高兴放过你，就放过你；我高兴踩死你，就踩死你”。他有钱，因此才敢这样肆无忌惮。卡捷琳娜的恋人不能救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第一卷，第二五三页。

于水火之中，就是因为受制于季科伊的财势。杜勃罗留波夫写道："在我们的面前，却浮起了那块把人们羁留在我们叫做'黑暗王国'的沉渊深处的石头，这块石头，就是物质上的依赖。"① 这块石头砸在卡捷琳娜的头上，把她压到伏尔加河底。卡捷琳娜的丈夫指责母亲说："是您杀了她。"卡巴诺娃对卡捷琳娜极尽凌辱之能事，逼得她走投无路。卡捷琳娜不愿跪着求生，宁死不屈。她的死震撼了俄国社会生活的大舞台。这个坚决行动使观众看到，"黑暗王国"里有一股力量在反对它的秩序，这股力量就是杜勃罗留波夫指出的一线光明，就是俄国社会中必将消灭"黑暗王国"的力量。

卡捷琳娜的形象不仅达到了高度的生活真实，而且达到了高度的心理真实与情感真实。她结婚刚两年，少女时代的美好生活，对爱情的憧憬，对自由的追求，还藏在心里，给了她勇敢冲击一切束缚的力量。两年的婚后生活，使她受尽封建家庭的折磨，但她没有屈服，没有随波逐流。然而她缺乏生活经验，斗不过卡巴诺娃。尤其是她从小受到宗教的毒害，认为瞒着丈夫另有私情是一种罪孽。她不爱自己的丈夫，继续追求真正的爱情。宗教的教育使她迷信，认为"雷会劈死人的"。雷声引起她内心的震动，她精神上支持不住，承认自己犯了罪，表示悔过，一声惊雷使她失去知觉。她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和情感变化，都同她的生活环境、受到的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作家描写出她的心理的真实和情感的真实是基于生活的真实的。因此，她的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在《大雷雨》里，伏尔加河不仅是自然美的体现和人物抒怀

①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二卷，第四三五页。

的对象，而且作为俄罗斯人民的象征，成为戏剧情节发展的组成部分。随着剧情的发展，大自然不断变幻着。第一幕里，伏尔加河两岸郁郁葱葱，河水悠然流过。第三幕里，卡捷琳娜与鲍里斯第一次幽会。就在这个时刻，伏尔加河洋溢着诗情画意。月光下微风送来六弦琴的悠然琴声，送来恋人们的大胆的情歌。到了第五幕，景色同第一幕相同，但伏尔加河抹上了一层愁云，动人心弦的歌声消失了，"黑暗布满夜空，大家闭眼休息"。这时卡捷琳娜满怀爱与恨，纵身投入伏尔加河的怀抱。随着她的死，伏尔加河浸入一片黑暗之中。我们听到的是卡捷琳娜的绝唱，是众人的义愤，是季洪的哀号，是伏尔加河沉痛的挽歌。伏尔加河仿佛悲痛欲绝，在为卡捷琳娜高歌一首悲曲。在这里，奥斯特洛夫斯基巧妙地将抒情风格同充满诗意的象征手法结合在一起，增强了这部悲剧的审美价值。

一八六一年，沙皇政府宣布取消农奴制，结果使农民的处境更加悲惨，地主变本加厉地残酷剥削农民。沙皇政府加强镇压六十年代蓬勃发展起来的革命运动，以巩固其反动统治。这时，奥斯特洛夫斯基对下层人民寄予更多的同情。他从道德的角度观察俄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通过日常生活的冲突，揭露特权阶层的专横、顽固、荒淫、贪婪，歌颂下层人民的诚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森林》、《没有陪嫁的姑娘》和《名伶与捧角》都是属于这种题材的剧本。剧中戏剧冲突表现为上层人物同他们的牺牲品之间的矛盾。

《森林》写于一八七〇年。女地主古尔梅斯卡娅虚伪、无耻，满嘴仁义道德，实际上是一个残酷、专横的女恶霸，大骗子手。她口头上打算把外甥女嫁给朋友的儿子，实际上是自己想嫁给一个青年学生，以满足自己的淫欲。这个剧本反映出家庭内部暴君

同牺牲品之间的冲突。生活在贵族庄园里的阿克休莎要摆脱被压迫的处境，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嫁给她热恋的彼得，要么跳河自杀。最后还是那个流浪艺人解救了她。流浪艺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里一切都顺当，老弟，就象在森林里一样。老太婆嫁给中学生；年轻的姑娘在自己亲戚家苦得要跳河。老弟，这是一座森林。"这座森林实际上是一座人间地狱。

《没有陪嫁的姑娘》写于一八七八年，是奥斯特洛夫斯基晚年创作的高峰。这部剧本通过穷姑娘的轻信受骗与富豪的背信弃义，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没有陪嫁的姑娘的悲剧。女主人公拉里莎年轻美丽，但因为没有家产，成了资产阶级的玩物。大船主帕拉托夫曾经对她海誓山盟，大献殷勤，拉里莎把爱情献给了他，哪知他玩腻了以后，却溜之大吉。如今他找到一个有钱的未婚妻，利用做生意之便，到这里来最后一次玩弄拉里莎。另外一个大商人克努罗夫，听说拉里莎找到了一位不要陪嫁的未婚夫而大为惊奇，克努罗夫也不愿失去这样一个玩物。他在拉里莎对爱情失望而又不愿嫁给她不喜欢的未婚夫的时候，企图用金钱买她作情妇。花钱买乐儿，这就是大商人克努罗夫的人生哲学。拉里莎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她一方面追求外表豪华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希望得到诚实、纯洁的爱情。这正是那些出身名门、家道中落的年轻姑娘具有的典型性格。她的意中人和理想丈夫是帕拉托夫式的人物。她认为帕拉托夫既富有又高贵，即使在受骗之后，再见到帕拉托夫仍然旧情复燃，甚至想随他私奔。这对帕拉托夫来说，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但对于拉里莎，却是一场灾难。如今她既没有陪嫁，又丧失了名誉。要么出卖自己的美貌，要么跳进伏尔加河，别无他路可走。她缺乏卡捷琳娜那样的勇气，因此只好选择前者。拉里莎缺乏坚定明确的道

德原则，缺乏生活目标，容易动摇，性格软弱，易于接受诱惑。她终于死在未婚夫的枪下。她的死，客观上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控诉："我找过爱情，可是没有找到，大家把我看成玩物，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从来没有一个人愿意看看我的内心，也没有一个人想看看我的灵魂深处，我从任何人身上都没有看到过同情心，没有听到过一句温暖的、知心的话。"

《名伶与捧角》写于一八八一年。女主人公涅季娜是一个年轻漂亮、富有才华的女演员，她热爱舞台，热爱艺术，她追求的是"认认真真地演戏，清清白白地做人"。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是很难做到的。她周围的捧角可以分为两种人：一种是贵族、官僚、地主、资本家。他们表面上是戏迷，实际上都是色鬼，都想玩弄戏子；一旦涅季娜不肯满足他们的欲望，他们就用破坏演出来侮辱她，迫使她就范。另一种捧角是穷人，大学生，他们真正热爱艺术，他们尊重涅季娜的人格，她的未婚夫彼佳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他们身无分文，无法在经济上帮助。她涅季娜面临两种选择：或者嫁给彼佳，过穷日子，她的才华就会毁灭；或者嫁给一个富翁，可以继续演戏，但她的人格就会毁灭。她选择了后者，因为她太酷爱艺术了，为了艺术不得不牺牲自己。奥斯特洛夫斯基看到涅季娜走上这条道路的必然性，却对她抱着深厚的同情。因此，剧作者对她所选择的道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美化，仿佛用金钱买她的韦利卡托夫献给她的不仅是豪华的庄园和富裕的生活，而且还有真诚的爱情和充分发挥演员才华的条件。然而，我们很清楚，韦利卡托夫买的是一个活摆设。因为在他的庄园里，有戏水湖上的天鹅，有姹紫嫣红的花园，有金壁辉煌的公馆，有喔喔啼鸣的公鸡，还有款款漫步的孔雀，就缺少一位如花似玉的美女。涅季娜补足了他的缺项。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这里揭示

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演员的痛苦遭遇和悲惨的命运。在这个剧本里，奥斯特洛夫斯基还塑造了彼佳这个平民知识分子的形象。彼佳认为资本家毁坏了名伶的才华。他千方百计地帮助涅季娜抵制金钱的腐蚀，然而他失败了，失去了未婚妻。但他决心把教育大众的工作进行下去。

奥斯特洛夫斯基一生写了四十七个剧本（不包括翻译的剧本），反映了俄国三百年间的历史生活，包括他同时代的现实生活，共刻画七百二十八个人物（不包括次要人物），剧种有正剧、悲剧、喜剧、历史剧、家庭问题剧等等。如果把这些俄国生活画面和人物形象放在一起，就构成一幅绚烂多彩的俄国社会画卷，一部激荡人心的俄国生活史诗。奥斯特洛夫斯基没有提出重大的政治或哲学课题，没有写贵族和平民知识分子的革命活动，而是通过描写商人、官吏、贵族、下层人的日常生活，揭示这个社会在家庭、财产、道德方面的冲突。他笔下的人物，有的是俄国农奴制改革前的黑暗王国代表，有的是俄国农奴制改革后的资产阶级黑暗王国的代表，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应当看作黑暗王国的随葬品。而象卡捷琳娜那样的人物，则是反抗黑暗王国的强有力的俄罗斯性格，它反映了改革前俄国人民要求建立新生活的愿望。这就是我们从奥斯特洛夫斯基剧本中得出的客观结论，也是他的创作的意义所在。奥斯特洛夫斯基为世界戏剧艺术的宝库献出了“俄罗斯生活完整的画卷”，[1]他的光辉艺术成就使他永垂世界戏剧史册。

白嗣宏

---

①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一卷，第四六一页。

目　次

自家人好算帐

（四幕喜剧）

臧仲伦译

人　物

萨姆松·西雷奇·博利绍夫——商人。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他的妻子。

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莉波奇卡)——他们的女儿。

拉扎尔·叶利扎雷奇·波德哈柳津——掌柜。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媒婆。

瑟索伊·普索伊奇·里斯波洛任斯基——诉讼代理人。

福米尼什娜——博利绍夫家的女管家。

季什卡——博利绍夫家的小学徒。

第　一　幕

〔博利绍夫家的客厅。

第　一　场

莉波奇卡　（拿着书，坐在窗旁）跳舞这玩意儿多开心呀！简直太好啦！还能有什么比这更美的呢？你坐车到俱乐部，或者去参加什么人的婚礼，你坐着，自然喽，浑身花团锦簇，花枝招展，象个洋娃娃或者画报上的大美人儿似的；突然有一位男舞伴翩然光临："请赏光，小姐！"嗯，你如果看到这是一位知书识礼的绅士，或者是一位军官——你就把眼睛这么一眯，回答说："好吧，请！"哎呀！（热烈地）太—迷—人—啦！简直没治啦！（叹气）我最讨厌跟大学生和衙门里当差的小官们跳舞了。跟军人跳舞才带劲哩！哎呀，太美啦！太叫人心醉啦！小胡子呀，肩章呀，军服呀，有的人甚至马刺上佩着小铃铛。只有一样最要命了：没挎军刀！他们干吗要把军刀解下来呢？真叫人纳闷，真是的！他们硬是不懂怎么出风头，叫人更着迷！您就瞧那马刺吧，玎玲当郎地响得多好听呀，特别是，假如有位枪骑兵或者上校什么的一摆阔——妙极啦！叫人看了心花怒放！嘿，要是他再挎上一把军刀呀：你简直再也见不到比这更好看的啦；只听

见一片铿锵悦耳的声音，比听音乐都好。军人或者文官——这怎么能比呢？军人——你一眼就看出来了：风流潇洒，全齐了；可是文官怎么样呢？毫无生气！（静场）我真奇怪，为什么好多太太小姐都缩起两腿干坐着？学跳舞一点不难嘛！虽然我见到老师怪不好意思的，可是上到二十课我就全懂啦。干吗不学跳舞呢！简直是迷信！就拿妈说吧，因为老师老捏我的膝盖，她就生气了。这都是因为缺少教养的缘故！有什么大不了的？他是位跳舞老师嘛，又不是什么别人。（沉思）我老在想：忽然有位军人来向我求亲，我们家忽然要举行订婚典礼了：到处张灯结彩，下人们戴着白手套，我呢，自然喽，穿着羽纱或者薄纱的长裙，这时候，突然奏起华尔兹舞曲。哎呀，我站在他面前多么害臊呀！哎呀，多丢人呀！那时候，该往哪儿躲呢？他会怎么想呢？他一定会说，真是个没教养的傻瓜！可是，不，那怎么成呢！话又说回来，我已经一年半没跳舞了！现在闲着没事儿，我试试看。（拙劣地跳华尔兹舞）一……二……三……一……二……三……

第二场

〔莉波奇卡和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上）好嘛，没羞没臊的死丫头！我早料到啦：一大清早，不吃不喝，马上就跳起舞来了！

莉波奇卡 怎么啦，妈？我茶也喝了，奶渣饼也吃了。您瞧，我跳得好吗？一，二，三……一……二……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追她）你吃了又怎么样？我才不高兴看你荒唐呢！……跟你说，别转了！

莉波奇卡　这怎么是荒唐呢！眼下，大家都兴玩这个嘛。一……二……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你把脑门干脆撞到桌上就好了，别那么活蹦乱跳的！（追她）你倒是怎么啦，怎么就不听话呢！

莉波奇卡　怎么不听话，谁跟您说的！别搅和了，让人家好好跳完嘛！一，二，三……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我这么大岁数了，紧跑慢赶地追你，倒是有个完没有！咳，可累死我了，死丫头！听见没有，别跳啦！我告诉你爸去！

莉波奇卡　这就完了，这就完了，妈！最后一圈！您就会告状。我才不把您放在眼里呢！一，二……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怎么，你还跳，还骂人！马上给我站住！要不然没你的好：我抓住裙子，把那条尾巴全扯下来。

莉波奇卡　嗯，您扯吧，请便！您扯下来，还得给我缝上！好了，跳够了！（坐下）呼……呼……累得我满身大汗，跟拉过大车似的！喏！妈，给我手绢擦擦汗。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等等，我自己还擦哩！看把你累的！人家硬逼你跳还好说。就算你不把你妈放在眼里吧，那你看着这四堵墙也该害臊呀。你那可怜的爸挪挪腿都得费老大的劲儿，可你在这儿蹦蹦跳跳，象只陀螺似的！

莉波奇卡　您就别废话了！依您，我该怎么办！难道叫我也生病吗？假如我是个医生，那是另一回事。嘀！您这种看法多叫人讨厌！哎呀！妈，您算什么呀，真是的！我有时候看见

您那蠢劲儿，真的，都替您脸红！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这宝贝孩子有多孝顺呀！你看，她是怎么骂她妈的！哎呀，你这个就会瞎唠叨的混帐丫头！难道能用这种话来糟蹋爹妈吗？难道我把你生到世上来，教育你，疼你，顶在头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就为的这个吗？

莉波奇卡　不是您教的，是旁人；得啦吧，您呀，老实说吧，简直没一点教养。哼，怎么着？您把我生下来——我那时是什么德行？不过是个小孩，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罢了，并不懂得交际。后来我长大了，看到上流社会的气派，这才发现我比旁人有教养多了。您说我该怎么办，由着您那蠢劲儿胡来！想得倒美！多稀罕。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闭嘴，哎呀，闭嘴，不要脸的死丫头！你要把我惹火了，我干脆找你爸去，扑通一声跪在他脚下，就说：闺女逼得我没法活了，萨姆松努什卡①！

莉波奇卡　对，您没法活了！可不是嘛！可是您让我活吗？您为什么要回掉那门亲事？我们怎么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他哪点算不上美少年？您发现他身上有哪点不正经？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他爱拿人逗乐，就是不正经！来了，扭扭捏捏，装腔作势，尽说些绕脖子的话。有啥稀罕！

莉波奇卡　是呀，您懂得可多啦！明摆着他是个贵族子弟，因此才那么彬彬有礼。在他们那圈子里一向都这么做嘛。这些人您根本不了解，怎么能糟蹋人家？他又不是什么做小买卖的。（低声旁白）心肝儿，我的情郎！

---

① 萨姆松的小名。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是呀，这心肝儿可好啦！多了不起呀！可惜没把你嫁给一个穿得花花绿绿的小丑。真有你的，满脑子稀奇古怪的想法；你这是唧唧囔囔地存心气你妈。

莉波奇卡　明摆着的道理：你们不愿意我幸福嘛。您跟爹就会没岔找岔，折磨人。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上帝会审判你的！谁也比不上为娘的关心自己的孩子！你刚才在这儿神气活现的，说了一大堆混帐话，可是我和你爹白天黑夜都在操心，怎么给你找个好主儿，快点把你的婚事办了。

莉波奇卡　是啊，你们说得倒容易，可是请问，我心里是什么滋味？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你以为我不心疼你吗！可是有什么法子呢！既然等了这么多年，就再忍耐会儿吧。总没法马上给你找个女婿来吧：又不是猫捉老鼠，抓来就是。

莉波奇卡　我管你什么猫捉老鼠不捉老鼠的！我要的是丈夫！这算什么！见到熟人多丢脸呀：这么大的莫斯科，就挑不到一个好女婿——挑来挑去，净给别人挑去了。谁见了心里不窝火：我所有的女朋友早就有丈夫了，就我孤零零的！好容易找到一个，又给您回掉了。您听见没有，给我找个女婿来，一定得找来！……我把丑话说在前头里，一定得找到，要不然，没你们的好：我非存心气气你们，去偷偷摸摸养个汉子，要不就跟骠骑兵私奔，悄悄跟他成亲。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什么，什么，你这不害臊的！是谁把这些见不得人的念头塞到你脑子里去的？仁慈的主啊，

简直把我气死啦……哎呀，你这猪狗不如的东西！唉，没法子！看来，只能叫你爸了。

莉波奇卡　您就会爸爸长爸爸短的；您就会当着他的面伶牙利齿地说个没完，您倒是试试呀！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怎么啦，难道你以为我是傻瓜吗？你的那些骠骑兵是什么玩意儿，你这不知害臊的东西！呸，你鬼迷了心窍！你以为我就治不了你吗？你说，你这不要脸的，为什么你见了我就眼红？你还想比你妈能干吗？看我不给你点厉害瞧瞧，我要叫你到厨房去烧火做饭。你想得倒美！你想得倒美！啊！……我的妈呀！我要给你做件粗布衣裳，往你头上一套！让你去喂猪，不让你跟爹妈住在一块儿。

莉波奇卡　可不是吗！我就爱听您摆布嘛！这倒是件新鲜事儿！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住口，住口，看你再要贫嘴！就让你妈占点上风不行吗！真是个孽种！你再吭一声，我就把你的舌头缝到脚后跟上去。瞧，这就是上帝赐给我的福气！没羞没臊的死丫头！你这调皮捣蛋的假小子，你脑子里就没一点女人家的东西！也许，你还恨不得象个大兵似的跳上马跑掉吧！

莉波奇卡　我看，您非把所有的大兵警察全拉扯上了才痛快呢。既然您没受过那份教养，还是不吭声好。我既然坏到家了，您自己又是什么玩意儿呢！怎么，您想逼我趁早一命归天吗？您想一味胡来把我折磨死吗？（哭）好嘛，我本来就心烦意乱的，一直咳嗽！（哭）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站在一边看她）唉，得了，得了！

〔莉波奇卡哭得更凶，随后放声大哭。

哎，得了，得了！我说你别哭啦！算我不好还不行吗，只要你别哭，算我不好还不行吗？

〔莉波奇卡哭。

莉波奇卡！莉帕①！行啦！唉，别哭了成不成！（含泪）好啦，你别生我的气（哭）……我是个愚蠢的……没有知识的女人……

（两人一起哭）你就原谅我吧……我一定给你买副耳环。

莉波奇卡　（哽咽地）我才不稀罕您那耳环哩，我梳妆台里都塞满了。您给我买副镶绿宝石的手镯吧。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我买，我买，不过你别哭了成不成！

莉波奇卡　（眼泪汪汪地）除非嫁了人我才不哭。（哭）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会嫁的，会嫁的，我的宝贝儿！好啦，亲亲我吧！（两人亲吻）好啦，基督保佑你！来，我给你擦擦眼泪！（擦泪）今天乌斯季尼娅·瑙莫芙娜要来，咱们跟她好好谈谈。

莉波奇卡　（仍旧带着哭声）唉呀！她就快点来吧！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和福米尼什娜。

福米尼什娜　您猜，太太，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谁上咱们家来了？

① 莉波奇卡的又一小名。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说不上。怎么，福米尼什娜，你以为我是个会算卦的巫婆吗？

莉波奇卡　你为什么不问我？怎么，难道我比你跟妈都笨吗？

福米尼什娜　那我就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啦；你那张小嘴可真会说话，可是要动真格儿的了，就不见你的影儿啦。我一再求你，又不要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就问你要这么一块手绢，你屋里随便扔着的就有两大摞，你就是不给，却老拿去送给别人。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福米尼什娜，我到死也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

莉波奇卡　哪有这事呀！准是她早饭后喝了点酒，上这儿来装神弄鬼。

福米尼什娜　那当然；笑什么？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死又怎么样，有时候开头还不如末了呢。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真跟你缠不清！你一开口说话，只能当耳旁风。到底是谁来了？

莉波奇卡　男的还是女的？

福米尼什娜　你眼里就有男人。哪儿见过男人戴包发帽的？只有寡妇才戴——应当管她叫什么呢？

莉波奇卡　自然，叫没有丈夫的女人，叫寡妇呗。

福米尼什娜　那么，我没有说错吧？原来是个女人！

莉波奇卡　这人真没治！这女人是谁？

福米尼什娜　这不，人倒挺聪明，就是猜不着：能是谁呢，不就是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吗！

莉波奇卡　哟，妈，这可太巧啦！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她现在在哪儿？福米尼什娜，快

去叫她进来。

福米尼什娜　她说话就到；眼下，她正站在当院跟看门的骂街呢；因为他没有马上给她开门。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和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上）哎哟，累死我了！你们家是怎么搞的，我的好太太好小姐，台阶这么陡：爬呀，爬呀，好容易才爬上来。

莉波奇卡　嘿，果然是她！你好，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别心急！还有比你辈份大的人哩。我得先跟你妈聊会儿。（两人亲吻）你好，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你起床好，晚上睡得好，身体一向好吗，我的好太太？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谢谢上帝！活着——能吃能喝；今儿一早还跟我闺女说笑逗乐来着。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八成说的是穿戴吧。（与莉波奇卡亲吻）这会儿就轮到你啦。你怎么好象发胖了，好小姐？……上帝赐福给你！还有什么比花容月貌更称心的呢！

福米尼什娜　呸，没正经的！你这么一说，兴许会不吉利的①。

莉波奇卡　哎呀，别瞎说啦！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不过你觉得这样罢了。我老病病歪歪的：一会儿肚子疼，一会儿这颗

---

① 按俄国民间迷信的说法，赞美和夸奖一个人，会适得其反，可能不吉利。

心又象钟摆似的怦怦乱跳；老觉得好象有人在向你招手，要不就象漂浮在大海上似的，两眼发花，心里烦闷。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对福米尼什娜）对了，我说他大妈，咱俩也正好顺便儿亲亲。真是的，咱们不是在当院里问过好了吗，亲爱的，那就不用碰嘴皮子啦。

福米尼什娜 随你便。当然喽，咱不是东家太太，是个草包；可咱身上也有灵魂，而不是一股气！

阿格拉费娜 孔德拉季耶夫娜 （坐下）坐吧，坐吧，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干吗象尊带轱辘大炮似的净站着呀！福米尼什娜，你去叫人把茶炊给我们烧热了。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喝过啦，喝过啦，好太太；我要说假话让我不得好死——喝过茶，就顺道儿跑来了，待会儿就走。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福米尼什娜，你怎么慢慢腾腾的？我的姑奶奶，快跑吧。

莉波奇卡 我去吧，妈，我跑得快；您瞧她慢悠悠的笨劲儿。

福米尼什娜 人家没让你去，就别瞎巴结啦！太太，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我是这么想的：来点解闷儿的东西①和咸鲱什么的，不更来劲吗？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嗯，解闷儿的东西归解闷儿的东西，茶归茶。人家的东西难道你还舍不得！对了，烧得了，让他们端到这儿来。

福米尼什娜 那还用说！知道了！（下）

---

① 指酒。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缺福米尼什娜。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怎么样，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没什么新闻吗？你瞧我这闺女快害相思病啦。

莉波奇卡　敢情，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你一个劲儿跑来跑去，可是没搞出一点名堂。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瞧你们说的，好太太好小姐，你们的事也真难伺候。你爹一再说，要找个有钱的主儿。他说：哪怕是看门的阿三，只要有钱就成，而且还得少要陪嫁。你妈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呢，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一定得给她找个商人，而且还得受过嘉奖的①，家里备有好马车，按老规矩在脑门上画十字。你也有自己的小九九。我怎么才能让你们三个人都满意呢？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和福米尼什娜，福米尼什娜进来，把伏加特和酒菜放在桌上。

莉波奇卡　我不嫁给商人，说啥也不嫁。难道我受这么多教育：又学法文，又弹钢琴，又跳舞，就为的这个吗！不，不！你上

① 指受过沙俄政府的嘉奖。

哪儿找都行，反正你得给我找个贵族来。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瞧，你跟她说去吧。

福米尼什娜　你老惦记着贵族干吗呀？他们身上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吗？穷得叮当响，而且一点不象基督徒：既不进澡堂，逢年过节也不烙馅儿饼；就算你过了门，那浇汁和调料也把你腻味死了。

莉波奇卡　福米尼什娜，你生在乡巴佬中间，两腿一伸还是乡巴佬。我要你的商人有什么用！他能有什么气派？他的风度在哪儿？难道我需要他嘴上的那撮毛吗？

福米尼什娜　不是一撮毛，而是上帝赐给他的胡子，小姐，这么说才对！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你爹没剪短发，大胡子也没糟践掉①，你不是也凑合着去亲他吻他吗。

莉波奇卡　爹是一回事，丈夫是另一回事嘛。妈，您唠唠叨叨有个完没有？我早说过，我不嫁给商人，就不嫁。我宁可马上死，伤心痛哭一辈子，哭到死：眼泪不够，就使劲儿吃辣椒。

福米尼什娜　好象你准备哭啦？快别这样！你何必逗她呢，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谁逗她？她自己挑三拣四。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好吧，既然这对你的口味，那就给你找个贵族得了。你要什么样的：富态点的，还是苗条点的？

莉波奇卡　胖点倒没什么，只要个子别太小就成。当然，大高个总比什么小矮个强。不过，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最要紧的是不要翻鼻孔的，一定得是黑头发；嗯，当然，他的穿戴一

---

① 俄国商人都蓄大胡子，留长发。

定要象画报上画的美男子似的。(照镜子)哎呀，主啊！我今天披头散发，头发象把笤帚似的。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眼下我倒有个主儿，小姐，就跟你描写的一模一样：又是贵族，又是大高个儿，又是黑溜溜的头发。

莉波奇卡　哎呀，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你说错啦，不是黑溜溜的，而是黑油油的头发。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才不学你那样咬舌呢：过去这么说，现在还这么说。他家里有农民①，脖子上有勋章；你先去换身衣裳吧，这事儿我跟你妈先聊会儿。

莉波奇卡　哎呀，我的好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你回头可要到我屋里去呀：我有话跟你说。咱们走吧，福米尼什娜。

福米尼什娜　唉，你呀，把我烦死了，一刻儿都坐不住！

〔两人下。

第七场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和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在喝茶之前，咱俩先喝点解闷的东西好吗？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好啊，太太，好啊。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斟酒)请随便喝吧！

① 指农奴。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你自己先喝呀，太太。（喝）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不忙！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嘿！好酒！这么好的酒你们从哪儿弄的呀？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酒局子里买的。（喝）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大概是论桶买的吧？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论桶买的。零敲碎打的干啥，能存吗？要知道，我们家的开销可大啦。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还用说，太太，还用说吗！我说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为了你我忙忙碌碌，东奔西跑，总算找到了个求亲的主儿：保你们娘儿俩连声叫好。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你好不容易才说出一句中听的话来。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贵族出身，身居要职；这样一位达官贵人，恐怕你们做梦都没梦见过。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看来，得向萨姆松·西雷奇要两枚金币给你了。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没什么，好太太，给我嘛，就拿着。家里有农民，脖子上有勋章，人又聪明，我简直给你请来了一尊金菩萨！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不过，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你得先给他说清楚，我们家闺女可没有金山银山。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他自己的金银财宝都多得没处搁哩。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那敢情好，那太好啦；不过是这么回事儿，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你倒说说，她大婶，我见到这位贵族姑爷该怎么办呢？我见了他就晕头转向，连话

也不会说呀。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倒也是，我的好太太，一上来是有点害怕，可是慢慢习惯了，也就凑合着能对付。眼下得跟萨姆松·西雷奇谈谈，他也许知道这个主儿。

第　八　场

〔前场人物和里斯波洛任斯基。

里斯波洛任斯基　（上）我来看看您，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太太。我本来想推门进去找萨姆松·西雷奇，可是看见他很忙，因此我想：让我去看看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吧。这是什么呀，您这儿是伏特加吗？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我喝一小杯。（喝酒）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请随便喝吧，先生！请坐；您一向好吗？

里斯波洛任斯基　我们的日子哪儿好得了！不过是醉生梦死罢了，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您也知道：我拉家带口的，干这差事出息又小。可是我并不怨天尤人；怨天尤人就造孽了，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这样就不好啦，先生。

里斯波洛任斯基　谁怨天尤人谁就会冒犯上帝，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有过这么一桩事……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对你怎么称呼，先生？我老忘。

里斯波洛任斯基　瑟索伊·普索伊奇，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

耶夫娜太太。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这是怎么回事，先生：普索维奇？怎么叫这个名字呢①？

里斯波洛任斯基　那我就说不上啦；家父叫普索伊——因此，我的父称就是普索伊奇。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叫普索维奇就叫普索维奇吧！其实这也没什么！比这难听的多的是呢，先生。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那么你，瑟索伊·普索维奇，想说什么事呢？

里斯波洛任斯基　有这么一桩事，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既不是劝善惩恶，也不是向壁虚构，而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我喝一小杯。（喝酒）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喝吧，先生，喝吧。

里斯波洛任斯基　（坐下）从前有一位老人，一位年高德劭的老人……不过，太太，我忘记他住在哪儿了，反正是住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吧。他呀，太太，有十二个闺女——一个比一个小。他自己已经干不动活了，妻子也是个老太婆，可是孩子们还小，要吃要喝。他们原来的那点财产，到他们快老的时候也都花光了，又没人供养他们。带着这群小孩子到哪儿去谋生呢？他左思右想，太太，实在想不出办法。他想："我干脆到十字路口去：也许能遇上一些好心肠的施主给点儿什么。"他在那儿坐了一天——人们对他说：上帝会赐给你的，第二天，他又在那儿坐着——还是那句话：上帝会赐给你的；于是他呀，太太，就怨天尤人起来啦。

① 普索伊奇或普索维奇，在俄文中有狗的意思。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啊，天哪！

里斯波洛任斯基　他说：主啊，我既不贪赃枉法，也不营私舞弊……还不如自杀的好。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哟，我的老爷子！

里斯波洛任斯基　他夜里还做了个梦，太太……

〔博利绍夫上。

第九场

〔前场人物和博利绍夫。

博利绍夫　啊！先生，你也在这儿！你在这儿传啥道呀？

里斯波洛任斯基　（鞠躬）您一向好吗，萨姆松·西雷奇？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你这是怎么啦，大老板，好象瘦了点嘛？难道又犯什么病了？

博利绍夫　（坐下）可能着凉了，要不就是痔疮犯了……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嗯，那么，瑟索伊·普索维奇，后来他又怎么样呢？

里斯波洛任斯基　以后，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以后再说吧，改天得空，傍晚的时候我来一趟，再说给您听。

博利绍夫　你这是怎么啦，难道又装神弄鬼了！哈哈哈！该醒醒啦！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哎呀，你又来了！就不许人家谈谈心！

博利绍夫　谈心！……哈哈哈！……你先问问，法院的那份卷宗他是怎么弄丢的；他还不如把这件事说给你听听哩。

里斯波洛任斯基　哪有这事呀，根本没丢嘛！这是瞎说，萨姆松·西雷奇！

博利绍夫　那干吗把你从哪儿轰出来呢？

里斯波洛任斯基　是这么回事，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太太。我把一份卷宗从法院里拿回家，路上碰到一个同事，人都有这么个弱点，唉，不说您也明白……不怕见笑，我就进了小酒馆……我把它落那儿了，也可能喝醉了，给忘啦。没什么，谁都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嘛。后来，太太，法院里想起了这份案卷：找呀，找呀，我甚至陪庶务官到我家里找了两遍——还是找不着！他们想把我送交法院惩办，可是我猛一下想起来了，兴许我把它落在小酒馆里了吧。我就陪庶务官到哪儿去找——果真在那儿。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那有什么！不光是喝酒的人，就是不喝酒的也常常会发生这种事。有什么大不了的！

博利绍夫　怎么没把你发配到堪察加去呢？

里斯波洛任斯基　发配到堪察加去！请问：凭什么把我发配到堪察加去？

博利绍夫　凭什么！因为太不成体统了！难道能由着你们胡闹吗？你们这样下去非堕落成酒鬼不可。

里斯波洛任斯基　可是却宽恕了我。你瞧，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太太，因为这件事，本来要把我法办的。我就立刻去找我们那位将军①，扑通一声跪在他脚下。我说，将军大人！别毁了我吧！我有妻子儿女，孩子们还小！他说：唉，你呀你呀，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打一份报告来吧，呈请

---

① 指旧俄三品以上文官。

辞职，只要别让我在这里看见你。就这样宽恕了我。也没什么！上帝保佑他健康！直到现在他也没忘记我；有时，逢年过节我还跑去看他，他说：你怎么样啊，瑟索伊·普索伊奇？我说：将军大人，我是来给您拜节的。就拿前不久说吧，圣三主日我去给他拜节，还给他捎去了圣饼呢。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我喝一小杯。（喝酒）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请随便喝吧，先生！乌斯基尼娅·瑙莫夫娜，咱们走吧，兴许茶炊烧得啦；我还想给你看看我们置办的新嫁妆哩。

乌斯基尼娅·瑙莫夫娜　好太太，你们准备的东西都快堆成山啦。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有什么法子呢！又出了些新料子，反正我们也不用花钱去买。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那还用说，好太太！铺子是自己的，还不跟园子里长出来的一样。

〔她两人下。

第　十　场

〔博利绍夫和里斯波洛任斯基。

博利绍夫　怎么样，瑟索伊·普索伊奇，你这辈子干这种营私舞弊的事耗费了不少笔墨吧？

里斯波洛任斯基　嘿嘿……萨姆松·西雷奇，这材料不值什么钱。我是跑来瞧瞧您的近况可好。

博利绍夫　你跑来瞧瞧！你管的也太宽啦！你们这帮人都是无耻

之徒，是一帮吸血鬼：你们的鼻子也真灵，只要闻到点什么，你们就会狗颠屁股地跑来，跟魔鬼似的怂恿人家干坏事。

里斯波洛任斯基　萨姆松·西雷奇，我能怂恿人家干什么坏事呢？您总比我聪明十倍吧，我又能教你什么呢？人家请我干什么，我就照办。为什么不照办呢！如果不照办，我就真成蠢猪了；因为我拉家带口的，可以说吧，不就是托你们的福吗。给您出谋划策我还嫌笨了点儿：您自己的事自己知道得更清楚。

博利绍夫　您自己知道！糟就糟在这儿啦，我们这帮买卖人都是笨蛋，什么也不懂，这正好便宜了象你这样的吸血鬼。所以你现在常来常往，把我家的门槛都踩坏了。

里斯波洛任斯基　我怎么能不常来常往呢！要是我不爱您就不来找您了嘛。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难道我当真是不会说话的畜生吗？

博利绍夫　我知道你爱我——你们这帮家伙统统爱我们；就是什么好处也不用想从你们那儿得到。比如现在有一件事弄得我焦头烂额，真是活受罪，你信不信，想来想去净想这事儿！我真想快点把这事了结，从此甩手不管了。

里斯波洛任斯基　我说，萨姆松·西雷奇，您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难道别人不是也这么干吗？

博利绍夫　怎么不干，老伙计，别人也这么干。不光干，而且心狠手毒——毫无廉耻，丧尽天良！他们坐有弹簧的小卧车，住三层的楼房，有人还盖起有圆柱的观景楼，而且盖得那么漂亮，凭他那德行连走进去都问心有愧；后来他就宣告完蛋①，从他身上什么也捞不着。那些马车霎时间不知去向，

① 指破产。

房子也统统典押出去，留给债主的充其量不过三、两双破靴子而已。于是一切完事大吉。再说，他骗的是什么人呢：还不是那些穷光蛋，他把他们逼得只穿一件衬衫，到处要饭。可是我的债主都是些有钱人，对他们毫无影响！

里斯波洛任斯基　当然。怎么说呢，萨姆松·西雷奇，这一切全看咱们怎么办了，事在人为嘛。

博利绍夫　我知道就看咱们怎么办了，可是这事你能办得成吗？要知道，你们这帮家伙也够浑的！我了解你们！说的头头是道，可事到临头又没辙了。

里斯波洛任斯基　哪能呀，萨姆松·西雷奇，哪有这事儿，难道我是头一回吗！这点道理还不懂！嘿嘿嘿……这种事我也干过，都没事儿。要是旁人这样干呀，早发配到天边去了。

博利绍夫　不见得吧？你究竟有什么高招儿？

里斯波洛任斯基　到时候看情况。萨姆松·西雷奇，我喝一小杯……（喝酒）这头一件嘛，萨姆松·西雷奇，必须先把房子和铺子统统押出去或者卖出去。这是头一件要办的事儿。

博利绍夫　对，这事倒的确非预先办好不可。可是这包袱让谁背呢？难道让我老婆背吗？

里斯波洛任斯基　不合法，萨姆松·西雷奇！这不合法！法律明文规定，这样的买卖无效。这事要办好倒也不难，只要做到以后不发生纠葛就成。要办，萨姆松·西雷奇，就得办牢靠点。

博利绍夫　倒也是，免得后悔。

里斯波洛任斯基　倘若把财产归到不相干的人名下，就没法找

茬了。以后字据确凿，让他们吵去吧。

博利绍夫　不过把房子归到不相干的人名下，兴许，他就跟战场上的跳蚤似的，赖在那儿不走了，岂不是弄巧成拙吗！

里斯波洛任斯基　萨姆松·西雷奇，您得找个有良心的人呀。

博利绍夫　如今这世道，你上哪儿去找这样的人。这年头，谁都变着法儿掐你的脖子，你倒好，想找良心！

里斯波洛任斯基　我是这么想的，萨姆松·西雷奇，爱听不爱听由您：您那位掌柜的为人怎么样？

博利绍夫　谁？拉扎尔吗？

里斯波洛任斯基　对了，拉扎尔·叶利扎雷奇。

博利绍夫　嗯，拉扎尔也成，归到他名下也行啊；他是个精明强干的小伙子，还有点本钱。

里斯波洛任斯基　您打算怎么办，萨姆松·西雷奇：您要典契还是要买契？

博利绍夫　哪一种花钱少就来哪一种。只要你把一切办妥了，瑟索伊·普索伊奇，我准请客道谢，管保你乐得发疯。

里斯波洛任斯基　您放心好了，萨姆松·西雷奇，咱们是干什么吃的！可是您跟拉扎尔·叶利扎雷奇谈过这事没有呢？萨姆松·西雷奇，我喝一小杯。（喝酒）

博利绍夫　还没有。今天我就找他谈。他是个精明强干的小伙子，只要使个眼色他就全明白了。他办起事来可真是滴水不漏。好，咱们先把房子典出去，以后怎么办呢？

里斯波洛任斯基　以后开张清单，就说如此这般，每一卢布只能付二十五戈比：然后您就去拜访债主们。要是有人硬是不干，也可以加一点嘛，要是有人火气特别大，就如数付清……您虽然给他付清了，但要他出一张"经协商成交，每

卢布收到二十五戈比”的收据，这是做做样子，准备拿给别人看的。您就说，如此这般，别人看到这些收据，也只好同意了。

博利绍夫　这倒是实话，不妨讨讨价嘛：要是不肯按二十五戈比收下，给半卢布总行了吧；要是按半个卢布还不肯收，给七十戈比，他们就会伸出两手来抢了。不管怎么样，咱们还是赚了。到时候，爱说什么由你，我还有个要出阁的闺女哩，恨不得悄悄地把她马上聘出去；我也该优哉游哉，躺下享点清福了，至于这买卖，就让它见鬼去吧。瞧，拉扎尔来了。

第十一场

〔前场人物和波德哈柳津（上）。

博利绍夫　有什么事，拉扎尔？你从城里来吗？店里的买卖怎么样？

波德哈柳津　感谢上帝，还凑合。您好，瑟索伊·普索伊奇！（鞠躬）

里斯波洛任斯基　您好，拉扎尔·叶利扎雷奇先生！（鞠躬）

博利绍夫　凑合就凑合吧。（沉默片刻）拉扎尔，你得空给我做资产负债表的时候，要把洋布零售额和其他什么的都统计在内。不然的话，伙计，咱们只管做买卖，连一个子儿的好处也捞不到。该不是柜上的大伙计们作孽，偷去给自己的亲属和姘头了；也该让他们稍微懂点羞耻嘛。赚不了钱，还瞎混什么？难道他们连做买卖的诀窍都不懂吗？该开开

窍啦。

波德哈柳津　哪能呢，萨姆松·西雷奇，哪能连这点诀窍都不懂呢？好象我老是待在城里，并且常常说给他们听的呀。

博利绍夫　你说什么？

波德哈柳津　当然，我尽力把一切弄得井井有条，规规矩矩的。我说，伙计们，你们可别傻楞着：一看到事情顺手，比如说，来了个冤大头的买主，或者是某种花色给什么小姐看中了，就赶紧加码儿，一俄尺加它一两个卢布。

博利绍夫　伙计，你大概知道德国人在商店里是怎么把咱们的老爷当冤大头的吧。咱们虽然不是德国人，是信正教的基督徒，可是咱们也爱吃馅儿饼。对不对？嗯？

〔里斯波洛任斯基笑。

波德哈柳津　那当然。我说，量布要量得自然一点：抻一抻，拽一拽，不过，上帝保佑，可别拽破了，我说，反正这布以后也不是咱们穿。嗯，假如顾客在楞神，那就怨不得别人啦，干脆把一俄尺多倒一回手，量两回。

博利绍夫　反正一样：赶明儿裁缝不是也会偷吗。是不是？不是也偷吗？

里斯波洛任斯基　准偷，萨姆松·西雷奇，这骗子准偷；这些裁缝我知道。

博利绍夫　可不是吗；他们统统是骗子，可是倒让咱们担了这虚名。

里斯波洛任斯基　这倒是真的，萨姆松·西雷奇，您说的是大实话。

博利绍夫　唉，拉扎尔，这年头赚钱不容易：不是从前那年月啦。（沉默片刻）怎么样，你把报纸带来了吗？

波德哈柳津　（从口袋里掏出报纸，递上）请您看。

博利绍夫　好，咱们来瞧瞧。（戴上眼镜，浏览）

里斯波洛任斯基　萨姆松·西雷奇，我喝一小杯。（喝酒，然后戴上眼镜，坐在博利绍夫身旁，看报）

博利绍夫　（念出声来）"官方告示及各界启事：一，二，三，四，五，六，育婴堂启事。"这跟咱们不相干，咱们不买农民。"七，八，莫斯科大学堂、省公署、社会救济署启事。"嗯，这也不用看。"六人市议会公告。"这倒要瞧瞧，有没有什么东西！（念）"莫斯科六人市议会通告：如有人自愿承包下列税源者"①。这不是咱们的事儿：必须交纳保证金。"孀妇院办事处征聘……"让它征聘去吧，反正咱们不去。"孤儿法庭启事"。这帮孩子既没爹又没娘。（继续翻阅）嘿！它跑到这儿来了！听着，拉扎尔！"某年九月某日，经商业法庭裁定，一等商人费多特·谢利维奥尔斯托夫·普列什科夫被宣布为破产之债务人，因此……"这有什么可说的！因此什么还不明摆着。费多特·谢利维奥尔斯蒂奇还真有两下子！过去多神气，现在却破产了。怎么样，拉扎尔，他没欠咱们什么吗？

波德哈柳津　欠点小数。他铺子里赊了不是三十普特就是四十普特②白糖。

博利绍夫　坏了，拉扎尔。不过，凭我们的交情，他会全部还清的。

波德哈柳津　不见得。

博利绍夫　亲兄弟明算帐嘛。（念）"莫斯科一等商人安季普·瑟

---

① 指将官方产业承包给私人，由私人定期缴纳税金。

② 一普特等于一六·三八公斤。

索耶夫·叶诺托夫被宣布为破产之债务人。"这人什么也没欠吗？

波德哈柳津　欠点素油钱，过大斋节时赊了三桶。

博利绍夫　这些不喝汤、不喝酒、吃斋念经的家伙！连侍奉上帝也揩别人的油。伙计，这样的大老板你可别相信。这帮家伙一只手画十字，另一只手却伸进别人的腰包！又是第三个："莫斯科二等商人叶夫列姆·卢金·波卢阿尔申尼科夫被宣布为破产之债务人。"嗯，这个人怎么样？

波德哈柳津　有一张期票。

博利绍夫　给了拒付证书①吗？

波德哈柳津　给了。可是他本人躲起来了。

博利绍夫　哼！还有第四个，萨莫帕洛夫。他们是怎么回事，商量好了还是怎么的？

波德哈柳津　这帮家伙无耻透了。

博利绍夫　（翻阅报纸）这些人名读到明天也读不完。拿走！

波德哈柳津　（接过报纸）简直糟蹋报纸。给整个商界丢脸。

〔静场。

里斯波洛任斯基　再见，萨姆松·西雷奇，我现在要跑回去一趟：家里有点儿小事。

博利绍夫　你再坐会儿嘛。

里斯波洛任斯基　不了，真的，萨姆松·西雷奇，现在没工夫。明天我早点来看您得了。

博利绍夫　好吧，听便！

---

① 因债务人无力如期承兑期票而发给的一种官方证书，该证书持有者在索还债款时享有优先权。

里斯波洛任斯基　再见！……再见，拉扎尔·叶利扎雷奇！（下）

第十二场

〔博利绍夫和波德哈柳津。

博利绍夫　你现在明白了吧，拉扎尔，做买卖多难哪！你猜怎么着！钱就这么白白地给人家拿走了。有人会说，怎么会没钱呢，刚才还看见它跟蛤蟆似的活蹦乱跳来着。给，给你期票。可是凭这些人出的期票你能拿到什么呢！现在我手头就有大约十万卢布有拒付证书的没用的期票；而且年年增加，越积越多。只要有人肯出半个银卢布，我全部奉送！出这些票据的债务人，我看，就是带着警犬也别想找到他们：有的死了，有的跑了，可是竟没有一个人关进大牢。就算让他坐班房，拉扎尔，你也会后悔不迭：有人干脆在那里待惯了，哪怕用烟熏也熏不走。他还说：我待在这儿蛮不错嘛，滚你的。对不对，拉扎尔？

波德哈柳津　这种情况多的是。

博利绍夫　净是期票，期票！这期票又是什么玩意儿呢？说句不客气的话，不过是张废纸罢了。拿去贴现吧，人家要扣利息，扣得你肚子里直叫唤，到头来还得赔本儿。（沉默片刻）你最好别跟外省商人打交道：老是又赊又欠的；不管他有没有带钱来，就是带了来，也净是些缺胳膊断腿的毛票和黑人儿①，一瞧——不是断了腿，就是没有脑袋，而且在那些毛票上，

① 指荷兰金币。

字儿也早磨没了。碰到这事，你也只好干瞪眼。至于本地商人，你最好什么也别给他们看：他们走进随便哪个货栈，东嗅嗅，西闻闻，这儿抠抠，那儿掏掏，接着就滚蛋。没有货倒还好说，——还卖个什么呢。一家铺子是卖油漆和染料的，另一家是卖布的，再一家是卖食品杂货的；可是不成，哪家也赚不了钱。至于拍卖，你还是别去的好：把价钱压得鬼知道象个什么；简直给自己拴上套，还得把绳子递给人家①，而且又是请客，又是送礼，还有各种亏损和短斤缺两。做买卖就是这么回事！你明白这道理吗？

波德哈柳津　我觉得我应该是明白的。

博利绍夫　做买卖就是这么回事，这就是做买卖！（沉默片刻）怎么样，拉扎尔，你有什么想法？

波德哈柳津　有什么想法！这得听您的。咱吃人家的饭服人家管嘛。

博利绍夫　什么吃人家的饭服人家管：你心里有话就说吧。我是正经八百地问你。

波德哈柳津　还是那话，萨姆松·西雷奇，得听您的。

博利绍夫　你就会说：得听您的，得听您的。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呢？

波德哈柳津　这个我就说不上了。

博利绍夫　（沉默片刻）说句良心话，拉扎尔，你爱我吗？（静场）爱不爱？你为什么不说话？（静场）我给你吃，给你喝，抬举你，是这么回事吧。

波德哈柳津　唉，萨姆松·雷西奇！这还用说吗。对于我您一百

---

① 指贿买同行，免得他们在拍卖中任意压价。

个放心得了！一句话：我就是这么个人，没什么鸡肠狗肚。

博利绍夫　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没什么鸡肠狗肚？

波德哈柳津　不管有什么事吧，保您满意就是了：我一定尽力而为。

博利绍夫　好，那就不用多费口舌了。我看，拉扎尔，现在正是机会难得：咱们手里有一大笔现款，所有的期票也快到期了。还等什么呢？再等下去，也许就会等到咱们的什么同行，这狗崽子把你抢个精光，到时候，他兴许就会干成一笔每卢布付十戈比的买卖，他就会拥有百万家私，连啐你都懒得动嘴。而你这个老实的买卖人，就只好干瞪眼，后悔莫及。所以我想，拉扎尔，给债主们提出这样一条：他们肯不肯按每卢布付二十五戈比的办法清偿债务。你看怎么样？

波德哈柳津　我看，萨姆松·西雷奇，假如每卢布付二十五戈比，这比根本不付要规矩些。

博利绍夫　为什么？这倒是实话。先不要冒失，最好悄悄地先把事情办妥。然后再听凭大主教在基督二次降世① 时来审判我吧。不过要忙活的事情很多。我想先把房子和铺子押给你。

波德哈柳津　不忙活是不行的。比如，必须去买点东西，把期票出手，必须把货物转移得远远的。是够忙活的了！

博利绍夫　这话也对。不过要忙活这种事儿，我老了点。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吗？

波德哈柳津　哪儿的话，萨姆松·西雷奇，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博利绍夫　那太好了！发那一星半点的小财有什么意思！干脆

---

① 意指遥遥无期，永远不会到来的时辰。

一不做二不休。但愿上帝给咱们胆量。谢谢你，拉扎尔！你帮了大忙啦！（站起身来）好，你忙活去吧！（走到他身边，拍拍他的肩膀）只要你把事情办妥，咱俩好处均分。准保你一辈子吃喝不尽。（向门口走去）

波德哈柳津　萨姆松·西雷奇，只要您和和美美，我什么也不需要。我从小就来你们家，您对我恩重如山；可以说吧，你把我收留下来当学徒，打扫铺子，因此，我理应感恩戴德。

第 二 幕

〔博利绍夫家的帐房。正中是门，左侧有楼梯通楼上。

第 一 场

季什卡 （手持地板刷站在舞台前部）唉，这日子过得就没法说了！瞧，一大早就得起来擦地板！难道擦地板是我的事吗！我们这儿什么都跟人家不一样。在别的东家那儿，当学徒的就有当学徒的样——就是说，在铺子里待着。可我们这儿，一会儿东，一会儿西，整天不住脚地在马路上磨鞋底儿。你想快点学会本事，就趁早别妄想啦。在厚道的人家，都雇个看门的管跑腿，可我们这儿，看门的搂着小猫在炕上睡大觉，要不就跟做饭的闲聊天儿；你却什么事都得管。在旁的人家多少还自由些：有时候犯了错，因为年纪小，人家也就原谅你了；可我们这儿——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不是老板，就是老板娘，非狠狠地揍你一顿不可。要不就是那掌柜的拉扎尔，要不就是福米尼什娜，要不就是……随便哪个窝囊废都可以把你差过来差过去的。唉，这日子过得多窝火呀！有时候，你想抽空出去跟朋友们打打扑克，或者掷掷铜板——趁早别动这念头！说真的，我压根儿也没想这些！（跪在椅子上，照镜子）您好，季洪·萨沃斯季亚内

奇①！您一向好吗？万事可顺心？……我说季什卡，你来出个洋相吧。（做鬼脸）原来是这么回事！（又做个鬼脸）这倒是怎么啦……（哈哈大笑）

第　二　场

〔季什卡和波德哈柳津（悄悄走近，抓住季什卡的衣领）。

波德哈柳津　鬼东西，你在这儿干什么？

季什卡　干什么？干什么还不明摆着！掸灰呗。

波德哈柳津　用舌头掸灰！你在镜子上找到什么灰了？还灰呢，看我不给你点厉害瞧瞧！哼，还装模作样！看我不赏你个脖儿拐，让你知道点厉害。

季什卡　知道点厉害！无缘无故打人还行啊！

波德哈柳津　冲你说这话就得揍你！你再说就知道干吗揍你了！瞧你还犟嘴！

季什卡　还犟嘴，敢情！我不告诉东家才怪，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波德哈柳津　告诉东家！……你的东家敢把我怎么样……我呀，话又说回来……你的东家又敢把我怎么样！……谁叫你是徒弟呢，当徒弟的就得让人管教，你以为怎么着！你们这帮小混蛋不挨揍就不知道学好。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小老弟，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千辛万苦熬出来的。

季什卡　我知道你熬出来了。

---

① 季什卡的名字和父称，表示尊敬的意思。

波德哈柳津　哼，鬼东西！（举手要打）

季什卡　打呀，你倒是打呀！你以为我不会告你吗，我非去告你不可！

波德哈柳津　你告我什么，混帐东西！

季什卡　告你什么？你骂街！

波德哈柳津　可了不得了！看美得你！给我靠一边去吧！瑟索伊·普索伊奇来过吗？

季什卡　当然来过。

波德哈柳津　鬼东西，说正经的！他还来吗？

季什卡　还来！

波德哈柳津　好，那你抽空儿跑一趟。

季什卡　打酒吗？

波德哈柳津　对，打酒。我得请请瑟索伊·普索伊奇。（给钱）买瓶酒去，找头，你给自己留下，买蜜糖饼干吃。不过注意，得跑快点儿，别让人家满处找你。

季什卡　不等短头发的姑娘编好辫子，我就回来了。我撒腿跑啦——说话就回来。

〔季什卡下。

第　三　场

波德哈柳津　（独自一人）这下糟了！这下我可倒大霉了！现在怎么办呢？唉，事情不妙啊！现在他是非宣告破产不可了！嗯，假如说东家手里还能留下点什么的话，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到哪儿去安身呢？总不能两手空空到市场上喝西北风吧？我辛辛苦苦干了二十年，到头来还得流落

街头。对于这事现在该拿个什么主意呢？总得捞点油水才行。在货上打主意吗？他让我把期票卖出去(拿出期票，数)这儿也许可以捞到点油水。(在屋里踱来踱去)据说，人得有点良心！对，这自然，人是得有点儿良心，不过这“良心”二字又该怎么理解呢？对好人谁都应该有良心；要是他自己都在骗人，还谈得上什么良心！萨姆松·西雷奇是个非常富有的商人，眼下他算计的这事，可以说，无非是为了消磨消磨时间。可我是穷人！就算在这件事上我能捞到一星半点油水，那也根本谈不到什么造孽；因为他自己干的这事就不正派，犯了王法。干吗我要可怜他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有他的如意算盘，我有我的小九九。本来我想跟他来另一手，现在就不必了。唉！一个人的脑袋瓜里居然会产生这样的非分之想！当然，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是位有教养的小姐，可以说，这样的女人世间少有。要知道，瞧眼下这光景，那个来求亲的主儿是不会要她的，他会说，拿钱来呀！可是到哪儿弄钱呢？现在她想嫁个贵族，那没门儿，因为没有钱。早晚还得把她嫁给商人！(默默地踱来踱去)等我攒够钱，就去恳求萨姆松·西雷奇，就说，萨姆松·西雷奇，我都这么大年纪了，也该想想传宗接代的事啦。我说：萨姆松·西雷奇，为了让您和和美美地过日子，我不惜流血流汗。我说，当然，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是位有教养的小姐，可是我，您知道，萨姆松·西雷奇，也不是个草包，您自己看到，我现在也有点本钱，而且这方面我又能够省吃俭用。干吗不把小姐嫁给我呢？我哪点不如别人？我没有任何不良行为，而且孝顺长辈！除此以外，萨姆松·西雷奇又把房子和铺子押给了我，我可以拿典契要挟他。我

知道萨姆松·西雷奇的脾气，知道他是怎么个人，因此，这事倒很可能办成。他一向都这样：他想干什么事，怎么劝也白搭。就跟三年前他想把大胡子刮掉一样：不管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怎么苦苦哀求，怎么痛哭流涕，他就是不听，还说什么以后可以再留嘛，可现在就按我的主意办：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胡子剃啦。这件事准是这样：只要我中他的意，或者他心血来潮——明天就可以成亲，而且说办就办，谁也不敢多嘴。真要这样，我可要乐死了，哪怕从伊凡大帝钟楼上跳下去都成。

第 四 场

〔波德哈柳津和季什卡。

季什卡　（拿酒瓶上）瞧，我回来了！

波德哈柳津　我说季什卡，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在这儿吗？

季什卡　在楼上。那个爱出鬼点子的人也来了。

波德哈柳津　你把酒放在桌上，再去弄点下酒菜来。

〔季什卡把酒放下，端上酒菜后，下。

第 五 场

〔波德哈柳津和里斯波洛任斯基。

波德哈柳津　啊，您好！

里斯波洛任斯基　您好，拉扎尔·叶利扎雷奇先生，您好！真

的。我想，没关系，说不定有事找我呢。您这儿是伏特加吗？拉扎尔·叶里扎雷奇，我喝一小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早晨手就发抖，特别是这右手；一到要写点什么了，拉扎尔·叶利扎雷奇，就老得用左手按着。真的！可是喝点伏特加就似乎好些。（喝酒）

波德哈柳津　您的手怎么会发抖呢？

里斯波洛任斯基　（在桌旁坐下）操心事太多，拉扎尔·叶利扎雷奇，操心事太多，先生。

波德哈柳津　是这样！我还以为您拚命敲老百姓的竹杠，做了亏心事，上帝惩罚您哩。

里斯波洛任斯基　唉呀，嘿嘿……拉扎尔·叶利扎雷奇！咱们哪会敲人家的竹杠呢！咱们做的净是小买卖。咱们就象天上的小鸟，啄的净是小米粒儿。

波德哈柳津　那么说，您是零敲碎打喽？

里斯波洛任斯基　没地方弄钱，也只好零敲碎打。唉，要是我一个人就好办啦，可是您知道，我有老婆和四个孩子。这些小不点儿都张嘴要吃的。这个说："爹，我饿，"那个说："爹，我饿。"还有个孩子上中学：要做校服，要这要那的。我们家住得又远！……从关厢走到复活门，光靴子得磨破多少双啊。

波德哈柳津　可不是吗。

里斯波洛任斯基　干吗要东奔西跑呢：一会儿给这个人写状子，一会儿给那个人申报城市户口①。有时我连半个银卢布也带不回家。我敢当着上帝的面起誓，我没有撒谎。没钱又

① 指一些农民弃农经商，申请在城市落户。

怎么过日子呢？拉扎尔·叶利扎雷奇，我喝一小杯。（喝酒）我想：我去找趟拉扎尔·叶利扎雷奇吧，说不定他能多少给我点钱花呢。

波德哈柳津　给您钱花！我犯了什么罪？

里斯波洛任斯基　怎么谈得上犯罪呢！说这话可就造孽啦，拉扎尔·叶利扎雷奇！难道我没为您效过劳吗？我到死都是您的奴仆，您有事要办，只要言语一声。我不是给您弄过一张典契吗！

波德哈柳津　已经给过您钱啦！别没完没了地净提这事儿！

里斯波洛任斯基　可不是吗，拉扎尔·叶利扎雷奇，是给过钱了。可不是吗！唉，拉扎尔·叶利扎雷奇，穷日子可把我害苦啦。

波德哈柳津　穷日子把你害苦了！这不稀罕。（走到桌旁，坐下）瞧，我倒有点富裕钱：没处花。（把钱包放到桌上）

里斯波洛任斯基　哪能呢，拉扎尔·叶利扎雷奇，当真是富裕钱吗？您也许开玩笑吧？

波德哈柳津　一点也不开玩笑。

里斯波洛任斯基　既然是富裕钱，干吗不帮助穷人呢。为这件事，上帝会给你添福添寿的。

波德哈柳津　您需要很多钱吗？

里斯波洛任斯基　给三个卢布就成。

波德哈柳津　为什么就要这么点？

里斯波洛任斯基　好，给五个吧。

波德哈柳津　您就多要点吧。

里斯波洛任斯基　好，既然您赏脸，给十个吧。

波德哈柳津　十个！就这么白给吗？

里斯波洛任斯基　怎么会白给呢！我会报答您的，拉扎尔·叶利扎雷奇，总有一天咱们会两清的。

波德哈柳津　这都靠不住。蜗牛爬，总有一天会爬到头。倒不如咱俩现在就谈件事：为了设这个圈套，萨姆松·西雷奇答应给您很多钱吧？

里斯波洛任斯基　说来都让人害臊，拉扎尔·叶利扎雷奇，一千卢布和一件旧貉绒大衣。要是比这更少，谁也不干，我敢对上帝起誓，不信您去打听打听价钱。

波德哈柳津　好，这样吧，瑟索伊·普索伊奇，为了这同一件事，我给您两千。

里斯波洛任斯基　您真是我的恩人哪，拉扎尔·叶利扎雷奇！我和我的老婆孩子一定为您竭尽犬马之劳。

波德哈柳津　现在就给您一百银卢布，其余的等事成之后一并付清。

里斯波洛任斯基　哎呀，你瞧，为这样的人怎能不祈祷上帝呢！只有那些没有教养的蠢猪才感觉不到这点。我给您磕头啦，拉扎尔·叶利扎雷奇！

波德哈柳津　这又何必呢？不过，瑟索伊·普索伊奇，你别到处耍滑头，要规规矩矩：把宝押在我身上，就得一直干下去。懂吗？

里斯波洛任斯基　哪能不懂呢？您说哪儿去了，拉扎尔·叶利扎雷奇！难道我是三岁小孩吗！早懂啦！

波德哈柳津　您懂什么呀？是这么回事，听我把话说完嘛。我跟萨姆松·西雷奇进城，把应带的清单都带去。他挨家挨户地去拜访债主：这个不同意，那个不赞成；反正没一个人上当。就这么回事。

里斯波洛任斯基　您说什么呀，拉扎尔·叶利扎雷奇！哎呀！怎么会这样呢！这帮家伙啊！

波德哈柳津　咱们现在可千万别在这件事情上弄巧成拙！您懂我的意思吗？

里斯波洛任斯基　您是说宣告破产吗，拉扎尔·叶利扎雷奇？

波德哈柳津　宣告破产归宣告破产；我说的是我自己的事儿。

里斯波洛任斯基　嘿嘿嘿……您说房子和铺子……真要这样……这房子……嘿嘿嘿……

波德哈柳津　什——么？

里斯波洛任斯基　不，我不过随便说说罢了，拉扎尔·叶利扎雷奇，说了句蠢话，算开个玩笑吧。

波德哈柳津　开玩笑，敢情！这事您可开不得玩笑。这不光是房子的事，关于这事，我现在脑子里有这样一个怪念头，得跟您从长计议！到我屋里谈吧……季什卡！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和季什卡。

波德哈柳津　把这儿的东西统统收拾掉。好，走吧，瑟索伊·普索伊奇！

〔季什卡想把酒拿走。

里斯波洛任斯基　别忙，别忙！哎呀，小兄弟，你真笨！看见人家想喝酒，你就稍微等一会儿嘛。你稍微等一会儿嘛。你还小，应该对人谦恭有礼。拉扎尔·叶利扎雷奇，我喝一

小杯。

波德哈柳津　喝吧，不过快点，东家说话就来。

里斯波洛任斯基　这就完，拉扎尔·叶利扎雷奇先生，这就完！（喝酒，吃酒菜）咱们干脆把它带走吧。

〔两人下。季什卡收拾东西；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和福米尼什娜下楼。季什卡下。

福米尼什娜　她这个心病你就给她治了吧，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你瞧，姑娘想婆家都快想出病来啦，也是时候了，他大婶。年纪轻也不是没底的瓦罐，是会倒空的。这事儿，我是过来人，我懂。我十二岁出阁，可是她再过一个月就满十八啦。何必让她心急火燎地受这份罪呢？换了别人，象她这年纪早就生儿育女了。可不是吗，他大婶，何必让她心急火燎地活受罪呢！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这事我全懂，老嫂子——难道这事能赖我吗；托我做媒的人可多了。可是你瞧，她跟她妈横挑鼻子竖挑眼。

福米尼什娜　还挑什么呢！嗯，当然，人要精神，不要秃头的，身上还得没怪味儿，除此以外，不论找个啥样的，不全是人吗。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坐下）坐一会儿吧，老嫂子。今天一整天可把我累坏啦；从大清早起，我就象块端锅的抹布似的嗤嗤直冒热气儿。什么事情都不能落下，这不，哪儿都少不了我。自然喽，老嫂子，大家都是人：这家要娶媳妇，那家要聘闺女，硬是要变着法儿给他们找姑爷，寻媳妇，有的地方已经男婚女嫁，办喜事了。是谁成全他们的呢？还不全是我吗。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一个人替大家受苦受累。为

什么要替大家受苦受累呢？因为这是命里注定的，从开天辟地起就立下这么个规矩。不过，也得说句公道话，我们牵线搭桥忙活了一阵子，人家也没亏待咱：有的给块衣料，有的给块带穗儿的披肩，有的给做顶包发帽，有的地方给金币，有的地方比这还阔气——当然，得看你出了多大力气，也得看人家有多大家底儿。

福米尼什娜　还用说吗，他大婶，还用说吗！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坐下吧，福米尼什娜，老胳膊老腿的，站多了累得慌。

福米尼什娜　唉，他大婶！哪有工夫坐呀。你看多造孽：不知道为什么东家还不从城里回来，大家老提心吊胆的；弄不好他会醉醺醺地回来。主啊，这人多恶啊！居然会生下这样无法无天的家伙！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当然，跟发了财的农民① 打交道，就象碰上魔鬼——没办法。

福米尼什娜　我们可受够了他的罪！就拿上星期说吧，一天夜里，他喝得醉醺醺的回来，大吵大闹，真拿他没办法。可怕极了！又是摔盘子又是摔碗的……他说："哼！你们这帮混帐东西，我非把你们一口气全宰了不可！"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没有教养！

福米尼什娜　可不吗，他大婶！我得赶紧上楼去，亲爱的，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就一个人在楼上。你回家的时候，到我屋里去一趟，我给你包只火腿带回去。（上楼梯）

---

①　指商人。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我去，老嫂子，我去。

〔波德哈柳津上。

第　七　场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和波德哈柳津。

波德哈柳津　啊！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呀！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你好，亲爱的！近来混得怎么样？

波德哈柳津　我能混得怎么样呢。（坐下）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你要是愿意，给你说个大小姐①吧！

波德哈柳津　多谢，——我暂时还不需要。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亲爱的，你自己不想要，我可以给你的朋友帮个忙呀。你城里的朋友大概很多吧。

波德哈柳津　对，有这么几个吧。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有，那就谢天谢地啦！只要愿意成亲，不管是单身汉也好，没结过婚的也好，死了老婆想续弦的也好——都让他来找我。

波德哈柳津　您能保他娶上媳妇吗？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保他娶上媳妇。怎么会娶不上媳妇呢？不要多大工夫，准保他娶上媳妇。

波德哈柳津　那敢情好。不过，我现在要问您，乌斯季尼娅·瑙

① 原文是俄国腔的法国话。

莫夫娜，您为什么老到我们家来？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要你操这份心干吗！我干吗不能来。我又不是什么抢来的偷来的，也不是一只没名没姓的大绵羊。你问这干什么？

波德哈柳津　随便问问嘛，您不会白跑腿吧？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怎么白跑腿？亲爱的，你凭什么想出这个怪念头！瞧，我找到一位多好的姑爷。又是贵族，又有农民，又长得一表人材。

波德哈柳津　怎么又撂下了呢？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压根儿没撂下！他打算明天来相亲。到时候我再催着结婚，事情不就结了。

波德哈柳津　您去催他结婚吧，试试看——他不暴跳如雷，吓您个半死才怪。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你怎么啦，亲爱的，你没病吧？

波德哈柳津　您等着瞧吧！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你准活不到晚上！亲爱的，你要不是喝醉了，就肯定是发疯了。

波德哈柳津　这事您就不用费心啦，还是想想您自己吧，反正我心里有数：我知道。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你知道什么呢？

波德哈柳津　我知道的东西可多了。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你既然知道，说给我听听不成吗；反正舌头打个滚也掉不下来。

波德哈柳津　问题就在于不能说。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为什么不能说，难道说给我听还不好意思吗，亲爱的？没关系——说吧，不要紧的。

波德哈柳津　这倒不是好意思不好意思的问题。给您说了，您兴许嘴快给捅出去呢。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要是说出去，就让我下地狱——把我的手给剁了。

波德哈柳津　那好。一言为定金不换。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当然，嗯，你到底知道什么呢？

波德哈柳津　是这么回事，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能不能把您那个求婚的给回掉呢？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那怎么成呢，大概你疯了吧？

波德哈柳津　我一点没有疯！您要是乐意，咱们就推心置腹地说说话儿，是这么回事：我认识一个商人，是咱们俄国人，他非常喜欢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他说，不管给多少钱，只要娶上亲就成；花多少钱都舍得。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亲爱的？

波德哈柳津　没法早告诉你，因为我也是不久前才知道的。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现在晚啦，亲爱的！

波德哈柳津　这人可阔啦，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他会把您从头到脚撒满金子，能从活貂身上剥下皮来给您缝件貂皮大衣。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这可不成，亲爱的！我倒是求之不得，可是我已经答应人家了。

波德哈柳津　好，随您便！您要是给原先那个人把这门亲事说成了，就算倒了大霉啦，以后吃不了兜着走吧。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唉呀，你自己想想嘛，我有什么脸再去见萨姆松·西雷奇呢？我跟他说得天花乱坠：什么又有钱，

又漂亮，爱她爱得没法；可现在你叫我怎么说呢？你们那位萨姆松·西雷奇的火爆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说不定他会把我的包发帽都踩坏的。

波德哈柳津　他碰都不会碰您一下。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而且我把那位大小姐也给撩上火了，一天打发人来问两回：我的未婚夫是干什么的，我的未婚夫长得怎么样？

波德哈柳津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您别错过这个机会有福不享呀。您想不想得到两千卢布和一件貂皮大衣？只要您把这门亲事说吹了就成。至于做媒给多少谢礼，咱们另外说。我跟您说吧，您这辈子就没见过这种求亲的主儿，别提多好了；就有一点：不是贵族出身。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他们难道就是贵族吗？糟就糟在这儿，亲爱的！眼下就时兴这一套：不管哪个穿树皮鞋的乡巴佬的闺女都想高攀名门。就拿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说吧，但愿上帝保佑她健康，当然，她赏识起人来象个公爵小姐，可是论出身，恐怕还抵不上咱们呢。她爹萨姆松·西雷奇，过去在巴尔丘格卖皮手套；街坊们都管他叫萨姆索什卡①，老让他吃脖儿拐。至于她妈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差不离就是个穿土布的乡下娘儿们，是从主显圣容修道院里领出来的。后来他们发了财，当了商人，于是闺女也就变着法儿想当公主了。这都是因为有几个臭钱。就拿我说吧，我哪点不如她，可就得跟着她的屁股转悠。她受的那点教育也只有天晓得：她写起字来就象大象在地上爬，

① 萨姆松的蔑称。

至于说法国话呀，弹钢琴呀，也不过懂点皮毛，其实一窍不通；至于跳舞什么的——我也会瞎比划两下蒙人。

波德哈柳津　可不是嘛，她嫁个商人要合适得多。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可我拿那个求亲的主儿怎么办呢，亲爱的？我已经把他说得一百个相信：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是个大美人儿，跟你太般配啦；有教养，会说法国话，又会应酬交际。我现在怎么去跟他说呢？

波德哈柳津　您现在就跟他这么说：她是个大美人儿，又有教养，又会应酬交际，不过，您就说，他们家已经破落，没有钱。那么，他自己也就打退堂鼓啦！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这么着，也行，亲爱的！不，慢着！这哪儿成呢！我已经跟他说过，萨姆松·西雷奇的钱多得都数不清。

波德哈柳津　瞧瞧，您伶牙俐齿的，也太会说话啦！您怎么知道萨姆松·西雷奇有多少钱呢，难道您数过吗？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不管问谁，没一个人不知道萨姆松·西雷奇是最有钱的商人。

波德哈柳津　是啊！您知道的可真多！要是您给那个有身份的人说成了这门亲事，而萨姆松·西雷奇一毛不拔，您怎么办？要是发生了这些事之后，他站出来说：我不是商人，可以让你用陪嫁来骗我！再说，他既然是个有身份的人，就会向法院递状子告您，因为有身份的人到处都有门路：那我和萨姆松·西雷奇就没辙了，而且您也跑不了。您自己也知道：可以拿陪嫁欺骗一下我们这种人——骗就骗了，可是要骗有身份的人，你试试看，以后你也跑不了。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你别吓唬我！我都给你弄迷糊了。

波德哈柳津　这一百银卢布您先收下作定钱，咱俩一言为定。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你是说给两千卢布和一件貂皮大衣吗，亲爱的？

波德哈柳津　千真万确。您尽管放心好了！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等您穿上貂皮大衣，出去一溜达，人家还以为您是位将军夫人哩。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你想得倒美，不过也真是的！等我穿上貂皮大衣，人就显得精神了，再把两手往腰眼里一叉，你们那帮大胡子准会瞪大眼睛傻看。那副惊奇劲儿，就是用救火的水管子都压不下去；至于那帮娘儿们，准会嫉妒得把你们的鼻子全揪下来。

波德哈柳津　就是就是！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给定钱吧！豁出去啦！

波德哈柳津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您就放手干吧，不用害怕！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怕什么？不过你得说话算数：两千卢布和一件貂皮大衣。

波德哈柳津　跟您说，咱从活貂身上剥下皮来做。还用说吗！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好，再见，亲爱的！现在我就去找那个求婚的。明天见面的时候，一准给你回话。

波德哈柳津　等等！忙什么呀！先到我屋里去——喝杯伏特加。季什卡！季什卡！

〔季什卡上。

你注意，东家一回来，马上跑来叫我。

〔两人下。

第 八 场

季什卡 （在桌旁坐下，从衣袋里掏出钱）半个银卢布——这是今天拉扎尔给的。前两天我打钟楼上摔下来，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给了我十个戈比，猜字儿背儿又赢了二十五戈比，还有前天东家忘在柜台上的一个卢布。嘿，多少钱哪！（低声数钱）

〔福米尼什娜在台后的声音："季什卡，我说季什卡！还得让我喊老半天呀？"

又有什么事儿？

〔"拉扎尔在家吗？"

刚才还在，现在连影子都不见了！

〔"他上哪儿啦？"

我怎么知道；难道他还要跟我告假吗！要是他跟我告假，我就知道了。

〔福米尼什娜从楼梯上下来。

福米尼什娜 萨姆松·西雷奇回来了，好象喝醉了。

季什卡 嗐！真倒霉！

福米尼什娜 快去找拉扎尔，季什卡！亲爱的，快跑！

〔季什卡跑下。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出现在楼梯上）怎么啦，福米尼什娜，亲爱的，他上哪儿啦？

福米尼什娜 好象到这儿来了，太太！哎呀，快关上门吧，真的，快关上吧；让他到楼上去。亲爱的，你在这儿坐会儿吧。

〔敲门声和萨姆松·西雷奇的说话声："喂，开门哪！谁在里边？"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躲起来。

去吧，老爷，去睡一会儿吧，唉，你呀！

博利绍夫　（在门外）你怎么啦，老妖婆，你疯啦？

福米尼什娜　哎呀，亲爱的！哎呀，我迷迷糊糊的，都瞎了眼啦！我傻呵呵地还以为你喝醉酒回来了呢。对不起，上了岁数，耳朵聋啦。

〔萨姆松·西雷奇上。

第　九　场

〔福米尼什娜和博利绍夫。

博利绍夫　诉讼代理人来过吗？

福米尼什娜　咸肉白菜汤做得了，老爷，还有烤鹅、奶油鸡蛋饼①。

博利绍夫　你这老混蛋疯了吗！

福米尼什娜　不，老爷！我亲自让厨子做的。

博利绍夫　滚！（坐下）

〔福米尼什娜向门口走去；波德哈柳津和季什卡上。

福米尼什娜　（又回来）哎呀，我真老糊涂啦！把水晶乳猪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

① 俄语"诉讼代理人"与"做饭"谐音，福米尼什娜在这里故意装作没有听清楚。

第十场

〔波德哈柳津、博利绍夫和季什卡。

博利绍夫　滚，见你的猪去吧！

〔福米尼什娜下。

（对季什卡）你张大嘴站着干什么！难道没活干吗？

波德哈柳津　（对季什卡）东家跟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季什卡下。

博利绍夫　诉讼代理人来过吗？

波德哈柳津　来过了。

博利绍夫　你跟他谈了？

波德哈柳津　怎么，萨姆松·西雷奇，难道他有一点良心吗？还不明摆着，一个要笔杆的讼棍！说来说去就那么句话——宣告破产。

博利绍夫　好吧，宣告破产就宣告破产——反正一样。

波德哈柳津　哎呀，萨姆松·西雷奇，您干吗说这话呢！

博利绍夫　怎么，付钱？你凭什么让我付钱给他们？我宁可放火烧掉，也不给他们一个子儿。赶紧把货运走，把期票脱手；让他们来偷好了，抢好了，爱干什么干什么，反正我分文不给。

波德哈柳津　对不起，萨姆松·西雷奇，咱们的买卖一直很兴隆，现在可要彻底完蛋啦。

博利绍夫　这关你什么事？你管得着吗！你只要肯卖力气，我忘不了你。

波德哈柳津　您对我恩重如山，我什么也不需要。关于我您就快别这么想了。我现在一定为您披肝沥胆，决不弄虚作假。您已经上了岁数，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是一位娇生惯养的太太，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是有位教养的小姐，而且正当这样的芳龄，也应当关心一下她的终身大事了。而现在又是这种情况——说不定有个三长两短。

博利绍夫　能有什么三长两短？天塌了，我一个人顶着。

波德哈柳津　关于您是没什么好说的！萨姆松·西雷奇，您活了这么大年纪，谢谢上帝，也算体面了一辈子；可是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当然，她是位天下少有的好小姐。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吧，萨姆松·西雷奇，也就是说，这统统出于我的一片好心。我现在替您卖力，可以说，不惜流血流汗，竭尽犬马之劳，这多半因为我可怜您这个家。

博利绍夫　得了吧，是这样吗？

波德哈柳津　您不信不是！好，如果说，这一切都顺顺当当地了结，固然好；您也留下不少东西可以来操办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的婚事。如果这样，那就不用多说了；只要有钱，就能找到姑爷！可是，上帝保佑，这真是造孽呀！万一他们没茬找茬把您拽到法院去，您全家就会名誉扫地，再说，还许把家产统统没收。那时候她们就该挨冻受饿啦，而且无人抚养，象两只没人保护的小鸟一样。愿我主保佑不要弄到这个地步！到那时候怎么办呢？（哭）

博利绍夫　你哭什么呀？

波德哈柳津　当然，萨姆松·西雷奇，我说这话不过是打个比方——好时多言语，坏时莫吭声，多说几句也不要紧；您知道，魔鬼可厉害啦——连山都摇得动。

博利绍夫　有什么办法呢，伙计，看来，这是上帝的旨意，天命难违嘛。

波德哈柳津　这倒是真的，萨姆松·西雷奇！不过，照不才愚见，不如趁早给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找个好人家；那时候她起码有个靠山。主要是，这人得有良心，知道感恩戴德。要不，你瞧，那个向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求亲的主儿，就是那位贵族，不是又打退堂鼓了。

博利绍夫　怎么打退堂鼓！你胡编什么呀？

波德哈柳津　不是我胡编，萨姆松·西雷奇；不信您去问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也许他听到了什么吧，谁知道呢。

博利绍夫　那就去他的！按我眼下的情况，要的也不是这种人。

波德哈柳津　萨姆松·西雷奇，您想想看：我是个不相干的人，非亲非故，可是为了您的幸福，我日夜操劳，我的心都操碎啦；可是把小姐，可以说，把这位如花似玉的美人嫁给他，还得给他钱，他却装腔作势，神气活现，——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这人还有没有心肝？

博利绍夫　哼，他不乐意就拉倒，没什么了不起！

波德哈柳津　不，萨姆松·西雷奇，您倒评评这理儿，这人有心肝没有？瞧，我完全是个不相干的人，连我看到这一切也不能不落泪。您得明白这点，萨姆松·西雷奇！换了旁人，才不会为别人的事受罪呢。即使您现在撵我走，揍我，我也决不会撇下您不管，因为我做不出来——我的心没那么狠。

博利绍夫　你怎么能撇下我不管呢！要知道，我现在就指望你哩。我老啦，事情又很棘手。别忙，也许咱们还会做一件你

想都没想到的事哩。

波德哈柳津　这事我可做不出来，萨姆松·西雷奇！从这件事您可以看到，我决不是那种人！换了旁人，萨姆松·西雷奇，他当然无所谓呢，天塌下来也不在乎，我可做不出来；您自己也看到，我是不是为您忙活。现在我为了您的事吃苦头；就是因为我不是那种人。我操办这事是因为心疼您，说是心疼您，不如说心疼您这个家。您自己知道，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是位娇生惯养的太太，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是位世上少有的好小姐……

博利绍夫　当真世上少有吗？我说伙计，你是不是那个？……

波德哈柳津　什么？……不，我没什么！……

博利绍夫　怪不得呢，伙计，有话就直说嘛。你莫非爱上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了？

波德哈柳津　萨姆松·西雷奇，您也许开玩笑吧。

博利绍夫　开什么玩笑！我正儿八经地问你。

波德哈柳津　哪儿的话，萨姆松·西雷奇，我怎么敢这样想呢。

博利绍夫　有什么敢不敢的？难道她是什么公爵小姐吗？

波德哈柳津　虽然不是公爵小姐；可是您对我恩重如山，比亲爹还亲……不，萨姆松·西雷奇，您快别这么想，这怎么可能呢，难道我没有自知之明吗！

博利绍夫　这么说，你不爱她喽？

波德哈柳津　怎么能不爱她呢，哪能呢，我觉得我爱她胜过爱世上的一切。不，萨姆松·西雷奇，这怎么可能呢。

博利绍夫　你干脆说我爱她胜过爱世上的一切，不就得了。

波德哈柳津　怎么能不爱她呢！你自己想想看：我白天想，夜里

也想……哦，不，自然，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是一位世上少有的好小姐……不，这是不可能的。我哪有这福气！……

博利绍夫　为什么不可能呢，蠢货？

波德哈柳津　怎么可能呢，萨姆松·西雷奇。因为我了解您象了解亲爹一样，我也了解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也知道我是个什么玩意儿，我算老几，——我这么一副买卖人的寒碜样子哪儿成呢？

博利绍夫　一点不寒碜。模样就是模样。只要有脑子就成。你脑子不笨，不用向别人借，上帝赐给了你这份财产。怎么样，拉扎尔，把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许配给你好吗？

波德哈柳津　哪能呀，我怎么敢呢？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也许瞧都不愿意瞧我一眼呢！

博利绍夫　这还了得！我这么大年纪，不能随着她的笛声跳舞。我叫她嫁给谁，她就得嫁给谁。她是我的孩子：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你有话跟我说就成。

波德哈柳津　萨姆松·西雷奇，这事我可不敢跟您说。我不愿意做忘恩负义的人。

博利绍夫　伙计，你也太笨啦。我要是不喜欢你，难道我会这么跟你说话吗？我可以使你一辈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懂吗！

波德哈柳津　萨姆松·西雷奇，难道我爱你不是胜过爱我的亲爹吗？让上帝惩罚我吧！……我真是个畜生啊！

博利绍夫　好啦，你爱我的闺女吗？

波德哈柳津　我都得了相思病啦！早神魂颠倒啦！

博利绍夫　好，既然你神魂颠倒了，那咱们就把它正过来。愿有情人终成眷属。①

波德哈柳津　爹，您干吗这么抬举我呢？我不配受您的抬举，真不配，我的长相也根本不配。

博利绍夫　长相顶屁用！我要把全部家产都归到你名下；以后那帮债主就会后悔不迭，悔不该以前没按每卢布二十五戈比收下。

波德哈柳津　还不知道要怎么后悔呢！

博利绍夫　好，现在你先进城，回头再来瞧你那没过门的媳妇；咱们跟她们娘儿俩开个玩笑。

波德哈柳津　是，爹！

〔两人下。

① 原文直译应是：法捷伊，你把我家的马拉尼娅娶走吧。出处不详。

第 三 幕

〔景同第一幕。

第 一 场

博利绍夫 （上，在沙发椅上坐下；看了一会客厅的各个角落，打哈欠）人生在世，也不过是这么回事罢了；俗话说：浮生若梦，四大皆空。鬼知道，我自已也闹不清想干什么。这会儿要是吃点什么吧，又怕午饭吃不下；这么干坐着呢，人又犯困。要不就喝点茶解解闷吧。（静场）瞧，一切也不过如此罢了：一个人活着，活着，突然死了——一切都化成了灰。唉，主啊，主啊！（打哈欠，环顾四周）

第 二 场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和莉波奇卡（后者打扮得花枝招展）。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去吧，去吧，我的小宝贝儿；出门的时候留神别把衣服给挂住了，你瞧瞧，萨姆松·西雷奇，你来欣赏一下，我的老爷子，瞧我把闺女打扮得多漂亮！

嘿，多水灵！你这如花似玉的闺女多漂亮！（对她）嘿，你呀，我的小天使，我的公主，我的小宝贝！（对他）怎么样，萨姆松·西雷奇，是不是很漂亮？能让她坐上六挂套的大马车就好啦。

博利绍夫　能坐双套车就不错啦——又不是了不起的女地主。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自然，她不是将军的千金，可毕竟是个美人！……你就跟孩子亲热亲热吧，干吗象狗熊似的嘟嘟囔囔！

博利绍夫　还要我怎么亲热。难道让我去舔她的小手，给她下跪吗？有什么稀罕！比她打扮得更漂亮的，咱也见过。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你见过什么呀？还不是那些破烂货，这可是你的亲闺女，亲骨肉，你这人真是铁石心肠。

博利绍夫　闺女又怎么样？谢谢上帝——有鞋穿，有衣穿，吃得饱饱的；她还要怎么样？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还要怎么样！萨姆松·西雷奇，你犯傻还是怎么的？吃得饱饱的，吃饱了又怎么样！按照基督教的教义，应该让人人有饭吃，应该关心别人，更不用说自己的孩子了，——要知道，这话说给人家听都造孽：不管怎么说，她是你的亲闺女呀！

博利绍夫　我知道是亲闺女，她还要怎么样？你给我讲这些大道理干什么？总不能把她镶到画框里去吧！我知道我是她爸。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我说孩子她爹，你是她爸，就别摆公公的架势！我看你也该醒醒了：很快就要分手啦，可你

连一句贴心话都不说；也该嘱咐她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嘛。你呀，就没一点做父亲的样子！

博利绍夫　没有就没有，有什么了不得的；说到底，我天生就是这个样子。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天生就是这个样子！你算什么东西？我看她才是天仙下凡呢，是不是？总不是什么畜生吧，上帝饶恕我！……你也该问她点什么嘛。

博利绍夫　我问她干什么？鹅跟猪做不了伴：你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其实不用问，你先这么着吧。这陌生人初来乍到，你总得相相亲吧，男人不比女人——人家是头一回来，咱们也没跟他见过面。

博利绍夫　我说过，别唠叨了！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你还算是她亲爹哩！唉，你呀，我的被抛弃的孩子呀，你就象个低头受气的孤儿。他们都撇下你不管啦。坐下，莉波奇卡，坐下，心肝儿，我的百看不厌的好宝贝儿！（让她坐下）

莉波奇卡　哎呀，妈，您就别唠叨啦！烦死了。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好，那就让我从远处瞧瞧你吧！

莉波奇卡　您爱瞧就瞧呗，只有一点，可别胡思乱想！唉呀，妈，人家就不能穿得象样一点，您马上又要哭鼻子抹眼泪了。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对，对，孩子！我一看见你，心里就怪难受。

莉波奇卡　有什么法子呢，迟早总有这一天。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总有点舍不得，小傻瓜。我好容易把你拉扯大了，又没来由地要把你送到别人家去，好

象我们讨厌你了，或是你那傻乎乎的孩子气和温柔可爱的举动使我们心烦了。于是我们硬把你轰出门去，就象把魔鬼撵出城一样。后来才明白过来，可是已经找不回来啦。诸位叔叔大爷，你们想想，生活在遥远的他乡是什么滋味啊，吃人家的面包是要噎嗓子的，还得忍气吞声！对了，上帝保佑，可别弄出个不般配的人来，一个配不上她的混蛋或者随便哪个混蛋——混蛋家的小子，死乞白赖地硬要娶她呀！（哭）

莉波奇卡　瞧，您又突然大哭起来了！真的，妈，您怎么不害臊！什么混蛋不混蛋的？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边哭边说）我不过这么说说罢了——说顺了嘴。

博利绍夫　那你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什么呢？人家问你，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吧。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真不知道，她爹，唉呀，真不知道：老糊涂啦。

博利绍夫　可不是犯傻嘛。你们的眼泪不值钱。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唉呀，是不值钱，她爹，是不值钱！我自己也知道不值钱，但是有什么法子呢？

莉波奇卡　唉呀，妈，您怎么说哭就哭呢！得啦！人家突然来了，那才好看呢！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我不哭了，孩子，我不哭了；这就不哭！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和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上)你们好，老爷太太小姐！你们干吗闷闷不乐，垂头丧气？(互相亲吻)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我们等你都等得不耐烦啦。

莉波奇卡　怎么样，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他很快就来吗？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对不起，我要说假话，让我不得好死，真对不起！老爷太太小姐，咱们的事情不妙啊！

莉波奇卡　怎么啦？多新鲜，这是怎么回事？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你在那儿又胡编什么呀？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是这么回事，老爷太太小姐，咱们那个求亲的主儿不知道为什么老拿不定主意。

博利绍夫　哈哈哈！还当媒婆呐！你哪里做得了媒啊！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倔得象匹马，——硬是不听吆呼；别想听到他一句实话。

莉波奇卡　这是怎么回事呢，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你这是怎么搞的，真是的！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哎呀天哪，！这事怎么办呢？

莉波奇卡　你什么时候见到他的？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我是今天早晨去的。他只穿一件睡衣就出来了，请我又吃又喝——可阔气啦。又是吩咐来咖啡，又是吩咐来甜酒，至于那面包干堆的呀——简直没法说了。他说：您吃呀，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我刚想开口提正事，我说：你知道吗，咱们得想法子把这事给定下来了；你今天不是想去相亲吗；可他硬是不肯对这事儿说句实在话。他说：让我再想想，再商量商量，他一边说话一边净扯他那腰带。

莉波奇卡　他干吗大大咧咧地摆出一副臭美的样子？真是的，要是老这样，叫人瞅着都恶心。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真的，摆什么臭架子？难道咱们还配不上他吗？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啊呀，让蛤蟆把他给吃了吧，难道咱们就找不到别人吗？

博利绍夫　好啦，你也不用去找别人啦，要不到临了又来这一套。这个主儿我来给你们找吧。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是啊，你坐在炕上还能找不到；我看，你都忘了你还有个闺女啦。

博利绍夫　等着瞧吧！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还瞧什么呀！没什么可瞧的！你就别跟我说这话了，别存心气我啦，劳驾。（坐下）

〔博利绍夫哈哈大笑。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和莉波奇卡走到舞台的另一边。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打量她的衣服。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瞧你打扮得多漂亮，——你这身衣服多漂亮呀。该不是你自己做的吧？

莉波奇卡　我自己才不耐烦做呢！你以为我们是穷光蛋吗？那还要开时装店的太太们干什么？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哎呀呀，怎么就扯上穷光蛋了呢！谁会跟你说这样的蠢话呀？这是谈论家务，人家问，该不是你亲手做的吧，——当然，其实是说你的衣服很糟。

莉波奇卡　你给我得了吧！你好象发疯了吧？你的眼睛长哪儿啦？你凭什么寒碜我？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你干吗发这么大火呢？

莉波奇卡　真新鲜！我才不受你们这份窝囊气哩，难道我是没教养的黄毛丫头吗！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你这话是从哪儿说起呀？你哪来的这么大火气？难道我说你的衣服不好吗？凭什么说这不是件好衣服——任何人都会说，这身衣服挺好嘛。可是穿在你身上就不合适啦；凭你的花容月貌，这样的衣服就不般配啦，——我要是瞎说让我不得好死。给你穿呀，金衣服都嫌寒碜：得给咱们来身珍珠绣的衣裳。瞧，你笑了吧，我的好小姐！我还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季什卡　（上）瑟索伊·普索伊奇让我来问，他可不可以到这儿来。他在拉扎尔·叶利扎雷奇的屋里。

博利绍夫　去，叫他到这儿来，跟拉扎尔一块来。

〔季什卡下。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我说，这点下酒菜倒没白准备——咱们来吃点喝点。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你大概早想喝伏特加了吧？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自然，现在是晌午，正是喝酒的时候。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我说萨姆松·西雷奇，你也活动活动，干吗老这么坐着。

博利绍夫　别忙，等他们来了也来得及。

莉波奇卡　妈，我去换衣服。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去吧，孩子，去吧。

博利绍夫　等等再换衣服——你的未婚夫要来。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哪来的未婚夫呀，——别逗啦！

博利绍夫　等等，莉帕，你未婚夫要来。

莉波奇卡　这是谁呀，爹？我认识他吗？

博利绍夫　你看见了，兴许认识。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你听他的话干什么，哪有什么鬼要来！净胡扯。

博利绍夫　跟你说要来，就是说，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要是真有人要来，那你好好说不就得了，你净说要来要来，天知道谁要来。他老是这样。

莉波奇卡　好吧，妈，那我就等会儿。（走到镜子跟前，照镜子；接着又走到爸爸身边）爹！

博利绍夫　你有什么事儿？

莉波奇卡　说出来怪害臊的，爹！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有什么害臊的，小傻瓜！要什么东西尽管说嘛。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害臊不是，烟呛不了喉咙迷不了眼。

莉波奇卡　不，真的，怪害臊的。

博利绍夫　嗯，要是害臊，把脸蒙起来。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你是不是想买顶新帽子呀？

莉波奇卡　这您可没猜准，根本不是要买新帽子。

博利绍夫　那你要什么呢？

莉波奇卡　我想嫁给军人！

博利绍夫　嗜，你在外头净学些什么呀！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哟，贱货！这怎么成呢！

莉波奇卡　又怎么啦，不是也有人嫁给军人吗！

博利绍夫　让她们嫁去得了，你就别妄想啦。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不许你再说这种话！你要再说，休想得到爹妈的祝福①。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拉扎尔、里斯波洛任斯基和福米尼什娜（站在门旁）。

里斯波洛任斯基　您好，萨姆松·西雷奇先生！您好，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太太！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您好！

博利绍夫　你好，老伙计，你好！请坐！你也坐下吧，拉扎尔！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你们不想喝点酒吗？下酒菜我都给准备好啦。

里斯波洛任斯基　哪能不喝呢，太太；我恨不得现在就喝一小杯呢。

博利绍夫　过一忽儿，咱们大家一块去，现在咱们稍微聊聊。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聊聊就聊聊呗！我听说，亲爱的，好象报上登来着，也不知是真是假，反正说，另一个波拿巴又出世啦②，好象，亲爱的……

博利绍夫　波拿巴归波拿巴，咱们满心指靠的是上帝的仁慈；再

---

① 俄俗：儿女结婚必须得到父母的祝福。

② 指路易·波拿巴，即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一世之侄。他在法兰西第一帝国崩溃后长期流亡国外，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后回国，同年十二月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一八五二年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本剧发表于一八五〇年，即在他当选为总统而尚未称帝之时。

说，现在要谈的也不是这个。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那要谈什么呢，好老爷？

博利绍夫　要谈的是，我们俩都快到暮年了，身体也每况愈下，只有上帝知道今后会有什么三长两短；因此我们决定，趁我们还健在的时候给我们的独生女儿找个婆家。至于说陪嫁，我们也可以相信，她是决不会辱没我们的财产和门第的，而在其他人面前也决不会丢人现眼。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听，说得多甜呀，我的好老爷。

博利绍夫　因为我们家的闺女现在在这儿，再说，我们深信，我们未来的姑爷为人正派和家私充实，对此，我们印象很深，而且我们相信，上帝也会祝福这门亲事的，因此现在我们想当着大家的面选定他为我们家的乘龙快婿。莉帕，过来。

莉波奇卡　干什么呀，爹？

博利绍夫　到我这儿来，又不咬你，——不用怕。好，现在你也过来，拉扎尔。

波德哈柳津　早等着啦！

博利绍夫　来，莉帕，把手给我！

莉波奇卡　怎么，您胡说什么呀？您哪来的这个想法？

博利绍夫　我要是硬拽你过来，更没你的好！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唉呀，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主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莉波奇卡　我不干，不干！我才不嫁给这种讨厌的家伙呢！

福米尼什娜　上帝保佑，太可怕啦，

波德哈柳津　我看呀，爹，今生今世我是没这个福气了！看来，您的愿望实现不了啦！

博利绍夫　（硬拉着莉波奇卡和拉扎尔的手）我偏要这样，怎么

实现不了？如果没法命令她，我还当什么爹？难道我白养活了她吗？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哎呀，这怎么行呢！你醒醒吧！

博利绍夫　不用你多管闲事！你管得着吗！来，莉帕！这是你的未婚夫。请多多关照！你俩坐一块儿，和和美美地聊聊，以后再正儿八经地大摆筵席，举行婚礼。

莉波奇卡　我才不干呢，我才不跟这种没有知识的人坐在一块呢！多新鲜！

博利绍夫　不坐就强迫你坐，硬要你跟他男欢女爱、亲亲热热。

莉波奇卡　哪儿见过有教养的小姐嫁给自家的伙计呀？

博利绍夫　你还是住嘴的好！我要你嫁给看门的你也得干。（静场）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你就开导开导她吧，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嘛！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亲爱的，我自己也两眼漆黑摸不着头脑。简直不明白怎么会闹出这种事来！

福米尼什娜　上帝啊！我活了六十多岁啦，喜事不知见过多少，可还从来没见过这么不光彩的事。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你们这些杀人不眨眼的东西，干吗这么糟蹋人家姑娘呀？

博利绍夫　可不是吗，我才不听你们这些自以为了不起的混帐话哩。我偏要把闺女嫁给一个掌柜的，而且说话算数，不许你们说半个不字；谁说也不行。好了，现在咱们去喝酒吧，让他们去说说笑笑，也许三说两说就妥了。

里斯波洛任斯基　咱们走吧，萨姆松·西雷奇，我陪你去喝一小杯。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孩子听爹妈的话是最要紧的。这既不是我们定下的规矩，也不能由我们废掉。

〔除莉波奇卡、波德哈柳津和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外，大家都站起来，下。

莉波奇卡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妈？难道他们要把我弄去当做饭的老妈子吗？（哭）

波德哈柳津　妈！除了我以外，您再也找不到一个既尊敬您、又能给您养老送终的女婿了。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你是怎么搞的，大兄弟？

波德哈柳津　妈！上帝让我立下这样的心愿，正因为换了旁人就不会管您啦，妈，可我到死（哭）都感恩戴德。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哎呀，天哪！这怎么办呢？

博利绍夫　（从门里）孩子她妈，到这儿来一下！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就来，她爹，就来！

波德哈柳津　妈，您记住我刚才说的话。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下。

第　五　场

〔莉波奇卡和波德哈柳津。

〔静场。

波德哈柳津　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您大概嫌弃我吧？您哪怕说句话呢！让我亲亲

您的小手吧。

莉波奇卡　您是个没有教养的混帐东西！

波德哈柳津　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您干吗要侮辱我呢？

莉波奇卡　我实打实地告诉您，我决不嫁给您，就不嫁。

波德哈柳津　这就随您便啦！强扭的瓜不甜。不过我有句话奉告……

莉波奇卡　您的话我不听，您别纠缠我，讨厌！倒象您是个彬彬有礼的情人似的：要知道，就是给我金山银山，我也不嫁给您——您死了这条心吧。

波德哈柳津　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您叫我死了这条心。不过，要是我真死了这条心，您以后怎么办呢？

莉波奇卡　以后我去嫁给贵族。

波德哈柳津　嫁给贵族！没有陪嫁贵族是不会要您的。

莉波奇卡　怎么没有陪嫁？您胡说什么呀！您瞧瞧，我的陪嫁多阔气——瞧了都眼馋。

波德哈柳津　都是些破衣服！贵族是不会要破烂的。贵族要的是钱。

莉波奇卡　那有什么！爹会给钱。

波德哈柳津　给就好啦！可是给不出来怎么办？爹的买卖您不知道，我可知道得一清二楚：您爹破产啦。

莉波奇卡　怎么破产了？不是还有房子、铺子吗？

波德哈柳津　房子和铺子归我啦！

莉波奇卡　归您？！去您的吧！您想糊弄我吗？您可找到了个比您还笨的傻瓜！

波德哈柳津　瞧，我手里有合法的文件！（取出）

莉波奇卡　那么您是向我爹买的？

波德哈柳津　对！

莉波奇卡　您哪里弄来的钱？

波德哈柳津　钱！谢谢上帝，我的钱可比贵族什么的要多。

莉波奇卡　拿我开什么玩笑？把我扶养大了，又破产了！（静场）

波德哈柳津　好，假如说吧，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就算您嫁给一个贵族，这究竟有什么好处呢？不过叫您声太太，有个虚名罢了，一点不实惠。您倒是想想：那些贵妇人常常自己走着到市场上去。假如她们要到哪儿去，也不过说起来好听，坐的四套马车，可是还顶不上买卖人坐的单套车哩。真的，差劲透啦。她们穿得也不十分讲究。您要是嫁给我呀，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那么头一条：您就是在家里也穿绫罗绸缎，出门作客或者去看戏——除了天鹅绒的衣服以外，咱们一概不穿。至于说帽子或者大衣，咱们不管那些贵族的体面和规矩，瞧着什么漂亮，就穿什么！咱们坐的马车得买奥尔洛夫造的。（静场）关于我的长相，如果您看着不顺眼，那您爱怎么着都行：我也可以穿上燕尾服，把大胡子刮掉，或者按时新式样把它剪短，这对我反正无所谓。

莉波奇卡　你们结婚以前都这么说，后来又骗人。

波德哈柳津　我要是骗您就不得好死，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我要是撒谎就让我下地狱！这算什么，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难道咱们将来就住这样的房子吗？咱们到马车市买它一幢，而且彩绘一新：在天花板上画上极乐鸟、塞壬① 和各式各样的丘比特② ——想看就得给钱。

莉波奇卡　眼下人家都不画丘比特了。

波德哈柳津　嗯，那咱们就画上一束束鲜花。（静场）只要您说声同意，那我这辈子就什么也不需要了。（静场）我这辈子是多么不幸啊，就因为我不会恭维人。

莉波奇卡　拉扎尔·叶利扎雷奇，您怎么不会说法国话呢？

波德哈柳津　因为这对我没用。（静场）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您就成全了我吧，您就赏脸答应了吧。（静场）您要我给您下跪吗？

莉波奇卡　跪呀！

〔波德哈柳津屈膝下跪。

瞧您这坎肩多恶心呀！

波德哈柳津　我把这件送给季什卡，自己到铁匠桥定做，只求您别毁了我！（静场）怎么样，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

莉波奇卡　让我想想嘛。

波德哈柳津　有什么可想的呢？

莉波奇卡　怎么能不想呀？

波德哈柳津　您就别想啦。

莉波奇卡　听我说，拉扎尔·叶利扎雷奇！

波德哈柳津　您想说什么？

莉波奇卡　您带我私奔吧。

波德哈柳津　爹和妈都同意，干吗要私奔呢？

莉波奇卡　人家都这么做嘛。嗯，既然您不愿意私奔，那好吧，就这样得了。

波德哈柳津　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让我亲亲您的小手

---

① 古希腊神话中的人身鸟足女妖，常以美妙的歌声引诱航海者触礁覆没。

② 古罗马神话中手持弓箭的小爱神。

吧！（亲吻，然后跳起身来，向门口跑去）爹！……

波莉奇卡　拉扎尔·叶利扎雷奇，拉扎尔·叶利扎雷奇！您到这儿来嘛！

波德哈柳津　有什么事？

莉波奇卡　唉，拉扎尔·叶利扎雷奇，您知道，我在这儿过的是什么日子呀！妈没有准主意；爹没有喝醉的时候一声不吭，可是一喝醉酒，动不动就打人。一个有教养的小姐哪儿受得了这个呢！因此我想嫁给贵族，这样我就可以离开这个家，把这一切统统忘掉了。可是现在一切又得跟过去一样。

波德哈柳津　不，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再不会这样啦！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等咱们办完喜事，就搬到自家的房子去。咱们决不让他们发号施令。不，现在都结束了！他们折腾够啦。荒唐了一辈子，现在该轮到咱们啦！

莉波奇卡　您的胆子太小，拉扎尔·叶利扎雷奇，您什么事都不敢跟爹说，可是他们跟贵族就不敢唠叨。

波德哈柳津　我所以胆小，因为吃人家的饭就得服人家的管，不胆小不行。不敢顶嘴。等咱们自立门户了，那就谁也不敢对咱们发号施令啦。您老是说贵族长贵族短的，贵族会象我这样爱您吗？贵族上午要办公，晚上要逛俱乐部，而太太就得毫无乐趣地一个人坐在家里。我敢这么做吗？我要一辈子尽力做到使您样样满意。

莉波奇卡　您可要记住，拉扎尔·叶利扎雷奇，咱们一定要单过，让他们也单过。咱们什么都得按时新式样搞，至于他们爱怎么搞，随他们的便。

波德哈柳津　本来应该这样嘛。

莉波奇卡　好了，现在您叫爹来吧。（站起来，对镜梳妆）

波德哈柳津　爹！爹！妈！……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博利绍夫和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波德哈柳津　（上前迎接萨姆松·西雷奇，扑向他的怀抱）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同意啦！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这就来，天哪，这就来！

博利绍夫　好，这才象话！本来应当这样。我做的事我还不知道嘛，轮不到你们来教训我。

波德哈柳津　（走向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妈，让我亲亲您的小手。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亲吧，亲爱的，两只手都是干净的。唉，你呀，孩子，怎么不多会儿以前还那样呢？啊？真是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哎呀，我的心肝宝贝呀！

莉波奇卡　妈，我完全没有想到拉扎尔·叶利扎雷奇是这么一位彬彬有礼的情人！现在我忽然发现，他比旁人恭敬有礼多了。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可不是吗，小傻瓜！你爹哪能不为你好呢。哎呀，我的宝贝儿！真叫人猜不透啊！是不是？哎呀，我的妈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福米尼什娜！福米尼什娜！

福米尼什娜　来了，来了，太太，这就来。（上）
博利绍夫　别忙，你这碎嘴子！你们先并排坐下，让我们好好瞧瞧你们俩。你去给我们拿瓶冒气的玩意①来。

〔波德哈柳津和莉波奇卡坐下。

福米尼什娜　这就去，老爷，这就去！（下）

第 七 场

〔前场人物、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和里斯波洛任斯基。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快来给两位未婚夫妻道喜呀！上帝让我老来得福啦，终于活到了这个大喜的日子。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用什么给你们二位道喜呢，我的新姑爷新姑奶奶？我的嗓子都干得冒烟儿啦。
博利绍夫　好，咱们这就来给你润润嗓子。

第 八 场

〔前场人物、福米尼什娜和季什卡（用托盘端酒上）。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这就是另一回事啦。好，愿上帝保佑你们二位和和美美，青春长在，心广体胖，快快发财。（喝

① 指香槟酒。

酒)苦呀①，新姑爷新姑奶奶呀！

〔莉波奇卡和拉扎尔亲吻。

博利绍夫　我也来给你们道个喜。(拿起酒杯)

〔莉波奇卡和拉扎尔站起来。

你们爱怎么过日子都行，都不糊涂嘛。为了使你们的日子过得不腻烦，拉扎尔，这房子和铺子归你了，就算我给你的陪嫁吧，此外还有一笔现款。

波德哈柳津　这哪成呀，爹，就这样我已经感恩戴德、心满意足了。

博利绍夫　这有什么成不成的！这是我自己的财产，是我自己挣来的。想给谁就给谁。再斟满！

〔季什卡斟酒。

还推辞干什么。礼多人不怪。统统拿去，只要你能养活我们老俩口，同时按每卢布十戈比付给债主们就成。

波德哈柳津　那还用说吗，爹。难道我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吗？自家人好算帐嘛！

博利绍夫　跟你说统统拿去，事情就结了。我的事谁也管不着！不过要替我还债。你会还债吗？

波德哈柳津　哪儿的话，爹，这是最要紧的事嘛！

博利绍夫　不过你得注意，别多给他们。要不然，你也许会傻乎乎地统统还清吧。

波德哈柳津　反正咱们以后好算帐。哪能呢，一家人嘛。

博利绍夫　这就对啦！你付给他们不能超过每卢布十戈比。给他们这点就够了……好，你们亲吻吧！

---

① 俄俗：结婚时，客人叫“苦啊！”的时候，新郎新娘必须亲吻。

〔莉波奇卡和拉扎尔亲吻。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哎呀，我的好宝贝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简直都乐疯啦。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哪儿看到过，
哪儿听说过，
小猪下鸡蛋？
母鸡生牛犊？

〔她斟上酒，走到里斯波洛任斯基面前，里斯波洛任斯基鞠躬谢绝。

博利绍夫　喝吧，瑟索伊·普索伊奇，同喜嘛。

里斯波洛任斯基　喝不了啦，萨姆松·西雷奇，我恶心。

博利绍夫　你得啦！喝吧，同喜嘛。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他还来这一套，装腔作势！

里斯波洛任斯基　我恶心，萨姆松·西雷奇！真的，恶心。要是伏特加，我就喝一小杯！可是这玩意儿喝不了。我的体质弱。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哎呀，你这长颈鹿！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喝不了！不喝，我不往他的脖领子里灌才怪。

里斯波洛任斯基　不成体统，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一位太太这么干，太不成体统啦。萨姆松·西雷奇！我真喝不了！难道我推辞不喝了吗？嘿嘿嘿！我要是做出这种无礼的举动，我就浑透啦；咱见过世面，知道怎么过日子；要是喝伏特加，我决不推辞！哪怕这会儿就喝一小杯也成！可是这玩意儿喝不了，因为恶心。萨姆松·西雷奇，您不应当让

她这么胡闹；得罪人不难，可是这不好。

博利绍夫　好好儿灌他，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好好儿灌他！

〔里斯波洛任斯基躲开，逃跑。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把酒放到桌上）没门儿，这坏蛋，跑不了！（把他逼到墙角，抓住他的衣领）

里斯波洛任斯基　救命啊！！

〔哄堂大笑。

第四幕

〔波德哈柳津家陈设富丽的客厅。

第一场

〔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坐在窗旁，姿势优美；她身穿绸上衣，头戴最新款式的包发帽。波德哈柳津身穿时新常礼服，站在镜子前。季什卡在他身后替他整装打扮。

季什卡　你瞧，这衣服多好，多合身！

波德哈柳津　怎么样，季什卡，我象法国人吗？啊？站远点瞧瞧嘛！

季什卡　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似的。

波德哈柳津　这就对啦，傻瓜！现在你就瞧我的模样吧！（在屋里走来走去）可不嘛，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您从前想嫁给军官。我哪点比不上漂亮英俊的好小伙呢？这不，我买了一件全新的常礼服，说话就穿上了。

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　但是，拉扎尔·叶利扎雷奇，您不会跳舞。

波德哈柳津　我说，难道我不能学吗；而且要学就得学最神气

的。冬天咱们到商人俱乐部去。让他们瞧瞧我这两下子！我要跳波尔卡舞。

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　拉扎尔·叶利扎雷奇，您去把咱们在阿尔巴茨基[1]那里看过的那辆弹簧马车给买下来吧。

波德哈柳津　那还用说，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应该买，应该买！

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　人家把新斗篷给我拿来了，咱们俩礼拜五到索科尔尼基去玩吧。

波德哈柳津　那还用说，一定去，咱们礼拜天逛公园去。要知道，一辆马车值一千卢布，马也值一千卢布，还有镀银的马具，让他们瞧去吧。季什卡！来烟斗！

〔季什卡下。

（挨着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坐下）可不是吗，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他们爱瞧就让他们瞧吧。

〔静场。

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　拉扎尔·叶利扎雷奇，您怎么不亲亲我呀？

波德哈柳津　那还用说！对不起！我正求之不得哩！请把您的小手给我！（亲吻。静场）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您跟我说两句法国话吧。

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　跟您说什么呢？

波德哈柳津　随便说什么——说一星半点就成。对我反正什么都一样。

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　科姆　武　瑟特　若利[2]。

① 阿尔巴茨基是莫斯科一家时新马车店的老板。

② 原文是俄国腔的法国话。

波德哈柳津　这是什么意思？

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　您真可爱！

波德哈柳津　（从椅子上跳起来）瞧，我老婆有多能耐！太棒啦，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您真给我面子！请把您的小手给我！

〔季什卡拿烟斗上。

季什卡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来了。

波德哈柳津　他妈的，她又来干吗！

〔季什卡下。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和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近来好吗，我的好姑爷好姑奶奶？

波德哈柳津　托您的福，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托您的福。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互相亲吻）你这是怎么啦，好象人漂亮了，身体也发福了？

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　哎呀，你胡说什么呀，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你从哪儿看出我胖了？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怎么是胡说呢，我的姑奶奶；心广体胖嘛。不管您乐意不乐意，这是没法子的事！……喜欢滑坡玩，就得拽雪橇①嘛！……你们怎么把我全给忘了呢，我的好姑爷好姑奶奶？难道你们还没亲热够吗？没准，净顾着眉来眼去，男欢女爱了吧。

① 意思是凡事有利必有弊。

波德哈柳津　有这点罪过，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有这点罪过！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可不是吗，我给你弄到了一位多好的小娘子呀！

波德哈柳津　我心满意足，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心满意足。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还能不心满意足吗，我的姑老爷！你还要什么呢！现在你们大概净忙活穿戴了。又添置了好些时髦玩意儿吧？

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　也说不上很多。再说，多半因为出了一些新料子。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那自然，我的好姑奶奶，警官哪能不穿裤子，尽管破，尽管是蓝布①的。你做的那些衣服多半是什么料子的呢子的还是绸子的？

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　哪样都有——有呢子的，也有绸子的；哦，对了，不久前我还缝了件绉绸绣金花的。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你一总做了多少件呢，好姑奶奶？

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　这不，你数数：一件带缎子衬衫和衬裙、镶真丝花边的结婚礼服，加上三件天鹅绒的——这是四件；两件薄绸的加一件绉绸绣金花的——这是七件；三件缎子的加三件西洋绸的——这是十三件；七件那不勒斯绸和阿非里加绸的——这是二十件；三件软缎的，两件凡尔纱的，两件印度大内造的。这有多少了？三加四得七，再加二十，就是三十一件了。此外还有薄纱的、布夫凡尔纱的、

① 沙俄警察和宪兵穿天蓝色制服。

印花布的，总有近二十来件吧；此外还有上衣和一些家常穿的便服——不知道是九件呢还是十件。这不，前几天又用波斯料子做了一件。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真有你的，你做的衣服都快堆成山啦！你快去挑一件阿非利加绸的给我，不过要肥点的。

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　阿非利加绸的可不给，我自己才有三件；再说，这衣服你穿也不合身；要不然，如果你愿意，就给你件针织绉绸的吧。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我要针织绉绸的有什么用：哼，真拿你没办法，就凑合来件缎子的吧，就这样吧。

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　嗯，缎子的也——也有点那个，是照跳舞式样做的，大敞胸——你懂吗？我去找件针织绉绸的便服，把褶子拆了，那就再合身也没有啦。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好吧，就给件针织绉绸的吧！我算服你了，我的好姑奶奶！去开大衣柜吧。

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　我这就去，你稍微等会儿。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我等着，姑奶奶，我等着。再说，我还得跟你姑爷谈谈哩。

〔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下。

你这是怎么啦，姑老爷，好象你把自己答应的事全忘啦？

波德哈柳津　怎么会忘记呢，都记得！（掏出钱包，给她一张纸币）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这是怎么回事，姑老爷？

波德哈柳津　一百卢布！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怎么就给一百卢布呢？你不是答应给我一千五吗！

波德哈柳津　什一什么？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你答应给我一千五！

波德哈柳津　这不是太多了吗？别撑坏了呀！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你倒是怎么啦，你这小猴儿崽子，你想跟老娘开玩笑吗？老娘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大兄弟。

波德哈柳津　干吗要给您钱呢？要是为了什么事那还好说！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管它有事没事，你反正得给，——这是你亲口许下的！

波德哈柳津　我许的愿可多了！我曾经许愿：如果娶了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就从伊凡大帝钟楼上跳下去，——当真就跳吗？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你以为我就不能上法院告你吗？你是个二等商人，有什么了不起，老娘也是十四等①．不管怎么说，反正是官太太。

波德哈柳津　哪怕您是将军夫人也一样；反正您的事儿我管不着，——这就结了。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胡扯——我跟你没完：你还答应我一件貂皮大衣。

波德哈柳津　什么？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貂皮大衣！怎么，你耳朵聋了还是怎么着？

波德哈柳津　貂皮大衣！嘿嘿嘿……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对，貂皮大衣！你笑什么，你扯着喉咙嚷什么！

---

① 俄国官吏共分十四等，十四等文官是最小的官阶。

波德哈柳津　您穿貂皮大衣，这合适吗！

〔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拿衣服上，交给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和奥林皮阿达·萨娜松诺夫娜。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想坑我吗？

波德哈柳津　怎么是坑您呢，上帝保佑您，走吧，少废话。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你想撵我走；可是我这个糊涂虫还居然跟你们打交道，——现在才看到：你是个过河拆桥的混帐东西！

波德哈柳津　对！真是岂有此理！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早知道这样，我才不理你们呢！哪怕给我金山银山，我也不跟你们打交道！宁可多绕三十俄里，也决不打你们身边走过。宁可闭上两眼，一头撞在马上，也决不瞅你们这个狗窝！想啐唾沫，也不到你们这条街上来！要是我说话不算数，就让我碎八瓣儿！要是看见我再到这儿来，让我下地狱！

波德哈柳津　我说他大妈，您小声点：要不我们去叫警察啦。

乌斯季尼娅·瑙莫夫娜　我要揭你们的老底儿，好姑爷好姑奶奶：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我要在莫斯科把你们的事全抖搂出去，让你们丢人现眼，没脸见人！……唉，我真浑，真浑，居然跟这种人来往！我这么一个有名有姓、有官衔的太太……呸！呸！呸！（下）

波德哈柳津　真有她的，摆起贵夫人的威风来了！哦，天哪！好一个官太太！俗话说得好：表面气势汹汹，实际狗屎一堆！哦，天哪！瞧瞧她，这算哪门子太太呀！

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　拉扎尔·叶利扎雷奇，您也真是的，何必跟她来往呢！

波德哈柳津　哪儿呀，这女人也太不讲理了！

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　（望窗外）好象爹从监狱里放出来了。瞧，拉扎尔·叶利扎雷奇！

波德哈柳津　嗯，不会的：爹不会这么快就从监狱里放出来；大概放他出来列席债权人会议，他才告假回家来……妈！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爹回来啦！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博利绍夫和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他在哪儿？他在哪儿？我的好姑爷好闺女，我的宝贝儿！

〔互相亲吻。

波德哈柳津　爹，您好，给您请安了！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亲爱的，萨姆松·西雷奇，我的心肝儿！我这么大岁数了，你就狠心撇下我不管啦！

博利绍夫　得了，老婆子，别哭啦！

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　您这是怎么啦，妈，就象哭死人似的！又没出什么大不了的事。

博利绍夫　好闺女，这事的确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你父亲毕竟在蹲大狱。

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　那有什么，爹，比咱们强的人还坐牢哩。

博利绍夫　坐牢，坐牢，坐牢是什么滋味啊！跟着大兵在大街上走，又是什么滋味啊！唉，闺女！要知道，四十年啦，全城上下没一个人不认识我，四十年来，大家都向我弯腰鞠躬，可现在连孩子们都在戳我的脊梁骨。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你脸色发灰，亲爱的！象阴曹地府里放出来的鬼魂似的！

波德哈柳津　唉，爹，上帝是仁慈的！咱们总有一天会熬到头的。债主们究竟怎么说呢，爹？

博利绍夫　他们说：同意咱们的办法。还拖什么呢，他们说，不管还能到手也罢，不能到手也罢，只要你现在多少给点现款，就饶了你。

波德哈柳津　干吗不给呢！要给的！他们要得多吗，爹？

博利绍夫　他们要求每卢布给二十五戈比。

波德哈柳津　这就多啦，爹！

博利绍夫　好姑爷，我也知道多，但是有什么法子呢？少了他们不干。

波德哈柳津　假如十戈比还好说。七个半算偿付欠款，两个半算债权人会议的花销。

博利绍夫　我也这么说，可是他们不爱听。

波德哈柳津　他们也太狂啦！那他们是否愿意拿八戈比，咱们五年之内付清呢？

博利绍夫　没法办，拉扎尔，咱们只好付二十五戈比啦，过去咱

们自己就是这么提的嘛。

波德哈柳津　这哪儿成呢，爹！那时候，您不是自己说超过十戈比就不给吗！您自己想想，按二十五戈比给，花钱就多啦。爹，您想不想喝点什么？妈！叫底下人拿点酒来，把茶炊也生上，我也陪您喝点。可是二十五戈比实在太多了！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这就去，好姑爷，这就去！（下）

博利绍夫　你跟我说这些干吗。我也知道太多了，但是有什么法子呢？把你关进大牢折磨一两年，每星期让大兵押出去游街，弄不好还可能转移到城堡①去；到那时候，就是付半个卢布你也乐意。不用说别的，光丢这份脸，你也无地自容啊。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拿伏特加上；季什卡端来酒菜后下。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我的宝贝儿！吃吧，她爹，吃吧！你大概在里边饿坏了吧！

波德哈柳津　吃吧，爹！粗茶淡饭，请勿见怪！

博利绍夫　谢谢，拉扎尔！谢谢！（喝酒）你自己也喝呀。

波德哈柳津　祝您健康！（喝酒）妈！您不想喝点吗？请吧！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唉，老天爷，我眼下哪顾得上这个呀！真是飞来横祸！哦，主啊，我的上帝！唉呀，我的宝贝儿！

波德哈柳津　妈，上帝是仁慈的，咱们总有法子熬过去的！哪能一下子就放出来呢！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愿上帝保佑！要不我瞧着他心

---

①　旧时俄国常利用城堡和要塞关押死囚和重犯。

里堵得慌。

博利绍夫　唉，怎么办呢，拉扎尔？

波德哈柳津　就按咱们俩谈过的办，给十戈比。

博利绍夫　那剩下的十五戈比，我上哪弄去呢？总不成用蒲席缝它几张吧。

波德哈柳津　那就没法了，爹！上帝有眼，真没法办！

博利绍夫　得啦吧，拉扎尔！你把钱弄到哪儿去了？

波德哈柳津　您想：我正在做一笔买卖，又拾掇了房子。您喝点什么吧，爹！哪怕喝点马德拉酒①呢，怎么样？妈！您让让爹吧。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喝吧，他爹，萨姆松·西雷奇！喝吧！他爹，我给你倒点潘趣酒②吧！

博利绍夫　（喝酒）救救我吧，孩子们，救救我吧！

波德哈柳津　爹，您刚才问我把钱花哪儿去了？敢情！您自己想想：我刚开始做买卖，明摆着，没有本钱不行，开不了张；再说，我又买下了这幢房子，添置了家里的摆设，买了马车，以及其它等等。您自己想想！也该替孩子们考虑考虑嘛。

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　那有什么办法，爹，总不能把我们自己弄得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吧。我们又不是做什么小本买卖的。

波德哈柳津　爹，您想想：如今这年头没本钱是不行的，没本钱就做不成大买卖。

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　爹，我在你们身边过了二十年——都没见过大世面。怎么啦，难道叫我再把钱还给您，

---

① 一种葡萄酒。

② 一种用酒加糖水、柠檬汁、果子露等配成的混合饮料。

自己重新穿上花布衣服吗？

博利绍夫　得了吧，得了吧！你们放明白点！要知道，我不是来向你们要饭的，我是要自己的财产。你们是人吗？……

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　爹，我们当然是人，不是畜生。

博利绍夫　拉扎尔！你想想，我把什么都给了你，什么也没剩；我给自己留下的就是这身破衣裳，瞧见吗！过去，我把你留在铺子里当学徒，你这忘恩负义的混帐东西！给你吃，给你喝，象你亲爹一样，而且还重用你。难道你对我感恩戴德了吗？你说呀！你想想，拉扎尔，有多少次我发现你手脚不干净！怎么样？我并没有把你当什么畜生给轰出去，也没有把你的丑事张扬出去，让你在全城出丑。相反，让你做了我的大掌柜，我把自己的全部产业都交给了你，而且，拉扎尔，我还把自己的闺女亲手许配给你。要不是我出了这场飞来横祸，你连正眼儿也不敢瞧她。

波德哈柳津　哪儿的话，爹，这一切我是统统牢记在心的！

博利绍夫　牢记在心！你应当象我这样把一切统统拿出来，哪怕只穿一件衬衣，也要把自己的恩人搭救出来。可眼下我并不要求你这样，我不需要；你只要替我还清现在应该还清的那点债就成。

波德哈柳津　干吗不还呢，不过他们要的价钱也太没道理了博嘛。

利绍夫　难道是我开的价吗！我为了你们的每一戈比求爷爷告奶奶，又下跪又磕头，可是人家寸步不让，叫我有什么办法？

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　爹，我们已经跟您说了，超过十戈比就不能给。这事就不用再提了。

博利绍夫　闺女，你不如干脆说：你这老混蛋，蹲你的大狱去吧！对，蹲大狱！把这老混蛋关进城堡。这是活该！一个人不要贪心，要知足。一个人如果太贪心了，人家就会把你最后的东西都拿走，把你搞个精光。到时候，你只能跑上大石桥，干脆投莫斯科河算了。然后再让人家揪住你的舌头从河里拽出来，关进大牢。

〔大家都默不作声，博利绍夫喝酒。

你们倒想想，我现在回到监狱去心里是什么滋味。我怎么办，睁一眼闭一眼吗？如今，伊里英卡在我看来有一百俄里长。你们倒替我想想，走过伊里英卡是什么滋味。这就象魔鬼押着有罪的灵魂去受苦受难一样。再说，经过伊维尔教堂，叫我怎么有脸望圣母娘娘？要知道，拉扎尔，犹大也是为了几个钱出卖基督的①，就象我们为了钱出卖良心一样……为了这事他又得到什么下场呢？……结果进了衙门，上了刑事法庭②……要知道，我是心怀叵测，蓄意犯罪的啊③……这次非把我发配到西伯利亚去不可。上帝啊！……要是你们不肯这样给钱，那就看在基督份上行行好吧。（哭）

波德哈柳津　那怎么成呢，爹？得啦！上帝是仁慈的！这哪儿成呢？咱们可以想办法挽救。事在人为嘛！

博利绍夫　要钱，拉扎尔，要钱。除了钱，什么也没法挽救。两条路：要么给钱，要么去西伯利亚。

---

① 犹大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他以三十枚银币的代价出卖了耶稣。

② 这是博利绍夫说他自己和他同类人的下场。犹大是在耶稣被定罪后上吊自杀的。

③ 指用假破产的欺骗手段蓄意拒付所欠债款。

波德哈柳津　只要他们不再纠缠，我们可以给钱。就这样吧，我再加五戈比得了。

博利绍夫　这年头！你们有点基督徒的良心没有？必须给二十五戈比，拉扎尔！

波德哈柳津　不，爹，这太多了，我敢对上帝起誓，太多了！

博利绍夫　你们这两条毒蛇！（把头垂到桌上）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你狼心狗肺，狼心狗肺！你是十恶不赦的强盗！你永远得不到我的祝福！你会不得好死，有钱也不管用，你活不长。你是强盗，十恶不赦的强盗！

波德哈柳津　妈，何苦让上帝发怒呢！您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干吗就诅咒我们呢！您看，爹有点醉啦，可是您这么胡来，真叫人没办法。

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　妈，您少说两句不行吗！您恨不得咒我们下地狱才痛快哩。我知道：这种事您是干得出来的。正因为这个缘故，大概上帝才没有赐给您另外的儿女。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你给我住嘴，贱货！上帝为了惩罚我才让我生下你这个孽种。

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　在您看来，大家都是贱货，就您一个人好。瞧瞧您自己吧：就会每逢礼拜一吃斋，要不没一天不骂街。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你敢情还真行！唉呀，唉呀！……我非到所有的教堂去诅咒你不可！

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　您尽管去诅咒嘛！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对！就诅咒你！诅咒你不得好死！敢情！……

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　没门儿！

博利绍夫　（站起身来）好，再见，孩子们。

波德哈柳津　哪能呀，爹，再坐会儿吧！总得想个法子把这件事给了结了呀！

博利绍夫　还了结什么？我看，这事早了结啦。自己做孽自己遭殃！你什么也不用替我还啦：他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再见，我该走啦！

波德哈柳津　再见，爹！上帝是仁慈的。咱们好歹总能对付过去的！

博利绍夫　再见，老婆子！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再见，老头子，萨姆松·西雷奇！你们那儿什么时候让探监呀？

博利绍夫　不知道！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好，我一定去看你：要不然等不到见你，我就死了。

博利绍夫　再见，闺女！再见，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哼，你们现在就要成为财主啦，阔气啦。出去玩呀，跳舞呀——造孽去吧！可是，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您可别忘了，还有带栏杆的铁笼子，里面坐着许多可怜的囚犯。您可别忘了我们这些可怜的囚犯。（与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同下）

波德哈柳津　唉呀，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真不好意思！我真可怜爹，真的，真可怜他！要不我自己去找债主们讲讲价吧！或是不必多此一举？还是让他自己去向他们哭穷好。怎么样？要不就去一趟？就去一趟吧！季什卡！

奥林皮阿达·萨姆松诺夫娜　爱怎么办随您便，我管不着。

波德哈柳津　季什卡！

〔季什卡上。

把那件最坏的旧上衣给我拿来。

〔季什卡下。

要不然，他们会以为我很有钱，到那节骨眼上就谈不拢啦。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里斯波洛任斯基和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里斯波洛任斯基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太太，您还没腌黄瓜吗？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　还没有哩，先生！现在还腌什么黄瓜呀！我哪儿顾得上这事！你们家腌了吗？

里斯波洛任斯基　那还用说，腌啦，太太；如今的黄瓜可贵啦；听说受了冻。拉扎尔·叶利扎雷奇先生，您好！这是伏特加吗？拉扎尔·叶利扎雷奇，我喝一小杯。

〔阿格拉费娜·孔德拉季耶夫娜与奥林皮阿达下。

波德哈柳津　尊驾光临，有何贵干，能说出来听听吗？

里斯波洛任斯基　嘿嘿嘿！……您真会开玩笑，拉扎尔·叶利扎雷奇！我来干什么，不是明摆着吗？

波德哈柳津　到底干什么，我倒想知道知道。

里斯波洛任斯基　来拿钱呀，拉扎尔·叶利扎雷奇，来拿钱呀，各人忙各人的事，我从来是为了钱！

波德哈柳津　您来拿钱，也来得太勤了点吧。

里斯波洛任斯基　您每次只给我五卢布，拉扎尔·叶利扎雷奇，我哪能不来呢？得养家餬口呀。

波德哈柳津　怎么啦，总不能每回给您一百卢布吧。

里斯波洛任斯基　要是一次给足了，我也就不来找您啦。

波德哈柳津　您屁都不懂，居然还贪赃枉法。凭什么要给您钱？

里斯波洛任斯基　怎么凭什么？您亲口答应的呀！

波德哈柳津　亲口答应的！不是给过你了吗，捞点外快也就够了，该知足了。

里斯波洛任斯基　怎么该知足了？您还欠我一千五百卢布呢。

波德哈柳津　欠您！还欠您！好象他有什么凭据似的！凭什么？就因为你营私舞弊吗！

里斯波洛任斯基　怎么营私舞弊？不是营私舞弊，是论功行赏！

波德哈柳津　论功行赏！

里斯波洛任斯基　好，不管叫什么吧，给钱就成，要不然出张票据也行啊。

波德哈柳津　什么？票据！不，您靠一边凉快凉快去吧。

里斯波洛任斯基　怎么，你居然想坑我和我一家妻儿老小？

波德哈柳津　谁坑您了！给，再拿五个卢布去，走吧。

里斯波洛任斯基　不，慢着！这点钱你不用想打发我走！

〔季什卡上。

波德哈柳津　你能把我怎么样？

里斯波洛任斯基　我的舌头是收买不了的。

波德哈柳津　你想用它来舔我吗①？

---

① 指巴结奉承。

里斯波洛任斯基　不，不是舔你，而是说给好心的人们听听。

波德哈柳津　说什么，混帐东西！谁还会相信你呀？

里斯波洛任斯基　谁还会相信？

波德哈柳津　对了！谁会相信你呀？瞧你那德行。

里斯波洛任斯基　谁会相信？谁会相信？那就等着瞧吧！等着瞧吧！我的天，我怎么办呢？这可要我的命了！他坑我，这强盗，他坑我！不，你等着吧！你等着瞧吧！坑人是犯法的！

波德哈柳津　瞧什么？

里斯波洛任斯基　有你瞧的！不用忙，你等着吧，等着吧！你以为我不会到法院告你呀？等着吧！

波德哈柳津　等着等着！我已经恭候很久了。你甭吓唬我：我不怕。

里斯波洛任斯基　你以为谁也不会相信我的话吗？不会相信吗？好嘛，让人家骂我好了！我……我非把这事捅出去不可：诸位老爷少爷太太小姐！

波德哈柳津　得啦吧！得啦吧！你放明白点儿！

季什卡　瞧你，醉醺醺的要干什么！

里斯波洛任斯基　等着吧，等着吧！……诸位老爷少爷太太小姐！我有老婆和四个孩子。瞧，靴子都破了！……

波德哈柳津　他全是胡说八道！这人无聊透了！你得啦，得啦……先瞧瞧你那德行吧，得了，你上哪儿去！

里斯波洛任斯基　撒手！他坑了他老丈人！现在又来坑我的钱……我有老婆、四个孩子、一双破靴子！

季什卡　可以钉副鞋掌嘛！

里斯波洛任斯基　你说什么？你也是强盗！

季什卡　没什么，没骂着！

波德哈柳津　唉呀！你干吗这么丢人现眼呢！

里斯波洛任斯基　不，你等着吧！我跟你没完！我非把你弄到上西伯利亚去不可！

波德哈柳津　你们别信他，他全是胡说八道！真是，这人无聊透了，不值得去理他！唉，老伙计，你也太不成体统啦！唉，从前我不了解你——哪怕有天大的好事，我也不跟你打交道啦。

里斯波洛任斯基　你如愿以偿了！啊！你如愿以偿了！恨不得给你两下子，狗东西！好吧，现在让我的钱噎死你，见你的鬼去吧！（下）

波德哈柳津　多大的脾气！（向观众）诸位，别相信他的话，他刚才说的全是瞎话。根本没有这事。这大概是他做梦看见的。眼下敝店就要开张：敬请诸位光临！敝店买卖公平，童叟无欺。

大 雷 雨

（五 幕 正 剧）

臧仲伦译

人　物①

萨维奥尔·普罗科菲耶维奇·季科伊——商人，本城显要。

鲍里斯·格里戈里耶维奇——他的侄子，受过相当教育的年轻人。

马尔法·伊格纳季耶夫娜·卡巴诺娃（卡巴尼哈）——某富商的寡妻。

季洪·伊万内奇·卡巴诺夫——她的儿子。

卡捷琳娜——他的妻子。

瓦尔瓦拉——季洪的妹妹。

库利金——小市民，自学成才的钟表匠，在探索永动机。

瓦尼亚·库德里亚什——年轻人，季科伊的伙计。

沙普金——小市民。

费克卢莎——女香客。

格拉莎——卡巴诺娃家的侍女。

带着两个仆人的贵妇人——半疯癫的七十岁老妇。

本城男女居民若干。

〔剧情发生在卡里诺夫城的伏尔加河畔，夏天。第三幕与第四幕相隔十天。

---

① 剧中人，除鲍里斯外，都穿俄国服装。——作者注

第 一 幕

〔伏尔加河高岸上的一座公园；伏尔加河对岸是一片乡村景色。舞台上有两把长椅和几丛花木。

第 一 场

〔库利金坐在长椅上，眺望着对岸。库德利亚什和沙普金在散步。

库利金　（唱）“在平整的河谷，在平坦的高地……”①（停唱）怪事，真该说是怪事！库德里亚什！我的老弟，你瞧，五十年来，我天天都在眺望伏尔加河对岸的景色，但总是看不够。

库德里亚什　怎么啦？

库利金　风景如画！太美啦！真叫人心旷神怡。

库德里亚什　没什么！

库利金　真叫人赏心悦目！你倒说“没什么！”你们看惯了，要不就是你们不懂大自然有多么美。

库德里亚什　得了，跟你真没法说话！你是我们这儿的老古板，

① 这是俄国十九世纪的一首流行歌曲，由诗人梅尔兹利亚科夫作词。

一位能工巧匠。

库利金　机器匠，自学出来的机器匠。

库德里亚什　反正一样。

〔静场。

库利金　（指着一旁）你瞧，库德里亚什老弟，这是谁在那儿指手画脚？

库德里亚什　这个吗？这是季科伊在骂侄子。

库利金　他哪儿不能骂，偏偏找到这地方！

库德里亚什　他要骂人到处能骂。他还怕什么人吗！鲍里斯·格里戈里伊奇落到他手里当了牺牲品，他就骑在他头上作威作福。

沙普金　可是，跟咱们这位萨维奥尔·普罗科菲伊奇一样爱骂人的人，还找不出第二个来！他平白无故就训斥人。

库德里亚什　这家伙的嘴可损了。

沙普金　卡巴尼哈也不是好玩意儿。

库德里亚什　哼，那娘儿们起码还装模作样摆出一副大慈大悲的模样，可这家伙简直象条疯狗！

沙普金　没人治得了他，所以他见人就咬！

库德里亚什　可惜咱们这儿象我这样的小伙子太少了，不然的话，我们就得教训教训他，不许他胡闹。

沙普金　你们想怎么治他？

库德里亚什　好好儿吓唬吓唬他。

沙普金　怎么吓唬？

库德里亚什　凑这么四五个人，随便找个小胡同，跟他面对面谈谈，这样他就老实了。咱们教训过他，他还不敢吭声，只好一步一回头，乖乖地滚蛋。

沙普金　怪不得他要送你去当兵哩。

库德里亚什　他想送，但是送不了，这就等于屁事没有。他不敢送我去。他的鼻子灵着呢，他心里有数，我这颗脑袋是不肯贱卖的。只有你们才见他害怕，我可懂得怎么治他。

沙普金　不见得吧！

库德里亚什　什么叫不见得！我是一个出了名的亡命徒；他干吗还用我呢？可见，他需要我。因此我不怕他，而要让他怕我。

沙普金　难道他就不骂你吗？

库德里亚什　怎么不骂！他不骂人就活不下去。可是我也饶不了他：他骂一句，我还他十句；他只好啐口唾沫乖乖地滚蛋。不，我才不在他面前低三下四呢。

沙普金　难道你要学他的样子吗！忍下这口气算啦。

库德里亚什　哼，就你聪明！那你先去教会他懂礼貌，再来教训我！可惜他家的闺女都还是黄毛丫头，没有一个大姑娘。

沙普金　那又怎么样？

库德里亚什　那我就得敬他三分。我可是个追求大姑娘的好手！

〔季科伊和鲍里斯上。库利金脱帽。

沙普金　（对库德里亚什）咱们躲他远点儿：可别让他给缠上了。

〔他们退场。

第二场

〔前场人物、季科伊和鲍里斯。

季科伊　你敢情又到这儿闲溜达了！好吃懒做的家伙！混帐！

鲍里斯　大过节的；待在家里干什么！

季科伊　想找活干还能找不着？我再三跟你说："可别让我碰到你"；你就是不听！你待的地方还嫌少吗？不管上哪儿，都要碰到你！　呸，你这该死的东西！你干吗象电线杆子似的站着！我跟你说话，你倒是听见了没有？

鲍里斯　我不是听着吗；你还要我怎么样！

季科伊　（望了一眼鲍里斯）你给我滚！我不愿意跟你这个两面三刀的人说话。（走开）死皮赖脸地跟着！（啐了口唾沫，下）

第　三　场

〔库利金、鲍里斯、库德里亚什和沙普金。

库利金　先生，您跟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怎么也弄不明白。您居然心甘情愿地住在他家，挨骂受气。

鲍里斯　哪里是心甘情愿呀，库利金！没法子。

库利金　请问，怎么会没法子呢，先生。如果可以的话，请给我们讲讲吧。

鲍里斯　怎么不可以？你们知道我的祖母安菲萨·米哈伊洛夫娜吗？

库利金　嗯，怎么不知道！

库德里亚什　怎么不知道！

鲍里斯　因为家父娶了一位大家闺秀，她就不喜欢他。因此，家

父和家母只得住在莫斯科。家母常常说，她跟我们家的亲戚在一起待不上三天，她觉得太野蛮了。

库利金　可不是野蛮！还用说吗！非得忍气吞声才行，先生。

鲍里斯　在莫斯科，家父和家母让我们受到良好的教育，为了我们，他们不惜一切。他们把我送进商业学校，把妹妹送进贵族女子中学，可是他们俩忽然得霍乱病死了；于是我和妹妹就成了孤儿。后来我们听说，祖母也在这里去世了，并且留下遗嘱，让叔叔等我们成年之后，把我们应得的一份遗产分给我们，不过有一个条件。

库利金　什么条件呢，先生？

鲍里斯　如果我们对他孝顺的话。

库利金　这就是说，先生，你们永远见不到你们那份遗产了。

鲍里斯　不，还不仅如此，库利金！他先是挖苦我们，变着法儿骂我们，想怎么骂就怎么骂，而结果是什么也不给，或者给一星半点。还说什么这是他大发慈悲，本来连这一点也不应当给。

库德里亚什　这是咱们这儿商人们的一贯作风。再说，就算您孝顺他，难道谁能阻拦他说，您对他不孝顺吗？

鲍里斯　可不是嘛。就是眼下，有时候他还常说："我有自己的儿女，我干吗要把钱送给旁人？这样，我岂不是委屈了自己的孩子吗！"

库利金　这么说，先生，您的事情不妙啊。

鲍里斯　要是我一个人，还没什么！我可以抛弃一切，一走了之。可是我可怜我的妹妹。他本来一再写信让她来，可是家母的亲戚不放，来信说她病了。她要是真的来了，她在这儿要过什么日子啊，想起来都觉得可怕。

库德里亚什　那还用说。他们难道懂得应该怎么待人吗？

库利金　您在他家到底怎么样？先生，地位如何？

鲍里斯　毫无地位可言。他说："你住在我家，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至于工钱嘛，给多少算多少。"这就是说，等一年过去以后，随他高兴，随便给我结个帐就完了。

库德里亚什　这是他的一贯作风。我们这帮当伙计的谁也不敢提工钱的事，不然的话，他非把你骂个狗血喷头不可。他说："你凭什么知道我脑袋里想什么？难道你能知道我的心吗！也许，我一高兴干脆给你五千呢。"你跟他有什么可说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他这辈子就没有这么高兴过一回。

库利金　怎么办呢，先生！总得想个法子巴结巴结他才是呀。

鲍里斯　问题就在这儿，库利金，这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连他自己的儿女都没法讨得他的喜欢，我怎么行呢！

库德里亚什　既然他净指着骂人过日子，谁又能讨得他的喜欢呢？他骂得最凶的时候就是为钱，没有一次结帐的时候不骂人。只要他不发火，有人宁可自己吃亏。要是有谁大清早惹他发了火，那可要命了！他一整天见谁跟谁没个完。

鲍里斯　我婶子每天早上都眼泪汪汪地央求大家："他大叔，可别惹他发火呀！亲爱的，可别惹他发火呀！"

库德里亚什　难道你躲得了吗！他一到集市，就完蛋啦！他能把乡亲们骂个遍。哪怕人家自认晦气，做亏本买卖，他还是不骂不走。然后就这么一整天骂骂咧咧的。

沙普金　一句话：是条疯狗！

库德里亚什　地地道道的疯狗！

鲍里斯　要是他碰到一个他不敢骂的人惹了他，那才要命呢；那就够家里人受的啦！

库德里亚什　天哪！笑死人了！有一回，在伏尔加河的渡口上，一个骠骑兵把他臭骂了一顿。可干了件少有的新鲜事儿！

鲍里斯　可是家里人尝到了什么滋味呢！出了这桩事以后，足有两礼拜，大家东躲西藏，不是爬上阁楼，就是钻进储藏室。

库利金　这是怎么回事？好象晚祷散场了吧？

〔若干人在舞台后部走过。

库德里亚什　沙普金，咱们去痛饮一杯！在这儿站着干吗？

〔两人鞠躬，下。

鲍里斯　唉，库利金，我在这儿过不惯，这日子太难熬啦！大家都对我冷眼相看，好象我在这儿是个多余的人，似乎我妨碍了他们。我不懂这儿的风俗习惯。我明白，这一切都是咱们俄国的、本乡本土的东西，可是我怎么也习惯不了。

库利金　那您就永远不要习惯这些东西吧，先生。

鲍里斯　为什么呢？

库利金　我们这座城市里的风俗是残忍的，先生，太残忍了！在小市民中间，先生，除了蛮不讲理和赤裸裸的贫困以外，什么也看不见。而且，先生，我们永远也跳不出这个包围圈！因为我们老老实实干活，永远也只能勉强混口饭吃。可是有钱人呢，先生，总是变着法儿想把穷人变成奴隶，他指望穷人白替他干活，赚更多的钱。您知道，您叔叔萨维奥尔·普罗科菲伊奇是怎么回答市长的吗？乡亲们跑到市长那儿去告状，说他欠他们的钱从来不好好还清。因此市长就对他说："喂，萨维奥尔·普罗科菲伊奇，你把农民的帐好好结清了吧！他们每天都上我这儿告你！"您叔叔就拍拍市长的肩膀说："大人，这种鸡毛蒜皮的事，还值得咱俩一提吗！一年

里在我手下干过活的人可多了；您要明白，我少给他们每人一戈比，就可以凑成几千卢布，这对我有多好啊！”就是这么回事，先生，至于他们彼此之间搞的那一套，那就没法提了，先生！他们在生意上彼此拆台，与其说是为了赚钱，不如说是因为眼红。他们彼此作对；他们把那些喝得醉醺醺的在官府里当差的人硬拖到自己的高楼大厦，这些人呀，先生，简直没个人样，人的脸面都给他们丢尽了。为了一点小恩小惠，他们会在公文纸上给他人罗织罪名。于是，先生，他们就打起了官司，痛苦也就没个完了。先在这儿没完没了地打官司，然后又上省城，可那儿人家早就等着他们啦，而且高兴得直拍巴掌。说话容易做事难，官司哪能很快就打完；把他们东拉西拽，拖过来拉过去；可他们对这样的拖拉还觉得高兴哩，他们要的就是这股劲儿。有人还说：“我固然花了很多钱，可是他也没少花。”我本来想做首诗，把所有这些事情描写一番……

鲍里斯　您会写诗？

库利金　会写旧体诗，先生。我读过不少罗蒙诺索夫和杰尔查文的诗……罗蒙诺索夫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而且还是咱老百姓出身的。

鲍里斯　您应当把这些事写出来。一定很有意思。

库利金　那怎么行呢，先生！他们会吃了我，把我活活地吞下去。先生，我就因为爱管闲事已经够受的了；可是这脾气又改不了，就爱多嘴多舌！先生，我还想把他们的家庭生活说给您听听；不过以后有机会再说吧。也是值得听听的。

〔费克卢莎和另一女人上。

费克卢莎　山明一水秀，亲爱的，真是山明一水秀！简直太美

啦！真没说的！你们简直跟住在天国里一样！这儿的商人都笃信上帝的，而且品德高尚，乐善好施！我非常满意，老嫂子，非常满意，满意极了！对我们这样慷慨布施，他们一定会招财进宝、添福添寿的，特别是卡巴诺娃家。

〔两人下。

鲍里斯　卡巴诺娃家？

库利金　她是个假善人，先生！对叫花子可以慷慨布施，可是对家里人却心狠手毒。

〔静场。

先生，要是我能发明一种永动机就好啦！

鲍里斯　那时候您要干什么呢？

库利金　那还用说，先生！英国人会出一百万把它买去的，我要把这笔钱统统用在公益事业上。要让老百姓有活干。不然的话，空有两手，却没事可做。

鲍里斯　你希望发明永动机吗？

库利金　当然，先生！不过现在我要先弄到一笔做模型的钱才成。再见，先生！（下）

第　四　场

鲍里斯　（独自一人）我不忍心打破他的幻想！一个多么好的人啊！他耽于幻想，他是幸福的。可是我呢，看来，非得在这个藏垢纳污之地把自己的青春毁了不可。我已经弄得焦头烂额，可是还在胡思乱想！唉，我怎么就甩不掉这傻念头呢！我怎能去谈情说爱呢？我累死累活，受尽折磨，可这会儿还痴心妄想去谈恋爱。爱谁呢？去爱一个甚至跟她说句话都不

可能的女人。(静场)可是,不管怎么样,我心里总想着她。瞧,她来了!跟她丈夫来了,婆婆也跟他们在一块儿!我这不是太傻了吗!我要躲在一旁偷偷地瞧她一眼,然后再回家。(下)

〔卡巴诺娃、卡巴诺夫、卡捷琳娜和瓦尔瓦拉从相反方向上。

第 五 场

〔卡巴诺娃、卡巴诺夫、卡捷琳娜和瓦尔瓦拉。

卡巴诺娃　如果你愿意听你妈的话,那么,你到那儿以后,就按我的吩咐做。

卡巴诺夫　妈,我哪能不听您的话呢!

卡巴诺娃　这年头,对长辈都不很尊敬。

瓦尔瓦拉　(自言自语)就不尊敬你。

卡巴诺夫　妈,我好象丝毫没有违背过您的心意呀。

卡巴诺娃　要是我没有亲眼看见和亲耳听见,如今孩子们是怎么尊敬父母的,孩子,那我对你的话也就信以为真了!做儿女的能记得为娘拖儿带女吃了多少苦头,也就好了。

卡巴诺夫　妈,我……

卡巴诺娃　要是为娘的由于你们的傲慢无礼说了一两句气话,那么我想,你们也得听着!你觉得怎么样?

卡巴诺夫　妈,您的话我什么时候不听呢?

卡巴诺娃　妈老啦,糊涂啦!嗯,你们年轻、聪明,对我们这些老糊涂不要见怪。

卡巴诺夫　(叹息，旁白)唉，主啊！(对母亲)妈，我们哪儿敢这样想呢！

卡巴诺娃　要知道，做父母的有时对你们严厉，是出于爱子之心，就是骂你们，也是出于爱，总想教你们学好。唉，可是如今不喜欢这样。做儿女的逢人便说他妈唠叨个没完，说什么他妈跟他们过不去，恨不得把他们逼死才好。哎呀，上帝保佑，只要一句话没有讨得儿媳妇的喜欢，就会有人说长道短，说什么婆婆差点没把她给吃了。

卡巴诺夫　妈，难道有人说过您什么吗？

卡巴诺娃　这样的话我倒没听说过，孩子，没听说过，我不想说假话。要是真给我听到了，亲爱的，那我就不这么跟你说话了。(叹气)唉呀，真是罪孽深重！一不留神就会造孽！本来说的是知心话，可是就会造孽，人家生气啦。不，孩子，你爱说我什么尽管说好啦。人家爱说什么，你能阻挡得了：当面不敢说，背后还要说嘛。

卡巴诺夫　那叫我的舌头烂掉……

卡巴诺娃　得啦，得啦，别赌咒啦！真造孽！我早就看出来，你对老婆比对妈亲。自从你成亲以后，我就看出来你对我没有从前那么孝顺了。

卡巴诺夫　您从哪儿看出这一点呢，妈？

卡巴诺娃　从哪儿都看得出来，孩子！做妈的眼睛看不见，她的心却能掐会算，她的心感觉得出来。你媳妇是不是想拆开咱娘儿俩，那我就不知道啦。

卡巴诺夫　不会的，妈！您别这么想！

卡捷琳娜　对于我，妈，你就跟我的亲生母亲一样，而且季洪也很爱你。

卡巴诺娃　人家没问你，我看你还是少开口的好，别护着你男人，少奶奶，我不会欺侮他的！要知道，他也是我的儿子；这一点你可别忘了！你跳出来，当着大家的面甜言蜜语的干什么！是想让人家看见你多么爱你的丈夫吗？这我们知道，知道，你这是想当面做给大家看。

瓦尔瓦拉　（自言自语）可找到地方教训人了。

卡捷琳娜　妈，你这话可说不着我。无论人前人后我都一样，并没有故意做出来给人家看。

卡巴诺娃　我本来没有想到要说你的事儿，只是顺口说说罢了。

卡捷琳娜　就算顺口说吧，干吗要冤枉我呢？

卡巴诺娃　多了不起的少奶奶！马上就发火啦。

卡捷琳娜　没来由地让人数落，谁听了痛快！

卡巴诺娃　我知道，知道，你听了我的话，气就不顺，那有什么办法？谁让我是你妈呢？为了你们我心都操碎了。我早就看出来你们想自由自在。好吧，你们会等到的，等我断了气，你们就可以自由自在过日子啦。到那时候，你们爱怎么着都行，反正没有长辈管束你们。可也没准儿，到那时候你们又该念叨我了。

卡巴诺夫　妈，我们日日夜夜都为您祈祷上帝，求上帝保佑您福体康健、万事如意、生意兴隆。

卡巴诺娃　唉，得啦，你就别说啦。你没有成家的时候，兴许你是爱妈的。现在你哪里顾得上我呀：你有年轻的媳妇嘛。

卡巴诺夫　这是两码事，互相并不妨碍。媳妇是一回事，孝顺母亲是另一回事。

卡巴诺娃　那你肯把媳妇换母亲吗？这种话，我一辈子也没法

相信。

卡巴诺夫　干吗要换呢？我两头都爱。

卡巴诺娃　是啊，一点不错，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我早看出来我是你们的眼中钉。

卡巴诺夫　您爱怎么想都成，反正您爱怎么着谁也管不了；只是我不懂，我怎么生到这个世上就这么命苦，就没法讨您喜欢。

卡巴诺娃　你就别装出一副可怜相啦！你哭哭啼啼的干什么？哼，你有个做丈夫的样子吗？瞧你那副德行！以后你老婆还会怕你吗？

卡巴诺夫　干吗要她怕我呢？只要她爱我，我就满足了。

卡巴诺娃　干吗要怕你！干吗要怕你！你难道疯了吗？连你都不怕，就不用提服我了。咱们这个家还有什么规矩？要知道，你跟她是合法夫妻。在你们看来，难道法律就一文不值吗？你脑子里就是有这些傻念头，起码你也不应当着她的面说，而且还有你妹妹、一个姑娘家在场；她也要出嫁。你这种胡说八道，她要是听多了，以后她丈夫对咱们这种教育可要说声谢谢了。你瞧你有多聪明，可你还想独立自主哩。

卡巴诺夫　妈，我并没有想独立自主呀。我哪能独立生活呢！

卡巴诺娃　那么，照你的意思，就得对老婆一味亲热喽？既不用骂她，也不用给她点厉害瞧喽？

卡巴诺夫　可是我，妈……

卡巴诺娃　（激烈地）哪怕她出去偷汉子！啊！照你的意思，也许这也没什么？啊！哼，你倒是说话呀！

卡巴诺夫　可是，妈，我对上帝起誓……

卡巴诺娃　（十分冷静地）笨蛋！（叹气）跟这笨蛋有什么可说的！

真造孽！

〔静场。

我回家了。

卡巴诺夫　我们在林荫道上遛遛弯儿，马上回来。

卡巴诺娃　好吧，随你们的便，不过你得留神，别让我等你们！你知道，我不喜欢等人。

卡巴诺夫　不会的，妈！上帝保佑我，不会的！

卡巴诺娃　那还象话！（下）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但缺卡巴诺娃。

卡巴诺夫　你瞧见了吧，为了你，我总是挨妈的骂！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呀！

卡捷琳娜　怎么能怪我呢？

卡巴诺夫　应该怪谁我也不知道。

瓦尔瓦拉　你哪会知道呀！

卡巴诺夫　过去她一个劲地唠叨："成亲吧，成亲吧，哪怕让我瞧上一眼你成亲的模样呢！"可是现在她没完没了地数落，不让人过一天安静日子，都是因为你。

瓦尔瓦拉　难道能怪她吗！妈跟她过不去，你也是这样。你还说你爱媳妇呢。我瞧着你都腻味。（扭过身去）

卡巴诺夫　你干脆说吧！我怎么办呢？

瓦尔瓦拉　你既然想不出好办法，就给我住嘴。你干吗站在那儿——坐立不安的？我一瞧你那眼神，就知道你打什么

主意。

卡巴诺夫　我打什么主意?

瓦尔瓦拉　打什么主意还不明摆着。想去找萨维奥尔·普罗科菲伊奇,跟他去喝酒。怎么,说得不对吗?

卡巴诺夫　猜对啦,好妹妹。

卡捷琳娜　季沙①,你快去快回吧,要不然妈又要骂人了。

瓦尔瓦拉　说真格的,你快点儿回来,不然的话,你自己明白!

卡巴诺夫　哪能不明白呢!

瓦尔瓦拉　我们也不愿意为了你挨骂。

卡巴诺夫　我说话就回来。请稍微等一等!(下)

第　七　场

〔卡捷琳娜和瓦尔瓦拉。

卡捷琳娜　你可怜我吗,瓦里娅②?

瓦尔瓦拉　(望着一旁)当然可怜你。

卡捷琳娜　这么说,你爱我?(热烈地亲吻她)

瓦尔瓦拉　我为什么不爱你呢!

卡捷琳娜　哦,谢谢你!你真好,我也非常非常爱你。

〔静场。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瓦尔瓦拉　想什么?

---

① 季洪的小名。

② 瓦尔瓦拉的小名。

卡捷琳娜　人为什么不会飞呢！

瓦尔瓦拉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卡捷琳娜　我说：人为什么不会象鸟那样飞？你听我说，我有时候觉得，我象只小鸟。站在山上的时候，真想插翅高飞。就这么跑呀跑呀，举起胳膊，飞起来。要不咱们现在来试试好吗？（想跑）

瓦尔瓦拉　你在瞎想什么呀？

卡捷琳娜　（叹息）我从前是多么活泼啊！在你们家里我全蔫了。

瓦尔瓦拉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

卡捷琳娜　我从前是这样吗！过去，我就象一只自由自在的小鸟，无忧无虑。妈妈疼我疼得什么似的，把我打扮得跟布娃娃一样。她从来不勉强我干活；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知道我没出嫁的时候是怎么生活的吗？我马上讲给你听。我总是一早起来；如果是夏天，我就到泉边去洗脸，还顺便挑点水回来，把家里所有、所有的花儿都浇上一遍。我有好多好多的花儿。然后我就跟妈妈一起到教堂去，大家都去，香客们也去，我们家老是住满了香客和朝圣的女人。我们从教堂回到家里，就坐下来干活，多半是用金线在天鹅绒上绣花儿，那些香客就开始讲她们到过什么地方，看到了什么，讲圣徒们的各种故事，或者唱赞美诗。就这样一直到吃午饭。接着那些老婆婆就去睡午觉，我就在花园里散步。然后我们又去做晚祷，晚上呢，我们又是讲故事，唱歌儿。从前呀，真太好啦！

瓦尔瓦拉　我们这儿也是这样的。

卡捷琳娜　这儿的一切好象都是被迫的。我简直太喜欢到教堂

去啦！我就象进了天堂一样，什么人也看不见，忘记了时间，也没有听见礼拜是什么时候结束的。仿佛这一切都是在一秒钟之内发生的。妈妈对我说，大家常常瞧我，不明白我这是怎么啦！你知道吧：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从教堂的圆屋顶投下一道明亮的光柱，这光柱里烟雾缭绕，犹如云彩在飘拂，我看到，仿佛常常有天使在这道光柱里飞翔和唱歌。再不然啊，姑娘，我就半夜起床——我们家也到处点着神灯，——找个僻静的角落，一直祈祷到天亮。或者一早跑到花园里去，太阳刚刚升起，我就双膝跪下，一边祈祷，一边哭泣，我自己也不知道在祈祷什么，为什么哭泣；家里人找到我的时候，我就是这般模样。我那时到底在祷告什么，祈求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什么也不需要，一切都应有尽有。我做过多么美的梦呀，瓦莲卡①，多么美的梦啊！不是金碧辉煌的神殿，就是异常美丽的花园，总有看不见身影的人在歌唱，松柏散发出清香，这里的山和草木都跟平常的不同，就象圣像上画的似的。要不然呀，我就好象在飞，在空中飞翔。现在，有时候我也做梦，但不经常，梦见的也不是我想要梦见的东西。

瓦尔瓦拉　这是怎么回事呢？

卡捷琳娜　（沉默片刻）我快要死啦。

瓦尔瓦拉　得了吧，你怎么啦？

卡捷琳娜　不，我知道，我快要死了。唉，姑娘啊，我身上正在出现一种不好的，很奇怪的东西！这是我从来不曾有过的。我有一个怪念头，我似乎又要重新开始生活，或者……我不知

---

① 瓦尔瓦拉的小名。

道。怎么说才好

瓦尔瓦拉　你到底怎么啦？

卡捷琳娜　（拉着她的手）是这么回事，瓦里娅，一定是造孽！我怕极了，真怕极了！仿佛我站在深渊旁边，有人正把我往下推，我却没有东西可抓。（一只手抱头）

瓦尔瓦拉　你怎么啦？你不舒服吗？

卡捷琳娜　我很舒服……要是生病倒好啦，糟就糟在我没有病。有一种非分之想钻进我脑子里。我怎么也摆脱不开。我想思考，但思想怎么也集中不起来。我开始祷告，却总是祷告不起来。我嘴里念念有词，脑子里想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好象有一个魔鬼在向我低声耳语，而且净唠叨一些不好的事。我觉得我替自己感到害臊了。我怎么啦？这是大祸临头啦！瓦里娅，我夜里睡不着，老是恍恍惚惚地听见有人在向我耳语，有人跟我亲热地说话，仿佛在爱抚我，象鸽子似的咕咕叫着。瓦里娅，我现在梦见的，已不象过去那样尽是仙境一般的树木和群山了；而是好象有人非常热烈地拥抱我，把我领到一个地方去，我就跟着他走啊，走啊……

瓦尔瓦拉　真的？

卡捷琳娜　哎呀，我怎么跟你说这些话，你还是一个姑娘。

瓦尔瓦拉　（四顾）说吧！我比你还坏呢。

卡捷琳娜　嗯，叫我说什么呢？我觉得怪不好意思的。

瓦尔瓦拉　说吧，没关系！

卡捷琳娜　我待在家里觉得很闷，闷得我真想逃走。我常常这样想，要是由着我呀，这会儿我真想驾一叶扁舟，唱着歌，在伏尔加河上遨游，要不然呀，就彼此拥抱着，坐在一辆漂亮的三套马车上……

瓦尔瓦拉　不过跟你拥抱着的决不是你丈夫。

卡捷琳娜　你怎么知道?

瓦尔瓦拉　还能不知道!……

卡捷琳娜　唉,瓦里娅,我脑子里罪孽深重啊!真可怜,我哭过多少回啊,我努力克制自己!可就是摆脱不开这个罪孽。怎么也摆脱不开。瓦莲卡,我爱着另一个人,难道这不是一件坏事,难道这不是一件可怕的罪孽吗?

瓦尔瓦拉　我怎么能对你评头品足呢!我自己也有罪。

卡捷琳娜　我该怎么办呢!我已经无能为力了。我已经无路可走了;我愁得真想去死。

瓦尔瓦拉　得啦吧!你怎么啦!你先别急,等哥哥明天一走,咱们再想想办法;也许你们能够见面的。

卡捷琳娜　不,不,千万别!哪能呀!哪能呀!上帝保佑千万别这样!

瓦尔瓦拉　你为什么这么害怕呢?

卡捷琳娜　要是我能跟他见上一面,我就会从家里逃走,哪怕天塌了也决不回家。

瓦尔瓦拉　你先别急,到时候再说嘛。

卡捷琳娜　不,不,你别跟我说这话,我连听都不想听!

瓦尔瓦拉　你这么单相思有什么用!哪怕你愁死了,难道会有人可怜你吗!别犯傻啦。何必自讨苦吃呢!

〔一位贵妇人拄着手杖,后随二个戴三角帽的仆人上。

第　八　场

〔前场人物和贵妇人。

贵妇人　怎么啦，美人儿？你们在这儿干什么？等情人，等漂亮的小伙子吗？你们快活吗？快活吗？你们的美貌让你们高兴吗？这美貌呀，正把你们带到那儿去。（指着伏尔加河）就那儿，就那儿，一直卷进深渊！

〔瓦尔瓦拉笑。

您笑什么！您别高兴！（用手杖击地）你们大家都要在永不熄灭的烈火里燃烧！你们大家都要在沸滚的油锅里挨炸！（边下边说）这美貌正把你们带到那儿去，那儿！（下）

第　九　场

〔卡捷琳娜和瓦尔瓦拉。

卡捷琳娜　哎呀，她可把我吓死啦！我浑身哆嗦，仿佛她向我预言要出什么事儿。

瓦尔瓦拉　老妖婆，你自己诅咒自己承当！

卡捷琳娜　她说什么来着？她说什么？

瓦尔瓦拉　全是胡扯。咱们才不听她瞎说呢。她对所有的人都这么预言。她从年轻的时候起就造孽，造了一辈子孽。你去问问人家是怎么说她的！她就怕死。她自己怕什么，就拿什么来吓唬别人。城里所有的小孩子见了她都躲得远远的，她挥着拐棍吓唬他们，还使劲儿嚷嚷（学她的腔调）：“你们大家都要在烈火里燃烧！”

卡捷琳娜　（眯起眼睛）哎呀，哎呀，别说啦！我的心都沉下去啦！

瓦尔瓦拉　有什么可怕的！一个老混蛋……

卡捷琳娜　我怕，我怕得要死！一睁眼，她就老在我眼前晃悠。

〔静场。

瓦尔瓦拉　（四顾）哥哥怎么还不回来，瞧那边，好象大雷雨快上来了。

卡捷琳娜　（恐怖地）大雷雨！快跑回家吧！快！

瓦尔瓦拉　你怎么啦，难道疯啦！你怎么能不跟哥哥一块儿回家呢？

卡捷琳娜　不，快回家，快回家！随他去吧！

瓦尔瓦拉　怎么把你吓成这样：大雷雨还远着哩。

卡捷琳娜　既然还远，那么咱们等他一会儿吧；不过，真的，还是走的好。还是走吧！

瓦尔瓦拉　如果真要出什么事儿，你待在家里也躲不过去。

卡捷琳娜　总要好点，心里总踏实些；在家里，我可以跑到圣像前向上帝祈祷。

瓦尔瓦拉　我还不知道你这么害怕大雷雨呢。瞧，我就不怕。

卡捷琳娜　怎么能不怕呢，姑娘！谁都应该怕。可怕的倒不是雷会把你打死，而是你冷不防突然死去，象现在这样，带着你的一切罪孽，带着一切大逆不道的想法。死，我倒不觉得可怕，可是我想，在这次谈话后，我突然出现在上帝面前，就象这儿我跟你在一起这样，那才可怕呢。我在想什么呀！多大的罪孽啊！说出来都叫人害怕！

〔雷声。

哎呀！

〔卡巴诺夫上。

瓦尔瓦拉　瞧，哥哥来了。（对卡巴诺夫）快跑！

〔雷声。

卡捷琳娜　哎呀！快！快！

第 二 幕

〔卡巴诺娃家的一个房间。

第 一 场

〔格拉莎(正在包衣服)和费克卢莎(上)。

费克卢莎　好姑娘,你总是一刻不停地干活! 在忙什么呀,亲爱的?

格拉莎　少爷要出门,我在给他归置东西。

费克卢莎　咱们的好少爷要出门吗?

格拉莎　是啊。

费克卢莎　他要去很久吗,亲爱的!

格拉莎　不,不很久。

费克卢莎　哦,他走了倒好! 你倒说说,少奶奶会不会大哭一场呢①?

格拉莎　那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你说了。

费克卢莎　她从前哭过吗?

格拉莎　好象没听说过。

① 俄俗:丈夫出门,妻子必须扯着嗓子大哭一场。

费克卢莎　好姑娘，要是有人哭得好听，我可爱听啦！

〔静场。

姑娘，你们可得好好看着那个穷老婆子，可别让她偷了东西去。

格拉莎　谁弄得清你们这些人，你们总是互相说坏话，你们为什么不能和和气气地过日子呢？我看，你们这些香客在我们家里过得不耐烦了吧，总是吵吵闹闹，嘀嘀咕咕；你们就不怕造孽吗！

费克卢莎　好姑娘，人生在世，难免造孽。我跟你说吧，好姑娘，你们这些普通人，每人都有一个魔鬼在捣乱，可是我们这些朝圣的香客，有人被六个魔鬼，有人被十二个魔鬼缠着；因此就得把这些恶鬼统统打倒。这可难啦，好姑娘。

格拉莎　你们怎么会被这么多魔鬼缠住呢？

费克卢莎　因为我们虔诚正派，好姑娘，所以这些魔鬼就恨我们。我可不是一个爱吵架的人，好姑娘，我可没有这种罪过。不过，我倒确实有一样罪孽；我知道我有。我爱吃点儿好的。唉，有什么法子呢！因为我身子骨弱，上帝就赐给我吃点儿喝点儿。

格拉莎　费克卢莎，你到过很远的地方吗？

费克卢莎　没有，亲爱的。我因为身子骨弱，没有到过很远的地方；不过我听到的事儿可多啦。好姑娘，听说有一些国家，那儿居然没有信正教的皇上，而是由苏丹王治理国家。一个国家里，皇位上坐的是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另一个国家里，是波斯苏丹穆罕默德，他们审判所有的老百姓，好姑娘，他们不论断什么案子都是断得不对。没有一件案子能够秉公审理，好姑娘，他们天生就是这德行。咱们国家的法律是

公正的，可是他们的法律，好姑娘，可不公正啦；根据咱们的法律应该这么判，可是根据他们的就恰好相反。而且他们国家所有的法官都贪赃枉法；因此呀，好姑娘，老百姓在状子里都这么写："审理我的案子吧，贪赃枉法的法官！"听说，还有一个地方，那儿的老百姓都长着狗头①。

格拉莎　怎么会长着狗头呢？

费克卢莎　因为他们卖国呀。我要走了，好姑娘，我要到财主们家去转转，看看他们有没有东西施舍穷人。回见。

格拉莎　回见！

〔费克卢莎下。

居然还有这样的地方！世界上的事真是无奇不有！可我们待在家里，什么也不知道。幸亏世界上还有好人，时不时地还能听到些人世间发生的事，要不然我们到死都是傻瓜蛋。

〔卡捷琳娜和瓦尔瓦拉上。

第　二　场

〔卡捷琳娜和瓦尔瓦拉。

瓦尔瓦拉　（对格拉莎）把包袱送到马车里去，马车来了。（对卡捷琳娜）你年纪轻轻就出嫁了，做姑娘的时候没有好好玩过，因此你的心静不下来。

〔格拉莎下。

---

① 据俄国民间传说，凡是卖国贼都会变成长狗头的怪物。

卡捷琳娜　永远静不下来。

瓦尔瓦拉　为什么呢？

卡捷琳娜　我生来就是这种烈性子！我还在五、六岁的时候，不会更大，就干了这样一桩事！家里人不知道为什么把我惹恼了，这事发生在傍晚，天已经黑了，我跑到伏尔加河上，坐上一只小船，就离了岸。第二天早上家里人好容易才在十几俄里以外的地方找到我！

瓦尔瓦拉　嗯，小伙子都看你吗？

卡捷琳娜　哪能不看呢！

瓦尔瓦拉　那你怎么样？难道就没爱上一个？

卡捷琳娜　没有，我只是觉得好玩。

瓦尔瓦拉　要知道，卡佳[1]，你并不爱季洪。

卡捷琳娜　怎么不爱！我非常可怜他。

瓦尔瓦拉　不，你不爱他。假如可怜，那就是不爱。说真的，也没什么可爱的。你不要再瞒着我了。我早就看出你爱另外一个人。

卡捷琳娜　（惊恐地）你怎么看出来的？

瓦尔瓦拉　你说得真逗！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先说头一件事：你一看见他，脸色就全变了。

〔卡捷琳娜垂下眼睛。

这样的事还少吗……

卡捷琳娜　（低头）那么，他是谁呢？

瓦尔瓦拉　你自己心里明白，干吗要指名道姓呢？

卡捷琳娜　不，你说嘛！你说他叫什么名字？

---

① 卡捷琳娜的小名。

瓦尔瓦拉　鲍里斯·格里戈里伊奇。

卡捷琳娜　对，是他，瓦莲卡，是他！不过，瓦莲卡，看上帝份上，你……

瓦尔瓦拉　唉呀，你又来了！你自己倒是留点神，别说漏了嘴。

卡捷琳娜　骗人我不会；要隐瞒，又什么也瞒不住。

瓦尔瓦拉　唉呀，不会怎么行呐；你想想你住在什么地方！咱们全家就是靠这个过日子的。我过去也不会骗人，可是到了不得已的时候，也就学会了。我昨天出去玩，就看见过他，还跟他说过话呢。

卡捷琳娜　（沉默片刻，低头）嗯，那又怎么样呢？

瓦尔瓦拉　他让我问你好。他说，可惜没地方跟你见面。

卡捷琳娜　（头垂得更低了）哪能见面呢！再说，又何苦……

瓦尔瓦拉　他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卡捷琳娜　你就别说他了吧，劳驾，别说啦！我不想知道他！我要爱我的丈夫。季沙，我的宝贝儿，我决不拿你换任何人！我连想都不愿想到他，可你偏弄得我心烦意乱。

瓦尔瓦拉　你不想不就得了，谁强迫你来着？

卡捷琳娜　你一点也不可怜我！你说：你不想不就得了，可你自己又老提到他。难道我愿意想他吗；要是我心里撇不下他，那有什么法子呢。不管我想什么，他总是站在我眼前。我想勉强自己，可是怎么也办不到。你知道吗，昨天夜里，魔鬼又搞得我六神无主了。我差点从家里跑出去。

瓦尔瓦拉　你这人也真怪，你倒是怎么啦！依我看，你就放手干吧，只要不露马脚就行。

卡捷琳娜　我不想这样。这有什么好处！能忍耐还是忍耐

的好。

瓦尔瓦拉　要是忍耐不下去，那你怎么办？

卡捷琳娜　我怎么办？

瓦尔瓦拉　是啊，你怎么办？

卡捷琳娜　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瓦尔瓦拉　你试试吧，这儿的人不吃了你才怪哩。

卡捷琳娜　我不管它！我走，远走高飞。

瓦尔瓦拉　你能走到哪儿去呢？你是一个有夫之妇。

卡捷琳娜　唉，瓦里娅，你不知道我的脾气！当然，但愿上帝保佑不要发生这样的事！要是我在这里感到深恶痛绝的话，任何力量也拦不住我。我会跳窗，跳伏尔加河。我不想在这儿住下去，哪怕把我宰了，我也不干！

〔静场。

瓦尔瓦拉　你听我说，卡佳！等季洪一走，咱们俩就到花园里去，在亭子里睡好吗。

卡捷琳娜　这又干吗呢，瓦里娅？

瓦尔瓦拉　难道睡在哪儿不都一样吗？

卡捷琳娜　我怕在陌生地方过夜。

瓦尔瓦拉　有什么好怕的！有格拉莎陪着咱们呢。

卡捷琳娜　总有点害怕！不过我，那好吧。

瓦尔瓦拉　我本来不想叫你去，但是妈不让我一个人去，可我又需要去那儿。

卡捷琳娜　（望着她）你要去那儿干吗？

瓦尔瓦拉　（笑）在那儿咱们俩可以一块算命呀。

卡捷琳娜　你大概开玩笑吧？

瓦尔瓦拉　当然是开玩笑；难道还能当真吗？

〔静场。

卡捷琳娜　季洪到底上哪儿去了？

瓦尔瓦拉　你找他干吗？

卡捷琳娜　不，我随便问问。他马上要动身了。

瓦尔瓦拉　他跟妈关在屋子里。妈正在折磨他，象铁锈腐蚀铁似的。

卡捷琳娜　为什么事呀？

瓦尔瓦拉　什么也不为，心血来潮，在教子上进呢。出门两星期，看不见摸不着的！你想想，让儿子自由自在地出去闲逛，她心里可不好受了。因此，这会儿她再三嘱咐他，而且一句比一句厉害，然后把他领到圣像前，强迫他对上帝起誓：一定要不折不扣地照她的吩咐办。

卡捷琳娜　就是出门，他也象被捆住了手脚一样。

瓦尔瓦拉　对了，可不吗，照样被捆住了手脚！他一出门就会去喝酒。眼下他仿佛在听，可心里却恨不得快点溜走。

〔卡巴诺娃和卡巴诺夫上。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卡巴诺娃和卡巴诺夫。

卡巴诺娃　嗯，我跟你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留神，要记住！要牢牢记在心坎儿上。

卡巴诺夫　我都记住了，妈。

卡巴诺娃　嗯，现在一切都准备好啦。马车也来了，你只要告别一下，就可以走啦。

卡巴诺夫　是，妈，是该走了。

卡巴诺娃　哼！

卡巴诺夫　您还有什么吩咐？

卡巴诺娃　你傻站着干吗，难道不懂得规矩吗？去吩咐一下你媳妇，告诉她，你不在家的时候该怎么过日子。

〔卡捷琳娜垂下眼睛。

卡巴诺夫　我想，她自己知道的。

卡巴诺娃　别废话！说，说呀，你去吩咐她！也让我听听你是怎么吩咐她的！以后你回来就可以查问，她是不是统统照办了。

卡巴诺夫　（走到卡捷琳娜前面，站住）卡佳，你要听妈的话！

卡巴诺娃　说：不要对婆婆出言不逊。

卡巴诺夫　你不要出言不逊！

卡巴诺娃　叫她要象孝顺亲妈一样孝顺婆婆！

卡巴诺夫　卡佳，你要象孝顺亲妈一样孝顺婆婆！

卡巴诺娃　不要象个少奶奶似的好吃懒做！

卡巴诺夫　我不在家的时候，你要多干活！

卡巴诺娃　不要站在窗口卖呆！

卡巴诺夫　可是，妈，她什么时候……

卡巴诺娃　说，你说呀！

卡巴诺夫　不要向窗外东张西望！

卡巴诺娃　你不在家的时候，叫她别盯着年轻小伙子瞧个没完！

卡巴诺夫　这是干吗呢，妈，真是的！

卡巴诺娃　（厉声）别任性！妈说什么你就照办。（微笑）说了总比不说好嘛。

卡巴诺夫　（狼狈地）别盯着小伙子瞧个没完！

〔卡捷琳娜严厉地注视他。

卡巴诺娃　好啦，现在你们小俩口有什么要说的就说去吧。咱们走，瓦尔瓦拉！

〔两人下。

第四场

〔卡巴诺夫和卡捷琳娜（她木然不动地站着）。

卡巴诺夫　卡佳！

〔静场。

卡佳，你不生我的气吗？

卡捷琳娜　（沉默片刻后，摇摇头）不！

卡巴诺夫　那你为什么这样呢？唉，你就原谅我吧！

卡捷琳娜　（仍旧不动，稍微摇摇头）你呀，你呀！（以手掩面）她太欺负人啦！

卡巴诺夫　要是什么都往心里去，你会很快得痨病的。听她的话干吗！她总得说点什么嘛！那就让她去说好啦！你把它当耳旁风不就得了。好啦，再见，卡佳！

卡捷琳娜　（搂住丈夫的脖子）季洪，你别走！看在上帝份上，别走吧！亲爱的，我求求你！

卡巴诺夫　不行，卡佳。妈让我去，我怎么能不去呢！

卡捷琳娜　那么，带我一起走，带我一起走吧！

卡巴诺夫　（挣脱她的拥抱）这不行！

卡捷琳娜　为什么不行呢，季沙？

卡巴诺夫　跟你一块出门够多快活呀！你们在这儿已经把我弄得焦头烂额了！我真没料到还能飞出这牢笼，可你还想死缠着我。

卡捷琳娜　难道你不爱我了吗？

卡巴诺夫　也不是不爱；过着这种不自由的生活，哪怕你老婆再漂亮也会逃走的！你想想看，不管怎么着，我到底是个男子汉呀，你不是没看见，一辈子过着这种生活，能不撇下自己的老婆逃走吗！再说，我现在知道，有两星期，我头上再没有人来打雷下雨，脚上也不戴镣铐，我哪管得了什么老婆不老婆？

卡捷琳娜　你居然说出这样的话，叫我怎么能够爱你呢？

卡巴诺夫　说话就是说话嘛！我还能说什么别的呢！谁知道你究竟怕什么！而且留下来的又不是你一个人，还有妈陪着你哩。

卡捷琳娜　你不要跟我提起她，你就别伤我的心了！唉，我好命苦呀，好命苦呀！（哭）我这个可怜的女人往哪儿去呢？我能指谁靠谁呢？我的天哪，我要毁啦！

卡巴诺夫　你别这样！

卡捷琳娜　（走到丈夫身边，偎依着他）季沙，亲爱的，假如你不走，或者你带我走，我会多么爱你多么疼你啊，我的宝贝儿！（爱抚他）

卡巴诺夫　卡佳，我真弄不清你是怎么回事！一会儿你不理我，连句话也不肯跟我说，更不用说跟我亲热了，一会儿你又难舍难分地死缠着我。

卡捷琳娜　季沙，你把我留下来托付给谁呢！你不在家会大祸临头的！一定会大祸临头的！

卡巴诺夫　唉，不行，没有办法。

卡捷琳娜　那好吧！你让我发一个可怕的誓……

卡巴诺夫　发什么誓？

卡捷琳娜　发这样的誓：你不在家，我决不以任何借口跟任何陌生人说话，我决不跟任何陌生人见面；除了你以外，我决不去想任何人。

卡巴诺夫　这又何苦呢？

卡捷琳娜　你就宽慰一下我的心吧，为了我，你就行行好吧！

卡巴诺夫　你怎么能给自己打保票呢，一个人的头脑总会想各种各样的事情的。

卡捷琳娜　（双膝跪下）让我再也见不到爹妈！让我不得好死，如果我……

卡巴诺夫　（扶起她）你说什么呀！你说什么呀！多造孽！我可不想听这些！

〔卡巴诺娃的声音："该走啦，季洪！"

〔卡巴诺娃、瓦尔瓦拉和格拉莎上。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卡巴诺娃、瓦尔瓦拉和格拉莎。

卡巴诺娃　我说，季洪，该走啦！上帝保佑你一路平安！（坐下）大伙都坐下吧！①

〔大家坐下。静场。

---

① 俄俗：有人出远门，临行前，大家必须坐下，静默数分钟，以示送别。

好，再见吧！（起立，大家也起立）

卡巴诺夫 （走到母亲跟前） 再见，妈！

卡巴诺娃 （以手指地） 跪下，跪下！

〔卡巴诺夫跪下磕头，然后与母亲吻别。

跟你媳妇告别！

卡巴诺夫 再见，卡佳！

〔卡捷琳娜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

卡巴诺娃 你搂搂抱抱的干什么，真没羞没臊！又不是跟姘头告别！他是你丈夫——一家之主！难道这点规矩都不懂吗？跪下磕头！

〔卡捷琳娜跪下磕头。

卡巴诺夫 再见，妹妹！（与瓦尔瓦拉吻别）

再见，格拉莎！（与格拉莎吻别）再见，妈！（跪下磕头）

卡巴诺娃 再见！依依送别，徒洒泪千行。

〔卡巴诺夫下，卡捷琳娜、瓦尔瓦拉和格拉莎随下。

第六场

卡巴诺娃 （独自一人）年轻人就是不懂规矩！瞧着他们都觉得可笑！要不是自己的孩子，我不笑掉大牙才怪。什么也不知道，一点儿规矩都不懂。连个象模象样的告别都不会。幸亏家里还有长辈管着，他们在世的时候，这个家还有人支撑着。可是这帮糊涂蛋还想由着自己去胡作非为，真要这样，岂不乱了套，让人戳着脊梁骨笑话。当然喽，也有人会心疼他们，不过，多半是会笑话的。不笑话才怪哩，把客人请来了，连让座都不会，再说呀，你瞧，他们准会把什么亲戚忘记

了。笑话，真可笑！自古以来的老规矩就这么给废啦。我真不想到别的人家去。就是去了，也会啐口唾沫，赶快离开。要是老人们死绝了，怎么办？这世道又该怎么样呢？那我就不知道啦。嗯，好在到时候我什么也瞧不见了。

〔卡捷琳娜和瓦尔瓦拉上。

第七场

〔卡巴诺娃、卡捷琳娜和瓦尔瓦拉。

卡巴诺娃　你老是自吹自擂，说你非常爱丈夫；我现在算是看见你有多么爱他了。人家的好媳妇送丈夫出门，躺在台阶上一哭就是个把钟头；可你呀，跟没事人似的。

卡捷琳娜　没有必要！我也不会。何必招人家笑话呢！

卡巴诺娃　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如果真心爱他，早就学会啦。你要是不会正儿八经地哭，哪怕做个样子呢；让人家瞧着好歹也体面些；其实，我看呀，光嘴上说得好听。好啦，我去祷告上帝了，别来打搅我。

瓦尔瓦拉　我要出门。

卡巴诺娃　（亲昵地）我不管！去吧！玩去吧，现在还不到管你的时候。将来会让你坐个够的！

〔卡巴诺娃和瓦尔瓦拉下。

第 八 场

卡捷琳娜 （独自一人，沉思地）现在我们家又清静了。唉，多闷啊！哪怕有谁家的孩子在这儿也好！多不幸啊！我连孩子都没有：不然的话，我就可以跟他们在一起，逗他们玩儿。我最喜欢跟孩子们说话了——要知道，这都是些小天使啊。（静场）要是我小时候死了就好啦。那么我就可以从天上遥望人间，兴高采烈地欣赏一切。要不然，我就飞得无影无踪，爱上哪儿就上哪儿。我要飞到旷野，象蝴蝶似的乘风飞翔，从这棵矢车菊飞到那棵矢车菊。（沉思）我要做这么一件事儿：我要做件事儿来还愿；我要到商场去，买些粗布，缝几件衣服，然后送给穷人。他们会替我祷告上帝的。我要跟瓦尔瓦拉坐下来一起缝衣服，这样，时间就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季沙也就回来了。

〔瓦尔瓦拉上。

第 九 场

〔卡捷琳娜和瓦尔瓦拉。

瓦尔瓦拉 （在镜子前戴头巾）我现在出去玩儿；过一会儿，格拉莎到花园去给咱们铺床，妈答应了。花园里，马林树后面，有一扇小门，妈上了锁，把钥匙藏了起来。我把钥匙偷来了，并且给她放上了另外一把，让她看不出来。给你，也许会有用的。（给钥匙）如果我看见他，就告诉他，让他上

小门那边去。

卡捷琳娜　（惊恐地推开钥匙）干什么！干什么！不要，不要！

瓦尔瓦拉　你不要，我可有用；拿着吧，它不会咬你的。

卡捷琳娜　你在打什么主意，淘气鬼！这行吗！你好好想过没有？你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呀！

瓦尔瓦拉　行了，我不喜欢多罗嗦；我也没这么多工夫。我该出去玩了。（下）

第　十　场

卡捷琳娜　（独自一人，手里拿着钥匙）她这是干什么呀？她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唉，疯子，真是疯子！这会毁了我的！会毁了我的！扔掉它，扔得远远的，扔到河里去，让我们永远找不到。它象一块火炭似的烧我的手。（沉思片刻）我们姐妹就是这么给毁了的。过这种不自由的日子谁能感到快活呢！自然会胡思乱想。碰到这样的机会，别的女人高兴还来不及哩，会冒冒失失地抓住不放。不好好想一想，不慎重考虑怎么行呢！弄不好就会大祸临头！那时候，你就哭一辈子吧，痛苦吧；不自由的日子会使你感到更痛苦，（静场）不自由可痛苦啦，唉，多痛苦啊！过不自由的日子谁能不哭呢！尤其是我们女人。就说我现在吧！我活着，受苦受累，看不到一线光明！也许永远也看不到了！而且越往后越糟糕。可现在这桩罪孽又要落到我头上了。（沉思）要不是婆婆！……她太让我伤心啦……因为她，我讨厌透了这个家；甚至瞧着这四堵墙都讨厌。（若有所思地望着钥匙）扔掉它

吗？当然要扔掉。它是怎么跑到我手里来的呢？它是来诱惑我，毁灭我的。（倾听）哎呀，有人来了。我的魂都吓掉啦。（把钥匙藏进口袋）不！……没有人！我为什么这样害怕呢！把钥匙都藏了起来……嗯，也许，它就该放在口袋里！看来，这是命运的安排！如果我瞧他一眼，哪怕远远地瞧一眼，这有什么罪过呢！即使跟他说句话，也没什么大不了呀！可是我怎么对丈夫起誓的！……不过他自己倒不想这样。也许，我一辈子也碰不到这样的机会了。那时候你就哭吧，埋怨自己吧：有机会不会利用。我这是说什么呀，为什么要欺骗自己呢？我宁可死也要见他一面。我装模作样地欺骗谁呢！……扔掉钥匙！不，天塌了也不！它现在是我的了……豁出去啦，我一定要见到鲍里斯！唉，黑夜快点来吧！……

第　三　幕

第　一　景

〔街道。卡巴诺夫家的大门，门前放着一把长椅。卡巴诺娃和费克卢莎坐在长椅上。

第　一　场

费克卢莎　世界末日到啦，马尔法·伊格纳季耶夫娜太太，从各种预兆看，世界末日到啦。你们城里还是王道乐土，安居乐业，可是在别的城里，简直跟所多玛① 一样，太太。吵吵嚷嚷，忙忙乱乱，人来车往！人们东奔西跑，有的上这儿，有的上那儿。

卡巴诺娃　我们倒是没事儿可忙活的，亲爱的，我们的日子倒过得挺悠闲。

费克卢莎　不，太太，你们城里能安居乐业，就因为有许多人，就拿您说吧，品德高尚，为家门增光添彩；因此你们办任何事都有条不紊、平稳妥当。要知道，太太，这种忙乱又有什么用呢？不过是瞎忙活罢了！就拿莫斯科说吧，人们跑来跑

① 见《圣经·旧约·创世纪》，该城因其居民荒淫无耻，作恶多端，被神毁灭。

去，不知道忙些什么。这就叫瞎忙活。马尔法·伊格纳季耶夫娜太太，瞎忙活的人才跑东跑西呢。他们还自以为在办正事儿；这些可怜的人，成天价忙忙乱乱。他们对人视而不见，可又老觉着有人在招呼他，走到那边一看，却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不过是一种幻觉罢了。于是就垂头丧气。还有些人呢，他们自以为在追赶一个熟人。可是头脑清醒的人，从旁边一下子就看出来了，前面什么人也没有；可是那人因为瞎忙活，还老以为他在追赶什么人似的。没事瞎忙这玩意儿就象迷雾似的。就拿你们这儿说吧，在这么美好的黄昏，就很少有人跑到大门外来坐一会儿；可是在莫斯科呀，这会儿又是游艺场，又是歌舞会，大街上一片隆隆声，到处人声嘈杂。还有呐，马尔法·伊格纳季耶夫娜太太，他们居然驾着一条火龙跑起来：要知道，这全是图快。

卡巴诺娃　我听说啦，亲爱的。

费克卢莎　我可是亲眼看见的，太太；当然，有人因为瞎忙活什么也看不见，他们就以为这是火车，他们也管它叫火车，可是我却看见它用爪子这么扑腾（张开手指）。嘿，那叫声呀，凡是规规矩矩的人都听得见。

卡巴诺娃　管它叫什么都成，哪怕叫火车也行；老百姓是愚蠢的，什么都相信。可是你哪怕给我金山银山，我也不去坐它。

费克卢莎　真是两个极端，太太！上帝保佑您千万不要遇到这样的灾难！还有呢，马尔法·伊格纳季耶夫娜太太，我在莫斯科看见一个幽灵。有一天大清早，天刚蒙蒙亮，我出门就看见，一座很高很高的楼上，有一个人站在屋顶，脸黢黑黢

黑的①。不说你也明白这是什么人。他摆弄着两只手，好象在撒什么东西，可是又什么也没撒下来。我马上就明白了，他是在撒莠草②，白天，人们在瞎忙活的时候，就悄悄地把它捡起来。因此，他们才这么东奔西跑，他们家的女人才都那么瘦，身体怎么也胖不起来。他们仿佛丢了什么，或者在寻找什么，满面愁容，怪可怜的。

卡巴诺娃　这一切都是可能的，亲爱的！这年头真是无奇不有！

费克卢莎　这年头多灾多难，马尔法·伊格纳季耶夫娜太太，真是多灾多难呀。连时间也开始缩短啦。

卡巴诺娃　怎么缩短了，亲爱的？

费克卢莎　当然喽，咱们看不出来，咱们成天瞎忙活，怎么看得出来呢！可是聪明人看得出来，如今时间缩短啦。过去，夏天和冬天老长老长的，简直等不到尽头；可如今你还没看见，就飞过去啦。一天天，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好象跟过去一样；可是由于咱们罪孽深重，时间可变得越来越短啦。那些聪明人就这么说来着。

卡巴诺娃　亲爱的，以后还要更糟糕呢。

费克卢莎　但愿咱们不要活到那年月。

卡巴诺娃　也许能活到的。

〔季科伊上。

---

① 指扫烟囱的工人。费克卢莎把他当成了魔鬼。

② 据传说，魔鬼把莠草（即各种诱惑和罪恶）撒向人间。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和季科伊。

卡巴诺娃 我说大兄弟，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出来溜达？

季科伊 谁能禁止我？

卡巴诺娃 谁来禁止你呀！谁吃饱了撑的！

季科伊 那就别罗嗦。难道我还得听谁摆布吗？你在这儿干什么！有什么鬼事！……

卡巴诺娃 得了吧，你别扯着大嗓门嚷嚷了！你找个比我低贱的女人嚷去！对于你，我是金枝玉叶！你就走你的路得了。费克卢莎，咱们回家去。（站起来）

季科伊 你等等，老嫂子，你等等！别生气。回家还来得及：你家又不远。这不是！

卡巴诺娃 你要是有事儿，就别瞎嚷嚷，有话就正经八百地说。

季科伊 什么事儿也没有，我喝醉啦，就这么回事！

卡巴诺娃 难道你现在为这事儿还要让我夸你吗？

季科伊 不用夸也不用骂。总之一句话，我喝醉啦；事情不结了。要是不睡一觉醒醒酒，这毛病就改不了。

卡巴诺娃 那你就走吧，睡觉去！

季科伊 我上哪儿？

卡巴诺娃 回家去。还能上哪儿？

季科伊 要是我不想回家呢？

卡巴诺娃 请问，这又是为什么？

季科伊　因为我家里在干仗。

卡巴诺娃　谁会在你家里干仗？那儿不就你一个人爱动手动脚吗？

季科伊　我爱动手动脚又怎么样？嗯，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卡巴诺娃　有什么大不了？当然没有什么大不了。不过你一辈子就爱跟老娘儿们干仗，也不见得有多大光彩。就这么回事。

季科伊　嗯，这就是说，她们必须听我的。难道我还能听她们的吗！

卡巴诺娃　我对你真感到纳闷：你家里那么多人，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能够让你满意吗？

季科伊　你就算了吧！

卡巴诺娃　那么，你找我究竟有什么事？

季科伊　是这么回事：你给我说说，让我消消气。全城就你一个人跟我谈得拢。

卡巴诺娃　费克卢莎，你去吩咐准备点吃的。

〔费克卢莎下。

到屋里坐吧！

季科伊　不，我不进屋，一进屋，我更受不了。

卡巴诺娃　什么事让你这么生气呢？

季科伊　一大早我就有气。

卡巴诺娃　想必人家来要钱了吧。

季科伊　这帮混蛋简直跟商量好了似的；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缠了我一整天。

卡巴诺娃　既然人家缠住你不放，一定事出有因喽。

季科伊　这事我明白；我就是这脾气，你叫我怎么办呢！我也知

道应该给人家，可是心里就是没好气。就算你是我的朋友，我也应该给你，可是你来问我要——我非把你臭骂一顿不可。我可以给钱，可以给嘛，但是非臭骂一顿不可。因为只要有人向我提到钱，我心里就跟开了锅似的；浑身火烧火燎的，就是这么回事；哼，赶上这当口，我就要平白无故地骂人。

卡巴诺娃　你没长辈管束，所以你才无法无天。

季科伊　不，老嫂子，你就别说啦！你听我讲嘛！我老是碰到这样的事。有一回，正当大斋节，我在守斋，就在这时候，鬼使神差，来了个庄稼汉，来要运木柴的钱。他这时候来不是存心捣乱吗！于是我也违反了教规：破口大骂，骂得他狗血喷头，差点动手揍他。你瞧，我就是这脾气！后来，我向他赔罪，磕头，真是这样。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我真的向一个农民下跪磕头来着。你瞧，这脾气把我弄到了什么地步：而且就在当院的烂泥地里，我给他下跪磕头，而且当着大家的面给他磕头。

卡巴诺娃　那你干吗存心让自己发这么大火呢？我说，大兄弟，这可不好。

季科伊　怎么是存心呢？

卡巴诺娃　我见得多啦，我知道。你要是看到有人想来找你要钱什么的，你就存心对你家里的什么人破口大骂，大动肝火；因为你知道，你发起火来，也就没人敢接近你了。就这么回事，大兄弟！

季科伊　哼，那又怎么样？谁对自己的钱财不心疼呀！

〔格拉莎上。

格拉莎　马尔法·伊格纳季耶夫娜，吃的东西准备好了，请进

去吧！

卡巴诺娃　怎么样，大兄弟，进去吧！随便吃点什么！

季科伊　好吧。

卡巴诺娃　请！（让季科伊走在前面，自己跟在他后面下）

〔格拉莎抱着胳膊，站在门口。

格拉莎　好象是鲍里斯·格里戈里伊奇来了。该不是来找他叔叔吧？也许是随便走走？大概是随便走走的。

〔鲍里斯上。

第　三　场

〔格拉莎、鲍里斯，随后库利金上。

鲍里斯　我叔叔不在你们家吗？

格拉莎　在我们家。你找他吗？

鲍里斯　家里让我出来打听打听他上哪儿去了。既然在你们家，那就让他待着吧：谁找他呀。他出门，家里高兴还来不及哩。

格拉莎　让我们太太嫁给他就好啦，她能很快把他治服的。可是我傻呵呵地跟你站在这儿干吗！再见！（下）

鲍里斯　哦，上帝啊！哪怕能瞧她一眼呢？她家是进不去的，这儿主人不请是没人敢进门的。这是什么日子呀！我们俩住在一个城市里，几乎近在咫尺，可是一星期才能见一面，而且还是在教堂里或者马路上，除此以外就没有见面的机会了！在这儿，姑娘一出嫁，就象被埋葬了似的。（静场）要是我压根儿见不着她，倒还好受些！可是我又时不时地见到

她：而且还当着大伙的面；上百只眼睛瞧着你。真叫人心里不好受。我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一出来散步，总是跑到这个大门口。我上这儿干什么呢？从来见不着她，再说，没准惹出什么闲话，岂不害了她吗。唉，我居然来到这样一个城市！（信步走去，库利金向他迎面走来）

库利金　怎么，先生？出来散步吗？

鲍里斯　是啊，随便走走，今天天气真好。

库利金　现在出来散步真是太好了，先生。清静，空气新鲜，从伏尔加河对岸的草地上吹来阵阵花香，碧空如洗……

满天星斗，太空邈邈，
繁星无数，银汉迢迢。①

先生，咱们到林荫道上走走吧，那儿一个人也没有。

鲍里斯　走吧！

库利金　先生，您看，我们这座小城就是这样！建成了林荫道，却没人出来散步。只是逢年过节才有人出来遛达一会儿，其实也不过是做做样子，其实到那儿去是为了炫耀自己的穿戴。你碰到的只有喝得烂醉的在衙门当差的人，从小酒店里跌跌撞撞地走回家去。先生，穷人是没有工夫出来散步的，他们白天黑夜都要干活。一天总共才睡三小时。可是财主们干什么呢？嗯，他们为什么不出来散步，不出来呼吸点新鲜空气呢？他们才不干哩。先生，他们早就关上大门，把狗放出来，您以为他们在干正事或者在祷告上帝吗？不，先生！他们关起门来并不是为了防盗，而是不

---

① 见罗蒙诺索夫的颂诗《夜思上天之伟大》。

让人们看见他们在责骂自己的奴仆，虐待自己的家属。在这些大门后面，流着多少看不到、听不见的眼泪啊！可是我跟您说这些干什么呢，先生！您自己就有体会。先生，在这些大门紧闭的高楼深院里，是一片荒淫无耻，花天酒地！但是这一切都盖得严严实实，谁也瞧不见，谁也不知道，只有上帝看得见！他们说，你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中，在大街上看见我；至于我的家庭，你无权过问；在这方面，我有铁将军把门，有恶狗挡道。他们还说什么，家庭是一个秘密，外人不得预闻。这些秘密我们可知道得一清二楚！先生，从这些秘密中感到快活的只有他一个人，而其余的人则啼饥号寒，痛不欲生！这又是怎样的秘密呢？谁不知道这秘密呢！抢夺孤儿、亲属和子侄们的财产，殴打奴仆，还不让他们把他的胡作非为声张出去。这就是他的全部秘密。得啦，不用管他们啦。先生，您知道常到咱们这儿散步的是些什么人吗？都是些小伙子和姑娘。他们忙里偷闲，少睡个把钟头，双双对对地出来玩。您瞧，那儿又来了一对！

〔出现库德里亚什和瓦尔瓦拉。他们亲吻。

鲍里斯　他们在亲吻。

库利金　这事儿咱们管不着。

〔库德里亚什下，瓦尔瓦拉走到自己家门口，向鲍里斯招手。他走过去。

第　四　场

〔鲍里斯、库利金和瓦尔瓦拉。

库利金　先生，我上林荫道去。何必打扰你们呢？我在那儿等您。

鲍里斯　好，我马上来。

〔库利金下。

瓦尔瓦拉　（用手帕掩面）你知道卡巴诺夫家花园后面的那个谷地吗？

鲍里斯　知道。

瓦尔瓦拉　过一会儿，稍微晚一点，你到那儿去一下。

鲍里斯　干什么？

瓦尔瓦拉　瞧你这傻样儿！叫你来你就来，到那儿你就知道干什么了。得啦，快去吧，人家在那儿等你哩。

〔鲍里斯下。

他都不认得我了！现在就让他猜去吧。回头我就知道，卡捷琳娜一定忍不住，会跑出去的。（走进大门）

第　二　景

〔夜。一片灌木丛生的谷地，上面是卡巴诺夫家的花园围墙和花园门，一条小道从上面蜿蜒而下。

第　一　场

库德里亚什　（携吉他上）没一个人。她在那儿干什么呢！好吧，我先坐会儿等等她。（坐在石头上）唱支歌解解闷。（唱）

有个顿河哥萨克，牵着马儿去饮水，

英俊的小伙子，站在大门旁，
站在大门旁，心中暗思量，
暗思量，怎样杀死他妻房。
妻子苦苦哀求她男人，
跪在他矫健的大腿旁：
你呀，孩子他爹，亲爱的郎！
你别打我，别在晚上打死我！
过了半夜再杀死我吧！
让我的小宝宝先入睡！
让小宝宝和街坊先进入梦乡。

〔鲍里斯上。

第　二　场

〔库德里亚什和鲍里斯。

库德里亚什　（停止唱）真有你的！还说你循规蹈矩哩，居然也出来寻欢作乐了。

鲍里斯　是你呀，库德里亚什？

库德里亚什　是我，鲍里斯·格里戈里伊奇！

鲍里斯　你在这儿干什么？

库德里亚什　我吗？鲍里斯·格里戈里伊奇，我既然待在这儿，可见我有待在这儿的必要。没事儿我就不来了。您上哪儿去？

鲍里斯　（察看地形）是这么回事儿，库德里亚什：我必须留在这

儿，我想，你反正一样，你也可以到别处去嘛。

库德里亚什　不，鲍里斯·格里戈里伊奇，我看，您到这儿来还是头一回，可是这儿却是我坐惯的地方，连这条小道也是我踩出来的。我爱您，先生，也很乐意为您效劳；但是在这条小道上，夜里您可别碰到我，不然的话，上帝保佑，可别闹出什么造孽的事来。良言相劝金不换。

鲍里斯　你怎么啦，万尼亚？

库德里亚什　什么万尼亚不万尼亚的！我知道我叫万尼亚。您该上哪儿上哪儿，不就结了。有本事自己去找，爱怎么跟她玩由你，你的事谁也管不着。可是别人的姑娘你别碰。我们这儿没这规矩，不然的话，小伙子们非打断你的腿不可。为了自己的相好……我可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来！我要掐断你的脖子！

鲍里斯　你用不着发火；我连想都没想过要抢你的什么人。要不是有人叫我来，我才不到这儿来呢。

库德里亚什　谁叫你来的？

鲍里斯　天黑，我没有看清。一个姑娘在街上叫住我，让我一定到这儿来，在卡巴诺夫家的花园后面，有条小道的地方。

库德里亚什　这姑娘是谁？

鲍里斯　听我说，库德里亚什。能跟你说心里话吗？你不会随便说出去吧？

库德里亚什　您说吧，不用害怕！我这儿滴水不漏。

鲍里斯　我在这儿什么也不懂，既不懂你们的规矩，也不懂你们的习惯。可是有这么件事……

库德里亚什　您爱上谁了吧，是不是？

鲍里斯　是的，库德里亚什。

库德里亚什　嗯，怎么说呢，这也没什么。对于这事儿我们这儿很随便。姑娘爱怎么玩都由她，爹妈根本不管。不过结过婚的娘儿们就不许出来啦。

鲍里斯　我的不幸就在这儿。

库德里亚什　您难道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

鲍里斯　一个有夫之妇，库德里亚什。

库德里亚什　唉，鲍里斯·格里戈里伊奇，快死了这条心吧！

鲍里斯　快死了这条心——说起来倒容易！这也许对于你无所谓，扔下一个再找一个。我可做不到这点！假如我爱上了……

库德里亚什　那就是说，您想把她彻底毁了，鲍里斯·格里戈里伊奇！

鲍里斯　上帝保佑！上帝保佑我千万别这样！不，库德里亚什，这怎么会呢！我怎么想把她毁了呢！我只想在什么地方见见她就成，除此以外，我什么也不需要。

库德里亚什　先生，你怎么能给自己打保票呢！这儿的人太坏啦！您自己也知道。他们会吃了她，把她活活地折磨死。

鲍里斯　唉，快别说这个了，库德里亚什！劳驾，你别吓唬我了！

库德里亚什　那么，她爱您吗？

鲍里斯　不知道。

库德里亚什　你们见过面吗？

鲍里斯　我只有一次跟叔叔到过他们家。除此以外，就是在教堂里见过她，在林荫道上碰到过她。唉，库德里亚什，你要能看到她怎么祈祷就好啦！她脸上那天使般的微笑多么虔诚啊，脸上象在发光。

库德里亚什　这难道是卡巴诺夫家的少奶奶吗？

鲍里斯　就是她，库德里亚什。

库德里亚什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好，恭喜您了！

鲍里斯　恭喜什么？

库德里亚什　可不是吗！既然有人让您到这儿来，那就是说，您的事有门儿了。

鲍里斯　难道是她让我来的吗？

库德里亚什　不然是谁呢？

鲍里斯　不，你开玩笑。这是不可能的。（抱头）

库德里亚什　您怎么啦？

鲍里斯　我高兴得要发疯了。

库德里亚什　可不是吗！是该发疯！不过您要留神，别给自己添麻烦，也别害苦了她！尽管她丈夫是个笨蛋，可是她婆婆不是好惹的。

〔瓦尔瓦拉由花园门上。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和瓦尔瓦拉，随后卡捷琳娜上。

瓦尔瓦拉　（在花园门旁唱）

我的万尼亚，我的万纽什卡

在河对岸，在激流对面徜徉……

库德里亚什　（接唱）

在办货忙。

（吹口哨）

瓦尔瓦拉　（由小径走下，用手帕掩面，走近鲍里斯）小伙子，你

等一会儿。一定会等到什么的。(对库德里亚什)咱们到伏尔加河边去。

库德里亚什　你怎么磨蹭这么久？还得等你们！你知道我不喜欢等人！

〔瓦尔瓦拉用一只胳膊搂着他，下。

鲍里斯　我好象在做梦！这夜晚、歌声、幽会！人们互相搂抱着走来走去。这对于我是这么新鲜，这么美好，这么快活！现在我也在等候什么了！到底等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也想象不出来；不过我的心在跳，每根血管都在颤栗。我现在甚至想不出该跟她说些什么，我喘不过气来了，我的两腿发软！我这颗心该有多傻啊，竟突然沸腾起来，怎么也不能平静。瞧，有人来了。

〔卡捷琳娜慢慢地由小径下来，她裹着白色大头巾，两眼低垂，望着地面。静场。

这是您，卡捷琳娜·彼特罗夫娜？

〔静场。

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谢谢您。

〔静场。

卡捷琳娜·彼特罗夫娜，您知道，我多么爱您啊！(想拉她的手)

卡捷琳娜　(惊恐地，但是没有抬起眼睛)别碰我，别碰我！唉，唉！

鲍里斯　您别生气。

卡捷琳娜　离开我！你这个可恶的人，滚开！你知道吗：这罪孽是十恶不赦的，永远也没法求得宽恕！要知道，它会象一块石头似的压在我心上，象一块石头似的。

鲍里斯　别撵我走吧！

卡捷琳娜　你来干什么？我的冤家，你来干什么？要知道我嫁人了，要知道我必须跟丈夫生活在一起，一直到死……

鲍里斯　是您自己让我来的呀……

卡捷琳娜　你要明白我的话，我的恶魔：要一直到死！

鲍里斯　我还是不见您的好！

卡捷琳娜　（激动地）我正在给自己准备一个什么下场啊。哪儿是我的葬身之地，你知道吗？

鲍里斯　请安静一下！（拉她的手）您坐吧！

卡捷琳娜　你干吗要毁掉我？

鲍里斯　我怎么会毁掉您呢！我爱您胜过爱世上的一切，胜过爱我自己！

卡捷琳娜　不，不！你把我毁啦！

鲍里斯　难道我是什么坏蛋吗？

卡捷琳娜　（摇头）你把我毁啦，毁啦，毁啦！

鲍里斯　上帝保佑我千万别做出这种事来！我宁可自己死！

卡捷琳娜　我既然离开家，夜里跑到你的身边，你怎么不会是把我毁了呢。

鲍里斯　这是您愿意的呀。

卡捷琳娜　我作不了主。假如我作得了自己的主，我就不会到你身边来了。（抬起眼睛，望着鲍里斯）

〔短暂的静场。

现在你的意旨支配着我，你难道看不出来吗！（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

鲍里斯　（拥抱卡捷琳娜）我的生命！

卡捷琳娜　你知道吗？我现在突然想死！

鲍里斯　咱们在一起这么幸福，干吗要死呢？

卡捷琳娜　不，我没法活下去！我知道我没法活下去。

鲍里斯　请你别说这样的话了，别伤我的心……

卡捷琳娜　是啊，你很快活，你是个自由的哥萨克，可我！……

鲍里斯　谁也不会知道咱们相爱的。难道我不心疼你吗！

卡捷琳娜　唉！为什么要心疼我？谁也没有错，是我自己愿意这样做的。别心疼我，毁了我吧！我在干什么，就让大家知道，让大家看到好啦！（拥抱鲍里斯）既然我为了你不怕造孽，我还怕人家评头论足吗？据说，为了某种罪孽在人世间受尽痛苦，有时反而觉得好受些。

鲍里斯　既然咱们现在很幸福，想这些干吗呢！

卡捷琳娜　那也是！等有空的时候，我还来得及思前想后，哭个够的。

鲍里斯　刚才我可吓坏了，我以为你要撵我走哩。

卡捷琳娜　（微笑）撵你走！哪能呀！我下不了这个狠心！你要是不来，恐怕我自己都会去找你哩。

鲍里斯　我不知道你也爱我。

卡捷琳娜　我早就爱你。你到我们这儿来好象存心跟我作对似的。一看见你，我就变得六神无主。从跟你头一回见面起，似乎只要你向我招招手，我就会跟你走；哪怕到天涯海角，我也会跟着你，决不回头。

鲍里斯　你丈夫要出门很久吗？

卡捷琳娜　两个星期。

鲍里斯　哦，咱们可以好好玩一玩！时间还长着哩。

卡捷琳娜　可以好好玩一玩。至于以后……（沉思）等他们把我关起来，那就要命了！只要还没有关起来，我一定会找机

会跟你见面的！

〔库德里亚什和瓦尔瓦拉上。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库德里亚什和瓦尔瓦拉。

瓦尔瓦拉　怎么样，谈妥了吗？

〔卡捷琳娜把脸藏在鲍里斯的怀里。

鲍里斯　谈妥了。

瓦尔瓦拉　去玩一会儿吧，我们等着。到时候万尼亚会叫你们的。

〔鲍里斯和卡捷琳娜下。库德里亚什和瓦尔瓦拉坐在石头上。

库德里亚什　你们想的这一招可绝了——从花园门出来。这对我们哥儿们可方便啦。

瓦尔瓦拉　都是我想出来的。

库德里亚什　这事只有你才想得出来。你妈没发现吗？

瓦尔瓦拉　嗐！她哪会发现！她压根儿就想不到这一点。

库德里亚什　要是赶巧了呢？

瓦尔瓦拉　她头遍觉睡得可香了：要到快天亮的时候才醒。

库德里亚什　你怎么知道！也许鬼使神差，她突然醒了呢？

瓦尔瓦拉　那也没什么！我们家通院子的小门，是从里面，从花园这边锁上的；她敲敲门，敲不开，只好走开。第二天早上我们就说，睡得太死了没听见。况且还有格拉莎看着，一有动静，她会马上打招呼的。不防备不行！那怎么成！一不留

神会闹出乱子来的。

〔库德里亚什用吉他弹出几个和音。瓦尔瓦拉斜倚在库德里亚什的肩旁。库德里亚什不予理睬，低声弹琴。

瓦尔瓦拉　（打哈欠）怎么能知道现在是几点了？

库德里亚什　十二点多了。

瓦尔瓦拉　你怎么知道？

库德里亚什　更夫打过更。

瓦尔瓦拉　（打哈欠）是时候啦。喊他们一声吧！明天咱们早点出来，就能多玩一会儿了。

库德里亚什　（吹口哨，大声唱）

大家回家，大家回家！
我可不想回家。

鲍里斯　（在台后）听见了！

瓦尔瓦拉　（站起来）好，再见吧！（打哈欠，然后冷冷地、象吻一个老相识似地吻库德里亚什）明天注意早点来！（向鲍里斯和卡捷琳娜走过去的那边望着）你们告别有个完没有？又不是永远分手，明天还要见面。（打哈欠，伸懒腰）

〔卡捷琳娜跑上，鲍里斯跟在她后面。

第五场

〔库德里亚什、瓦尔瓦拉、鲍里斯和卡捷琳娜。

卡捷琳娜　（对瓦尔瓦拉）好，咱们走吧，咱们走吧！（两人走上

小径。卡捷琳娜频频回首)再见!

鲍里斯　明天见。

卡捷琳娜　对,明天见!你梦见什么要告诉我呀。(向花园的门走去)

鲍里斯　一定。

库德里亚什　(弹吉他,唱)

玩吧,年轻的姑娘,
玩到傍晚,满天霞光!
嗨,嗨,
玩到傍晚,满天霞光。

瓦尔瓦拉　(站在花园门旁)

我这年轻的姑娘,
玩到黎明,朝霞初上,
嗨,嗨,
玩到黎明,朝霞初上!

〔下。

库德里亚什

天上升起彩霞,
我才动身回家……

第　四　幕

〔舞台前景是一座开始坍塌的古老建筑物的狭长拱形回廊，有的地方草木丛生，拱门外是河岸和一片伏尔加河景色。

第　一　场

〔男女游客数人从拱门外走过。

游客甲　掉雨点了，可别下大雷雨啊！

游客乙　瞧，雨快上来啦。

游客甲　还好，这里有躲雨的地方。

〔大家纷纷走到拱顶下。

女游客　有多少人在林荫道上散步呀！大过节的，大家都出来了。那些商人太太们打扮得可漂亮了。

游客甲　现在准到什么地方避雨了。

游客乙　瞧，现在人们都挤到这儿来了！

游客甲　（打量墙壁）你知道，老伙计，这儿过去画过画。现在有些地方还看得出来。

游客乙　对，可不是！还用说吗，是画过画。可现在你瞧，一切都荒芜了，倒塌了，长满杂草。从那年闹过大火以后就没有

修理过。这事都有四十来年了，那场大火你不记得了吧。

游客甲　老伙计，这儿画的什么呀；真叫人摸不着头脑。

游客乙　这是火焰地狱。

游客甲　对了，老伙计！

游客乙　人无论贵贱，都要到那儿去。

游客甲　对，对，现在我看懂了。

游客乙　官大官小都一样。

游客甲　黑人也要去吗？

游客乙　黑人也要去。

游客甲　那么，老伙计，这是什么呢？

游客乙　这是立陶宛的覆灭①。在打仗！你看见吗？我们的人跟立陶宛打仗。

游客甲　立陶宛是什么？

游客乙　立陶宛就是立陶宛嘛。

游客甲　听说，老伙计，它是从天上掉到咱们这儿的。

游客乙　那我就说不清了。就算从天上掉下来的吧。

女游客　还说呢！大家都知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凡是跟它打过仗的地方，都修造陵墓作为纪念。

游客甲　怎么样，老伙计！这是千真万确的。

〔季科伊上，库利金跟在他后面，不戴帽子。大家鞠躬，对他毕恭毕敬。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季科伊和库利金。

① 这是俄国民间流行的说法，指十七世纪初俄国同波兰和瑞典的战争。

季科伊　你瞧，全给淋湿了。(对库利金)你别缠着我好不好！走开！(愤怒地)蠢东西！

库利金　萨维奥尔·普罗科菲伊奇，我说大老板，这事办成了，对所有的居民都有好处。

季科伊　你给我滚开！什么好处不好处！谁需要这好处？

库利金　大老板，哪怕对您也有好处呀，萨维奥尔·普罗科菲伊奇。比如说，先生，在林荫道上找块空地把它安装起来。要花很多钱吗？花不了几个钱：用石头砌根柱子(用手势比画每件东西的大小)，一个铜盘，圆圆的，再安一根针，一根笔直的针(用手势比画)，普普通通的针。这一切我会统统给装好的，所有的数目字我也亲自刻好。现在，大老板，您什么时候出来散步，或者别人出来散步，只要跑过去一瞧，就知道几点钟了。再说，这样的地方，风景如画，一切都好，可是总觉着少了点什么。咱们这地方，大老板，来往过客也很多，去那儿欣赏咱们家乡的风光，这毕竟也是一种装饰，眼睛看着也舒服些。

季科伊　你干吗老缠着我，没完没了地尽说废话！也许，我根本不想跟你说话呢。你应当先去打听清楚，我是不是有兴致来听你这个傻瓜胡说八道。我是你的什么人——你能跟我平起平坐吗？真有你的，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儿！居然死皮赖脸地硬缠着人家闲扯淡。

库利金　假如我拿自己的事来麻烦您，自然是我不对，可这是为了大家好呀，大老板。为了全城的公益事业拿出十来个卢布又算得了什么呢！并不多要呀，先生。

季科伊　也许你想独吞呢，谁知道你。

库利金　我既然愿意白出力气，怎么会独吞呢，大老板？这儿的人都了解我，谁也不会说我的坏话。

季科伊　让他们了解你好啦，反正我不想了解你。

库利金　萨维奥尔·普罗科菲伊奇，先生，你干吗要侮辱一个光明正大的人呢？

季科伊　难道还要我向你解释吗！就是比你更显要的人物，我也不向他们解释。关于你我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别人看你是个光明正大的人，可我认为你是个强盗，就这句话。你还想听我说一遍吗？那你听着！我说你是强盗，完了！你想怎么着，想跟我打官司吗？你放明白点，你是条蛆。我乐意就饶了你，不乐意就一脚踩死你。

库利金　您怎么啦，萨维奥尔·普罗科菲伊奇！我是个小人物，先生，想侮辱我并不难，不过我要告诉您，大老板："穷人有美德，也应受尊敬！"①

季科伊　不许你对我放肆！听见没有！

库利金　我丝毫不敢放肆，先生，我跟您说这话，是因为您也许有朝一日想为咱们这个城市做点好事。您很有钱，大老板，只要您有心做好事就成。现在就拿这件事来说吧：咱们这儿经常有大雷雨，可是却没安避雷针。

季科伊　（傲慢地）全是瞎忙活！

库利金　是经过试验的，怎么是瞎忙活呢！

季科伊　你那些避雷针是什么做的？

库利金　钢的。

季科伊　嗯，还有什么？

---

① 引自俄国诗人杰尔查文的颂诗《权贵》，此处略有改动。

库利金　几根钢杆子。

季科伊　（越说越恼火）我早听说是钢杆子，你这条毒蛇；还有什么呢？你唠唠叨叨地说什么钢杆长钢杆短的！哼，还有什么？

库利金　没什么了。

季科伊　你说，打雷是怎么回事，嗯？你说呀！

库利金　有电。

季科伊　（跺脚）什么电不电的！哼，你怎么不是强盗！打雷是为了惩罚咱们，让咱们感觉到它，可你，真作孽，却想用什么杆子、橛子来阻挡。你是什么玩意儿，难道你是鞑靼人吗？你是鞑靼人吗？啊？你说呀！你是鞑靼人吗？

库利金　萨维奥尔·普罗科菲伊奇，大老板，杰尔查文说过：

我的肉体可以化为灰烬，
我的智慧却能驾驭雷电。①

季科伊　冲你说这话，就该把你送到市长那儿去，他会给你点厉害瞧！喂，诸位先生！你们来听他说些什么！

库利金　没办法，只好忍下这口气。等我有了一百万资金的时候再说。（挥手，下）

季科伊　怎么，你难道要去偷人家的钱吗？抓住他！真是个口是心非的家伙！什么人才能对付这类家伙呢？我说不好。（对大家）你们这些混帐东西，见谁都想要他作孽！今天我本来不想发火，可是他存心气我。叫他滚远点儿！（气愤地）雨停了还是怎么的？

游客甲　好象停了。

---

① 语出杰尔查文的颂诗《上帝》。

季科伊　好象！你这混蛋跑出去看看嘛。什么好象不好象！

游客甲　（走出拱门）停了！

〔季科伊下，大家随下。舞台上空无一人。少顷，瓦尔瓦拉急上，走进拱门，躲起来，向外张望。

第　三　场

〔瓦尔瓦拉，随后鲍里斯上。

瓦尔瓦拉　好象是他！

〔鲍里斯在舞台深处走过。

嘘—嘘！

〔鲍里斯左右张望。

到这儿来。

〔招手，鲍里斯走进去。

咱们拿卡捷琳娜怎么办？真要命！

鲍里斯　什么事？

瓦尔瓦拉　真倒霉。她丈夫回来了，你知道这事吗？没等他回来，他偏回来了。

鲍里斯　不，我不知道。

瓦尔瓦拉　她简直象丢了魂似的。

鲍里斯　看来，他不在家，我才过了十天好日子。现在再也见不到她啦！

瓦尔瓦拉　唉，你这人也真是的！你听我说呀！她浑身哆嗦，象打摆子似的；脸色煞白，在屋里走来走去，象在寻找什么东西。两只眼睛象疯子的一样！刚才，晌午饭前她还哭过，简

直是嚎啕大哭。我的天！我拿她怎么办呢？

鲍里斯　也许过一会儿就好了。

瓦尔瓦拉　那可不见得。她都不敢抬起眼睛瞧丈夫。妈已经看出了这一点，老斜着眼睛瞅她，跟毒蛇似的瞅着她；经妈这一看，她更受不了啦。瞧她那样子，我心里难受极了！我也担心。

鲍里斯　你担心什么？

瓦尔瓦拉　你不知道她！她这人可怪了。她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她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叫人……

鲍里斯　哎呀，我的上帝！那怎么办呢？你跟她好好谈谈嘛。难道没法劝劝她吗？

瓦尔瓦拉　劝过啦。什么话也不听。还是别理她的好。

鲍里斯　那么，你认为她会干出什么事来？

瓦尔瓦拉　比如说：扑通一声向丈夫跪下，把一切都和盘托出。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鲍里斯　（惊恐地）这可能吗！

瓦尔瓦拉　她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鲍里斯　她现在在哪儿？

瓦尔瓦拉　这会儿她跟丈夫上林荫道去了，妈也跟他们一块儿。你要是愿意，过去瞧瞧也行。不，你还是别去的好，要不然，她兴许会惊慌失措的。

〔远处一声霹雳。

好象要下大雷雨？（向外张望）落雨点啦。瞧，人都跑过来了。你到那边找个地方躲躲，我就站在这儿显眼的地方，别让他们瞎猜疑。

〔各种身份的男女数人上。

第 四 场

〔各种身份的人，随后卡巴诺娃、卡巴诺夫、卡捷琳娜、库利金上。

游客甲　大概那个小娘儿们很害怕，所以才急急忙忙躲起来。

女游客　怎么躲也不行！谁要是命里注定，跑哪儿也躲不及。

卡捷琳娜　（跑上）哎呀！瓦尔瓦拉！（抓住 她的手，抓得紧紧的）

瓦尔瓦拉　得了，你怎么啦！

卡捷琳娜　不好啦！

瓦尔瓦拉　你好好想想！把心定下来！

卡捷琳娜　不！我受不了。实在受不了啦。我心里痛苦极了。

卡巴诺娃　（上）本来嘛，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也就不用这么害怕了。

卡巴诺夫　但是，妈，她能有什么特别的罪过呢？她的罪就象咱们大家的一样①，这是她天生胆儿小。

卡巴诺娃　你怎么知道？人心难测水难量。

卡巴诺夫　（开玩笑）除非我不在家的时候出了什么事，我在家的时候，好象什么事也没有。

卡巴诺娃　也许就趁你不在家的时候。

卡巴诺夫　（开玩笑）卡佳，你要是犯了什么罪，还是忏悔的好。要瞒我是瞒不过去的：不，休想！我统统知道！

---

① 指人的原罪。据《圣经·旧约·创世纪》：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偷食禁果，使上帝震怒，从此，这一罪过就成为人的原罪。

卡捷琳娜　（看着卡巴诺夫的眼睛）亲爱的！

瓦尔瓦拉　你纠缠她干什么！难道看不见，你不惹她她就够难受的了？

〔鲍里斯走出人群，向卡巴诺夫鞠躬问好。

卡捷琳娜　（失声）哎呀！

卡巴诺夫　你怕什么！你以为是不相干的人吗？这是熟人！令叔好吗？

鲍里斯　很好！

卡捷琳娜　（对瓦尔瓦拉）他还要我怎么样？……我这么痛苦，他还觉得不够吗。（伏在瓦尔瓦拉身上，嚎啕大哭）

瓦尔瓦拉　（大声说，好让母亲听见）我们都累趴下了，也不知道拿她怎么办才好，可是这会儿一些不相干的人又来凑热闹！（向鲍里斯示意，鲍里斯转身向出口走去）

库利金　（走到舞台中央，面向众人）你们怕什么，真是大惊小怪！现在，每一棵小草，每一朵鲜花都兴高采烈，可是我们却躲起来，胆战心惊，仿佛大祸临头了！雷要把人劈死了！这不是雷劈死的，这是天意！对，天意！你们觉得一切都是可怕的！出现了北极光——对这种奇观本应当欣赏和赞叹："北国升起了霞光！"① 可是你们却胆战心惊，胡思乱想，以为这是战争或瘟疫的前兆。一颗彗星飞过——不应当不看嘛！多美呀！星星我们已经看够了，老是一个样，这可是颗新星；应当一饱眼福嘛！可你们却感到害怕，望一眼天空就浑身哆嗦！你们把什么都看成吓人的东西。唉，这些人啊！瞧，我就不怕。咱们走，先生！

---

① 引自罗蒙诺索夫的颂诗《夜思上天之伟大》。

鲍里斯　走！这儿更可怕！

〔两人下。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但缺鲍里斯和库利金。

卡巴诺娃　瞧，居然长篇大论地教训人来了！真值得一听，真了不起！这年头出现了一些好为人师的人。假如上了年纪的人都这么信口开河，对年轻人还能要求什么呢！

女游客　瞧，满天乌云。象盖了顶帽子似的。

游客甲　老伙计，你瞧，乌云象线团似的打转，仿佛里面有个活东西在滚动。而且直冲咱们这儿滚过来，跟活的一样！

游客乙　你记住了，我把话说在头里：这场大雷雨来势不善。我对你说的是实话，因为我知道。不是劈死什么人，就得烧毁一座房子；你看好了，准没错，因为，你看，这颜色多怪呀！

卡捷琳娜　（倾听）他们说什么？他们说准会劈死什么人。

卡巴诺夫　不不嘛，脑子里想什么就随便瞎说。

卡巴诺娃　对于比你年岁大的人，不要评头论足！他们比你知道得多！老年人对一切都有预感。老年人是不会随便瞎说的。

卡捷琳娜　（对丈夫）季沙，我知道会劈死谁。

瓦尔瓦拉　（低声对卡捷琳娜）你就别说啦！

卡巴诺夫　你怎么知道？

卡捷琳娜　一定会劈死我。到时候你们可要为我祷告呀！

〔带着两名仆人的贵妇人上。卡捷琳娜惊呼着躲藏起来。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和贵妇人。

贵妇人　你躲什么！用不着躲嘛！你大概害怕了吧，你不想死！想活！怎么不想活呢！你瞧，多漂亮的美人儿！哈哈哈！多美呀！你向上帝祈祷把你的美貌拿走吧！美貌是我们的祸根！毁了自己，诱惑了别人，到时候你就对自己的美貌感到得意吧！你把许许多多人引上罪恶之途！血气方刚的人去决斗，挥剑砍杀。多快活啊！笃信上帝的老人被你的美貌诱惑，也忘记了死亡！由谁负责呢？一切都必须由你负责。最好带着你的美貌跳进深渊里去！快呀，快！

〔卡捷琳娜躲藏。

你往哪儿躲，傻娘儿们！你是逃不过上帝的手掌的！你们大家都要在永不熄灭的烈火里燃烧！（下）

卡捷琳娜　哎呀！我要死啦！

瓦尔瓦拉　你为什么折磨自己呢，真是的！你站到一边去祷告一下：心里就松快了。

卡捷琳娜　（走到墙边，跪下，又迅速跳起来）哎呀！地狱！地狱！火焰地狱！

〔卡巴诺娃、卡巴诺夫和瓦尔瓦拉围住她。

我的心已被撕得粉碎！我再也受不了啦！妈！季洪！我在上帝和你们面前都是有罪的！我不是对你发过誓：你不在家的时候，决不看任何人一眼吗！你记得吗，记得吗！你可知道，你不在家的时候，我这个放荡的女人干了什么！在头

一天夜里我就从家里跑出去啦……

卡巴诺夫　（不知所措，含泪拉她的袖子）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别说了！你怎么啦！妈在这儿呢！

卡巴诺娃　（厉声）哼，既然开了头就说下去嘛，说呀。

卡捷琳娜　这十天夜里我都去玩儿了……（嚎啕大哭）

〔卡巴诺夫想拥抱她。

卡巴诺娃　别理她！跟谁？

瓦尔瓦拉　她胡说，她自己都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卡巴诺娃　你住嘴！原来是这么回事！你说呀，跟谁？

卡捷琳娜　跟鲍里斯·格里戈里耶维奇。

〔一声霹雳。

哎呀！（晕倒在丈夫怀里）

卡巴诺娃　怎么样，儿子！一切由着你们，闹出什么乱子来了！我早跟你说过，你不爱听嘛。现在你等到这一天了吧！

第五幕

〔景同第一幕。暮色苍茫。

第一场

〔库利金坐在长椅上，卡巴诺夫从林荫道走来。

库利金 （唱）

黑暗布满夜空，
大家闭眼安息……①

（看见卡巴诺夫）您好，先生！您上哪儿去？

卡巴诺夫 回家去。大叔，你听说我们家的事了吗？家里都乱套啦，大叔。

库利金 听说啦，听说啦，先生。

卡巴诺夫 我到莫斯科去了一趟，你知道吗？临行前，我妈对我千叮咛万嘱咐，可是我一离开家，就开怀畅饮起来。终于挣脱了牢笼，别提多高兴啦。我一路上喝酒，在莫斯科也喝个没完，那个喝呀，简直没法说！恨不得把一年的酒都喝回

① 引自罗蒙诺索夫的《译自阿那克里翁的诗》。阿那克里翁是古希腊抒情诗人。

来。我一回也没有想到过家。就算想起吧，我也想不到这儿发生的事。你听说了吗？

库利金　听说了，先生。

卡巴诺夫　大叔，我现在是一个不幸的人！我就这样无缘无故地毁了，白白地毁了！

库利金　您妈也太厉害了。

卡巴诺夫　可不是吗。都怨她。你倒给我说说，我为什么要遭到这样的不幸？我刚才去找季科伊，痛饮了几杯；我想，这样会好受些；不，更糟糕，库利金！我老婆背着我干了什么啊！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啦……

库利金　这事复杂，先生。你们的事我说不清。

卡巴诺夫　不，别忙。比这更糟糕的事还有呢。为了这事杀死她还是轻的。我妈说：为了惩罚她，应该把她活埋！可是我爱她，舍不得动她一个指头。我只稍微打了她两下，而且这也是妈硬逼着我干的。我瞧她怪可怜见的，你要明白这点，库利金。妈对她骂不绝口，可是她一声不吭，走来走去，象个幽灵似的。她只是哭，眼看一天天瘦下去。瞧着她，我简直难受极了。

库利金　先生，这事得想个办法圆满了结！您就饶了她吧，从此再别提这件事。我看，您自己也不是没有错！

卡巴诺夫　那还用说！

库利金　哪怕喝醉了酒也别责备她。先生，她会成为您的好妻子的；很可能，比任何妻子都好。

卡巴诺夫　你要明白，库利金：我倒没有什么，可是我妈……难道跟她说得通吗！……

库利金　先生，现在该是您用自己的头脑生活的时候了。

卡巴诺夫　我怎么办呢，总不能劈成两半吧！人家说，我自己没有头脑。那我就一辈子靠别人的头脑过活吧。我恨不得把我现在有的最后一点脑子都喝光，到时候干脆让妈把我当傻瓜照看着得了。

库利金　唉，先生！这事就难办了！那么，先生，眼下鲍里斯·格里戈里耶维奇怎么样呢？

卡巴诺夫　要把他这个混帐东西送到恰克图中国人那儿去。他叔叔要送他到那儿一个熟悉的商人的帐房里。让他在那儿待三年。

库利金　嗯，他怎么说呢，先生？

卡巴诺夫　他也没办法；老哭。前几天，我跟他叔叔把他臭骂了一顿，他一声不吭。简直跟疯了似的。他说：你们爱把我怎么处置都成，只是别折磨她！他还挺可怜她的。

库利金　他是个好人，先生。

卡巴诺夫　一切都收拾好了，马车也准备妥了。他痛苦极啦，真是不幸！我看得出来，他是想告别一下。嘿，这种事多啦！随他去吧。他是我的仇人，库利金！应当将他碎尸万段，让他知道……

库利金　就是仇人也应当饶恕嘛，先生！

卡巴诺夫　你跟我妈说去，瞧她会跟你说什么。我说，库利金大叔，现在我们全家四分五裂啦，不象亲人，倒好象成了冤家。妈拼命折磨瓦尔瓦拉；她受不了，而且她生来就是这么个人，——拔腿就走啦。

库利金　上哪儿去？

卡巴诺夫　谁知道她。据说，跟库德里亚什，跟万卡[①]私奔啦，

① 万尼亚的昵称。

那人也是哪儿也找不着。库利金，干脆说吧，这事儿都怨我妈；因为我妈作践她，把她给关起来。她说："您别关，关了更糟！"瞧，果然出了这事儿。请你告诉我，我现在怎么办呢！你开导开导我吧，我现在该怎么活下去呢？这个家我讨厌透了，我没脸见人，想做点事吧，又提不起精神。现在我回家去；难道回家就快活吗？

〔格拉莎上。

格拉莎　季洪·伊万内奇，少爷！

卡巴诺夫　又有什么事？

格拉莎　咱们家不好啦，少爷！

卡巴诺夫　天哪！简直一件挨着一件！说吧，家里到底怎么啦？

格拉莎　少奶奶她……

卡巴诺夫　怎么啦？死了吗？

格拉莎　不，少爷；她跑啦，哪儿也找不到。满处找，腿都跑断啦。

卡巴诺夫　库利金，我得跑去找她，大叔。你知道我担心什么吗？她可别一时想不开自寻短见呀！她那种伤心绝望的样子就没法说了！瞧着她都叫人心碎。你们是怎么看着她的嘛？她跑出去很久了吗？

格拉莎　不很久，少爷！没有看好是我们的错。不过，道理也明摆着：防不胜防嘛。

卡巴诺夫　唉，你还站着干什么，快去吧！

〔格拉莎下。

咱们也去吧，库利金！

〔两人下。

〔台上空了一会儿。少顷，卡捷琳娜从相反方向上，在舞台上慢慢走着。

第二场

卡捷琳娜 （独自一人）①没有，哪儿也没有！这可怜的人，他现在做什么呢？我只想跟他告别一下，以后……以后，死了也心甘情愿。我干吗要连累他呢？连累了他，我也不见得更好受！就让我一个人毁了吧！要不然毁了我自己，也毁了他，自己丢人现眼不算，还连累他一辈子受人唾骂！是啊，自己丢人现眼，还连累他一辈子受人唾骂。（静场）让我想想，他对我说什么来着？他怎么心疼我的？他说了些什么话？（抱头）不记得了，全忘了。漫漫长夜，使我感到难受！大家都去睡觉了，我也去睡吧；大家都没有什么，可是我似乎在走向坟墓。在黑暗中太可怕啦！有人在嚷嚷，在唱歌！好象给什么人送葬；不过声音很低，隐隐约约，离我很远，很远……我最喜欢天亮了！可是我不想起床：因为又要看到同样的人，听到同样的话，受到同样的痛苦。他们干吗这样瞧着我呢？为什么今天不弄死我呢？为什么过去要这样做呢？听说，过去是要把人弄死的。如果干脆把我扔进伏尔加河，我该多么快活啊！他们说"要是把你弄死，那么，你的罪孽就会解除，你得活下去，让你的罪孽折磨你。"可是我已经够苦的了！难道还要叫我一直痛苦下去吗！……我现在活着又为了什么呢，唉，为了什么呢？我什么也不需

① 整个独白和所有以后的几场戏，她都是用拖长的声音、重复的词句，若有所思，又好象出神地说出来的。——作者注

要，我什么也不留恋，甚至对这人世间也毫不留恋！可是死神还是不来。你叫它来，它偏不来。不管我看见什么，不管我听到什么，反正这儿（指心）是痛苦。假如能跟他生活在一起，也许还能看到某种欢乐……好吧：反正是这么回事，反正我已经把自己的灵魂毁灭了。我多么想他啊！唉，我多么想他啊！假如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你就在远处听听我的声音吧！狂风啊，你把我的相思之苦带给他吧！天哪，我多么，多么想他啊！（走到岸边，高声呼喊）我的欢乐，我的生命，我的宝贝，我爱你！你答应我呀！（哭）

〔鲍里斯上。

第 三 场

〔卡捷琳娜和鲍里斯。

鲍里斯 （没有看见卡捷琳娜）我的上帝！这不是她的声音吗！她在哪儿呢？（四顾）

卡捷琳娜 （跑到他的身边，搂住他的脖子）我总算看到你了！（伏在他胸前哭泣）

〔静场。

鲍里斯 好了，我们总算能在一起同声一哭了。

卡捷琳娜 你没有忘记我吧？

鲍里斯 怎么能忘记呢，你怎么啦！

卡捷琳娜 啊，不，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你不生气吧？

鲍里斯 我干吗要生气呢？

卡捷琳娜　原谅我！我并不想害你；可是我身不由己。我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自己都记不清了。

鲍里斯　得啦，你怎么啦！你怎么啦！

卡捷琳娜　那么，你怎么办？你现在怎么办？

鲍里斯　我要走了。

卡捷琳娜　上哪儿？

鲍里斯　到很远的地方，卡佳，到西伯利亚去。

卡捷琳娜　你带我离开这儿吧！

鲍里斯　我不能带你走，卡佳。不是我自己要去：是叔叔让我去的，而且已经备好了马车；我只跟叔叔告了一小会儿假，我想，至少也要跟咱们见面的地方告别一下。

卡捷琳娜　那你走吧，上帝保佑你！不要为我难过。可怜的人，也许只有开始的时候你会想念我，以后你会忘记我的。

鲍里斯　不要谈我了！我是一只自由自在的鸟。倒是你怎么办？婆婆对你怎么样？

卡捷琳娜　她折磨我，把我关起来。她对大家说，也对我丈夫说："别相信她，她可狡猾啦。"大家整天跟着我，当面嘲笑我。每句话都拉上你的名字骂我。

鲍里斯　那你丈夫呢？

卡捷琳娜　他一会儿跟我亲热，一会儿发火，净喝酒。我讨厌他，讨厌他，他的亲热比打我更讨厌。

鲍里斯　你太痛苦啦，卡佳！

卡捷琳娜　太痛苦，太痛苦啦，还不如死了好！

鲍里斯　谁知道，为了我们的爱情我们俩会这么痛苦！那时候还不如我逃走的好！

卡捷琳娜　我遇见你也是活该遭难。得到的欢乐不多，而不幸，

不幸却有多少啊！而且还不知道将来会有多少呢！唉，为什么去想以后的事呢！现在我见到了你，这是他们从我手里夺不走的；除此以外，我什么也不需要。我需要的就是能见你一面。你瞧，我现在轻松多了；好象肩上卸下了一座大山。我老以为你在生我的气，在诅咒我……

鲍里斯　你说什么呀，哪能呢！

卡捷琳娜　哦，不，我老是胡说一气；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想念你，对，这才是我要说的；好了，我总算见到你了……

鲍里斯　可别让他们在这儿碰到咱们！

卡捷琳娜　等一等，等一等！我想跟你说句话！瞧，忘了！应该说句什么话呢！脑子乱极了，什么也想不起来。

鲍里斯　我该走啦，卡佳！

卡捷琳娜　等一等，等一等！

鲍里斯　嗯，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卡捷琳娜　我马上告诉你。（想了想）对了！你在路上要布施每个人，一个叫花子也别落掉，叫他们为我有罪的灵魂祷告。

鲍里斯　唉，要是这帮人知道我跟你告别的时候是什么滋味就好啦！我的上帝！但愿他们有朝一日也会尝到我现在尝到的这种甜蜜的味道。再见，卡佳！（拥抱她，欲走）你们这些混蛋！恶棍！哼，要是我有力量的话！

卡捷琳娜　等一等，等一等！让我最后一次看看你。（望着他的眼睛）好，我已经够了！现在上帝保佑你，你走吧。走吧，快点走吧！

鲍里斯　（走开几步后又停下）卡佳，有点不对头！你不会有什么想法吧？路上想到你，我会非常痛苦的。

卡捷琳娜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上帝保佑你，你走吧！

〔鲍里斯想走近她的身旁。

不要，不要，够了！

鲍里斯 （大哭）那么，上帝保佑你！我只求上帝让她早死，别让她一直痛苦下去！再见！（鞠躬）

卡捷琳娜 再见！

〔鲍里斯下。卡捷琳娜目送他，若有所思地站了片刻。

第 四 场

卡捷琳娜 （独自一人）现在到哪儿去呢？回家去吗？不，回去就跟到坟墓里去一样。对，回去就跟到坟墓里去一样！……就跟到坟墓里去一样！还是在坟墓里好……一棵小树下面有座小坟……多好啊！……阳光温暖着它，雨水滋润着它……春天，坟上会长出青草，那么细软细软的……鸟儿会飞到树上，它们将唱歌，生儿育女，鲜花盛开：有黄的、红的、蓝的……什么样的都有（若有所思），什么样的都有……静悄悄的，太好啦！我好象轻松些了！至于活下去，我连想都不愿想。还活下去吗？不，不，不必了……没有意思！我憎恶这些人，我憎恶这个家，憎恶这四堵墙！我不到那儿去！不，不，我不去！倘若回到他们那儿，他们又要跟着我，说个没完没了，这对我有什么用呢？哎呀，天黑下来了！又有人在什么地方唱歌！唱什么呢？听不清……还不如现在死了的好……唱什么呢？等死神找上门来或者我自己……这都一样，反正不能再活下去了！罪恶？不会替我祈祷吗？谁爱我谁就会替我祈祷的……在棺材里……会把我的手叠成十字！对

了，就这样……我想起来了。他们抓住我就会强迫我回家……哎呀，快，快！（走到河边。大声地）我的朋友！我的欢乐！永别啦！（下）

〔卡巴诺娃、卡巴诺夫和一个手持提灯的雇工上。

第 五 场

〔卡巴诺娃、卡巴诺夫和库利金。

库利金　听说，有人在这儿看见了。

卡巴诺夫　有把握吗？

库利金　他们说就是她。

卡巴诺夫　好了，谢谢上帝，起码看见她还活着。

卡巴诺娃　你居然吓哭了！有什么好哭的！别担心：咱们跟她遭罪的日子还长着哩。

卡巴诺夫　谁料到她会到这儿来呢！这地方人很多。谁会想到躲在这儿呢。

卡巴诺娃　你瞧她干的好事！真是个臭婊子！她就想要她的少奶奶脾气！

〔人们手持提灯从四面八方聚来。

群众甲　怎么，找到了吗？

卡巴诺娃　可不是还没有找到。象钻进了地缝似的。

几个人的声音　真是怪事！真叫人纳闷！她能跑到哪儿去呢！

群众甲　但愿能找到！

群众乙　怎么能找不到！

群众丙　说不定她自己会跑出来的。

〔后台有人喊："喂，来船哪！"

库利金　（从岸上）谁在嚷嚷？有什么事？

〔有人喊："有个女人跳河啦！"

〔库利金跑下，几个人紧跟他跑下。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但缺库利金。

卡巴诺夫　天哪，准是她！（想跑过去）

〔卡巴诺娃拽住他的手。

妈，放开我，真要命！我要把她捞上来，不然的话，我自己……没有她我怎么办呢！

卡巴诺娃　我不让你走，你休想！为了她把自己毁了，她值得你这么干吗！她把咱们的脸都丢尽了，居然又闹出这种事来！

卡巴诺夫　放开我！

卡巴诺娃　你不去反正有人会去的。你去，我就诅咒你。

卡巴诺夫　（双膝跪下）哪怕让我瞧她一眼呢！

卡巴诺娃　捞出来再瞧也不晚。

卡巴诺夫　（站起来，问大家）怎么样，诸位，没有看见什么吗？

群众甲　下面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

〔后台响起喧闹声。

群众乙　好象在嚷嚷什么，可是什么也听不清。

群众甲　这是库利金的声音。

群众乙　瞧，打着提灯在河边跑哩。

群众甲　上这儿来了。瞧，还抬着她哩。

〔若干人回来。

回来的人之一　库利金真是好样的！就在靠岸的一个漩涡里；打着灯可以看见水里很深的地方；他先看见衣服，就把她捞上来了。

卡巴诺夫　活着吗？

回来的人之二　哪儿还活着！从高处跳下去的，那儿是悬崖，想必碰到铁锚上了，给碰伤啦，真可怜！可是，哥儿们，她就象活着一样！不过在太阳穴有个小伤口，而且就有一点血印儿。

〔卡巴诺夫急忙跑下；库利金与众人抬着卡捷琳娜的尸体向他迎面走来。

第七场

〔前场人物和库利金。

库利金　给你们，这就是你们的卡捷琳娜。你们爱拿她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她的尸体在这儿，把它拿去吧；可是她的灵魂现在不是你们的了：她现在正站在比你们更为仁慈的审判者①面前！（把尸体放在地上，跑下）

卡巴诺夫　（扑向卡捷琳娜）卡佳！卡佳！

卡巴诺娃　得啦！哭她都是造孽！

卡巴诺夫　妈，您把她毁啦！您，您，您……

---

① 指上帝。

卡巴诺娃　你说什么呀？难道你疯了吗！忘了在跟谁说话吗！

卡巴诺夫　您把她毁啦！您！您！

卡巴诺娃　（对儿子）好嘛，有话回家跟你说去。（向人们深鞠躬）诸位，好心的人们；谢谢大家帮忙！

〔大家鞠躬。

卡巴诺夫　你倒好了，卡佳！可是我干吗还留在这世上受苦呢！（扑倒在妻子的尸体上）

森　林

（五幕喜剧）

林　陵译

第 一 幕

人 物

赖萨·帕夫洛夫娜·古尔梅斯卡娅——寡妇,五十多岁,很富有的地主,衣著朴素,几乎象戴孝,手里经常拿着一只存钱的盒子。

阿克西尼娅·丹尼洛夫娜(阿克休莎)——她的一个远亲,二十岁左右的穷姑娘,衣著整洁,但贫寒,只比侍女稍好一些。

叶夫根尼·阿波洛内·奇米洛诺夫——四十五岁左右,头发梳得光光的,衣著很讲究,打粉红色领带。

瓦尔·基里雷奇·博达耶夫——六十岁左右,退伍骑兵,头发花白,剪得整整齐齐,留很大的挠须和鬓须,穿着钮子扣得很紧的黑礼服,军人式地戴着十字章和奖章,手拿拐杖,耳朵有些聋。

（以上二人：）古尔梅斯卡娅的阔邻居。

伊万·彼得罗夫·沃斯米布拉托夫——木材商。

彼得——他的儿子。

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布拉诺夫——没有读完中学的青年。

卡尔普——古尔梅斯卡娅的男仆。

乌莉塔——女管家。

〔古尔梅斯卡娅的庄园，离县城五俄里左右。大客厅。正面有两扇门，一扇是入口，另一扇通饭厅。观众的右面有一扇窗户和通向花园的门。左面有两扇门，一扇通内室，另一扇通过道。豪华的老式家具，藤蔓，花，靠窗放着一张小办公桌，左面放着一张圆桌和几张圈椅。

第 一 场

〔卡尔普站在通花园的一扇门的门口，阿克休莎上。

阿克休莎　是赖萨·帕夫洛夫娜叫我来的吗？

卡尔普　是的，不过现在有客人来了，他们在花园里。

阿克休莎　（从口袋里摸出一封信）嗳，卡尔普·萨韦利奇，你能不能？……

卡尔普　您有什么吩咐？

阿克休莎　……送封信。你当然知道送给谁。

卡尔普　知道又怎么样呢，小姐？您知道，现在似乎已经不方便了。是不是您婶母有这么个意思，要把您嫁给贵族少爷。

阿克休莎　好吧，不用了；肯不肯随你。（转身对着窗户）

卡尔普　那就让我去吧。为了您，有什么理由……（接过信）

阿克休莎　（看着窗外）赖萨·帕夫洛夫娜把森林卖了吗？

卡尔普　卖给伊万·彼得罗夫了。什么东西都要卖掉，这可为了什么呀？

阿克休莎　她不愿意留给继承人；而钱呢，就是外人也可以送啊。

卡尔普　大概是吧。心眼儿可不小啊。

阿克休莎　她说，她要拿这些钱给我做陪嫁。

卡尔普　求上帝开恩，但愿如此！

阿克休莎　（很严肃）但愿不如此，卡尔普·萨韦利奇！

卡尔普　哦，那就随您的便吧。我的意思是说，拿这些钱做陪嫁，总比用到别的什么地方要好些。

阿克休莎　别的地方去……究竟花到什么别的地方？

卡尔普　啊，这事情，您小姐，是不会懂得的，而我的舌头呢，也转不过来，没法讲给您听。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来了。（从门口走开一些）

〔阿克休莎看着窗外，布拉诺夫上。

第　二　场

〔阿克休莎，布拉诺夫，卡尔普，然后乌莉塔。

布拉诺夫　（对卡尔普）怎么样，烟你给我卷了没有①？

卡尔普　没有。

布拉诺夫　为什么没有？我不是吩咐你了吗。

卡尔普　吩咐归吩咐！我哪有功夫呢？

布拉诺夫　哼，你们在这里太骄傲了。瞧着吧。瞧我去告诉赖

① 旧时没有现成的烟卷，要临时用纸卷烟草，这样的工作总是由仆人去做。

萨·帕夫洛夫娜。

卡尔普　您别告诉了；您当着她的面连烟都不敢抽。

布拉诺夫　不敢……可是烟还得卷！不知跟你说了几十遍了！（看见阿克休莎，走到她跟前，很放肆地把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

阿克休莎　（很快转过身去）您怎么啦！发疯啦？

布拉诺夫　（微慢）哎呀！！对不起！我的美人儿，您怎么摆起公主架子来了？

阿克休莎　（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您为什么欺侮我？我并没有什么得罪您的地方。我在这里算是大家的玩物吗？我是和你们一样的人啊。

布拉诺夫　（无所谓地）不是的，您听我说呀；我真的喜欢您。

阿克休莎　嘿，这可关我什么事啊！您有什么权利碰我呢？

布拉诺夫　不知道为什么，您老是生气？有什么了不起的！连碰都不能碰了！我自己的，都不能碰！谁禁止我碰吗？

阿克休莎　（严厉地）如果不是您的呢，如果是别人的呢？那怎么样呢？

布拉诺夫　您闹什么别扭！讨厌。您这样把整个事情都弄糟了。

阿克休莎　什么事情？

布拉诺夫　什么事情……您好象不知道？您听着吧：赖萨·帕夫洛夫娜要我跟您结婚。既然赖萨·帕夫洛夫娜要……

阿克休莎　那就得照办？

布拉诺夫　当然，我跟您都是穷人……等人家把我们撵走吗？不，我可不干。我上哪里去？还回到妈妈那里去吗？一天到晚闲着没事干？

卡尔普　别嚷嚷了，先生！乌莉塔来了。

〔乌莉塔上，好象找什么东西。

您到这里来做什么？

乌莉塔　我好象把什么落在这里了……

卡尔普　您什么也没有落在这里，您这个花招是白费气力。您有您自己的管界，我可没有上您那里去。

〔乌莉塔下。

这样识相点！……这是最可恶的女人！

布拉诺夫　这笔帐很简单；想来，不难明白。

阿克休莎　我明白。

布拉诺夫　那就不用固执了。您那副碰也碰不得的架子摆给谁看？要知道，赖萨·帕夫洛夫娜答应给很多很多钱，有钱还不好？应该用双手画十字才对[①]。

阿克休莎　有些东西可以用钱买，有些东西不能用钱买。

布拉诺夫　（鄙视地微笑）讲大道理呀！（一本正经地）您不懂得金钱的好处，所以才这样说话。看样子，您没有受过穷吧？往后的生活可美着呢……只要有钱，人可以把灵魂都典押给魔鬼，哪有见了钱还推掉的。

〔乌莉塔出现。

卡尔普　您在这里蹭来蹭去干什么？不是不让您到这里来吗？这里的房间是干净的。

乌莉塔　连进来都不行吗！

卡尔普　您就不能找一个地方歇歇去？象只着了魔的猫似的，跑来跑去。叫您来，那是另外一回事。

〔乌莉塔下。

---

① 画十字是表示感谢上帝，一般是用一只手在胸前画，双手画十字表示应该加倍感谢上帝。

阿克休莎　强要人爱是做不到的，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

布拉诺夫　嘿，我可一定要达到我的目的；您逃不脱我的手掌心。要知道，您在这里找不到比我更好的人。

阿克休莎　（低沉地）您错了。我要找，就能找到，也许，我已经找到了。（对卡尔普）要是赖萨·帕夫洛夫娜问我，就说我在自己房间里。（下）

第　三　场

〔布拉诺夫和卡尔普。

卡尔普　（走到布拉诺夫跟前）哎呀，少爷，少爷！

布拉诺夫　怎么啦，卡尔普？

卡尔普　您还很年轻。

布拉诺夫　我知道，还年轻。

卡尔普　这可不好。

布拉诺夫　那我有什么办法呢？

卡尔普　这对您不利……您还是努力努力吧……

布拉诺夫　不管你怎样努力，岁数不会一下子就大起来；我究竟是个刚从中学里出来的。

卡尔普　中学有什么关系！有的人中学都没有上过，可是已经非常机灵。

布拉诺夫　做什么事情机灵？

卡尔普　做什么事情都机灵，尤其是不要让那到了手边的东西又给跑掉。

〔乌莉塔从过道里走来。

又来了？呸！您这可恶的婆娘，滚开！

乌莉塔 （退下）您这欺侮人的家伙！

布拉诺夫 （若有所思地）哦？……那末，怎样呢？

卡尔普 就是嘛。您跟小姐找什么麻烦！那有什么好处？

布拉诺夫 不过……

卡尔普 要小心点，先生。乌莉塔在这里转来转去是有原因的，她马上就会去报告。太太喜欢不喜欢呢？现在还不知道，赖萨·帕夫洛夫娜要把您怎样安排。她虽然是太太，但是究竟是个女人：简直没法知道，她的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一会儿这个主意，一会儿那个主意。她的思想可不是一个星期有七天，而是一天要变七回。您说，要娶妻；可是，也许，她要您干别的呢！您自己是作不了主的。她收养您，是因为您妈妈穷……可是您却想……您什么都得留心点。

布拉诺夫 留心？

卡尔普 非留心不行。您得随时随地留心，因为您是受她支配的……慢慢地您就能从谈话里或者从什么别的举动里弄明白……太太来了。（下）

〔布拉诺夫整整头发，卷卷髭须。古尔梅斯卡娅、米洛诺夫和博达耶夫上。

第四场

〔古尔梅斯卡娅、米洛诺夫、博达耶夫、布拉诺夫。

古尔梅斯卡娅 我已经对你们各位说过，现在再重复一遍：谁都不了解我，一个人也不了解。了解我的只有我们的省长和

格里戈里神父。……

米洛诺夫　还有我，赖萨·帕夫洛夫娜。

古尔梅斯卡娅　也许。

米洛诺夫　赖萨·帕夫洛夫娜，请您相信我，最高贵、最美好的东西……

古尔梅斯卡娅　我相信，我乐于相信。请坐，各位！

博达耶夫　（咳嗽一声）坐够了。

古尔梅斯卡娅　您怎么啦？

博达耶夫　（粗鲁地）没有什么。（在远处坐下）

古尔梅斯卡娅　（发现布拉诺夫）阿列克西斯，阿列克西斯①！您在想什么？各位，我给你们介绍一位年轻的贵族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布拉诺夫。

〔布拉诺夫向大家一一鞠躬。

他的命运很有意思，我就来讲给你们听吧。阿列克西斯，你到花园里去散散步，我的朋友。

〔布拉诺夫下。古尔梅斯卡娅和米洛诺夫靠桌子坐下。

米洛诺夫　大概是您的亲戚吧？

古尔梅斯卡娅　不，不是亲戚。但是，难道只有亲戚才能得到我们的同情吗？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亲人。各位，难道我是为我自己活着的吗？我所有的一切，我的全部钱财，都是属于穷人的。

〔博达耶夫倾听。

我不过是自己钱财的保管人罢了，一切穷苦人，一切不幸的人才是这些钱财的主人。

① 阿列克谢的法文叫法。

博达耶夫　在我活着的时候，我一个钱也不缴。让他们查抄我的财产好了。

古尔梅斯卡娅　不缴给谁？

博达耶夫　我是说，不缴给地方自治局①。

米洛诺夫　哎呀，瓦尔·基里雷奇，现在不是谈地方自治局。

博达耶夫　一点好处都没有，只是抢人家的钱财。

古尔梅斯卡娅　（高声地）请您坐近一点，您听不见我们说话。

博达耶夫　是的，我听不见。（坐到桌子跟前）

古尔梅斯卡娅　各位，这位青年是我的一个女朋友的儿子。我去年在彼得堡碰见这个女朋友。早先，很久以前，我跟她住在一起，完全象亲姊妹一样。但是后来分开了，我守寡了，她嫁了人。我并没有劝她结婚。根据切身体会，我对夫妻生活产生了反感。

博达耶夫　对夫妻生活，并不是对男人吧？

古尔梅斯卡娅　瓦尔·基里雷奇！

博达耶夫　我怎么会知道呢，我不过问问罢了。要知道，人的性格是各不相同的。

古尔梅斯卡娅　（开玩笑地）也对男人，特别对您这样的男人。

博达耶夫　（欠身，拄着拐杖，鞠躬）为了这一点，十二万分地感谢您。

米洛诺夫　赖萨·帕夫洛夫娜生活严肃，使我们全省都增添光彩。我们的道德风尚，假使可以这样说的话，由于她的善行

---

① 地方自治局是一八六四年地方自治改革后在俄国中央各省建立的地方自治机构，其职权只限于纯经济问题，如修筑道路、慈善、医疗等。地方自治局的活动，是根据地主的阶级利益决定的，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所以象博达耶夫这样的老派地主竭力反对它。

而散发着芬芳。

博达耶夫　约摸六年以前，传说您要搬到这个庄院里来住，我们这里的人都被您的善行吓坏了：妻子跟丈夫和睦起来了，子女跟父母和睦起来了；许多人家连说话的声音都放低了。

古尔梅斯卡娅　您开玩笑，您开玩笑。您以为，我没有经过斗争就得到这种尊敬吗？可是，我们把话题扯远了。这次我们在彼得堡见面的时候，我的那个女朋友早已当了寡妇，当然，她十分后悔没有听我的劝告。她流着眼泪把自己的独生儿子交给我。那孩子，你们刚才看见的，已经成年了。

博达耶夫　可以当兵了。

古尔梅斯卡娅　您不能从外表来看。这个可怜的孩子，他身体很弱，你们想想看，是多么不幸！因此，他比自己的同学落后了，现在还在中学读书，好象还在上中级班。他已经留了小胡子，思想完全起了变化，连女人都开始对他发生兴趣。可是他还得跟小孩子们，顽皮的小孩子们一起上学。这很伤害他的自尊心，他寂寞，他离开人群，独自一个人在偏僻的街道上徘徊。

博达耶夫　不是在涅瓦大街吧？

古尔梅斯卡娅　他很痛苦，他的母亲也很痛苦。可是他母亲没有钱医治他的痛苦。家产都花光了，为了将来能养活母亲，儿子现在应该读书，可是读书的年龄和兴趣都过去了。好吧，现在各位要怎样评判我就怎样评判我吧。我决定一下子做三件好事。

博达耶夫　三件？这倒是有意思。

古尔梅斯卡娅　使母亲安心，让儿子有钱，给我的侄女找到丈夫。

博达耶夫　真是三件。

古尔梅斯卡娅　我写信叫这位青年到这里来度夏。让他们先交朋友。然后我让他们结婚，并且送给我侄女一份好嫁妆。那末，各位，现在我可以安心了，你们知道我的打算了。虽然我不怕任何嫌疑，但是，如果发现什么流言蜚语的话，你们可以解释一下，是怎么一回事。

米洛诺夫　最高贵、最美好的东西是会得到应有的评价的，赖萨·帕夫洛夫娜。有谁敢……

博达耶夫　哼，为什么不敢呢？谁也禁止不了，这种事情没有官方检查。

古尔梅斯卡娅　不过，我很少关心舆论。我现在做好事，我将来还要做好事，人家爱怎样说就怎样说吧。各位，最近有一种可怕的预感使我很烦恼，一种快要死的想法钻进我的脑子里，一分钟都不离开。各位，我快要死了，我甚至愿意、愿意死。

米洛诺夫　您说哪里话！您说哪里话！您活下去吧！您活下去吧！

古尔梅斯卡娅　不，不，您不用恳求。

米洛诺夫　这会使人哭泣呀，使人痛哭流涕。

古尔梅斯卡娅　不，各位，如果我现在不死，明天不死，无论如何也是很快要死的。我必须履行我的义务，找好一个财产继承人。各位，请你们帮我出出主意。

米洛诺夫　好极了，好极了。

古尔梅斯卡娅　只有我丈夫的一个侄子是我最近的亲戚。我希望我在世的时候能安排我侄女结婚。那侄子我已经十五年没有见面了，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但是他还活着，这我是知道的。我希望，不会有什么困难阻碍我指定他做我的唯

一的继承人。

米洛诺夫　想来不会有困难。

博达耶夫　那还有什么说的？

古尔梅斯卡娅　谢谢你们。我自己也这样想过。他没有忘记我，他每年给我寄礼物来，但是总不写信。他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所以我无法写信给他。而且我还欠他的钱呢。他父亲的一个债户把一笔旧债还给了我。虽然数目不大，但我一直挂在心上。他好象要躲开我似的，所有的礼物都是从俄国各地寄来的：一会是从阿尔汉格尔斯克，一会是从阿斯特拉罕，一会是从基希涅夫，一会是从伊尔库茨克。

米洛诺夫　他是做什么事情的？

古尔梅斯卡娅　我不知道。我是培养他到军界服务的。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几乎没有一点财产。当时我自己虽然还很年轻，但对于生活已经有一种坚定的看法，所以我就按照我自己的方法教养他。我主张采取严格的、简朴的教育方法，就是所谓不多花钱的方法。这倒不是因为小气，不，这是坚持原则。我相信，简朴的人，没有学问的人，可以生活得更幸福些。

博达耶夫　不该这么做！不多花钱就买不到什么好东西，更买不到幸福。

古尔梅斯卡娅　可是他并不抱怨自己的教育，他甚至还感谢我呢。各位，我不反对教育，但是也并不赞成教育。道德的败坏是由于两个极端造成的：或者是无知，或者是受教育过多；只有介于两者之间，才有善良和道德。

米洛诺夫　好极了，好极了。

古尔梅斯卡娅　我要这个孩子自己去经历实际生活的严格锻

炼。我让他去当士官学校的学生，让他自己去闯。

博达耶夫　这样做保险些。

古尔梅斯卡娅　我有时也寄钱给他，但是，我得向你们承认，寄得不多，寄得很少。

博达耶夫　于是，当然罗，他便偷起人家的钱来了。

古尔梅斯卡娅　您错了。你们看，他给我的信，写些什么。这封信我总是带在身边的。（从小盒子里捡出一封信来，递给米洛诺夫）您念念看，叶夫根尼·阿波洛内奇！

米洛诺夫　（读信）"我的好婶娘，我的恩人，赖萨·帕夫洛夫娜！这一封符合我的情况、我的生活的信，我是怀着穷困的悲哀而不是绝望的心情写给您的。啊，命运啊，命运！我由于自己没有学问而深感痛苦，在同学面前极为惭愧，对于自己的前程，我预感到坎坷不平"。

博达耶夫　到这里为止，对于您稍微有些奉承，对于他自己也稍微有些吹嘘。

古尔梅斯卡娅　往下听。

米洛诺夫　"但是我并不感到恐惧！在我的面前是光荣，光荣！虽然您的微薄的周济曾经不止一次使我濒临贫困和绝命的边缘，但是我还是要亲吻您的纤手。从未成年的幼年到完全成年，我对前途一直杳无所知，但是现在我面前的一切都豁然开朗了。

博达耶夫　您真不害臊，您的侄子是一个贵族，可是写的信，却象出于一个大兵的手笔。

古尔梅斯卡娅　不能从字面上判断。据我看，这封信写得很好，我从这里面看到一种纯真的感情。

〔卡尔普上。

卡尔普　伊万·彼得罗夫·沃斯米布拉托夫带着他的儿子来见您。

古尔梅斯卡娅　各位，对不起，我要当着你们的面接见一个粗人。

博达耶夫　您对他可要小心点，他是一个很高明的大滑头。

古尔梅斯卡娅　你们可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有家室的人；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博达耶夫　有家室倒是有家室，可是骗起人来却比谁都干净利落。

古尔梅斯卡娅　我不信，我不信，决不会的。

米洛诺夫　我跟您的意见，象预先说好了似的，我本人也是热烈维护成家的人和家庭关系的。瓦尔·基里雷奇，人们什么时候有幸福？住在树底下①的时候。很可惜，我们已经远离原始朴素的生活，祖传的关系和祖传的方法在小辈中都不再时兴了。待人接物严厉，但心地和蔼，这是多么和谐美妙啊！现在我们人与人的关系中，出现了法律，因此也就出现了冷淡。从前，据说曾经有过专横，但是，因此却有温暖。要许多法律做什么？为什么要把各种关系规定下来？让良心去规定各种关系好了。让每一个人都认识自己的义务吧！让法律写在人的心上吧。

博达耶夫　本来就是这样，只要骗子少一些就好了，现在骗子实在太多了。

古尔梅斯卡娅　（对卡尔普）去叫伊万·彼得罗夫来！

〔卡尔普下。沃斯米布拉托夫和彼得上。

① 指亚当、夏娃住在伊甸园的时候。

第 五 场

〔古尔梅斯卡娅、米洛诺夫、博达耶夫、沃斯米布拉托夫和彼得。

古尔梅斯卡娅　坐下，伊万·彼得罗夫！

沃斯米布拉托夫　（向大家一一鞠躬，坐下）彼得，坐下！

〔彼得坐在靠门的一张椅子边上。

米洛诺夫　这封信要念完吗？

古尔梅斯卡娅　念下去，他不妨碍我们。

米洛诺夫　（读信）"穷困，真是不可思议的东西！我感谢您，感谢您。我的名字将放射出不朽的光辉，您的名字也将永远活在子孙后代的心中……再一次地感谢您，为了一切，为了一切。您的愿意忠诚为您效劳的侄子，在不幸中长大的自然之子古尔梅斯基。"

古尔梅斯卡娅　（接信）谢谢您，叶夫根尼·阿波洛内奇！让我们来问问一个普通的人，他会说出真话的。伊万·彼得罗维奇，这封信写得好吗？

沃斯米布拉托夫　一等货！要写呈子的话，这是最好的写法。

米洛诺夫　不过这封信已经有十二年了。现在您的侄子怎么样了，他的煊赫的名声怎么样了！

古尔梅斯卡娅　我告诉你们，我不知道。

博达耶夫　他会突然使人大吃一惊。

古尔梅斯卡娅　不管怎么样，我以这封信为骄傲，并且也很满意，居然有人感激我。应该说句实话，我是很爱他的。各

位，我请你们后天屈驾到我家里吃便饭！你们大概不会不肯在我的遗嘱上签个字吧？我想，那时遗嘱就可以写好了。不过，即使那时没有写好，也请你们赏光。

博达耶夫　我一定来。

米洛诺夫　请相信我，这一切都是崇高的、美好的……

古尔梅斯卡娅　当然，严格说来，我对于遗产承继人也有一些不对的地方。我已经卖掉一点产业了。

沃斯米布拉托夫　啊，太太，别说了。特别是，您当时在京城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呀。

古尔梅斯卡娅　我很慷慨地帮助人。对朋友，我毫不吝啬。

沃斯米布拉托夫　是呀。即使对自己也不用吝啬；您是自己当家作主的人，无论什么人总是个活人嘛。

古尔梅斯卡娅　可是现在，已经有七年多了，我过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

沃斯米布拉托夫　这倒一点也不错；没有什么谣言坏话……您现在过着正常的生活。

古尔梅斯卡娅　哎呀，我从前也是过的正常生活呀……现在我们不谈这个。我是说，我现在生活得很简朴。

博达耶夫　对不起！我不是讲您！请您不要生气！但是我们确实有许多贵族人家的产业最后被娘儿们败坏完了。男人浪费钱，他的浪费总有一点道理。可是娘儿们的蠢劲啊，就没有个边际了。为了给情人送一件褂子，她会不按季节把粮食贱价卖掉。情人要一顶插鸡毛的睡帽，她就会把森林卖掉，把那些可以造房子的、多年保存的木材卖给随便哪个大骗子。

沃斯米布拉托夫　老爷，您这话说得一点也不错。她们女人只

要自己能作主，就不会有什么好事。

博达耶夫　你是这样想？

米洛诺夫　（对沃斯米布拉托夫）哎呀，万尼亚，万尼亚，你这个人，粗言粗语的！

沃斯米布拉托夫　这是一般地说，不是说在座的人，老爷。

米洛诺夫　不过，万尼亚，说话还得小心一些，我的朋友……你这句话就是说错了，产业并不是由于女人才被败坏的，而是由于自由太多了。

博达耶夫　什么自由？自由在哪里啊？

米洛诺夫　唉，瓦尔·基里雷奇，我本人是赞成自由的，我本人反对约束手段……不过，当然，对于人民，对于精神上没有成年的人是应当约束的……但是，你们自己也承认吧，我们把话扯到哪里去了！商人破产，把家产弄光，贵族把家产挥霍光……你们可同意，对于每一个人的花钱，应该用法律来限制限制才好，根据阶层，根据阶级，根据职务来规定每一个人花钱的定额。

博达耶夫　嗳，那有什么呢，您就提出一个法案吧！现在是提法案的时代，大家都提法案。别大惊小怪，别怕这怕那的，大概，还有比你更蠢的人呢。

〔他站起，米洛诺夫也站起。向大家鞠躬。沃斯米布拉托夫和彼得也站起。

古尔梅斯卡娅　（送他们走）各位，后天我等你们光临。

〔米洛诺夫和博达耶夫下。

第 六 场

〔古尔梅斯卡娅、沃斯米布拉托夫、彼得。

古尔梅斯卡娅　坐下，伊万·彼得罗维奇！

沃斯米布拉托夫　（坐下）彼得，坐下！

〔彼得坐下。

太太，是您叫我来的吗？

古尔梅斯卡娅　是的，我很需要见你。你把钱拿来了吗？

沃斯米布拉托夫　没有，太太，我得向您告罪，没有带来。如果需要，请您吩咐，我明天就送来。

古尔梅斯卡娅　那就请你送来吧。你要不要喝点伏特加酒？

沃斯米布拉托夫　免了吧！这不是我们喝酒的时候……而且……人嘛，都是一样的。

古尔梅斯卡娅　就照我们所谈好的，你把全数都送来吧。

沃斯米布拉托夫　遵命。

古尔梅斯卡娅　我不记得了，大概是……

沃斯米布拉托夫　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

古尔梅斯卡娅　大概是，一千五吧。（在盒子里摸索一会儿）字据弄到哪里去了？难道我把它丢了吗？怎么找不到了呢。

沃斯米布拉托夫　太太，您好好找一找看。

古尔梅斯卡娅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点钱我是不够的。你能不能再买我一片树林子呢？

沃斯米布拉托夫　您还是把整个森林都卖了吧。您干么舍不得呢！……太太，您信不信，留着林子，只有罪过。庄稼人偷，

您得跟他们打官司。靠近城市的树林，是各种逃犯、各种流浪汉藏身的地方，并且也是佣人们、女人们约会的地方……据说可以采蘑菇，收野果，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古尔梅斯卡娅　不，整个林子，我现在不卖。没有森林，那算什么庄园啊！不象样。也许，慢慢地可以……那末你就买那一片靠近城市的林子吧。

沃斯米布拉托夫　虽说我现在没有现钱，可是您既然愿意卖，我为什么不买呢。不过我呀，说老实话，想跟您谈谈另外一笔买卖。

古尔梅斯卡娅　我不明白。

沃斯米布拉托夫　您有一个亲戚，有一个并不富有的姑娘……

古尔梅斯卡娅　怎么样呢？

沃斯米布拉托夫　我的孩子碰见过她，在什么地方，或是在这里，见过她。

〔彼得站起来。

古尔梅斯卡娅　他？

沃斯米布拉托夫　是彼得。我告诉您，他是个规矩孩子。因为他傻，因为他心肠好，容易动情，您那个姑娘看上他了。是啊，当然罗，我们的代价并不高，要是上帝能成全好事的话，您就拿树林子作价四千卢布给他去谋个营生，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他托您的福就能自立门户，养家活口了。

古尔梅斯卡娅　我非常感谢你，但是，我的朋友，对不起！她已经有未婚夫了，就住在我家里。也许，城里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闲话，可是让你知道吧，这正是她的未婚夫。

沃斯米布拉托夫　（对彼得）你听见没有？你还瞎钻！专门作弄你父亲。你就给我等着吧！

古尔梅斯卡娅　你不要以为我看不起你们。你的儿子完全配得上我那个亲戚。如果说她现在有一个贵族身份的未婚夫，那是由于特别的恩惠，她是根本配不上人家的。

沃斯米布拉托夫　我们明白。

古尔梅斯卡娅　这事已经定了，我们别再谈它了。我们来谈谈森林的事吧。你买了吧，伊万·彼得罗夫！

沃斯米布拉托夫　钱不凑手，钱不凑手。

古尔梅斯卡娅　不会的。

沃斯米布拉托夫　您要是不嫌价钱低，那还可以商量。

古尔梅斯卡娅　那片林子你打算出多少钱呢？

沃斯米布拉托夫　（想了一想）五百卢布左右你答应不答应？

古尔梅斯卡娅　你说哪里话，你说哪里话？那一片一千五，这一片五百。而且这一片还大一些，好一些。

沃斯米布拉托夫　一点不错。对不起！我这是考虑不周，随便说说的，而且现在也没有心思做这份买卖。那末您要什么价钱呢？

古尔梅斯卡娅　嗳，至少两千。人家已经给我出过这个价钱。

沃斯米布拉托夫　我劝您就脱手吧。

古尔梅斯卡娅　我不愿意使你难堪。

沃斯米布拉托夫　这一点我非常感谢您，不过我得告诉您，这不值得您操心。

古尔梅斯卡娅　伊万·彼得罗维奇，真不害臊！我是个孤寡。我是女人家办事情。欺侮孤寡是有罪过的。你别忘记了上帝！

沃斯米布拉托夫　我们要是忘记上帝，忘记我们慈悲的造物主，太太，那我们到时候就走投无路了。为我们自己着想，我们

不能没有上帝，那就是说，上帝就是我们的避难所。

古尔梅斯卡娅　嗳，就是这个话嘛。你自己想想看，我是拿钱去行好事的。姑娘已经到岁数了，不过不是聪明能干的人，我要趁我活着把事情安排好。要是没有我，没有人照顾，会有什么好结果啊。如今世道怎么样，你是知道的！你自己也是做父亲的，你能够辨别好歹，你也有女儿，你心里好受吗，要是……

沃斯米布拉托夫　要是她干出不体面的事……

古尔梅斯卡娅　伊万·彼得罗夫，这算什么话！你知道，我不喜欢这样。嗳，你听我说！看你的情面，我就让五百卢布，一千五卖给你。

沃斯米布拉托夫　一点好处都没有。

古尔梅斯卡娅　嘿，我谈都不高兴谈了。你真好意思，真好意思。

沃斯米布拉托夫　太贵了一点，那就算了吧。（一挥手）因为从前得到过您的好处。

古尔梅斯卡娅　不过我明天就要钱。

沃斯米布拉托夫　您放心睡觉好了，我一定送来。可是现在要请您预备一张收条，免得明天再麻烦您，写明卖出某某地方的树林子以供砍伐，钱已全部收到。

古尔梅斯卡娅　那末你是说送三千整数来吗？

沃斯米布拉托夫　该送多少就送多少来。前一笔款子您已经给了收条。这一笔，您就酌量着办吧，照我的意思不要也可以。我们的话您是不相信的，随便一点小数目要什么收条字据。您有什么好疑心的？我是一个不识字的人，有时候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收条上写的什么。让孩子受累了。老是要

带在身边写收条画花押。我们要告辞了。

古尔梅斯卡娅　再见！

〔沃斯米布拉托夫和彼得下。卡尔普上。

第　七　场

〔古尔梅斯卡娅、卡尔普、然后是阿克休莎和乌莉塔。

卡尔普　太太，您刚才问过小姐，她现在等着呢。

古尔梅斯卡娅　叫她来！

〔卡尔普下。

这丫头又狡猾又心狠！她从来没有感激的心，遇事也不肯随和。我得教训教训她。

〔阿克休莎上。

阿克休莎　（垂下眼睛，轻声）您有什么吩咐？

古尔梅斯卡娅　我想，你是知道的吧，我为什么写信叫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到这里来？

阿克休莎　我知道。

古尔梅斯卡娅　请你不要想入非非，对自己的事想得太多！这还仅仅是一个假定。你可能动感情，以后要犯错误的。（笑）那我就要为你惋惜了。

阿克休莎　我为什么要动感情呢？

古尔梅斯卡娅　哎呀，我的天呀！这还配不上你啊？她还问呢。我可要先看一看，你配得上配不上。我自己向大家宣布，他是你的未婚夫，让大家也这样说。可是我还要考虑考虑，你听见没有，我还要考虑考虑。

〔乌莉塔上。

阿克休莎　也应该问一问我呀。

古尔梅斯卡娅　我知道什么时候该问你。你别教训我。可是现在我要大家都把他当做你的未婚夫，我需要这样。不过你要当心，别跟他卖弄风情，也不许做出什么放肆的行为来！

阿克休莎　什么放肆的行为？您这是什么话！

古尔梅斯卡娅　你以为受了委屈吗？这还算很客气呢！你应该知道，我的亲爱的，关于你的事，我有权要怎么设想就怎么设想。你是街上流浪的丫头，你曾经跟男孩子们一起坐雪橇到处乱逛。

阿克休莎　我并不是一直坐雪橇，我从六岁起就帮助母亲日夜做工。不错，逢年过节，我跟男孩子们一起坐过雪橇。那是因为我那时没有玩具，没有布娃娃。可是我从十岁起就住在你们家里，眼前总是有一个榜样好学习……

古尔梅斯卡娅　坏习气是从小养成的。所以，我的亲爱的，要是对你采取最严格的监督，你别生气。(笑)他虽然是你的未婚夫，可是葡萄还没有熟。

阿克休莎　未婚夫！谁要这样的未婚夫？

古尔梅斯卡娅　嘿，这是你所不能理解的。

阿克休莎　既不漂亮，又不聪明。

古尔梅斯卡娅　废话！你愚蠢，可是他聪明，漂亮，有学问。你说，你说呀！你这是故意的。你并不是瞎子。你不过想来刺激我。

阿克休莎　您何必紧张呢？

古尔梅斯卡娅　何必？这是我挑选的，这合乎我的口味。你配不上，上流社会的小姐们还迷恋过他呢。

阿克休莎　这也不是他的光彩。

古尔梅斯卡娅　哎呀，哎呀！她还发起议论来了！你懂得什么叫光彩，什么叫不光彩？

阿克休莎　我是街上流浪的丫头，不是上流社会的小姐，我并不稀罕这样的宝贝。

古尔梅斯卡娅　我命令你稀罕他。

阿克休莎　我不嫁给他。为什么要演这出喜剧呢？

古尔梅斯卡娅　喜剧！你怎么敢这样说？就算是演喜剧吧。我给你吃，给你穿，我要强迫你演喜剧。你没有权利来干预我的计划。我要这么办，就是这样。他是未婚夫，你是未婚妻，——不过你只能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受监督。这是我的意志！

阿克休莎　（扫了她一眼）没有别的话了吗？

古尔梅斯卡娅　没有了，你走吧！

〔阿克休莎下。

哼，等着瞧吧！曾经有过比你更漂亮的姑娘，我要她们做什么，她们就得做什么。

第　八　场

〔古尔梅斯卡娅和乌莉塔。

古尔梅斯卡娅　到这里来！

乌莉塔　有什么吩咐，太太？

古尔梅斯卡娅　走近点，在你站的地方坐下来，听我说！

乌莉塔　（走近，坐在地上）您说吧，太太。

古尔梅斯卡雅　你知道我的心事吗？你知道，我是多么严格地看管着全家吗？

乌莉塔　我知道。怎么不知道呢？

古尔梅斯卡娅　我不信任阿克休莎，她是一个狡猾的丫头。她时常和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见面。我不愿意阿克休莎对他太随便。当着我的面，她当然不敢，可是我不能老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可能在花园里见面，我不在的时候，也可能在房间里见面。所以我请你，甚至命令你……

乌莉塔　我明白，太太，我明白。请您把手给我！（吻古尔梅斯卡娅的手）我是多么了解您呀，说来真是奇怪。我早就象影子似的跟着他们了，我一步也不离开他们。他们到什么地方，我就到什么地方。

古尔梅斯卡娅　（想了想）就为这点我喜欢你，你能揣摸人的心思。

乌莉塔　（热烈地）我是能揣摸人的，太太，我能揣摸人。昨天我的礼服被撕成一块一块的了，因为在小树林里爬进爬出，全身都刺破了，在荨麻棵里爬来爬去，他们相互之间说的话，我都偷听来了。

古尔梅斯卡娅　衣服划破了？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你今后也不要怜惜衣服，我的衣服有的是。我给你好衣服，赔你划破的衣服。

乌莉塔　（神秘地）他们刚才还在这里碰头呢。

古尔梅斯卡娅　刚才怎么样？

乌莉塔　那个傻瓜蛋卡尔普老是打搅，不过多少还是可以看出来的。

古尔梅斯卡娅　你看出什么来了？

乌莉塔　阿克休莎对他倒很亲热，但是他好象……(做一个手势)表示说，我不想。

古尔梅斯卡娅　真的吗？……你没有看错？(盯着她的眼睛)

乌莉塔　好象甚至于这个样子(又做一个手势)……

古尔梅斯卡娅　哦！

乌莉塔　好象……可以看出是这样，他不完全那个……不很那个……

古尔梅斯卡娅　我觉得，你在撒谎。

乌莉塔　不，太太，我的眼睛对这种事情是看得很准的……好象他的脑子里有别的人……

古尔梅斯卡娅　别说了，他的脑子里有什么，你是无法知道的。看样子，你扯得太远了。

乌莉塔　可是我一片诚心……

古尔梅斯卡娅　不管你多么诚心，别人的脑子你总是进不去的，所以用不着说这些废话。

〔沉默。

乌莉塔我跟你是一样的岁数……

乌莉塔　太太，我比你年纪大一些。

古尔梅斯卡娅　我用不着听这种好话。你说也枉费心机……我知道，你也知道，我们是同岁。

乌莉塔　对了，太太，我老是觉得……嗳，我们计算这个做什么呢：咱们两个都是孤苦伶仃的，都是没有人安慰的寡妇……

古尔梅斯卡娅　哦，你并不能算没有安慰的人。你记得吗，你在我们这里出过什么事？无论我多么温和、多么严厉，都丝毫没有用处。

乌莉塔　是的，太太，出过事，确实出过事。不过这些事情早已

过去了。最近六年多，您自己却过着这样冷清的日子……

古尔梅斯卡娅　是呀，我倒没有注意……

乌莉塔　我可以对天起誓！

古尔梅斯卡娅　你听我说，乌莉塔！你告诉我，不过要坦白……你如果有机会遇到一个漂亮的年轻人……你是不是会感觉到什么，或者，你是不是会想到，要是能谈谈恋爱该多么开心啊……

乌莉塔　您怎么这样说！对我这个老太婆？我忘记了。太太，我全都忘记了。

古尔梅斯卡娅　哦，你算什么老太婆！不，你说吧！

乌莉塔　如果您命令我说……

古尔梅斯卡娅　是的，我命令你说。

乌莉塔　有那种想法的时候（温柔地）……有时候会出现一种象云彩似的东西。

古尔梅斯卡娅　（若有所思地）滚开吧，下流东西！

〔乌莉塔站起来，走到旁边去，斜着眼看一会。古尔梅斯卡娅站起身，走到窗口。

他倒是一个并不讨厌的孩子！他一下子就给我一种愉快的印象。哎呀，我的心还多么年轻啊！我觉得，就是到了七十岁我也能够恋爱……要不是我谨慎……他没有注意到我……（做一个手势）哎呀，漂亮小伙子！……是呀，严格的生活准则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转身过去，看见乌莉塔）你还在这里？好吧，我们去吧。你破了一件衣服，我送给你两件。

〔二人同下。

第　二　幕

人　物

阿克休莎
彼得
捷良卡——沃斯米布拉托夫家的小学徒。
不幸人根纳季 ⎫
　　　　　　⎬ 徒步旅行者。
幸福人阿尔卡季 ⎭

〔森林。两条方向相反并不宽阔的道路，从舞台深处伸展出来，在靠近舞台前部的边角处会合。边角处竖着一根油漆过的柱子，柱子上钉着两块指路牌，右面一块写着："通往卡里诺夫市"，左面一块写着："通往地主古尔梅斯卡娅女士的'小树墩'庄园"。柱子旁边有一个又大又矮的树桩，柱子后面，在两条道路之间的一块三角地上，在砍伐过的地方有一小块不到一人高的灌木林。晚霞。

第　一　场

〔阿克休莎从左面的树林走出来，坐在树桩上。彼得从右面的树林里走出来，后来小学徒也从那里走出来。

彼得　（高声地）捷良卡！

〔小学徒从树林走出。

到那里靠边的地方，爬上树去，就是说，你要张大两只眼睛，看着那条大路……你可别睡觉，要不然有人会把你当山鸡打的。你听见没有？

童工　（胆怯地）听见了。

彼得　就是说，一看见我爸爸来，你马上从树上翻个筋斗跳下来，直朝我跑。（把他转过身去，在他的后脑勺上轻轻打了一下）好，去吧。

〔小学徒走开。

喂，小兄弟，请你机灵点！

〔小学徒走进树林。

阿克休莎　（走到彼得跟前）你好，彼佳①！

彼得　（吻她）你好。事情怎么样了？

阿克休莎　还是那样，稍微坏了一些。

彼得　可是我听说，已经好得多了。

阿克休莎　你瞎编什么？

彼得　你要嫁给一个上流社会的人，是吗？那就好多了，大概，还会说几种外国话呢。穿的是短大衣，不象我这个样子，单是这个，就比我强多了。

阿克休莎　（堵住他的嘴）你别说了，别说了！你不是知道，我决不嫁给他，你说这个干什么？

彼得　怎么，那就是说，你不嫁，可是你的婶母刚才亲自说……

① 彼得的小名。

阿克休莎　别怕，别怕！

彼得　那末我就直说吧，你是属于谁的，属于你自己还是属于别人？

阿克休莎　属于我自己，亲爱的，属于我自己。看样子，他们也不会强迫我结婚。这里面另有别的花样。

彼得　拿你做掩护？

阿克休莎　有点象。

彼得　我刚才简直忍不住了。我爸爸刚提了一句你的事，你婶母就斩钉截铁地说："她已经订婚了"。在他们谈话的时候，你信不，我简直象被开水浇了一样。后来爸爸整整骂了我两个钟头，休息了一会又骂起来。他说，你让我在太太面前出丑。

阿克休莎　我婶母倒愿意把我脱手，就是舍不得钱。怎么，你的父亲还是要陪嫁吗？

彼得　至少三千卢布才答应。他说："把你养到这么大，假使不从你身上弄个三千卢布，那就不合算了。他说，就是母羊当媳妇，也要陪嫁钱。"

阿克休莎　那就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地方可以弄到三千卢布。你问我，我是属于谁的。我倒要问你，你是属于谁的？是属于自己的吗？

彼得　我是属于别人的，关于我，有什么好说的！我是囚犯，我的双手双脚都戴着镣铐，永久解脱不了。

阿克休莎　你怎么这样忧愁，不亲热？

彼得　有什么好高兴的？我已经在树林里来回走了好一会了，老是这棵树那棵树地看着，看哪一根树枝坚实一些。你自己恐怕也不比我高兴吧。

阿克休莎　我既不忧愁，也不高兴，我的心早已死了。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暂时把自己的悲哀忘记了吧！

彼得　不管怎么样，还是没有什么可以高兴的。

阿克休莎　呀，你这个笨东西！既然有这样的姑娘爱着你，你怎么还不高兴？

彼得　为什么不爱我呢？我又不是没有受过洗礼的莫尔多瓦人①。除了爱之外，你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好做？你的责任就是这样。

阿克休莎　（生气）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走开吧。

彼得　有什么好生气的！现在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已经想了三天，连脑筋都有点不听使唤了：这样想，那样想……

阿克休莎　（仍然生气）你这是想的什么呀？你就想想我吧。应该想想我呀。

彼得　我也想你。我有两个想法。一个想法是：缠着爸爸不放。比方说，他现在骂我，可是我明天还是提那个要求。哎，明天还是讲那个话，即使打我，后天还是提那个要求。他总有一天会骂人骂厌的吧。这样一直干下去，一天也不放过。或者他用棍子打死我，或者按照我的意思办事。到最后总有一个结局。

阿克休莎　（想了一会）那另外一个想法呢？

彼得　另外一个想法要妙得多。我自己有三百卢布。要是碰上一点运气的话，我跑到爸爸帐房里去，要多少钱就可以拿多少钱了。

---

① 旧时被俄罗斯人歧视的少数民族。

阿克休莎　以后怎样呢？

彼得　以后吗，那就"你把我的悲哀带走吧"。我就和你立刻坐上三头马车。"噢唷，你呀，我的亲爱的！"一直坐到伏尔加河。嘶嘶……嘟嘟嘟！去乘轮船。轮船往下游开可走得快呢，在岸上追是追不上的。第一天住在喀山，第二天住在萨马拉，第三天住在萨拉托夫。心里想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没有我们办不到的。

阿克休莎　遇到熟人怎么办呢？

彼得　那我就立刻把一只眼睛眯着点，不就是一只眼了吗，人家就不认识了。我可以这样一只眼给你走上三天。有一次我有这么一回事，我现在告诉你。爸爸派我到尼日尼城去办事情，叫我不要耽搁。可是在尼日尼城我碰到了几个好朋友，他们诱我到雷斯科沃去玩一趟。怎么办呢？家里知道了可了不得。我穿上别人的外套，嘴巴上扎一块布，就上路了。在轮船上正巧遇到一个爸爸的朋友。你可知道，我并不躲避他，勇敢地走来走去，他老是瞟我一眼，瞟我一眼。我看见他走过来了。他说，"您从哪里来的？"我说，"我是从梅斯金诺来的。"其实我自生下来就没有到那里去过。他说，"好象有些面熟。"我说，"没有什么奇怪的。"说着，你可知道，我就走开了。第二次他又走到我的跟前，又是问那几句话，第三次来，还是老打听。我心里讨厌起来。我说，"我自己也觉得你面熟。咱们是不是一起在喀山坐过牢？"我就这样当着大家伙的面说。他简直不知道该怎样从我的身边跑开，好象我用猎枪打了他一枪似的。遇见又怎么样！

阿克休莎　我们把钱花光了，以后怎么办呢？

彼得　就是这个我还没有想过。或者是回家认错，或者是找一

个陡一点的岩石，深一点的地方，而且要水打漩涡，跳下去，象斧子似的往下一沉，象斧子似的在水里晃几下。这个还要想一想……

阿克休莎　不，你呀，彼佳，最好还是先试试第一个想法。

彼得　那就是说，让他讨厌？

阿克休莎　是的。不过，到那时候，如果……到那时再想吧。明天，晚一点的时候，你到我们花园里来，我们那里的人睡得早。

彼得　好吧。

〔小学徒跑上。

什么事情？

小学徒　爸爸。（迅速跑下）

彼得　（敏捷地）那就是说，谈完了。要拚命跑！再见！

〔亲吻，分手。

第二场

〔从右面的深处走出不幸人①。他大约三十五岁，但是容貌要老得多，黑头发，大髭须。面部轮廓清晰，目光深邃，而且很活泼，有着风尘仆仆、放浪不羁的痕迹。他身穿又长又大的帆布大衣，头戴很旧的灰色的阔边帽，脚上穿俄国式的大长靴，手里拿着一根粗而多节的棍子，背上背一只行囊似的小皮箱，用皮带系着。看样子，他很疲劳，时常停步，喘息，从额下投射出阴沉的目光。同时从另外一面走出幸福人②。他大约四十来岁，脸

①② “不幸人”和“幸福人”是演员的艺名，有悲剧角色和喜剧角色之意。

色似乎有些红晕，头发象是洗过的皮毛，髭须和鬓发细而稀少，带些红灰色，眼睛灵活，同时有可笑和怯弱的表情。他系着淡蓝色的领带，穿短上衣，短紧身裤，带颜色的半统靴，头戴一顶童式便帽，——一切都已穿戴得很破旧，肩上扛一根棍子，棍子上挂一件最轻便的闪光毛料大衣和一个花布包袱。他很疲倦，气喘吁吁，带着一种又象悲哀又象快乐的微笑向四周观看。

不幸人　（阴沉地）阿尔卡季！

幸福人　是我，根纳季·杰米扬内奇。整个人全在这里。

不幸人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幸福人　从伏洛格达到刻赤①，根纳季·杰米扬内奇。您呢？

不幸人　从刻赤到伏洛格达②。你是步行的吗？

幸福人　靠自己的两条腿，根纳季·杰米扬内奇。（用半奉承、半嘲笑的口吻）您呢，根纳季·杰米扬纳奇？

不幸人　（用沉厚的低音）坐马车。（激动地）难道你没看见吗？还问什么？笨驴！

幸福人　（胆怯地）不，我不过是……

不幸人　咱们坐下吧，阿尔卡季！

幸福人　坐在什么上面？

不幸人　（指一下木桩）我坐在这里，你要坐在哪儿，随你的便。（坐，卸下背包，放在自己身边）

幸福人　您这是个什么背包？

不幸人　好玩意儿。老弟，是我自己缝的，路上用。既轻便，东

①② 这里指一个从北方到南方，一个从南方到北方，几乎穿过整个俄国。

西又装得多。

幸福人 （坐在树桩旁边的地上）有东西可装就好。您那里面装的是什么？

不幸人 一套衣服，老弟，好料子，是波尔塔瓦的一个犹太人缝的。那时候，我演完了纪念戏之后，在圣以利亚节①，做了不少衣服。老弟，里面还有一顶可以折叠的帽子，两个头套，还有一把很好的手枪，是在皮亚蒂戈尔斯克打牌时从一个契尔克斯人那里赢来的。枪闩坏了。等我到了土拉，无论如何也要找个人修理一下。可惜，没有大礼服。我有过一套大礼服，在基希涅夫我把它换了一套哈姆莱特的衣服。

幸福人 您要大礼服做什么？

不幸人 阿尔卡季，我看你还是这么笨！我现在就要到科斯特罗马、雅罗斯拉夫尔、沃洛格达、特维尔去，加入剧团。我该不该去见省长，去见警察局长，满城去拜访呢？演丑角的，用不着去拜访，因为他们是逗人笑的，可是，老弟，悲剧演员是上等人。你的包裹里是什么？

幸福人 尽是书。

不幸人 很多吗？

幸福人 三十个脚本外带乐谱。

不幸人 （用低音）有话剧本子吗？

幸福人 只有两本，而且都是轻松喜剧。

不幸人 你带着这种破玩意儿干什么？

幸福人 这值钱啊。还有小道具，有勋章……

不幸人 你这都是顺手拿来的吗？②

---

① 圣以利亚节，旧俄历七月二十日。

② 意思是说偷来的。

幸福人　我不把这当作罪过，他们迟迟不发给我工钱。

不幸人　你的衣服在什么地方？

幸福人　都穿在身上，早就什么也没有了。

不幸人　那末，你怎么过冬呢？

幸福人　根纳季·杰米扬内奇，都穿破了。走远路确实很困难。不过到哪里说那里话，穷极生智。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去，是人家把我卷在大地毯里送去的。运到了车站，人家就把我解开，坐马车时，又把我卷起来。

不幸人　暖和吗？

幸福人　还好，总算到了目的地。那时有三十多度呐。是在结冰的德维纳河上走的，两岸之间风很大，并且是北风，迎面吹来。那末，您是上伏洛格达去吗？那里现在可没有剧团呀。

不幸人　你是到刻赤去吗？老弟，刻赤也没有剧团啊。

幸福人　怎么办呢，根纳季·杰米扬纳奇，那末，我就再往斯塔夫罗波尔或是梯弗利斯去，离那里已经不远了。

不幸人　咱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克列明楚格吧？

幸福人　是在克列明楚格。

不幸人　那时候你是演谈情说爱的小生。老弟，后来你做什么了？

幸福人　后来我改演丑角了。丑角出现许多许多。有学问的人多得要命：有当过文官的，有当过军官的，有从大学里来的——都爬上舞台来了。我被他们挤得无法生活。我又从丑角改做提词。根纳季·杰米扬纳奇，对于一个有高尚灵魂的人，这是什么滋味？改行当提词！

不幸人　（叹口气）阿尔卡季兄弟，咱们什么都会赶上的。

幸福人　咱们只有一条路，根纳季·杰米扬内奇，人家还抢咱们的路走呢。

不幸人　都是因为很方便。演丑角装腔作势并不需要多大本领。叫他们当当悲剧演员看！那就没什么人了。

幸福人　根纳季·杰米扬内奇，要知道，有学问的人并没有好的演技。

不幸人　没有。那算什么演技！简直是糟糠！

幸福人　尽胡扯。

不幸人　尽胡扯，老弟。戏演得怎么样，即使在京城里，也演得糟透了。我自己看见过，演情人的小生是男高音，发表议论的演员也是男高音。丑角也是男高音（用低音）剧本一点意思都没有。我看都不要看，就走了。你干吗留这样的尖尖的短胡子？

幸福人　怎么样？

不幸人　难看。你是不是俄国人？这算什么丑玩意儿？我简直看不惯。去剃掉，或是留把大胡子。

幸福人　留大胡子，我也试过，可是不成。

不幸人　怎么不成？你胡说什么？

幸福人　根纳季·杰米扬内奇，没有长出胡须来，却长出羽毛来了。

不幸人　哼！羽毛！还说得出口呢！我对你说，去剃光！不然，要是遇到我生气的时候……还不把你的又短又尖的胡子……你当心吧！

幸福人　（胆怯地）我剃掉好了。

不幸人　我呀，阿尔卡季老弟，在那边，在南方，弄得满心不愉快。

幸福人　怎么会这样呢，根纳季·杰米扬内奇？

不幸人　天生的性格，老弟。你是知道我的：我生性象头狮子。我不喜欢低三下四，这便是我的不幸。我跟所有的戏班老板都吵了架。他们不把人看在眼里，老弟，他们尽搞阴谋。他们不看重艺术，都是些一毛不拔的家伙。我想在你们这儿，在北方，试试运气看。

幸福人　要知道，我们这儿的情况也是一样，您在我们这儿也是待不下去的，根纳季·杰米扬内奇。我也待不下去。

不幸人　你……也！……你把自己和我比。

幸福人　（委屈）我的性格还比您好些呢，我为人温和些。

不幸人　（气势汹汹地）什——么？

幸福人　（后退）怎么啦，根纳季·杰米扬内奇？我为人温和，为人温和……我没有打过什么人。

不幸人　那末人家就打你，爱打就打。哈哈哈！世界上的事从来就是这样：有些人打人，有些人挨打。我不知道，怎么样比较好，各有各的胃口。你也敢……

幸福人　（后退）我什么也不敢，是您自己说的，待不下去了。

不幸人　待不下去了？……省长是从哪个城市里把你赶走的？喂，你说呀！

幸福人　有什么可说的？都是人家闲扯淡。赶走……为什么赶走，怎么赶的？

不幸人　怎么赶的？老弟，这个我也听说过，我也知道。把你从城市里撵出去三次。刚把你从一个关卡撵出去，你又从另一个关卡钻进来。最后，省长再也忍不住了，他说，如果他还回来，就开枪打他，我负责。

幸福人　真要开枪打？难道可以开枪打吗？

不幸人　枪虽然没有开，可是哥萨克拿鞭子撵了四里路。

幸福人　根本不是四里路。

不幸人　嗳，别回嘴了，阿尔卡季！别惹我发脾气，老弟！（命令式地）开步吧！（站起）

幸福人　开步了，根纳季·杰米扬内奇。（站起）

不幸人　嗳，阿尔卡季兄弟，我跟戏院决裂，现在倒有些后悔。我演得多好啊！我的天呀，我演得多好啊！

幸福人　（胆怯地）演得很好吗？

不幸人　好到这么个程度，甚至于……唉，跟你说什么！你懂得什么？最后一次，我在列别甸演贝利萨留①，尼古拉·赫里桑诺维奇·雷巴科夫②亲自来看戏。我演完最后一场戏，走到后台，尼古拉·雷巴科夫站在那里。他用手在我的肩上这样一拍……（用手使劲在幸福人肩上一拍）

幸福人　（被拍得两膝弯了一下）噢唷！根纳季·杰米扬内奇，老爷子，饶了我吧。别打死我！真格的，我害怕。

不幸人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老弟。我轻轻的，只是打个比方……（又用手拍了一下）

幸福人　真格的，我害怕！放了我吧！有一次人家就这样，简直把我打死了。

不幸人　（一把抓住他的领子，把他揪住）是谁？怎么打的？

幸福人　（蜷缩起来）是比切夫金。他演利亚普诺夫，我演菲德

---

① 贝利萨留（约505—565），拜占庭查士丁尼大帝时代的大将，曾为皇帝侍卫，后擢升为统帅。数次征战非洲、意大利、波斯和亚洲其他国家，每战皆捷，晚年失宠，相传因此双目失明。他的事迹被编成戏剧，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个角色向来由著名演员担任。

② 尼·赫·雷巴科夫（1811—1876），俄国著名话剧演员。他的演技朴素而有感情。曾演本剧中“不幸人”角色，极为成功。

勒①。在排演的时候，他就老比划。他说，“阿尔卡沙，我就把你这个样子扔出窗户去：用这只手抓住领子提起来，再用这只手托着，就这样把你扔出去。卡拉特金②就是这样演的。”我就恳求他呀恳求他，并且下了跪。我说：“小叔叔，别打死我吧！”他说：“你别怕，阿尔卡沙③，你别怕！”演出了，我们那场戏该上了。观众很注意地看着他。我看见，他的嘴唇打战，两颊发抖，眼睛充血。他说，“给这个傻瓜在窗外铺些东西，不要我真的把他摔死了。”嗐，我看到，我就要完蛋了，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我是怎样胡乱演这场戏的。他走到我跟前，脸上一点人样都没有，简直和野兽一般。他用左手抓住我的领子，把我凌空提起。他扬起右手，并且握起拳头在我后脑勺上敲了一下……我痛得眼睛一阵发黑，根纳季·杰米扬内奇，飞出窗户去足有三俄丈④，撞在女化妆室的门上。悲剧角色倒演得好极了！为了这场戏，他谢幕三十次，观众几乎把戏院都轰倒了，要不是上帝稍微发了点慈悲，我简直一生都可能变残废了……放了我吧，根纳季·杰米扬内奇！

不幸人　（揪住他的领子）好效果！这一手应该记住。（想了想）慢点！你是怎么说的？我来试试看。

幸福人　（跪下）我的老爷子，根纳季·杰米扬内奇！……

不幸人　（把他放了）好吧，不用了，滚吧！下一次再来……是的，

---

① 利亚普诺夫和菲德勒都是俄国十九世纪作家库克利尼克的历史剧《斯科平—舒伊斯基公爵》中的人物。

② 卡拉特金（1802—1853），著名的俄国悲剧演员。

③ 阿尔卡季的小名。

④ 一俄丈合二·一三四米。

他用手在我的肩膀上一拍。他说："你呀，不，我呀，要死了"……（遮住脸，哭，揩眼泪）感动极了。（完全无所谓的）你有烟丝吗？

幸福人　对不起，什么烟丝！一点点烟丝都没有。

不幸人　你出门上路，怎么不带烟丝呢？蠢东西。

幸福人　不是您也没有吗？

不幸人　"您也没有"。你怎么敢对我说这种话？我有一种烟丝，你连见都没有见过，敖德萨烟丝，克里翁的头等烟丝，不过现在用完了。

幸福人　我的也用完了。

不幸人　你身上带的钱多吗？

幸福人　我有生以来就没有过很多钱，现在穷得连一个钱也没有。

不幸人　你出门上路怎么好不带钱呢？不带烟，不带钱。怪人！

幸福人　不带好，省得被人抢。不带钱，不是一样可以坐在一个地方不动或是出门上路吗？

不幸人　嗳，假如说，你可以跟朝圣的人一同走到沃罗涅日①，靠了耶稣基督的名字，你可以讨到吃的喝的。可是再往前走怎么办呢？经过顿河军区域怎么办呢？在那个地方，非但人家不会白白施舍你吃的，就是有钱，人家也不招待抽烟的人吃喝。②你脸上没有基督徒的牌子，却想在哥萨克部

---

① 沃罗涅日，俄罗斯古城之一，现沃罗涅日州的中心，那里有圣徒米特罗凡的干尸，旧时基督教徒经常前往朝拜。

② "顿河军区域"是帝俄的一个地区，包括今罗斯托夫省、伏尔加格勒省、顿涅茨省、卢加省等地。十六世纪起，顿河哥萨克军驻在这一地区。这里的旧教徒不许吸烟的人进入家门。

落里混饭吃。哥萨克会把你当魔鬼看待，用你来吓唬小孩子。

幸福人　根纳季·杰米扬内奇，您是不是预备借钱给我？说老实话，现在只有悲剧演员还有良心。去世的科尔涅利① 对伙伴总是有求必应，同甘共苦。所有的悲剧演员都跟他那样就好了。

不幸人　嗳，你怎么敢对我说这样的话！我也是很大量的人。不过我不能给你钱，因为我自己都不够花。阿尔卡季老弟，我是可怜你的。你在这儿，在附近有没有亲戚或是朋友？

幸福人　没有。就是有，他们也不会给我钱。

不幸人　并不是说钱不钱！赶路的时候，能休息一下才好，你知道，尝尝家常馅饼和果子酒，那有多美啊。我的小兄弟，你既没有亲戚，又没有朋友，这算什么？你算个什么人？

幸福人　您不是也没有吗？

不幸人　我倒是有的，不过我想过门而不入，因为我是一个很高傲的人。看样子，现在该动身了。

幸福人　根纳季·杰米扬内奇，就是住在亲戚家，咱们也不会有多大快乐。咱们是自由自在的人，四处云游的人，——对咱们来说，小旅馆比什么都宝贵。我在亲戚家里住过，知道那种滋味。我有一个叔叔，是县城里开小铺的，离这里约摸有五百里路，我曾经到他那里作客，后来弄得我几乎要逃走。真是……

不幸人　为什么？

幸福人　不好。我来讲给你听。有一次我没有事情闲逛了三个

① 科尔涅利，即波尔达夫切夫(1823—1865)，著名的俄国演员。

来月，厌烦了，我心想，好吧，去拜访一下叔父吧。于是，我就去了。好久好久不让我进他们的大门，各种各样的人老是走到台阶上来张望。最后他自己出来了。他说："你来做什么?"我说："叔叔，我来拜望拜望你。""那末，你是把自己的艺术扔掉了?"我说："扔掉了。"他说："你这是为什么？给你一个小房间，在我这里住一阵，不过得先去洗个澡。"于是我就住在他们家了。他们四点钟起身，十点钟吃中饭，七点多钟睡觉。吃中饭和吃晚饭，都有酒喝，要喝多少有多少。吃过中饭睡午觉。根纳季·杰米扬内奇，全家人一言不发，象死了一样。叔叔一早就到铺子里去，婶母成天喝茶，唉声叹气。她看我一眼，哎哟一声，就嘀咕起来："你这不幸的人啊，你这自己害自己的人啊!"我们尽说这些话。"你这自己害自己的人啊，你还不该去吃晚饭吗，你该去睡觉了。"

不幸人　对你来说，这不是再好也没有了吗？

幸福人　确实是这样，我身体好起来，也发胖了，可是有一次吃中饭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出现一个念头：我上吊死了吧？你知道，我把脑袋晃了一下，想把这个念头赶走，可是过了不多一会儿，这个念头又来了，晚上又来了。我觉得，不行，事情很糟糕，于是就在这天夜里，从窗户里逃了出来。你看，咱们这种人住亲戚家成什么样子。

不幸人　老弟，我自己也不想去，是的，老实对你说，我疲倦了，到雷宾斯克还要赶一个星期的路程，是不是能够找到事情，也没有把握。啊，要是咱们能够找到一个女演员，演话剧的，年轻的，漂亮的……

幸福人　那咱们就用不着忙活了，咱们就自己……其余的角色也容易凑齐。咱们就可以组成这么一个班子……我当售票

员……

不幸人　就缺这么一点点，没有女演员。

幸福人　如今女演员什么地方都没有。

不幸人　你懂不懂，什么叫做话剧女演员？你知道不知道，阿尔卡季，我需要什么样的女演员？老弟，我需要灵魂、生命、烈火。

幸福人　根纳季·杰米扬内奇，啊，烈火嘛，白天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不幸人　我说正经话的时候，你怎么敢跟我说俏皮话。你们演轻松喜剧的演员，一心只想逗人笑，感情半个钱都不值。一个女子由于爱情就一头扎进深渊里去。——这才是女演员。不过要我亲自看见才行，否则我是不相信的。我把她从深渊里拖出来，我才相信。嗳，看样子，要走了。

幸福人　到哪里去？

不幸人　你别管。老弟，我已经有十五年不到这里了，要知道，我几乎就是生在这里的。童年时代，天真无邪的游戏，养鸽子，你知道，这一切都记忆犹新。（垂下头来）那有什么呢，她怎么会不接待我呢？她已经是一个老太婆了，完全照女人的算法，她也早已五十出头了。老弟，我一直没忘记她，我常常送礼物给她。我曾经从卡腊苏巴札尔给她送去一双靴靰式的鞋子，从伊尔库茨克送去一条冰冻鲑鱼，从第比利斯送去绿松石，老弟，我还从伊尔比特送去茶砖，从诺伏契尔卡斯克送去咸鱼，从叶卡捷琳堡送去绿宝石的念珠，究竟送了多少，我记也记不清了。当然，要是咱们俩能坐着轿式马车直到她家台阶前面就好了。一群仆人就会出来迎接……可现在却是步行前去，而且穿得破破烂烂，（拭眼泪）

我是一个很有自尊心的人，阿尔卡季，有自尊心的人。（背起箱子）我们去吧，你也可以有个住处。

幸福人　上哪里去，根纳季·杰米扬内奇？

不幸人　上哪里去？（指路标）你看呀！

幸福人　（读）通往地主古尔梅斯卡娅女士的“小树墩”庄院。

不幸人　我的可怜的命运引导我到那个地方去。伙伴，把手伸过来。

〔两人缓缓地下。

第　三　幕

人　　物

古尔梅斯卡娅
布拉诺夫
不幸人
幸福人
沃斯米布拉托夫
彼得
卡尔普

〔一座树木茂密的古老花园。观众的左方是地主老爷住宅的一个并不很高的凉台，凉台上摆着花。凉台有三四个通往下面的台阶。

第　一　场

〔古尔梅斯卡娅站在凉台上。布拉诺夫在花园里。

布拉诺夫　（看见古尔梅斯卡娅，扶她从凉台上走下来，吻她的手）早晨好，赖萨·帕夫洛夫娜！

古尔梅斯卡娅　你好，我的朋友！

布拉诺夫　（关切地）您的身体怎么样？

古尔梅斯卡娅　谢谢你，我的亲爱的。我很健康，今天还觉得精神有点儿特别好，虽然夜里睡得不好，有点儿激动，并且尽做些不愉快的梦。你相信梦吗？

布拉诺夫　怎么不相信呢？也许，我再多读些书，我就不相信了。（狞笑）我没有学到毕业，所以我没有不修边幅，总是每天梳洗，也相信梦。

古尔梅斯卡娅　有些梦，整天没有法子从脑子里赶走。

布拉诺夫　赖萨·帕夫洛夫娜，您究竟做了什么梦？

古尔梅斯卡娅　啊，如果说，我不能全都告诉你呢。

布拉诺夫　请原谅我！

古尔梅斯卡娅　你没有什么错。要是别的梦，我可以告诉你，这一个梦不行。

布拉诺夫　那可为什么呢？

古尔梅斯卡娅　因为把梦讲给别人听，有时候就象把自己隐秘的心事或者愿望讲给别人听。这往往是不方便的。我是女人，你是男人。

布拉诺夫　是男人，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古尔梅斯卡娅　你这种天真烂漫，简直要不得。嗳，我说了吧，我梦见你了。

布拉诺夫　梦见我？这可让我很高兴啊。

古尔梅斯卡娅　真的吗？

布拉诺夫　那就是说，您躺下睡觉，还想我来着。

古尔梅斯卡娅　真奇怪！这个你很满意吗？

布拉诺夫　那怎么不满意呢？我老是害怕，您不要为什么事生

我的气，把我撵回妈妈那里去。

古尔梅斯卡娅　哎呀，这是多么可笑啊！我会为了什么事情生你的气呢？可怜的，你怕我吗？

布拉诺夫　怎么不怕呢。据说，您是很严厉的。

古尔梅斯卡娅　人家这么说，很好。不过对于你，我的朋友，我是决不严厉的，如果你对我害怕，那就太糟糕了。

布拉诺夫　好吧，我就不怕。如果我知道……

古尔梅斯卡娅　知道什么？

布拉诺夫　怎样使您满意。

古尔梅斯卡娅　你猜猜看。

布拉诺夫　猜透人的心，那可不是容易的事情。我也没有那种聪明劲儿。

古尔梅斯卡娅　那末，你的聪明表现在什么上面呢？

布拉诺夫　要我表现在哪里，就表现在那里。我可以管理田产啊，管理种地的人啊，要是象过去有农奴的话，您就找不到比我更好的总管了。不必担心我太年轻。

古尔梅斯卡娅　哎呀，这个梦呀！老在脑子里转，总是忘不了。

布拉诺夫　为什么这个梦使您这样不安呢？

古尔梅斯卡娅　解释清楚相当困难。不过我可以跟你坦白地说。我觉得，你是忠于我的。你知道，我有一个侄子。

布拉诺夫　我知道。你很喜欢他，并且时常提起他。

古尔梅斯卡娅　我的朋友，有时候人们说的是一回事，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为什么要向每一个人说明我的心意呢！照亲属关系来说，我应该喜欢他，所以我就公开说，我喜欢他。

布拉诺夫　那末，您事实上并不喜欢他？

古尔梅斯卡娅　也并不是不喜欢，而是……怎么对你说呢……

他现在是多余的人。我现在日子挺舒服，我已经想过，我该怎样支配我的财产，他要是突然出现怎么办呢。怎么拒绝他呢！也应该多少给他一部分财产，可是我必须从我喜欢的人那里分出一份……

布拉诺夫　您就不要给他好了。

古尔梅斯卡娅　不能不给。如果他很孝敬，品行端正，我怎么能不给他呢！我在这里已经处于这样的地位，我不能不认亲戚。他如果身上不带钱来呢？那就要供养他。他恐怕就要住在我这里。要知道，不能赶他走啊。

布拉诺夫　您命令我，我来赶。

古尔梅斯卡娅　（惊讶）哎呀，求上帝保佑你！你可要当心，当心！我梦见的正是这样：似乎他来了，他当着我的面，用手枪把你打死了。

布拉诺夫　把我？嘿，那我们等着瞧吧。您呀，赖萨·帕夫洛夫娜，最好还是不要想他，否则您老是要梦见他的。

古尔梅斯卡娅　直到目前为止，他是做得很聪明的，有十五年了，他没有到这里来过一次。我希望，我非常希望，再有十五年也是这样过去。

布拉诺夫　赖萨·帕夫洛夫娜，您最好还是完全把他忘记，也不要提起他，否则，说句不吉利的话，恐怕就会招来祸事。

古尔梅斯卡娅　真的，不要把祸事招来。

〔卡尔普上。

第二场

〔古尔梅斯卡娅、布拉诺夫、卡尔普。

卡尔普　太太，茶炊预备好了，请喝茶吧。

古尔梅斯卡娅　我们去吧，阿列克西斯[1]！

卡尔普　太太，夜里老爷来了。

古尔梅斯卡娅　老爷？什么老爷？

卡尔普　根纳季·杰米扬内奇。

古尔梅斯卡娅　（惊讶）真的吗？你听见没有，阿列克西斯？（对卡尔普）他在哪儿？

卡尔普　我把他领到亭子里，安排他在那里休息。他说，他住在城里旅馆里，把全部行李都留在那边了，他是随便散步从城里步行到我们这里来的。

古尔梅斯卡娅　他没有说什么吗？

卡尔普　没有。看样子，他情绪不好。

古尔梅斯卡娅　怎么情绪不好？

卡尔普　好象恍恍惚惚的样子。大概是路上劳顿的缘故。他要了纸和墨水去。在亭子里来回踱了好久，老是想心事。后来坐到桌子跟前，写了一张字条，叫我交给您。（递上字条）

古尔梅斯卡娅　什么玩意儿？是一首诗（读）

> 我的命运，残酷啊残酷！
> 残酷啊残酷，我的命运！
> 哎呀，现在只有进坟墓一条路……

这是什么，阿列克西斯？我不明白。

布拉诺夫　您不明白，我又怎么能明白呢？

---

① 见第一九四页注。

古尔梅斯卡娅　（对卡尔普）他在睡觉吗？

卡尔普　没有。他很早就起来，出去了，大概去洗澡了。我今天没有看见他。

古尔梅斯卡娅　好吧，等他来的时候，请他到客厅里喝茶！

卡尔普　是。（下）

古尔梅斯卡娅　（耸耸肩）怎么能不相信梦呢。我们去吧，阿列克西斯。

〔两人下。

〔不幸人，穿得很讲究，头上戴着可以折叠的黑帽子，幸福人，衣着同前一幕，两人同上。

第　三　场

〔不幸人，幸福人。

不幸人　嗳，阿尔卡季，我的婶母是一位可敬的、严厉的女人。老弟，我不愿意她知道我是一个演员，而且是一个内地的演员。（用手指威胁他）你当心，别漏出来。我是根纳季·杰米扬内奇·古尔梅斯基，是退伍的上尉或者少校，随便你怎样说都可以。总而言之，我是老爷，你是我的仆人。

幸福人　怎么是仆人？

不幸人　就这样，很简单，是仆人，就是这样。我总不能把你领到客厅里去啊！我怎么把你介绍给婶母呢？她是个笃信上帝的女人，老弟，她家里很安静，很朴素，突然来了这么一副嘴脸，你想想看，算什么。老弟，你当仆人，你那副长相，正合适。

幸福人　那可不行，对不起！这还不一定！

不幸人　什么不一定？

幸福人　关于长相。

不幸人　不，你呀，阿尔卡季老弟，这一点就别怀疑了吧。

幸福人　啊，怎么！

不幸人　（威胁地）就这样，我对你说！你还要什么？这里可以好好地给你吃，你只给我一个人服务。

幸福人　要知道，根纳季·杰米扬内奇，我有自尊心。

不幸人　你的自尊心，关我什么事。大演员马丁诺夫①，你怎么比得上，可是他自己却演仆人，你还害臊！老弟，你多么蠢呀！

幸福人　那是在舞台上啊。

不幸人　嗳，老弟，你就假设是在舞台上。

幸福人　不，我不干。您怎么想得出！怎么可以呢！我还是走的好，我有自尊心。

不幸人　我知道，你有自尊心。可是你有没有身份证呢？

幸福人　关您什么事？

不幸人　看是怎么一回事：你走，去试试看，你自会明白。老弟，我只要眼睛一挤，你就要象一个无业游民一样，被押解到你该去的地方。我知道，你已经十二年没有身份证了。你的口袋里没有身份证，只有《库尔斯克省报》上的一篇文章，文章上写着，某某演员来了，演得很蹩脚。这便是你的全部证件。喂，你怎么不吱声了？问题就在这里！老弟，你就给我帮个忙吧！你想想看，是谁请求你！嗳，朋友似的帮忙，明白

① 亚·叶·马丁诺夫（1816—1860），著名俄国演员，曾参加演出果戈理、莎士比亚和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名剧。

吗，朋友似的！

幸福人　如果是朋友似的，那我可以。

不幸人　老弟，你不要以为我看不起我自己的演员称号。老弟，是因为不方便。这是一个很安静、很高雅的人家。要知道，咱们俩简直象鬼似的，只比鬼稍微好一些。你不是不知道，唱戏的跟神父不能做伙伴。不过你要当心，不要拌嘴，不要打架，还有，不要偷人家的东西，阿尔卡季！虽然你不容易做到这一点，但是，老弟，你要努一把力，自己的举止行动，要象一个体面的仆人。喂，第一，老弟，把你的帽子摘下来，闪到一边去，有什么人来了。

〔卡尔普上。

第　四　场

〔不幸人、幸福人、卡尔普。

卡尔普　您好，老爷！您休息得怎么样？

不幸人　还好，老兄，睡得不坏。

卡尔普　老爷，怎么一回事，您怎么见老了。

不幸人　生活呀，老兄……

卡尔普　我明白，老爷，怎么不明白呢。这种差使也是……

不幸人　是的，老兄，这种差使……

卡尔普　老爷，又是行军……

不幸人　（叹了一口气）唉，行军，行军！

卡尔普　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老爷……

不幸人　是的，老兄，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您在这里生活得

怎么样？

卡尔普　我们过的算什么生活，老爷！我们生活在森林里，只能向树桩祷告，而且什么都懒得干。请吧，老爷，请吧！婶母在等您喝茶呢。

不幸人　（走向凉台）喂，卡尔普，别忘记。我的阿尔卡季，给他点茶喝，老兄！

卡尔普　是，老爷，您放心好了。

〔不幸人下。

幸福人　嘿，真是岂有此理，他走了，把我扔给这个下流东西了。看他，还要跟我纠缠，跟我说话呢。

卡尔普　您叫什么？

幸福人　斯卡纳赖尔①。

卡尔普　您是什么人呀？是外国人吗？

幸福人　我是外国人。您叫什么？

卡尔普　卡尔普·萨维里奇。

幸福人　不可能吧。

卡尔普　真的。

幸福人　要知道，卡尔普是一种鱼啊②。

卡尔普　卡尔皮亚才是鱼呢。

幸福人　不管是卡尔皮亚还是卡尔普，反正都是一样。最好还是管您叫鲤鱼萨维里奇吧。

卡尔普　啊，那怎么可以。您要喝茶吗？

幸福人　不要。

卡尔普　怎么不要？

---

① 法国人的名字，本为莫里哀喜剧里的人物。

② 俄语"鲤鱼"一词的发音即"卡尔普"。

幸福人　就是不要。

卡尔普　那末就是一点也不要？

幸福人　一点也不要。

卡尔普　为什么这样呢？

幸福人　就是为了那个。

卡尔普　这我不明白。

幸福人　很简单。洗完了澡，最好还是喝点那个……

卡尔普　那当然罗，最好还是喝点那个……不过到哪里去弄来呢？

幸福人　您去想想办法吧，鲈鱼萨维里奇！

卡尔普　不是鲈鱼，是卡尔普。除非到女管家那里去要要看。

幸福人　去要一点，拿到我们亭子里去！

卡尔普　我尽力为您办办看。

幸福人　请您偏劳吧，鳕鱼萨维里奇。（鞠躬，下）

卡尔普　啊呀，这个穿得怪里怪气的小丑！从什么地方、从什么国度把他弄来的？一定是从很远的地方。这才是仆人呢。应该承认，是有教养。可是这里呢？两个字：森林。

〔沃斯米布拉托夫和彼得上。

第　五　场

〔卡尔普、沃斯米布拉托夫、彼得。

卡尔普　你们来干什么？

沃斯米布拉托夫　很有兴趣① 见见太太，好伙计。

① 沃斯米布拉托夫想表明自己有教养 乱用名词，讲话文不对题。

卡尔普　你们等着自己的称呼①吧，等叫你们的时候再叫你们。

彼得　你这个怪人，我跟爸爸来，有事情要谈。

卡尔普　我们要你们办事情，需要性不大！得了吧，不行！你们闯到什么地方来了！

彼得　您还是去通报一下吧，试试看！

卡尔普　太太在陪上校②，你们怎么要我去通报。她的侄子来了。

沃斯米布拉托夫　是上校？

卡尔普　当然是上校……十五年不见了。

沃斯米布拉托夫　他待多久？

卡尔普　怎么待多久？他不走啦。

沃斯米布拉托夫　（想了想）他厉害吗？

卡尔普　当然罗，要不然怎么样呢！这还有什么说的！多么高的头衔。你们可放明白点！

沃斯米布拉托夫　（用手一挥）嗳，由他们去吧！……可是你还是早点……（下，彼得跟着他下）

卡尔普　还教训人呢！

〔不幸人和布拉诺夫从屋里出来。卡尔普下。

第　六　场

〔不幸人和布拉诺夫。

---

① 卡尔普也乱用名词，以表明自己有教养。

② 卡尔普故意抬高不幸人的头衔，以吓唬沃斯米布拉托夫。

不幸人　我的妹妹怎么样，老弟？

布拉诺夫　很好。

不幸人　跟她结婚吧，老弟，跟她结婚！

布拉诺夫　您赞成吗？

不幸人　我怎么管得着这种事呢？人们出生啊，结婚啊，死亡啊。那就是说，这是需要的，那就是说，这是很好的。

布拉诺夫　愿您喜欢我。

不幸人　你要我的喜欢做什么？老弟，我的喜欢有什么意思呢？

布拉诺夫　毕竟是有用的。

不幸人　难道你等候遗产吗？那么等着吧，老弟，等着吧！你该这么办！你得奉承我婶母，她是一个很有钱的女人。你还很年轻。不过，这种才能，大概是一种早熟的东西。你会吗？

布拉诺夫　（害羞地）我会。

不幸人　好极了！你年纪轻轻的，这是从哪里学来的？

布拉诺夫　学什么？

不幸人　老弟，就是奉承人，讨好人，向人献媚。

布拉诺夫　是贫穷教会我的。

不幸人　贫穷？你怎么会懂得它，懂得这个贫穷呢？

布拉诺夫　我怎么会不懂得？在生活里，我是很不幸的。

不幸人　你胡说，我不信。你很幸福。只有不会讨好、不会献媚的人才不幸福。你说，你有什么不幸！

布拉诺夫　第一，我爸爸给我留下的遗产不多。

不幸人　你需要多少呢？

布拉诺夫　即使能有二三千俄亩的土地，或者四五万现款也好。

不幸人　这样你就幸福了？老弟，你所需要的并不多啊。

布拉诺夫　这固然不多，但是可以相当不错地生活了。

不幸人　嗳，老弟，你再等等吧，我可以给你留下更多的钱。

布拉诺夫　您这是当真说的吗？

不幸人　嗳，怎么不当真呢？我没有亲人，我很喜欢你。你还有什么不幸？

布拉诺夫　在学问方面很不幸……我甚至连中学还没有毕业。

不幸人　（脱帽，鞠躬）老弟，这个，你得行个好，饶了我吧！

布拉诺夫　饶您什么？

不幸人　在这方面我怎么也帮不了你的忙。我很愿意帮忙，但是帮不上。

布拉诺夫　别这么想，没有关系！而且这也不需要。只要有钱就行。我妈妈说，我没有那种适于做学问的头脑。

不幸人　那末是什么头脑呢？

布拉诺夫　是实用的头脑。

不幸人　啊，你得谢谢造物主，总算还有一种头脑。常常有一种人，什么头脑都没有。

布拉诺夫　这也没有关系。只要多一点田产，而且懂得自己地主的利益就行。其实没有头脑也可以过活！

不幸人　那倒更好，头脑可以轻松些。那末你是没有头脑罗？然而烟卷有没有呢？

〔古尔梅斯卡娅出现在凉台上。

布拉诺夫　（笑）也没有。

不幸人　你笑什么，老弟？你抽不抽烟？

布拉诺夫　（低声）我是抽烟的，烟卷也有，不过现在赖萨·帕夫洛夫娜走过来了，我当着她的面是从来不敢抽烟的。

〔古尔梅斯卡娅走进花园。

第七场

〔古尔梅斯卡娅、不幸人、布拉诺夫，然后卡尔普。

古尔梅斯卡娅　你变得这样厉害，我怎么也认不出你来了。你没有完全忘记我，我真感谢你。而我们呢，几乎每天都想起你。

不幸人　我怎么能忘记您！您不知道我的心。我过去记着您，现在记着您，将来也记着您。

古尔梅斯卡娅　我知道，我的朋友，并且谢谢你记得我。你送给我的念珠，使我再满意不过了。

不幸人　我寄这念珠的时候，我心里想："善良的女子，你把这念珠拿在手里，你要常常祷告。噢，在你神圣的祷告词中记着我吧！"①

古尔梅斯卡娅　我常想起你，我的朋友，常想起你。但是，我直到现在还没有问你。看你穿的衣服，你已经不在军队服务了吧。

不幸人　不服务了。身体不好，气力不行，现在也没有敌人威胁我们。但是，如果……啊！……我本性是喜欢打仗的！在和平时期当兵只是为了官衔，为了荣誉！……我并不是有虚荣心的人。

古尔梅斯卡娅　但是我想，你不会闲着过日子。你，大概，只是换了一个差使吧？

① 这段话引自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里的台词，但引文不准确。

不幸人　是换了。

古尔梅斯卡娅　你满意你的职位吗？

不幸人　婶母，我的差使对我很合适：我满意，人家也对我满意。

古尔梅斯卡娅　你现在是休假吗？

不幸人　不是，我是路过，想休息一下。

古尔梅斯卡娅　你能想到来看看我，我很高兴。你住在凉亭里方便吗？

不幸人　噢，您别操心！花园、大自然、树木、幽静！这就是我灵魂的天堂。

〔卡尔普上。

卡尔普　太太，沃斯米布拉托夫等候好久了。

古尔梅斯卡娅　哎呀，对了，我忘记了，是我叫他早些来的。叫他到这里来！

〔卡尔普下。

你要到附近去散散步吗？阿列克西斯可以给你作伴。

不幸人　不，我只是在夜里散步。（对布拉诺夫）老弟，我们到凉亭里去吧！

布拉诺夫　走吧。

〔两人下。

〔沃斯米布拉托夫和彼得上。

第　八　场

〔古尔梅斯卡娅、沃斯米布拉托夫、彼得。

古尔梅斯卡娅　请你原谅我，我把你忘记了。

沃斯米布拉托夫　没有关系。小侄子来了吗？

古尔梅斯卡娅　对了，侄子来了。

沃斯米布拉托夫　那是好事情。不过，太太，别把我们的事耽误了。

古尔梅斯卡娅　我现在决不耽误你。

沃斯米布拉托夫　那才好，不要耽误！

古尔梅斯卡娅　不，不，我们现在就办。

沃斯米布拉托夫　好。

〔沉默。

古尔梅斯卡娅　你拿来了吗？

沃斯米布拉托夫　怎么能不拿来，自己的事情还能忘得了。

古尔梅斯卡娅　那好，我们现在就办吧。

沃斯米布拉托夫　好，好。

〔沉默。

古尔梅斯卡娅　那末怎么样，拿多少来？

沃斯米布拉托夫　请拿出来。

古尔梅斯卡娅　什么？

沃斯米布拉托夫　字据，我们的条款。

古尔梅斯卡娅　可不是吗，对了。我不知道，把它放到哪里去了。

沃斯米布拉托夫　找找看。

古尔梅斯卡娅　到哪里去找！我，真的，不知道。我，一定是把它丢了。

沃斯米布拉托夫　这怎么行呢？要知道，您可以用这种做法欺侮我。

古尔梅斯卡娅　废话！我怎么欺侮你？

沃斯米布拉托夫　您乐意怎样欺侮我就怎样欺侮我。您把字据丢了，那末我也学您的样，糊里糊涂，不取字据。您会说，卖的是一万块，可是我已经把树砍了，运走了，那就没法讨价还价了。

古尔梅斯卡娅　还说这种话！难道你不认识我吗？

沃斯米布拉托夫　我信赖您，因为我现在完全掌握在您的手里。

古尔梅斯卡娅　啊，不过，你疑心什么，伊万·彼得罗夫。我另外给你预备了一张字据。

沃斯米布拉托夫　预备好了？

古尔梅斯卡娅　预备好了，写明钱我已经全部收到了。

沃斯米布拉托夫　那好。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十分感谢您。不过，我倒很有兴趣看看这张字据。

古尔梅斯卡娅　就在这里（把字据递给他）你看吧！

沃斯米布拉托夫　（接字据）不戴眼镜我看不大清，戴了眼镜更看不清。让我儿子看吧。彼得，你念给我听。（把字据给彼得）

彼得　（念）现卖给卡利诺夫斯克商人伊万·彼得罗夫·沃斯米布拉托夫……

沃斯米布拉托夫　对了，一点也不错！

彼得　（念）……砍伐下列荒地之森林：戈列拉亚和帕廖纳亚……

沃斯米布拉托夫　是这些地方。

彼得　（念）……以及佩拉耶雅两俄亩森林，款项已全部收到，卡利诺夫斯克女地主赖萨·古尔梅斯卡娅签字。

沃斯米布拉托夫　（接过字据）很好，（摸出皮夹子，把字据小心

放在皮夹子里)请允许我收下吧。(摸出钱来,数)一千……一千三百、五百、七百……(想了一想,好象想起来了)八百。请收下吧!(递给古尔梅斯卡娅)

古尔梅斯卡娅　怎么是一千八百呢?我不是要……

沃斯米布拉托夫　对不起,请原谅!看我这个记性(摸出钱来,递给她)还有二百卢布!现在都齐了。好象是这样吧?彼得鲁什卡,是吧?你怎么不吱声。(威胁地)说话呀,笨蛋!

彼得　是这样!

古尔梅斯卡娅　伊万·彼得罗夫,你跟我开玩笑吗?是三千,不是两千。

沃斯米布拉托夫　(委屈地)什么三千?您怎么啦,我的天!

古尔梅斯卡娅　难道你忘了吗?一块地是一千五,还有一块地也是一千五。

沃斯米布拉托夫　决没有这样的事,不能这样算。

古尔梅斯卡娅　那怎么算呢?

沃斯米布拉托夫　我的眼睛长到哪里去了?难道这样的林子要花三千卢布?要知道,我们也是想赚钱不赔本的呀!

古尔梅斯卡娅　我是相信你的,我还向大家夸你,说你是个好人,是有家室的人……

沃斯米布拉托夫　这不包括在内①。

古尔梅斯卡娅　你要是这样的话,我不卖了。

沃斯米布拉托夫　随您的便。请原谅。我们走吧,彼得!

古尔梅斯卡娅　给这个价钱,我不同意把帕廖纳亚和佩拉耶瓦

---

①　这句话是商人为表示自己有教养,乱用名词。意谓"跟这个没有关系"。

卖给你。哼，你自己去评评看。你讲不讲道理？

沃斯米布拉托夫　怎么不讲道理？我们不讲道理就不能做生意。只有您老人家才用不着讲道理，因为您有现成的财产，花光了都行。如果您不答应卖，那就请您把钱退还。总应该有个结局。

古尔梅斯卡娅　我留下一千五，算是戈列拉亚的卖价，还有五百你拿回去。

沃斯米布拉托夫　不行，我看，咱们讨价还价没有个完。帕廖纳亚和佩拉耶瓦两块地少于二千我不卖，而且还只跟您才讲这个价钱。

古尔梅斯卡娅　怎么不卖？

沃斯米布拉托夫　就是这样嘛。这两块地我已经从您那里买下了，那就是说，我想，我再把它卖掉。

古尔梅斯卡娅　如果我还给你两千卢布，那末我卖掉戈列拉亚，就一个钱也没有得到了。

沃斯米布拉托夫　这就不关我的事了。

古尔梅斯卡娅　不，不，我不愿意，我不愿意！

沃斯米布拉托夫　你们既然对我们这样，我们也就对你们这样。你们厌恶我们这种人，我们这种身份……

彼得　爹爹！

沃斯米布拉托夫　我打死你。

古尔梅斯卡娅　不，不。你把五百卢布拿去。

沃斯米布拉托夫　既然不行，还说什么！我们走吧，彼得！

古尔梅斯卡娅　怎么这样？

沃斯米布拉托夫　这连小孩都明白。我买了您的林子，我给了您钱，您给了我字据。那就是说，林子是我的，钱是您的了。

现在鞠躬，告退。告辞了。（下，彼得跟在他后面）

古尔梅斯卡娅　这算怎么回事？青天白日遭强盗抢劫！真是怪事，我一生里，无论买进，卖出，没有一次不是我受欺骗的。看样子，我这是命里注定了。（走向凉台）

〔不幸人和布拉诺夫上。

第　九　场

〔古尔梅斯卡娅、不幸人、布拉诺夫。

布拉诺夫　您的戏法可玩得太高明了！您那张“九”是怎么一回事……

不幸人　老弟，这是偷牌！

布拉诺夫　怎么偷牌，您教给我！

不幸人　为什么？

布拉诺夫　您知道不，我们这里四周的地主都很有钱……有时候来打牌……我要是输了钱，可不是玩的，我是个穷人。

不幸人　老弟，你可真行啊！

古尔梅斯卡娅　（从凉台上走下来）你想想看，阿列克西斯，我把森林卖给伊万·彼得罗夫，讲好三千卢布，我却只收到两千。

布拉诺夫　怎么会这样呢？

古尔梅斯卡娅　是我自己的错：我预先把字据给了他，说款项我已全部收到，于是，他就只给我两千了。

不幸人　（厉声地）哎呀，该死的东西！

布拉诺夫　您怎么这样呢？哎呀，多可惜啊！还不如……

古尔梅斯卡娅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我的朋友。好在，总算给了两千。

不幸人　（激烈地）怎么没有办法？把他叫回来，（抬眼看天）我要狠狠地收拾他！天呀，我要狠狠地收拾他！

布拉诺夫　可是字据已经在他手里了。

不幸人　还管这个！我管他有没有字据。他在哪里？把他揪到这里来！我要狠狠地收拾他！

〔卡尔普和幸福人上。

古尔梅斯卡娅　（对布拉诺夫）哎呀，他多可怕呀！我们走吧，我们走吧！

布拉诺夫　请允许让我留下。我倒很想看看。

〔古尔梅斯卡娅下。

伊万·彼得罗夫走了吗？

卡尔普　还没有，他在这里，在院子里。

不幸人　把这骗子叫回来！我要把他！……揪住他的领子拖过来！

〔卡尔普下。

阿尔卡季，把我的勋章拿来！

〔幸福人下。

布拉诺夫　您要跟他说什么话？

不幸人　老弟，我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话！

布拉诺夫　有字据，难道可以不认账吗？

不幸人　我来做给你看，可以不认账。我管他什么字据不字据，我又不是法院的小文书。老弟，你离我远一些，现在我顾不到你。

〔幸福人拿来假勋章，不幸人把勋章挂上。

布拉诺夫　这是什么勋章？是外国的吗？

〔卡尔普、沃斯米布拉托夫和彼得上。

第　十　场

〔不幸人、布拉诺夫、幸福人、沃斯米布拉托夫、彼得、卡尔普。

沃斯米布拉托夫　还要干什么？有这样的需要吗？我们还有自己的事要办，谈话我们已经谈厌了。

卡尔普　请进！关我什么事，是主人家要这样嘛。

布拉诺夫　这是外国勋章吧？

不幸人　是外国的。老弟，你别跟我打岔吧！（对沃斯米布拉托夫）到这里来！

沃斯米布拉托夫　大人，我祝您健康！我不知道您的名字和父名……

不幸人　跟你说，到这里来！

沃斯米布拉托夫　（对儿子）彼得鲁什卡，到一边去！离开一点！就这样！（对不幸人）您有何贵干？

不幸人　我不能隔着一里路跟你说话呀！

沃斯米布拉托夫　也许，您耳朵不灵便吧，那末我们就走近些，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幸人　你怎么竟敢想！……

沃斯米布拉托夫　对不起！

不幸人　住嘴！这样的女人！你竟敢……

沃斯米布拉托夫　什么女人？对不起……

不幸人　什么女人！亏他问得出！跟你说，住嘴！所有的人，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在内，对这样的女人都很敬重！而你这个视钱如命的卑鄙的小商人！……

沃斯米布拉托夫　你这是说的什么？

不幸人　别打断我的话！你得感谢上帝，我还有一点耐心！要是没有耐心，你就倒霉了！（用手指威胁他）

沃斯米布拉托夫　彼得鲁什卡！你怎么吓得目瞪口呆了！好好地站着！

不幸人　你这倒霉的家伙！别站在狮子和它的……

沃斯米布拉托夫　您叫喊什么？您叫喊，我也叫喊，这不成市场了吗，那会有什么结果。

不幸人　你，你？……你还要叫喊？

沃斯米布拉托夫　既然你们这里时兴这样，那又为什么不叫喊呢？我们自己是低声说话的，因为我们中间没有聋子。

不幸人　（对布拉诺夫）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居然敢说这种话？

布拉诺夫　是呀。

不幸人　天哪！他还活着？我还没有打死他？

沃斯米布拉托夫　这可是为什么！您倒说说看，您究竟要干什么？没有事情我可不高兴白待在这里。

不幸人　我要干什么？他居然问我要干什么！啊！哈，哈，哈！我要对你说，你是个骗子！

沃斯米布拉托夫　不，这种话，您别说了吧！这一点也没有用处。在如今的时代，这是多余的。

彼得　还说什么恭维话！

沃斯米布拉托夫　彼得鲁什卡，到这里来！

彼得　爹爹，我在这里。

沃斯米布拉托夫　要是有话，就说；没有话，那我们要告辞了。喂，还是请您到我家里去吧，在我家里说话要方便些。彼得，咱们走吧！

不幸人　（威严地）站住！

彼得　叫站住得付钱的呀。

不幸人　你怎么欺骗一个可敬的女人！

沃斯米布拉托夫　欺骗！随便什么话都可以说。可是您为什么相信您婶母的话，不相信我的话呢？

不幸人　还问呢……她是一个象天使一样温和的女人，他却……（双手一拍）他还发议论呢？你们瞧瞧他！你那一副嘴脸，大逆不道的嘴脸，顶什么用？

沃斯米布拉托夫　彼得鲁什卡，站在这里！

彼得　可是，爸爸，这些油腔滑调，我们可听够了……

不幸人　温和的女人！她是温和的化身！

沃斯米布拉托夫　谁也没有说她不温和，她就是理性……欠缺些。

不幸人　你说的理性是什么东西！你说的理性有什么用。理性只有一寸长，只有一钱重，一喱重。可是诚实是无限的。你就是不诚实。

沃斯米布拉托夫　那可不行，老爷，随便你说什么，可不能说诚实不诚实。我要打官司的。怎么说我不诚实？既然我有字据可以证明，我就是诚实的。你在方圆百里之内打听打听看，谁都会对你说，我是诚实的。不管你怎么说，我还是自己要说，我是个诚实人。别的东西我不能夸口，说到诚实，老爷，我可以告诉你：我不是一个人，我是一条法律。

不幸人　(坐到桌子跟前，把头垂下)滚！

沃斯米布拉托夫　怎么滚？

不幸人　够了！你滚蛋吧！啊，人啊，人啊！

沃斯米布拉托夫　怎么够了？不，慢着。老爷，要不要我用一句话把你顶回去？

不幸人　把我？

沃斯米布拉托夫　是的，把你顶回去。(走近，摸出钱包，扔在桌子上)你见过这个没有？

不幸人　什么玩意儿？

沃斯米布拉托夫　也许，是你婶母自己忘记了。上帝保佑她，你是相信她的，你凭良心拿吧，拿吧，要多少拿多少！我不阻拦你，你拿吧！

布拉诺夫　您快拿吧！

不幸人　(对布拉诺夫)滚开！(对沃斯米布拉托夫，把皮夹子还给他)你自己给！

沃斯米布拉托夫　就自己。(数钱)看我是怎样一个人。把我的名字记在祷告文里吧。

不幸人　伸出手来！

沃斯米布拉托夫　什么伸手！(把手递过去)早就应该这样。我是怎样一个人？老爷，你一定了解我的性格了吧？刺激我，我激动起来，就会把一切都交出去。好象，我们确实是讲好三千，不过，我说不准……没有字据，就只好随我了。拿去，给她一千卢布。不过，我还是要说：这不合乎规矩。

〔古尔梅斯卡娅上。

第十一场

〔古尔梅斯卡娅、不幸人、布拉诺夫、幸福人、沃斯米布拉托夫、彼得和卡尔普。

不幸人 （递钱给古尔梅斯卡娅）这是您的钱，请收下吧（退到旁边，站着，双手交叉，垂下头）。

古尔梅斯卡娅 我非常感谢你，我的朋友！

沃斯米布拉托夫 收下了？不过，要不是老爷，您可看不到这笔钱了。否则我也就违心地犯下了错误。因为我也有良心啊。

古尔梅斯卡娅 你别生我的气，伊万·彼得罗夫！我是女人，不要严格追究我，请你赏光，明天到我家来吃饭。

沃斯米布拉托夫 请吃饭是不能推辞的。而且还有树桩的事要谈。

古尔梅斯卡娅 是呀，还有树桩的事要谈。

沃斯米布拉托夫 那末我们就告辞了！再见，爱发脾气的老爷！彼得，咱们走吧。（下，彼得和卡尔普跟在后面）

古尔梅斯卡娅 （对不幸人）哎呀，我多么感谢你呀！你知道不知道，我还欠你这个数目的一笔钱呢。（好象恍然大悟，匆匆把钱藏起来）

不幸人 我不信。

古尔梅斯卡娅 （把钱盒关好）你的钱我来保存，我的朋友，我来保存！

不幸人 哎呀，婶婶，您别要手腕了！好意思吗！噢，女人的心

啊！您想给我钱，但是您不知道，怎样把这事处理得更巧妙些。您便说您欠我钱！哪，好极了！等有一天我们来算账吧！等我需要的时候，请您不要拒绝，不过现在我不需要钱，我很富有。

古尔梅斯卡娅　那末，随你的便吧，我的朋友。

幸福人　（自言自语）他一个钱也没有，还装模作样。

古尔梅斯卡娅　（看了看布拉诺夫）我希望，你在我们这里住几天。

不幸人　假使您允许的话，最多两三天。

古尔梅斯卡娅　怎么这样短呢？

不幸人　在我这已经足够了。来探望一下故乡的丛林，回忆一下天真无知的童年和无忧无虑的青年时代……谁知道，在作古以前，能不能再来一次呢……

古尔梅斯卡娅　你是不是以为，你会使我添麻烦呢？正相反，我会很高兴的！

不幸人　高贵的妇人！请不要把你心灵的宝库在我面前白白浪费吧！我的道路上虽然荆棘丛生，但是我决不离开。

古尔梅斯卡娅　（以目示布拉诺夫，表示她很满意）那就随你的便吧，我的朋友。我本来以为，你在这里会平静一些。

不幸人　我的平静在坟墓里。这里是天堂。我是不值得住天堂的。谢谢，谢谢！我的心里充满着对您的感激和敬爱之情，我的胸中充满热泪，（拭眼泪）这么多的慈爱，这么多的温情！我要做一个偶像崇拜者，我要为你祈祷！（用一只手遮住脸，下）

〔幸福人跟在他后面，但是又站住，从丛林里窥视。

第十二场

〔古尔梅斯卡娅、布拉诺夫、在丛林中的幸福人。

古尔梅斯卡娅　他走了。嗳，现在我平静了，他并不妨碍我。他是那么热情洋溢的人！我简直觉得他是一个蠢人。我以前多么害怕啊！他样子可怕！

布拉诺夫　不，这没有关系，这对于普通老百姓是有用的。

古尔梅斯卡娅　不过你也得小心！当心自己，我的朋友！我脑子里总摆脱不开那个梦……他的性格是那样疯狂。

布拉诺夫　您放心好了，我跟他已经交上朋友了。

古尔梅斯卡娅　我怎么也没有料到……他自己会拒绝拿钱！从他那方面来说，这是多么和善啊！我不该提起那笔债。不知怎么就心软了！本来是做做样子的，就假戏真做了。你不会相信，我的朋友，我不喜欢给人家钱。

布拉诺夫　我不知道，我还年轻。赖萨·帕夫洛夫娜，聪明人说，吝啬并不是愚蠢。

古尔梅斯卡娅　我也并不吝啬，我爱上了谁，我就把一切都给他。

布拉诺夫　您有很多钱吗？

古尔梅斯卡娅　很多。你看！（把盒子打开）

〔布拉诺夫看了一下，叹息。

我爱上了谁，我就把这些钱全给他。

布拉诺夫　（深深地叹息）噢—唷！

古尔梅斯卡娅　你听，我要跟你说什么，阿列克西斯！你的姿态

很自卑，看上去还象个小孩。这个我不喜欢。当然，不能严厉责怪你。你这是由于贫穷的缘故。不过，咱们可以想个法子来改改这个毛病，使你变得更庄重些。我要你变得更庄重些，阿列克西斯。过两天你到省城去一趟，给自已多定做几套漂亮衣服，做得宽大一些，买只带表链的贵重金表，和别的一些东西……除此以外，还应该，在你的口袋里经常搁很多钱。这可以使你有气派。（从盒子里拿出不幸人交给她的那笔钱）这是一笔稀里糊涂弄来的钱，我是偶然得到的。我把它送给你吧。

布拉诺夫　（手足无措）给我？（接钱）谢谢。（吻古尔梅斯卡娅的手）您要我变成一个庄重的人吗？我一定做到。

古尔梅斯卡娅　咱们去开张单子，给你到城里去买些什么东西。（两人下）

幸福人　钱哪，再见了！啊哟，这些个悲剧演员！没完没了的高尚，一点意义也没有。

第 四 幕

人 物

古尔梅斯卡娅
布拉诺夫
不幸人
幸福人
阿克休莎
彼得
卡尔普
乌莉塔

〔花园的另一部分：右面是凉亭，左面是花园的长椅，远处，穿过树木，可以看见湖面。月夜。

第 一 场

〔不幸人和幸福人。

不幸人　阿尔卡季，你吃过晚饭啦？
幸福人　吃过了。

不幸人　老弟，给你吃得好吗？

幸福人　好极了。根纳季·杰米扬内奇，聪明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吃亏。

不幸人　聪明人？你这是说谁啊？

幸福人　说我自己。

不幸人　喂，这是谁告诉你，说你是聪明人？老弟，你别相信这话，是人家骗你的。

幸福人　甚至于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你听，第一，我吃老爷的饭菜，我说，我这是跟您养成的习惯；第二，我跟女管家搭上了关系，因此，根纳季·杰米扬内奇，我借了她的钱，我还有一瓶露酒，放在床边的墙角里，乌黑的，象皮鞋油。

不幸人　阿尔卡季，你初次登台，还算不错。老弟，你努力吧，好好扮演自己的角色！

幸福人　我倒演得好，您演得怎么样？

不幸人　阿尔卡季，我现在很幸福。我做了一件好事。

幸福人　哼，好事。还可以更好，如果把这些钱……

不幸人　什么？

幸福人　“放进口袋里”①。

不幸人　我要让你这个“放进口袋里”知道点厉害！

幸福人　要不然，手里会有多少钱啊！啊哈，根纳季·杰米扬内奇！

不幸人　到了手，又飞走了。

幸福人　您为什么把钱交出去呢？

不幸人　阿尔卡季，你疯了！怎么为什么？这钱不是我的。

幸福人　这有什么要紧！立刻“拔脚就跑”！到城里去，坐三头

---

①　原文是俄国腔的法国话。

马车……就可以逛一下了!……然后再坐轮船到雅罗斯拉夫尔去,这里去,那里去,还要到尼日尼城去赶集!

不幸人　阿尔卡季,我想,掐死你,这样对你更好些,我也可以安静些。

幸福人　您说,掐死!您聪明。可是这个中学生,看样子,更聪明些。他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比您好。

不幸人　什么角色,老弟。嗳,他算个什么?一个小孩子,如此而已。

幸福人　什么角色?第一情人。

不幸人　情人?(威严地)谁的?

幸福人　(滑稽地、卑贱地)您婶母的。

不幸人　哈,哈,哈!可是,阿尔卡季,非但你的外形是卑鄙的,连你的灵魂也是卑鄙的。不过,你得小心点,别再胡说,说了,你这家伙就得挨揍。

幸福人　哼,挨揍……

不幸人　要狠狠地揍。

幸福人　怎么不揍呢!(走向丛林)他演的是情人,您呢……(从丛林后)却是演傻瓜。

不幸人　(进攻)我演傻瓜?我?

幸福人　(跑到另一边)人家在笑你这个傻瓜呢。

不幸人　(进攻)笑我?谁?谁?你说,坏蛋!

幸福人　(退却)您吓唬人好了!我要跑了……我有什么错,我自己听见的,亲耳听见的。

不幸人　谁笑我?该死的!

幸福人　您的婶母和布拉诺夫。

不幸人　(抱头)噢!

幸福人　他们管您叫傻瓜。（躲到丛林后面）

不幸人　阿尔卡季！也许你那肮脏的日子过够了吧？那末你就自己去吊死吧！别让我为你弄脏了手！

幸福人　有到手的钱，您都不去拿；顺着胡子流，却流不进嘴里。还叫我做伙伴呢！既然是伙伴，那末什么都该平分，——这里面也有我的一半。

不幸人　我叫你来当伙伴，不是叫你做强盗。

幸福人　把我那一份给我，给我！

不幸人　阿尔卡季！你喝醉了还是怎么的？

幸福人　嗳，喝醉了又怎么样呢！我还引以为荣呢！

不幸人　不，打死你，打死你才能完事！没有什么好说的！

幸福人　（退却）哼，怎么不打死呢！（从丛林后面）您的手短了点！（逃走）

不幸人　他造谣，无耻地造谣。啊，一个人会卑鄙到这种程度！如果……宁愿他是撒谎，说的不是真话！我只要把他揍一顿……但是，如果我的笃信宗教的婶母，这位温和慈祥的模范，……噢，那我就按我的办法跟她说话了。居然嘲笑一个人的感情，嘲笑一个演员的热泪！不，不幸人不能容忍这样的侮辱！（下）

〔卡尔普上。

第　二　场

〔卡尔普、然后乌莉塔。

卡尔普　吃过晚饭了。太太到卧房去了，可以休息休息了。（坐

到长椅上）

〔乌莉塔，四处张望。

出来散步？

乌莉塔　对了，卡尔普·萨韦利奇。这夜晚非常……

卡尔普　确实……使人愉快……那有什么呢，您去散散心吧！原因是很清楚的，是活人嘛，活人总是想念活人。

乌莉塔　您这是指的什么？

卡尔普　就算是指的您吧。

乌莉塔　是什么意思？

卡尔普　您自己会明白。

乌莉塔　可是，我不明白呢？

卡尔普　那关我什么事！爱明白不明白！我又不是做您的丈夫。

乌莉塔　您说的话简直太蠢啦。

卡尔普　那就随您的便吧。

乌莉塔　我不明白，怎么人们对什么事总是只看到坏的一面。

卡尔普　坏的一面，好的一面，我什么都没有看到，只不过有点奇怪……

乌莉塔　什么奇怪？

卡尔普　在您这样的年纪……

乌莉塔　什么这样的年纪？您又没有参加过我的洗礼①。我觉得，您没有什么好说的。

卡尔普　我说的话对您不会有坏处。

乌莉塔　您象只鸮似的蹲在这里吧！好好想想脑子里尽想些什么。

---

① 按西俗，孩子生下之后要受基督教洗礼，参加过某人洗礼的，就应该知道某人的年龄。

卡尔普　那就是说，我待在这里妨碍您吧？

乌莉塔　这是什么话？您何必这样看待我呢？

〔幸福人上。

第　三　场

〔卡尔普、乌莉塔、幸福人。

幸福人　可敬的伙伴！

乌莉塔　欢迎大驾光临！

卡尔普　您老爷在睡觉吧？

幸福人　（坐下）谁知道他！

乌莉塔　你们在我们这里住很久吗？

幸福人　我们待在这里做什么！

卡尔普　应该呆在这里。你们在这里，情况就好多了。刚才伊万·彼得罗夫不是立刻把钱交出来了吗。

乌莉塔　那当然罗，是男子汉嘛。

卡尔普　太太可怎么样呢！往上爬的人买产业，可是我们什么都卖掉。卖了一片森林，又卖一片！太太把钱装满盒子，抓得很紧，谁都要不到她一个钱。可是突然又有成千卢布飞走了，飞走了。

幸福人　真飞走吗？

卡尔普　真飞走了。

乌莉塔　都送给穷人和亲戚了。

幸福人　（不听）要能捞到就好了。

卡尔普　所以大家都在捞嘛。

乌莉塔　都送给穷人和亲戚了。

卡尔普　怎么能不送给亲戚呢！

乌莉塔　照您说，给了谁呢？

卡尔普　我们知道给了谁。

乌莉塔　当着外人的面，您怎么好意思说！

卡尔普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他是我们的兄弟，因此……

乌莉塔　大概，关于我们的模范生活，全省都知道了。

卡尔普　我不说我们村里的事，难道会传出去。难道在彼得堡、在莫斯科也会知道？

乌莉塔　无论如何您总不应该责备太太。

卡尔普　难道我责备了？太太是个和善的人，我们在她身边做事都很好。为什么不说真话呢？钱是我到邮局去寄的，钱是寄给谁的，是不是寄给亲戚的，我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

幸福人　很有意思的谈话。

乌莉塔　一点意思也没有。您怎么啦！都是他编造的。

卡尔普　给法国医生寄了没有？给意大利人寄了没有？给那丈量地皮的测量员寄了没有？

乌莉塔　哎呀，哎呀！您怎么好意思说这些话！

卡尔普　嗳，那有什么呢！这算什么话！我爱说老实话。不过，该去睡觉了。随你们吧。祝你们幸福！

幸福人　再见，鳇鱼。萨韦利奇！

卡尔普　真有你的，滑稽家！（下）

第　四　场

〔幸福人和乌莉塔。

乌莉塔　那露酒尝了吗？我不知道好不好。真想好好招待您，但是不知道该怎样才好。

幸福人　很好，好极了；一定是您自己做的吧。

乌莉塔　我只能把您这些话当笑话听。要不要我明天给您拿奶油来喝茶？

幸福人　那就承您情了，不过要疯牛的奶油。

乌莉塔　哎呀，我不懂您的话。

幸福人　那就是说，要罗姆酒。我们就是这样的叫法。

乌莉塔　我去找找看。

幸福人　您去找吧，假使您爱的话！……

乌莉塔　您说："假使您爱"！您知道，我会怎样回答您这句话？

幸福人　不，我不知道。

乌莉塔　您这句话是对我说着玩的。可是，您不是责备我们女人吧！

幸福人　为什么责备呢。别那么想！我很满意。

乌莉塔　男人总是满意的。因为不要男人负责任。可是您看看我们女人的苦处！从前啊……一想起从前的事就使人难过死了，那时候的生活啊，简直不是生活，而是毫无生趣地打发日子。你要出嫁，不让你出嫁，你要谈恋爱，也不许你谈恋爱……我们那时候要谈恋爱，是犯大禁的。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去巴结太太。在太太面前爬来爬去，爬来爬去，就是说，比任何最下等的畜生都不如。后来，总算爬出一点地位来了，才给自己增加一点胆量。因为心究竟是活人的心，也要求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买卖契约①不知把

① 指买卖农奴的契约。

人坑害成什么样子了！我给您讲我自己的事情……不过您听起来也很枯燥……那当然罗，无非都是听人家使唤，受人家的气罢了。我也不愿意使我自己、并且使您弄得心里难过，因为您对我是这样亲切。（四面张望）好象，是您的老爷来了吧？

幸福人　他来打我了。

乌莉塔　哎呀，多可怜啊！

幸福人　我蹲下来，您挡住我。也许他看不见我。（蹲下）怎么样，过来了，走近了吧？

乌莉塔　不，回去了。只是狠狠地看了一下。他的眼光多凶啊！简直可怕。把人吓得发抖……

幸福人　（站起来）野蛮人！

乌莉塔　我的亲爱的，您怎么跟这样的老爷生活呢？

幸福人　他是我的什么老爷！我和他是一样的人。他仗着嗓门大，就使起性子来了。

乌莉塔　您这是说的什么！他的老爷身份是真正的、天生的呀。要夺去他的老爷身份怎么也不行。

幸福人　谁要夺他的老爷身份！我不过是说，我跟他是一样的人，两个人都是演员，他是不幸人，我是幸福人，而且两人都是醉汉。

乌莉塔　是演员？哎呀，您说什么呀！您说什么呀！

幸福人　已经有十多年了，我们在俄国各地流浪，从这个戏院到那个戏院，象吉卜赛人似的。为了这个缘故，他一直没有来看他的婶母，不好意思露面。

乌莉塔　哎呀，多可怕啊！

幸福人　现在他带着背包步行到伏洛格达去。没有仆人，他不

能露面，他是个贵族，所以他就央求我做他的仆人。那也得好好地待人啊。我在外省，地位还比他高些呢，现在大嗓门的悲剧演员不时兴了。

乌莉塔　您在说些什么呀！

幸福人　他想在这里从婶母手里得到一点好处。他本来可以直说因为穷，恳求帮助。但是，你看，又怕害臊。刚才他失掉了机会，没能把钱捞到手。所以他现在对我发脾气。一个最下流的人！刚才和那个中学生玩牌，骗他。我故意从他们那里走开了。我猜想，一定会让这个中学生输光，赢他的钱，还会打他一顿。真会这样的。他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要是打死了什么人，你还得跟他一起坐牢呢。他的一切做法，都象强盗一样，简直是个活着的普加乔夫①。

乌莉塔　幸亏您告诉了我。再见！

幸福人　再见，我的亲爱的！

乌莉塔　（惊惶地）我要走了！哎呀，真吓人！

幸福人　啊，害怕了！我可老是这样演鬼怪的，就是这样子在台上跳。（跳，叫）呜！呜！

乌莉塔　我的天哪！请您原谅我吧！

幸福人　你请求原谅对我有什么用！你们和这庄院都毁了吧！我可要逃走离开你们。你们都该死！

〔乌莉塔逃下。

我马上就走才好，但是我又害怕。村子里的狗非常多，这些人真该死！自己都没有吃的，还养狗。再说，一个人穿过森林也怪可怕。那只好在凉亭里过夜了。非得到凉亭里去不

---

① 普加乔夫（1742—1775），十八世纪俄国最大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

可，书和露酒都落在那里了。怎么进去呢？他还没有睡，他会念这么一段独白！恐怕要把我扔出窗外，不亚于菲列尔。我走，到花园里走走，即使把大丽花都踩坏了，也究竟松快些。（下）

〔彼得胆怯地在丛林的荫处偷偷上场，向四处张望。

第　五　场

〔彼得，然后阿克休莎。

彼得　啊，看样子，屋子里的人都躺下睡觉了。就是这个坏蛋还在晃来晃去。不过，丢半个银币给他，他会把亲爸爸出卖的。今天夜里很亮，也许，阿克休莎根本不会出来了，她一定是怕别人看见。可是我多么需要见她啊！最后一次见见面，什么都完了。唉，你啊，这不自由的生活！心里象羊尾巴似的发抖，别抖了吧！简直拿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两条胳膊两条腿都发抖。做贼还好些！到人家家里去跟姑娘约会，那会把你看成比小偷还坏。这样的爱情啊！爹爹说，爱情是一种任性，要有一年，两年的时间，他说，这也是一种事业，不会占更多时间的，以后就要立刻想法子赚钱了。要等待这爱情的劲头过去，现在，你只能承受痛苦。好象她来了？真来了。

〔阿克休莎上，看见彼得，跑到他跟前。

阿克休莎　呀，你在这里！

彼得　我早在这里晃来晃去了。你好！还活着吗？（吻她）

阿克休莎　你看，不是活着嘛。嗳，快些说吧！没有时间，当心，

别给抓住。

彼得　我又跟爹爹谈了一次。

阿克休莎　啊，他怎么说？你快些说呀！心都要停止跳动了。

彼得　有点让步。照老规矩，先骂了一个钟头。然后，他说："看样子，为了你这个傻瓜，有陪嫁的新娘是找不着了！姑娘嫁给你，只要给两千，也可以答应。"你听见没有？

阿克休莎　没有地方去弄这么多钱啊。

彼得　要想法子弄到。

阿克休莎　跟赖萨·帕夫洛夫娜是要不到的，也不用低三下四的。

彼得　你去跟你哥哥，跟根纳季·杰米扬内奇要要看！

阿克休莎　唉，你怎么说这个！可怕，而且多么难为情！

彼得　那就非完蛋不可了，老弟！我们已经山穷水尽，情况不能再坏了。

阿克休莎　那就得把什么事情都向他承认。

彼得　那有什么关系！向他承认好了！他是自己人。咱们可以从他那里得到最后的解决办法。

阿克休莎　可不是，最后一条路了。

彼得　可是谁知道他呢！也许料想不到会成功。看样子，他是个和善的老爷。你快些去恳求，明天天一亮就去。中午我跟爹爹来，那时你告诉我结果。

阿克休莎　好，好。

彼得　不过你不要拖延这次谈话的时间，我急得要命；如此这般说这几句，就完了。成，就完全成功，败，就一败涂地。

阿克休莎　是呀，当然，那还顾到什么害臊，到这种时候……

彼得　到什么“时候”？

阿克休莎　到了要死的时候。

彼得　别说这些话了，你怎么啦？

阿克休莎　你听我说，彼佳！我这里老是空空洞洞的。

彼得　什么原因？

阿克休莎　我没法告诉你是什么原因，我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就是空空洞洞，说不出什么原因。照我自己的看法，我是这样想，我从小就被悲哀和忧愁咬啮着心。在靠近我心的地方，一定是被咬掉了一块，所以就空空洞洞了。我总是孤单单一个人。人家有母亲，有祖母，至少也有个保姆或是女朋友。无论如何总有个什么人可以谈谈自己的生活，可是我却没有什么人可谈，所以什么都存在心里。我哭也哭不出来，我已经没有眼泪了，不过也没有大不了的忧愁，就是，我告诉你，就是在这里，在心里，空空洞洞的。可又是一脑子想法。我想呀，想呀。

彼得　你就别想吧！一门心思地想，那就不好受了。

阿克休莎　但是不想又不成，没有力量撇开。好象有人劝我这样想，我似乎就听了他的话，好象有什么人抓着我不放！我老是想到水。

彼得　什么水？

阿克休莎　就是这样，我的亲爱的，老是有什么把我往水里拉。

彼得　嗅唷，你怎么啦，别说了！

阿克休莎　我在花园里散步，自己老是往湖里看。我已经故意离开湖走得远些，可是总有什么拉我去，想要去看看湖水。远远地看到了湖，水在树林中间闪着光，突然之间好象有一种力量把我抓住，并且把我带到湖边去。我好象要奔跑着

跳下水去。

彼得　你有这样的坏念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阿克休莎　我自己也不知道。你昨天对我说的话，都留在我的脑子里。我坐在屋里，老是觉得，好象我往水底里走，周围都是绿颜色的。并不是我完全绝望了，也不是我想毁灭自己的生命，不是的。怎么说呢，日子还是可以过的。可以躲一个时期，总可以想法子骗过他们。等我回去的时候，反正也不会打死我。无论如何他们总会给我吃，给我穿，即使吃得穿得不好，但总会给我的。

彼得　哼，这算什么生活！

阿克休莎　什么生活？我以前就是这样过的。

彼得　狗啊，猫啊，才这样生活，可是人嘛，似乎应该过得好一些。

阿克休莎　哎呀，我的亲爱的！我这是说的什么呀？还是那一套。日子是可以过的，不过没有价值。我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连我自己也不明白！要知道我已经不是十六岁的人了！就是十六岁的时候，我也有理性的判断，可是现在突然之间……贫穷和不自由使心灵变得非常干枯了，所以，很想让心灵稍微舒畅舒畅，即使给自己找一件小小的高兴事也好。喂，我的小傻瓜。我为了你忍受多少痛苦啊。（拥抱他）

彼得　哎呀，我可怜的人儿！你这是从哪里学会这样表白爱情的？你的爱抚怎么会这样使我动心，似乎，无论母亲，无论世界上什么人，都不能这样……不过，我请求你，你不能自杀！要知道，你死了，我怎么办呢？看样子，我也免不了……要跟你去。

阿克休莎　那就是你的事了。要是我投湖死了，我也就不知道

你是可怜我，还是嘲笑我。我摆脱不掉自己的苦命，不过，你还是自己管自己吧，我是不会好过的。

彼得　不，你还是等一等，即使日子不长，我们还是要尽情享受几天。何必先担忧呢！还要看看你哥哥怎么说。

阿克休莎　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为什么要放过机会呢。

彼得　也许他会救济我们。

阿克休莎　也许会。你刚才在花园里没有看到什么人吗？

彼得　根纳季·杰米扬内奇的仆人曾在这里晃来晃去。

阿克休莎　那末你走吧！时候到啦。

彼得　你呢，阿克休莎，回家去。可别……不然……愿上帝保佑你！

阿克休莎　我回家，回家，你别怕。我何苦呢：无论如何我现在总是有一点指望的。

彼得　好，这话才是，你当心吧！（两人接吻）我的希望全在你身上。（下）

〔阿克休莎想回家去，转身时看见不幸人，他正从凉亭里走出。

第　六　场

〔阿克休莎、不幸人、然后幸福人。

不幸人　（自言自语）女人，美丽的女人。（走近阿克休莎）你是女人还是影子？

阿克休莎　哥哥！

不幸人　啊！我看出你是女人。可是现在，在这美妙的夜晚，我

却希望和阴间的人谈谈话。

阿克休莎　哥哥！

不幸人　阴间的人把许多秘密、许多苦难都随身带到坟墓里去了。我的灵魂很阴沉，我不需要活人。我跟活人没有什么好谈的！我需要从阴间来的人！你走开吧！

阿克休莎　哥哥，我也有过许多苦难，我现在还在受苦受难。

不幸人　你？

阿克休莎　我。我非常不幸。

不幸人　噢，如果你是不幸的话，你就到我跟前来，到我的怀抱中来吧。

〔阿克休莎贴在他的胸前。

我是你双重的哥哥：血统上的哥哥，苦难上的哥哥。

阿克休莎　（跪下）哥哥，我有罪……

不幸人　（扶她起来）不，不，你对我没有罪！你怎么会有罪呢？你是这样年轻，这样美丽，怎么有罪？对谁有罪呢？我是什么？我是人类的渣滓，毫无用处的东西。

阿克休莎　我对任何人，对我自己，都有罪！我在爱一个人……

不幸人　我的孩子！你要爱谁就爱谁吧。上帝赐给你心，就是为了爱。

阿克休莎　哎呀，你说什么！爱！我在疯狂地爱着一个人，而且我需要嫁给他，需要，需要。

不幸人　谁阻拦你呢？

阿克休莎　有人阻拦，有权力的人在阻拦。

不幸人　你可以不听他们的话！你爱谁，就嫁给谁。而且我愿意为你祝福！

阿克休莎　没有陪嫁他不娶我，他父亲不允许。要有陪嫁，可是

我没有。

不幸人　真是胡说！幸福比钱宝贵。

阿克休莎　我没有钱就没有幸福。

不幸人　要很多钱吗？

阿克休莎　要两千卢布。

不幸人　那还不是小事情！难道赖萨·帕夫洛夫娜不肯给你这点恩惠吗？

阿克休莎　她不肯。她出于恩惠收养我，出于恩惠哺育我。我怎么还敢恳求陪嫁呢！可以给我一点面包皮吃，却不能给我钱。

不幸人　这样一个小小的数目却决定着一个少女的幸福，一个年轻人的幸福……

阿克休莎　不，不是决定着幸福，而是生命。

不幸人　生命？天哪！你是这样说的吗？

阿克休莎　是这样，哥哥。

不幸人　上帝啊，我终于找到了！难道我看见的是一个女人吗？你的爱情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任性要求吧？你准备作出一切牺牲吗？

阿克休莎　我为了这个爱情已经作了许多牺牲。我的一生是这样悲苦，这样悲苦，简直不值得怜惜。

不幸人　你这样说一点也不害怕？

阿克休莎　不害怕，即使现在……

不幸人　（在她的头顶上伸出双手）天使啊，用你们的翅膀保护她吧！

〔阿克休莎默默地垂下头，交叉着双手。短暂的静场。

阿克休莎　哥哥，请您别生我的气！不要把我往坏处想！我真难于向您开口……

不幸人　你说吧，你说吧！

阿克休莎　哥哥，别把我当做骗人的姑娘，求人施舍的穷亲戚！哥哥，我一直跟我母亲过穷苦日子。我小时候，就从来没有向人低过头，从来没有向有钱的亲戚伸过手。我一直做工。现在，哥哥，我只请求您一个人，并且是在黑夜里，何况您也看不见我脸上的羞愧：哥哥，您有钱，您单身一个人，请您给我幸福，请您给我生命吧。（跪下）

不幸人　（扶她起来，极受感动，声音颤抖）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阿克休莎　如果不是我那罪恶的爱情让我感到羞愧害怕，我永远不会，永远不会请求……您就做我的父亲吧，我是善良的、诚实的姑娘。我将教会我未来的子女，为您祝福，为您祷告。

不幸人　噢，你别说了，别说了！我懊悔极了。噢，我的孩子！我是罪人！我本来是有钱的，我本来是能够帮助你的，我本来是能够使你幸福的，可是我把钱都浪费了，瞎花了。我把所有的钱和我的青春、我的生活一起都践踏在污泥里了。现在需要钱的时候，我却没有。如果我早知道，如果我早知道的话，我就光吃面包，穿破衣服，把每一个卢布都缝在这件破衣服里。我们喝酒，胡闹，表现出庸俗的、虚伪的热情，炫耀自己在小酒馆的英雄气概。可是这里却有一个穷苦的妹妹站在生与死的边缘。哭吧，酒鬼，哭吧！

阿克休莎　哥哥，哥哥！

不幸人　原谅我，原谅我！我现在比你还穷，为了来看看亲戚，

我步行几百里路。我并不爱惜我自己，却爱惜这件衣服，为了穿得漂亮些，为了不让人家赶我走。你把我当人看待，我谢谢你，你求我给两千卢布，我没有。妹妹啊，妹妹！你不该向我要钱！而是我要敲你的窗户，向你讨五个子儿去醒醒酒，你可别拒绝我。给我五个子儿吧，五个子儿！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啊！

阿克休莎 （抓住心口）啊呀，啊呀！又是一个痛苦，又是一个痛苦！又一次欺骗了我的心！我为什么要使自己难受呢！我这个蠢东西还存希望呢？难道我还敢存希望吗！难道我还有希望吗？告别了！（后退，摇摇晃晃，然后愈走愈快，终于奔跑，下）

不幸人 （看着她的后影）她到哪里去？她跑了，扔下了头巾，她到湖边去了。不，不，妹妹！你死还早呢！（跑下）

〔幸福人上。

幸福人 好，他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要去投湖吗？那倒好了。他也该走这条路！我到凉亭里去，收拾我的书。那就告别了！在树林子里坐到天亮，然后开步走。钱有了。谢天谢地，总算把钱借到手了。这是弄钱的好方法。我直到如今不知为什么总是不走运，人们变得这样神经过敏。嗳，现在我可以找个戏院演演戏了。（到凉亭去）

〔不幸人上，他扶着阿克休莎，后者几乎寸步难行。

不幸人 不，不，我的孩子！不管你的痛苦多么大，我可不能让你死。你应该活下去，你还这样年轻！难道痛苦把你吃掉了，难道你厌倦了年轻的生命？忘掉这个痛苦吧，抛弃这种生活吧！妹妹，为了光荣、为了艺术，我们去开创一种新的生活吧？

阿克休莎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什么感觉也没有，我是一个死人。我要休息一下。

不幸人　（扶她坐在长椅上）你什么也不知道？不，我的孩子，你比别人知道得多　你知道激动，你知道热情，这就足够了！

阿克休莎　您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没有什么指望了。您要把我领到什么地方去，您为什么要领我去，那里怎么样，我都不知道。反正不会比这里更坏。

不幸人　那里也有痛苦，我的孩子；但是，也有快乐，别人所不知道的快乐。为什么要白白消耗自己的心灵呢！这里有谁会对你丰富的感情产生反应呢？有谁会重视这些珍珠般的眼泪和钻石般的眼泪呢？除了我，还有谁呢？可是在那里……噢！假使你只把这些宝贝的一半扔给观众，整个戏院就会被掌声震得倒坍了。你就会被埋在鲜花和礼品堆里。在这里，对你的号哭，对你的呻吟，是不会有回音的。可是在那里，看到你的眼泪，会有上千只眼睛哭起来。哎呀，妹妹啊！你看看我。我是一个叫化子，是一个可怜的流浪汉，可是在舞台上，我却是一个王子。我过着他的生活，我为他的思想而苦恼，我用他的眼泪，为可怜的奥菲利娅痛哭，我爱奥菲利娅，四万个兄弟的爱合起来，还抵不过我对她的爱①。可是你呢！你年轻，你美丽，你的眼睛里有火，你的声音里有音乐，你的动作有美感。你走上台去是皇后，你走下台来也是皇后，一定会是这样的。

阿克休莎　我已经死了，哥哥，我已经死了。

不幸人　你会复活的，妹妹，乐队的第一声演奏就会把你复活。

① 奥菲利娅是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一剧中的人物，这句话可能引自哈姆莱特的台词，但引文不准确。

阿克休莎　彼佳怎么样呢？

不幸人　妹妹，你是女人，女人是容易忘怀的。你忘记他吧，正象所有的人忘记自己的初恋的人一样。你的每一个眼神，你的每一句话，都会吸引许多年轻漂亮的小伙子，许多有钱的人。

阿克休莎　（摇头）这可不好。

不幸人　那更好，我的孩子。那你会得到更大的荣誉。你要轻蔑地扔开、抛弃大富翁的金子，去爱一个穷演员。决定吧，我的孩子！

阿克休莎　随您的便吧。我怎么都行。

不幸人　你将是我的骄傲，我的荣耀。我的孩子，我将做你的父亲，做你的保姆，做你的女仆。上我那里去！这样的夜晚不应该睡觉。我那里有几个角色的台词，我念给你听。这一夜我奉献给你了。在这一夜我封你做女演员。

阿克休莎　好，我们去吧！（走向凉亭，幸福人拎着包裹迎面而来）

不幸人　站住，你这逃犯！我很宽大，我饶恕你。庆贺吧，阿尔卡季！我们有女演员了。我和你要跑遍所有的戏院，让全俄罗斯都感到震惊。

〔三人到凉亭去。

〔古尔梅斯卡娅和乌莉塔上。

第　七　场

〔古尔梅斯卡娅和乌莉塔。

古尔梅斯卡娅　你对他说了没有？

乌莉塔　怎么不呢，太太，我说过，并且说得很客气。我说，太太不睡觉，因为天气非常好，她在花园里散步，也许，她很寂寞，因为她一个人，她没有什么人可以一起消磨时间。您居然躺在床上享清福，您这样算个什么骑士。他听了立刻就跳起来，穿衣服。

古尔梅斯卡娅　那很好。

乌莉塔　还有，太太，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告您。

古尔梅斯卡娅　说吧，怎么一回事？

乌莉塔　小姐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古尔梅斯卡娅　她走了？

乌莉塔　房间里没有人，床上也不象睡过人的样子。

古尔梅斯卡娅　那好极了。

乌莉塔　怎么，太太？

古尔梅斯卡娅　就这样。我很高兴。我早就讨厌她了，就是不知道，怎样把她从家里撵出去。现在有一个理由了。既然她不自爱，我还怜惜她什么。我本来说过，她配不上阿列克西斯。

乌莉塔　配不上，配不上……她还差得远呢！我也早就有些奇怪，这样一个可爱的美男子怎么配这么一个……

古尔梅斯卡娅　你别管这事！

乌莉塔　是。我还打听到一件事，不过，不敢说出口。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简直吓了一跳，甚至浑身发抖！

古尔梅斯卡娅　我命令过你多少次了，叫你不要说这些蠢话。我自己就是一个神经过敏的女人。你总是先吓唬我，把我弄得有些歇斯特里的，然后说些无足轻重的小事情。

乌莉塔　小事情，太太，小事情，请您别着急！是关于根纳季·杰米扬内奇的话。

古尔梅斯卡娅　什么话？

乌莉塔　他骗了您。他不是老爷，是个演员，连自己祖传的姓都改了，现在艺名叫不幸人。再说，他也不是常在戏院里演戏，更多的时间是喝酒。他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了，这个我已经打听得清清楚楚。他是背着背包步行到这里来的。

古尔梅斯卡娅　原来他就是不幸人。听见过这个名字，听见过。好，这更好。

乌莉塔　他的仆人也是个演员，太太，不过，他是戏子里面最下等的，是专演魔鬼的。

古尔梅斯卡娅　那更好，那更好！这一切可给我安排得太妙了！

乌莉塔　太太，好在什么地方呢？

古尔梅斯卡娅　好就好在明天早晨就可以把他们撵走。我的家不是旅馆，不是接待这种人的小旅店。

乌莉塔　真是的，太太。赏我亲亲您的手。（低声）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来了。（后退）真可以说，简直美得象一幅画，而不是老爷。（下）

〔布拉诺夫上。

第　八　场

〔古尔梅斯卡娅和布拉诺夫。

布拉诺夫　（匆忙地整整衣冠）您怎么，赖萨·帕夫洛夫娜，怎么没有早点吩咐我呢？您告诉我一声就好了。

古尔梅斯卡娅　什么？

布拉诺夫　说您喜欢夜里散步。

古尔梅斯卡娅　这关你什么事！我喜欢大自然，而你呢，也许并不喜欢吧？

布拉诺夫　您吩咐我怎样就怎样。既然您一个人寂寞……

古尔梅斯卡娅　在这样的夜晚你不寂寞吗？无论是月亮，无论是这样的天空，无论是这样清新的空气，都不能感动你吗？你看，湖水的闪光多美啊，树木的影子多好看啊！你对这一切都无动于衷吗？

布拉诺夫　不，怎么能无动于衷呢！我只是不知道，您喜欢什么，怎样可以使您更愉快些。

古尔梅斯卡娅　啊，我的亲爱的，你想做得万无一失？

布拉诺夫　只要我能知道你爱什么，那末我就，真是天晓得，什么都愿意做。我就竭尽全力来做到。

古尔梅斯卡娅　那末，你想我爱什么呢？听你说说倒很有意思。

布拉诺夫　爱月亮。

古尔梅斯卡娅　他多么纯朴啊！哎呀，我的亲爱的，我曾经爱过月亮，这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已经不是十六岁了。

布拉诺夫　（想一想）爱亲戚？

古尔梅斯卡娅　哈，哈，哈！真是莫名其妙！他叫我笑死了！啊，真单纯！（笑）说得多好听："爱亲戚！"

布拉诺夫　对不起！

古尔梅斯卡娅　你说吧，你说吧！我命令你！

布拉诺夫　我不知道。

古尔梅斯卡娅　爱你，傻瓜！爱你！

布拉诺夫　是吗……我自己也想过，但是不敢。您早就该……我在这里已经待了这么久了……这样就更好了。亲爱的赖萨！你早该……（拥抱古尔梅斯卡娅，想要吻她）

古尔梅斯卡娅　（把他推开）你怎么啦，发疯啦？滚开。你这粗鲁的家伙，坏蛋，小娃娃！（下）

布拉诺夫　我一时糊涂做出了什么蠢事啊！明天就要把我从这里……赶走……（在古尔梅斯卡娅身后叫喊）对不起！明天就要把我轰走了！她听都不听了。（喊声更大）对不起！她一点都不愿意听了。（瘫倒在长椅上）完了，完了，完了！

第五幕

人物

古尔梅斯卡娅
米洛诺夫
博达耶夫
不幸人
幸福人
布拉诺夫
沃斯米布拉托夫
彼得
阿克休莎
卡尔普

〔布景同第一幕。

第一场

〔卡尔普，然后布拉诺夫。

卡尔普 （收拾桌子上的茶碗，看见古尔梅斯卡娅的盒子）真有

你的，把自己的金库忘了，然后又得去找。还是不动它的好，让它放在这里吧。

〔布拉诺夫上。

您不等候根纳季·杰米扬内奇一起喝茶吗？

布拉诺夫　还有这个！太需要了！

卡尔普　听便。

布拉诺夫　等他来的时候，就通报我，不要去惊动赖萨·帕夫洛夫娜了！

卡尔普　是。

布拉诺夫　卡尔普，我要你好好听从我的吩咐。我不许家里没有规矩。我对你们可不象赖萨·帕夫洛夫娜。在我这里你们都得老老实实干活，不然就给我滚蛋。任何一点差错我都要追究。

卡尔普　有什么办法呢，老爷，我们遵命就是了。我们见过的何止这些。活在世上，什么事都见得到。这样的怪事有的是。

布拉诺夫　别说废话。我不喜欢这一套。

卡尔普　可以不说，这更好。这有什么好说的！说什么呢？事情很清楚嘛。

布拉诺夫　嗳，你可以下去了。

〔卡尔普下。不幸人上。

第　二　场

〔不幸人和布拉诺夫。

布拉诺夫　您好，不幸人先生！

不幸人　　不幸人？你知道，我是不幸人吗？

布拉诺夫　知道。

不幸人　我很高兴，老弟，那就是说，你知道，你是在跟谁打交道，因此你就小心点，放尊重点吧。

布拉诺夫　这算什么话？一个内地的演员，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幸人　哦，那就是说，你还不知道，不幸人是怎样一个人，应该怎样跟他说话。很遗憾！我不得不教你开开窍了，这样做，当然，对于我并不愉快，对于你就更不愉快了。

布拉诺夫　哼，那还很难说。要知道，只有在古时候，体力才有很大用处。

不幸人　怎么，我得跟你动火枪还是怎么的！不，老弟，我是一个普通人，我喜欢用普通的方法，自然的方法。

布拉诺夫　别说这些了。请问，您要什么？

不幸人　当然不是要你。

布拉诺夫　那末要谁呢？

不幸人　怎么，你是天生的笨蛋，还是今天突然变笨了？要谁？要谁？你在这座房子里，就象在歌剧里那样，是不知名的人物。我在这里，是在自己的家里。我是来找自己的婶母喝茶的。

布拉诺夫　请您原谅。

不幸人　原谅你什么？我说呀，你还是背上挎个书包，衣扣上挂块石板，去念书吧。

布拉诺夫　请您原谅。

不幸人　好，我原谅你。

布拉诺夫　不是原谅我，是赖萨·帕夫洛夫娜请您原谅。她不

能接见您了。她不大舒服，并且觉得，什么拜访啊，各种各样的客人啊，即使是亲戚，现在对她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

不幸人　她撵我走？为什么呢？

布拉诺夫　这不关我的事。总而言之，她请求您不要打扰她，因为您的来访使她很不舒畅。

不幸人　啊，怎么办！我曾经爱过她，我曾经把她当作母亲看待。（擦泪）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我是一个演员吗？一个人会做什么，就应该做点什么。要知道，我并不是强盗，我是靠诚实的艰苦的劳动挣饭吃的。我不是来求她施舍的，而是来听听她那亲切的话语的。侮辱！……噢，女人啊！如果她真想侮辱我，难道她就找不到一个比你更坏的人吗？

布拉诺夫　（激烈地）喂，先生！

不幸人　噢，我的天呀！他还说话呢！喂，你这个中学生，小学生，教会小学的学生！为了尊敬这座房子，我饶了你，要是你在别的地方撞在我的手里……

布拉诺夫　那我们走着瞧吧！

不幸人　住嘴，你这九九乘法表！柯尔涅利·涅波特①！毕达哥拉斯的短裤②！你请一张我这天使的画像去代替神像，早晚向我祷告，别让我们再遇见。如果你在什么地方见到我，就许个愿，做做祷告。头也别回地逃吧！

布拉诺夫　您究竟怎么啦？您轻点说！别打扰赖萨·帕夫洛夫

---

① 柯尔涅利·涅波特，公元前一世纪的古罗马历史学家，诗人。他的作品在俄国多选为中学拉丁文教材。

② 毕达哥拉斯的短裤是中学生对毕达哥拉斯定理的戏语。这句话连同“九九乘法表”，“柯尔涅利·涅波特”都是用来讽刺布拉诺夫的。

娜！

不幸人　是她自己不对！她为什么不派一个人，却派一只猫来跟我说话。跟猫就是不能平心静气地说话。

布拉诺夫　大概，再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吧。

不幸人　不管我说不说什么，你的脑筋总是不够用的，你还没有长大成人呢。

布拉诺夫　你有什么话要对赖萨·帕夫洛夫娜说，那就对我说吧，我转告她。

不幸人　你是什么玩意儿？是赖萨·帕夫洛夫娜的卫兵，少年侍从吗？是唱曲子的？还是跟班，逗乐的小丑？你说。

布拉诺夫　我是什么人，你以后会知道的。

不幸人　不想知道。好吧，不管你是谁，你转告赖萨·帕夫洛夫娜，说我并不生她的气，说我想按照亲戚的关系跟她告别。她不愿意的话，那就随她去吧。

布拉诺夫　好，我去告诉她。

不幸人　（看见盒子，自言自语）盒子在这里，这倒应该去告诉一声。等一等！

布拉诺夫　没有别的话了？

不幸人　没有了。再见，石笔[①]！（下）

〔古尔梅斯卡娅上。

第　三　场

〔古尔梅斯卡娅和布拉诺夫。

---

① 戏语，讽刺布拉诺夫是中学生。

古尔梅斯卡娅　好了，他现在不会再到这里来了。（坐到窗旁）你倒有气派，有风度。我得承认，没有料到你有这一手。

布拉诺夫　（踱步，两手背在后面）赖萨，一切是由形势决定的。我在你这儿本来算什么玩意儿？吃闲饭的，最蹩脚的地位。你自己也会同意，吃闲饭的人是很难显得自己有身份的。

古尔梅斯卡娅　不过对于你昨天的所为，我是生气的。

布拉诺夫　赖萨，你替我设身处地地想想看！当时我是多高兴啊。

古尔梅斯卡娅　什么都应该有个形式，我的朋友。你自己想想看，你的行为使我受到多大的侮辱！你把我当做什么人看待？你怎么可以这样放肆！我的名誉你是知道的。全省的人都尊敬我，而你……

布拉诺夫　（放肆地吻她的手）原谅我吧！

古尔梅斯卡娅　我原谅你，我的朋友，原谅你。我一般来说是很宽大的，这是我的缺点。但是你应该时刻尊重女人的脆弱，女人纯洁的感情。

布拉诺夫　当然，我还是一个小孩子。有什么说的！但是你的爱情，你的经验会帮助我。我只要站得更稳固一些，你看吧，我将怎样行动，我能把整个县都掌握到手里。至于你的利益，赖萨，那你可以相信……

古尔梅斯卡娅　我相信，相信，我的亲爱的。你去吩咐把阿克休莎叫到我这里来。

布拉诺夫　是的，关于这个姑娘应该考虑一下。

古尔梅斯卡娅　关于她，有什么考虑的。特别是你，我的朋友！这一点也不关你的事。你现在应该完全忘记她。她昨天夜

里曾经从家里跑出去，现在应该把她弄走。

布拉诺夫　她昨天晚上到她哥哥根纳季·杰米扬内奇那里去了，她哥哥整夜给她朗诵台词。

古尔梅斯卡娅　你怎么知道的？你别撒谎，看着我的眼睛，看着！

布拉诺夫　我走过凉亭的时候看见的。

古尔梅斯卡娅　我相信你。但是她无论如何不能待在我们家了。

布拉诺夫　（微笑）你开始采取预防措施了。

古尔梅斯卡娅　这不是多余的，我的朋友：你还这么年轻，还不能对自己负责，并且我也不能完全信赖你。

布拉诺夫　但是也不能把她撵到大街上去啊，她一个亲人都没有。倒是应该把她嫁出去。

古尔梅斯卡娅　可是，要从我们这种人家把她嫁出去，为了场面上过得去，就得给她陪嫁。我凭什么要为她浪费钱呢？为什么要突然这样慷慨呢！

布拉诺夫　那自然啦！不，现在，可不是，赖萨，不应该有任何多余的花费！要是有人不要陪嫁把她娶去就好了。

古尔梅斯卡娅　噢，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再好也没有了！那就一切礼貌都保持住了，花销也不多。我来当女主婚人，你当男主婚人。在自己家里举行一个晚会，让新娘跟女朋友们告别，为新郎新娘祝福，完了，就去他们的吧。这一切可以做得又漂亮又不费钱。

〔阿克休莎上。

看，她自己来了。你走开，我的朋友，走开！

〔布拉诺夫下。

第 四 场

〔古尔梅斯卡娅和阿克休莎。

阿克休莎　您有什么吩咐？

古尔梅斯卡娅　（站起来）你听我说，阿克休莎，我不愿意你空欢喜一场。你住在我这里，大概，你以为可以永久这样下去。你有这种错误想法，这也是我的错：曾经有一段时期，我想把你嫁给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现在你可不必这样想了。

阿克休莎　我也没有这样想。

古尔梅斯卡娅　我不信，不过反正都是一样。我很快就看出，你们不是一对。我跟你直说吧：你配不上这个人。你甚至幻想能嫁给他也是愚蠢的。你怎么不作声？

阿克休莎　我在听。

古尔梅斯卡娅　这样的未婚夫不是你们这种人可攀的，我的亲爱的！我不知道，也许，他还追求过你吧……

阿克休莎　也许。

古尔梅斯卡娅　但是你要明白，这算不了什么。这不过是一时高兴，闹着玩的。也许，你也向他卖弄过吧？

阿克休莎　不，这是不可能的。

古尔梅斯卡娅　就算没有吧。但是我应该告诉你，不管你高兴不高兴，他不喜欢你。（自言自语）哼，看你怎么办，亲爱的。

阿克休莎　我很高兴。

古尔梅斯卡娅　你高兴？你虽然是个狡猾的姑娘，不过在我面

前要狡猾可不容易。（自言自语）等一会，我来给你点刺激。（对阿克休莎）我还要告诉你：他喜欢另外一个女人。怎么样？你高兴吗？

阿克休莎　那关我什么事？

古尔梅斯卡娅　你别着急，我是不会让人家来欺骗我的！他现在不是你的未婚夫，你们是不相干的人，因此，你们不能再住在一所房子里了。

阿克休莎　随您吩咐。

古尔梅斯卡娅　你必须离开我的家。

阿克休莎　您吩咐什么时候呢？

古尔梅斯卡娅　可是你到什么地方去住呢？

阿克休莎　我很感谢您的恩惠。但是我既然要离开您的家，关于我的事，您就别再操心了。

古尔梅斯卡娅　但是，也许，你想住在附近什么地方吧？

阿克休莎　（自言自语）老太婆还吃醋呢。

古尔梅斯卡娅　你在嘀咕什么？也许，你要搬到城里去吧？

阿克休莎　也许。

古尔梅斯卡娅　那可不行。

阿克休莎　为什么呢？要知道，赖萨·帕夫洛夫娜，城市并不在您的庄园里啊。

古尔梅斯卡娅　但是这很可怕！离得很近。

阿克休莎　对，并不远。

古尔梅斯卡娅　你听我说，阿克休莎，亲爱的，你有没有亲戚住在远一点的地方。你到他们那里去，我出钱送你去。我很替你担心，我的亲爱的，阿列克西斯是这么一个轻浮的孩子。

阿克休莎　对，他很轻浮。

古尔梅斯卡娅　你也看出来了？

阿克休莎　怎么会看不出来呢！只要我愿意……

古尔梅斯卡娅　看，你自己说出来了。听我说，亲爱的！嗳，来靠近我一点！（拥抱她）嗳，为了我你就这样做吧！

阿克休莎　为了您？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您该早说呀。您有什么必要来关心我，监视我呢？不过是您吃醋罢了。您是有名望的太太，我是街上拣来的小丫头，您却为了自己的情人跟我吃醋。

古尔梅斯卡娅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

阿克休莎　嗳，是呀。我是说的实话。您一辈子就承认这一次吧！否则您对于大家总是圣人，我们都是罪人。

古尔梅斯卡娅　我的亲爱的，我也是一个女人呀。

阿克休莎　您承认吧！您承认了，我就跑到离您千里之外的地方去。

古尔梅斯卡娅　你是要我向你暴露自己的弱点！（拥抱她）是的，我嫉妒。

阿克休莎　我就是要这句话。我离开您远远的，远远的。（想亲她的手）

古尔梅斯卡娅　为了什么，为了什么，我的亲爱的？

阿克休莎　为了您的殷勤款待。

古尔梅斯卡娅　哎呀，不用，不用！（吻她）愿上帝保佑你一切幸福！

阿克休莎　我去收拾东西。（下）

古尔梅斯卡娅　（坐在窗口）啊，谢天谢地，现在什么都安排好了，我也可以完全享受我的幸福了。为了两个亲戚造成的这出愚蠢的喜剧，我忍受了多少折磨！啊！真是自作自受！

不过我现在可以完全安心了。阿列克西斯管理庄院，我就专做慈善事业。为了慈善事业，我要拨出一笔款子，当然，是一笔小小的款子，并且完全在自己圈子里行善。

〔卡尔普上。

卡尔普　根纳季·杰米扬内奇要见您。

古尔梅斯卡娅　你说，我……

卡尔普　他就在这里，说什么他也不肯听。

古尔梅斯卡娅　我的天呀，又来了！

〔不幸人上，他穿着赶路的衣服，把背包摘下来，放在屋角里，棍子也竖在那里。

第　五　场

〔古尔梅斯卡娅，不幸人，卡尔普。

不幸人　你走开，卡尔普，也不要放什么人进来！你就说，我们有事情。

卡尔普　是。（下）

古尔梅斯卡娅　穿的什么衣服！

不幸人　赶路的衣服。我们是徒步旅行家。这件大衣是我的老朋友，老伙伴。在阴霾的天气，我穿着这件大衣，象老李尔王①似的，在新俄罗斯②的原野上流浪。我常常在暴风雨

---

① 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一剧中，有李尔王在暴风中被自己的女儿赶走，在荒野徘徊的场面。

② 新俄罗斯是十八、十九世纪俄国欧洲和南部地区的总称。

之夜寻找躲避的地方，我就是穿着这件大衣被人家接待的，外人接待我，比亲人温暖。我要告辞了！

古尔梅斯卡娅　再见，我的朋友。

不幸人　不过有两句话要说一说，以后我永远不再来打扰您了。

古尔梅斯卡娅　我听你说。（拿起唤人的摇铃）

不幸人　这可为什么？您要叫人吗？还早呢。把摇铃给我！（接过铃来）要叫人的时候，我自己来摇。我们不需要见证人。相反，婶母，您还是设法别让什么人到我们这里来，主要的是别让布拉诺夫进来，如果您还爱惜他的小命的话。

古尔梅斯卡娅　好，我不让任何人进来。（自言自语）哎呀，梦要应验了！

不幸人　那好极了。（把摇铃放在桌子上，坐在桌旁的椅子上）

古尔梅斯卡娅　（发现自己的盒子在桌子上）盒子！我把它忘在这里了。（用最温存的声调）你听我说，我的朋友，根纳季，劳驾，费心把这个盒子递给我。

不幸人　您放心好了！它放在这里也很好。

古尔梅斯卡娅　哦，如果你不肯，我就自己站起来拿。

不幸人　（摸出手枪，放在桌子上）别费心了！

古尔梅斯卡娅　你这是干什么？可怕呀！要吓死我了。

不幸人　别怕！我们来平心静气地、甚至客客气气地谈一谈。（审视盒子）您知道吗？把这盒子送给我做个纪念吧。

古尔梅斯卡娅　（惊讶）哎呀，不行，我的朋友，这里面有重要的字据和地契。

不幸人　田亩图，不动产的买契，田地分界册，是吗？这样小的盒子怎么放得进这些东西呢？对不起，我要看个新鲜儿。（打开盒子）

古尔梅斯卡娅　简直是折磨人！

不幸人　您弄错了，这里面是钱。金钱，金钱，多少罪恶经过你的手啊！嗳，我们暂时把它关上吧。(把盒子关好)曾经有一个外省的演员，一个女人、戏班老板的妻子侮辱了他。他没有作声，但是没有忘记那次侮辱。他忍受了一个冬天。谢肉节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戏班老板家为演员们举行告别晚会。您听呀，婶母！

古尔梅斯卡娅　我在听。

不幸人　晚会结束的时候，大家开始告辞了，那个演员走到女主人跟前说："请把您的手伸给我。"女主人把手伸给他，婶母，他就把她的一个手指给咬下来了。

古尔梅斯卡娅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不幸人　当然，他做得很蠢。我认识他，他是一个傻瓜。可以做得聪明些。

古尔梅斯卡娅　我要知道这些事情做什么？

不幸人　不妨以备万一。另外一个演员的做法要聪明得多。一个有钱的女地主有一个侄子，这个侄子是一个心肠很好的人，但是很穷。他忽然想去拜望一下自己的婶母，他大约有十五年没有见过这位婶母了。于是他从很远的地方出发，步行了很久。他到达之后，是被当作亲戚接待的。突然，婶母打听出他是一个演员，便把他撵出家门，也不让告别，当着别人的面，当着仆人的面，使他难堪。

古尔梅斯卡娅　哎呀，不是，根纳季……

不幸人　那就是说，婶母本来打算这样做的，结果并非如此。悲剧演员不幸人不允许被人玩弄。(打开盒子)第一，悲剧演员不幸人需要路费，他若是从富有的婶母那里步行回去，就有

失体面。其次，您家里住着一个穷姑娘，她蒙受您的恩惠，住在您家里，如果她要跳湖自杀，这对您有什么好处呢？

古尔梅斯卡娅　你瞎说些什么？

不幸人　我要把她带走，应该分一些东西给她。再其次，等您百年之后，我们不要任何遗产，这一点我们是很容易做到的。您其实也不会留什么给我们，您要把一切都留给那个中学生。为了这个缘故，现在也应该拿一些钱。（数钱）

古尔梅斯卡娅　你别折磨我了。你说，你要多少钱？

不幸人　我是宽宏大量的。（站起来，一手拿枪，一手拿钱盒，把钱盒交给古尔梅斯卡娅）您自己给吧。

古尔梅斯卡娅　（看一下手枪）演这出闹剧是多余的！我短你一千卢布，这就是你的钱！不过，如果你还需要的话……

不幸人　（接钱）够了！我不要施舍。谢谢您。（把钱藏起来）

古尔梅斯卡娅　哎呀，请你把这支手枪拿走吧！我都吓得没魂了。

不幸人　您怕什么？我又不是斯捷潘·拉辛①。假使您把我侮辱得很厉害，我至多会打死那个中学生，决不会打死您。（把手枪放进口袋）啊，现在您当然对我要以礼相待。按照亲戚的规矩，我们一起吃早饭，亲吻告别。

古尔梅斯卡娅　那当然。

不幸人　我是以老爷的身份来到这里，也要体面地以老爷的身份离开。（摇铃叫人）

〔卡尔普上。

快派人到城里雇一辆最好的三头马车，驶到最近的一个轮

① 斯捷潘·拉辛（1671年卒），是一六六七年至一六七一年俄国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

船码头。喂，老弟，我要走了，所以太太叫快些预备一顿丰盛的早饭，拿出最好的酒——要香槟酒。

卡尔普　是。早饭预备好了。

古尔梅斯卡娅　送到饭厅去！

不幸人　叫阿尔卡季来！（对古尔梅斯卡娅）要告别了，我把他介绍给您。我没有早让你们认识，这对您也没有什么损失。

卡尔普　太太，伊万·彼得罗夫带了儿子来等您接见。

古尔梅斯卡娅　你叫他在饭厅里等一会儿。

〔卡尔普下。

请原谅我，亲爱的朋友，我得让你稍微等一会儿。

不幸人　请吧！自己人……

古尔梅斯卡娅　我要去换衣服。我等候客人。你到饭厅里去，吃点东西上路，我就来跟你告别。

不幸人　那就是说，我们是和和气气地分手。您不生我的气吗？

古尔梅斯卡娅　不，我不生气。不过我觉得，你其实可以做得客气点，我究竟是一个妇道人家。

不幸人　噢，天呀！我侮辱您了？请您告诉我，我侮辱您了吗？我不能饶恕自己。我要当着您的面开枪自杀。（摸出手枪）

古尔梅斯卡娅　啊，不要，不要！

不幸人　不，请您告诉我，我是不是得罪了您？噢，我！……

古尔梅斯卡娅　啊，没有。一点儿也没有，正相反。（下）

不幸人　这样就好一些……我现在自己都弄不清楚了，我究竟是不幸人还是洛希尔①。

---

① 洛希尔(1743—1812)，欧洲著名金融寡头洛希尔家族的创始人，后来，他的子孙在英、法、奥等西方国家开设银行，并发展为规模巨大的联系紧密的洛希尔银行系统。西方一般以洛希尔为大财主的代名词。

〔幸福人上。

第六场

〔不幸人和幸福人。

不幸人　啊，阿尔卡季，咱们现在可以休息一下了。老弟，我有很多钱了。(拿出一叠钞票给他看)我跟你坐一辆漂亮的马车到伏尔加河去，然后再坐轮船，坐头等舱。

幸福人　根纳季·杰米扬内奇，那再好也没有了！呀，那再好也没有了！您可知道，我是多么喜欢舒服啊。

不幸人　要是有人要我们演戏，条件好，我和你就接受，就演，要是条件不好，就不演。我们到尼日尼去赶集，演包场戏，包场戏要在八月初演，九月里不演，要去玩。老弟，咱们去好好玩一下。

幸福人　你找不到比我更好的伙伴：我，您知道，根纳季·杰米扬内奇，我生来就是过这种生活的。贫穷有什么好！随便什么人都会过贫穷的日子。不，你得花钱花得有效果。这里可要很多聪明智慧，根纳季·杰米扬内奇。

不幸人　老弟，现在咱们去喝点好酒，吃点点心上路，喝它一两杯香槟酒。

幸福人　这才叫生活，根纳季·杰米扬内奇！这个我可懂得，步行，那算什么……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您怎么样，我不知道，可是我看不起这样的生活。我一向赞成有钱人的生活。谁喝香槟酒，谁抽上等雪茄烟，那才算是人，其余的都一钱不值。是不是，根纳季·杰米扬内奇？

〔两人到饭厅去。阿克休莎上。

第 七 场

〔阿克休莎、然后彼得和不幸人。

阿克休莎 哥哥在哪里啊？（向门里张望）他在饭厅里，彼佳也在那里。怎么把他叫出来！要分手了，就说两句话也行，当着人的面不方便。（低声）彼佳！彼佳！他听见了，来了。

〔彼佳侧着身子悄悄从门里溜出来。

彼得 啊，是你吗？

阿克休莎 小点声，求求你，小点声！什么都完了，哥哥没有钱。我跟他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永远跟他走了。（抱着他的头，贴到自己跟前，吻他）别了！你走吧！走吧！

彼得 你走？上哪儿去，去做什么？

阿克休莎 进戏院，当女演员。

彼得 你怎么啦，清醒一下，你发疯啦！

阿克休莎 已经决定了，决定了。你走吧，走吧！

彼得 你怎么啦？我的心都碎了，简直好象有人用石头打伤了我的胸膛。你要知道，我又跟爹爹谈过了。

阿克休莎 （胆怯地，环顾四周）那末，谈得怎么样？

彼得 起初，自然，他一停不停地骂了两个钟头。后来，他说："能给你这个傻瓜陪嫁一千也好。"

阿克休莎 我告别的时候，再跟婶母透一句话看。不过，希望不大。好了，你走吧！（吻他）别了！等一会不告别了！害羞。你只用眼睛送别吧，我会老是盯着你的。

彼得　哎呀，生活啊，生活！什么时候能跳进深渊里去就称我的心了。

〔不幸人上。

不幸人　啊！碰上了！

阿克休莎　哥哥，小声点！

〔彼得下。

只说一句话，只说一句话，哥哥！快要淹死的人就是一根稻草也要捞的。请您去恳求一下婶婶，也许，她会可怜我。现在只要一千卢布了，只要一千了。

不幸人　我的孩子，女演员当不当呢？你有这种感情……

阿克休莎　（靠在他身上，温柔地）哥哥……感情，这种感情我在家里有用。

不幸人　（用最低音）她动摇了！现在世界上什么东西不动摇呢？我们去吧，有伙伴在等着我呢。让我自己多来点灵感，好去为你求情。（两人走入饭厅）

〔米洛诺夫，博达耶夫和卡尔普上。

第　八　场

〔米洛诺夫、博达耶夫、卡尔普、然后古尔梅斯卡娅和布拉诺夫。

卡尔普　请！她这就出来了。

米洛诺夫　卡尔普，你们家怎么啦，今天怎么特别堂皇？

卡尔普　我怎么知道。

〔古尔梅斯卡娅穿得很漂亮，很年轻，挽着布拉诺夫的

手，上。

古尔梅斯卡娅　对不起，诸位，要你们久等了！

博达耶夫　我们一点也没有等。

米洛诺夫　（吻她的手）您美极了。（退几步，在远远瞧着）很美！您越来越年轻了。

古尔梅斯卡娅　我确实需要变得年轻些。诸位，我是请你们来写遗嘱的，但是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我要出嫁了。我来给你们介绍我未来的丈夫。

米洛诺夫　好极了！好极了！

博达耶夫　我本来就料到这一点。

古尔梅斯卡娅　（坐下）我十分诚恳地请各位坐下！

〔米洛诺夫和博达耶夫坐下。

阿列克西斯，你坐下！

布拉诺夫　（吻她的手）啊，赖萨，让我站在你的旁边吧。

古尔梅斯卡娅　他很可爱，对不对？各位，我看得出，你们心里在批评我。先听我说，然后再批评吧。各位，我的理由很多。我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产业分散在好多地方。我本来想托侄子来管理我的产业。但是他使我很惊讶，很惊讶……你们可知道，他选了一种什么职业？他当了内地的戏子……

米洛诺夫　可怕，可怕，可怕！

博达耶夫　怎么回事？

布拉诺夫　说她的侄子……

博达耶夫　啊？哦，那不关我的事。

古尔梅斯卡娅　并且过着一种非常荒唐的生活。他现在在我这里，你们就可以见到他。

米洛诺夫　您的侄女呢？

古尔梅斯卡娅　她的行为我不满意。那我还有什么办法呢？我请问你们。我本来想一直守寡下去，（痛苦地）并且完全放弃人世间的一切，我本来决定牺牲自己的。现在我要结婚，是为了整顿我的产业，是为了别让产业落在坏人手里。

米洛诺夫　这是英勇的行为！您是女英雄！

博达耶夫　啊，什么女英雄？简直是胡来。

米洛诺夫　您早就该这样了，早就该……

古尔梅斯卡娅　哎呀，叶夫根尼·阿波洛内奇，要找一个合适的人。如今找一个合适的人是那么困难，那么困难。这是怎样的一个人，你们要知道就好了！（温柔地瞧布拉诺夫一眼）哎哟，我的朋友！

布拉诺夫　（吻她的手）赖萨，你使我不好意思。

米洛诺夫　（指点着威胁）不过您要当心，赖萨·帕夫洛夫娜，您要正经地当心他！他还这么年轻。

古尔梅斯卡娅　哎哟，不会的。他对我发了誓，发了很可怕的誓。

布拉诺夫　各位，请相信我，赖萨·帕夫洛夫娜既然挑选我做她的丈夫，我一定努力，不辜负她给予我的荣誉。至于赖萨·帕夫洛夫娜的利益，那末，各位，在最短时期之内，事实本身就将为我证明。你们将会看到我们的产业兴旺发达。

米洛诺夫　怎么样？怎么样？好极了，青年人，好极了！

古尔梅斯卡娅　我已经对你们说了嘛……

博达耶夫　都是胡说，全部家产都要败坏光。

布拉诺夫　各位，我虽然还年轻，但是我不仅对于自己的事业，而且对于公共事业，都非常关心，我愿意为社会服务。请你们相信吧，你们会发现我是一个我们利益和特权的最热心

的维护者。

米洛诺夫　我们总是埋怨说没有人材。说新的机关需要新的人材，可是没有这种人材。看，这不是人材吗！

博达耶夫　那有什么呢，也好。让他去服务好了，我们并不挑剔。

布拉诺夫　（耸耸肩）就是我的年纪太……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些个限制！如果我觉得自己能够……

米洛诺夫　哦，那有什么呢，我们可以再等它个两年。到那时候我们就选您进参议会，或是给您另外找一个荣誉的位子。

古尔梅斯卡娅　各位，今天吃饭要晚一些。现在可以先喝杯香槟酒。卡尔普，把香槟酒拿来。

卡尔普　是。我诚恳地向您祝贺，太太。（自言自语）通报去！（下）

米洛诺夫　这年轻人哪里来的这样的聪明，这样的力量？

古尔梅斯卡娅　哎呀，他这个可怜的人，吃过很多苦！他母亲是一个有钱的妇人，他从小就娇生惯养，习惯于受奴仆和周围一切人的侍候和奉迎。后来他们穷了，他忍受过可怕的贫困。真可怕！他生来是使唤人指挥人的，可是他却被强迫在中学里学习。

〔卡尔普捧着一瓶香槟酒和几只杯子上。大家站起来。

米洛诺夫　（接杯子）最崇高、最美好的东西是建立在形式多样，鲜明对照上的。就拿自然界最优美的结合来说吧，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冷酷的花岗石和忧郁的常春藤结合在一起，粗大的橡树和柔和的菟丝草结合在一起。现在在我们眼前的是：坚韧不拔的美德、阅历丰富的睿智，和高贵苗圃

里的柔嫩幼苗结合在一起了。赖萨·帕夫洛夫娜，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我祝你们长命百岁，生活安康，祝你们自己快乐，你们的朋友如意，整个地区的居民直到最遥远的地方，都获益匪浅！

〔饭厅里发出“乌拉”声。

古尔梅斯卡娅　怎么回事？

卡尔普　根纳季·杰米扬内奇要表示……祝您健康。

米洛诺夫　各位，我说不下去了：最美好、最崇高的东西强迫我的嘴巴保持沉默，激起我的颗颗热泪涌上睫毛。（喝酒）

古尔梅斯卡娅　（和他握手）谢谢您，谢谢您。

〔饭厅里发出“乌拉”声。

博达耶夫　（举杯）恭禧恭禧！愿你们尽情过幸福日子，我会第一个感到高兴！（喝酒）

古尔梅斯卡娅　十分感谢！（对布拉诺夫）真是个粗人！

〔大家坐下。

〔饭厅里发出“乌拉”声。饭厅的门大开，不幸人走出来，幸福人、沃斯米布拉托夫、彼得和阿克休莎站在门口。

第　九　场

〔古尔梅斯卡娅、米洛诺夫、博达耶夫、布拉诺夫、不幸人、幸福人、沃斯米布拉托夫、彼得、阿克休莎、卡尔普。

不幸人　婶母，我祝贺您！您嫁人啦？是时候，婶婶，是时候！对您好，也让亲戚感到愉快。这使您得到光荣，使我们感到满

意。从我自己方面来说，我很高兴，我赞成你们的结合。（对站在门口的人说）各位，你们站着做什么！

〔幸福人和沃斯米布拉托夫走过来。

婶婶，我来介绍，这是我的朋友，幸福人阿尔卡季！

古尔梅斯卡娅　认识您很高兴！

米洛诺夫　这是您的侄子吗？

不幸人　（对米洛诺夫）我荣幸地来自我介绍：根纳季·古尔梅斯基。（对博达耶夫）古尔梅斯基，根纳季！

〔米洛诺夫和博达耶夫站起来，和他握手，然后坐下。

沃斯米布拉托夫　（对古尔梅斯卡娅）好事情。那就是说，是合法的，照规矩办的婚事。再好也没有了。非常高兴。

古尔梅斯卡娅　嗳，伊万·彼得罗夫，你喜欢我的新郎吗？

沃斯米布拉托夫　不错，挺合式的新郎。要是说他不够机敏，那末，这是因为胆小，慢慢会好的。

不幸人　（对幸福人和沃斯米布拉托夫）各位，我极诚恳地请你们坐下。婶婶，请允许我象家里人那样发号施令。卡尔普，老兄，给我们送上酒来，要多一些！你别舍不得。这样的事是难得的，婶母又不是每年都出嫁。（坐在右边）

〔幸福人和沃斯米布拉托夫也坐在那边。卡尔普下。

各位，你们接着谈你们的话吧，我们并不妨碍你们。

米洛诺夫　我们倒愿意听您说话。

不幸人　各位，我非常高兴。在这样高贵的圈子里，我很高兴谈几句。婶婶，您感到幸福吧？您感到无比地幸福吧？

古尔梅斯卡娅　是的，我的朋友，我很幸福。

不幸人　人在幸福的时候可以把事情办得更善良，更高尚。我这话说得对不对？各位，对吗？

米洛诺夫　完全正确。好极了，好极了！

不幸人　婶婶，您有一个侄女，是个可爱、温顺的女孩子。她也有自己的未婚夫。这位未婚夫并不象您的那样漂亮和勇敢，但是她很爱他。这是未婚夫的爹爹。

古尔梅斯卡娅　我认识，我的朋友。

不幸人　他，就是未婚夫的爹爹，是一个俄罗斯人，各位，是一个敬仰上帝的人，但在灵魂上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浩罕人和吉尔吉斯哥萨克①。他是一个有家室的人，很爱自己的子女，很愿意给自己的儿子娶亲。但是由于他个人的贪心和愚昧，他很想得到一千卢布的陪嫁。

沃斯米布拉托夫　这话一点也不错，老爷，正是由于愚昧。不过我们没有这种愚昧也无论如何活不下去。因为全部生活就建立在愚昧上。

不幸人　啊，婶母，现在您有一个做好事的大好机会。

古尔梅斯卡娅　啊，不，不。这又是什么新花样！请你别说了！这不关你的事。我已经花了很多钱，而且今后的花销还很大。

布拉诺夫　我跟赖萨现在一点多余的开支都不能浪费。我要办养马场，要疏浚池塘，要挖水沟。

不幸人　那末您就不给了？

古尔梅斯卡娅　钱数是不多，但是，各位，你们也会同意我的意见：会有这样的情况……

不幸人　为什么要现钱呢？只要您当着这些先生们说句好话就够了。

---

① 浩罕人和吉尔吉斯人是俄国中亚细亚地区的少数民族，过去有歧视妇女的习俗。

沃斯米布拉托夫　您的一句话对于我们比支票还有效。

古尔梅斯卡娅　不，不！这甚至是太不客气了，突然之间，当着外人的面……提这样的要求……这是使用暴力……你们有阴谋！

布拉诺夫　对，赖萨，你得坚决拒绝。

古尔梅斯卡娅　嗳，各位，你们也会同意我的意见。不能这样突然之间……我坚决拒绝。

不幸人　那末您就不给了？

古尔梅斯卡娅　对不起，我的朋友，我不能。

不幸人　（对沃斯米布拉托夫）老兄，去掉一点吧！给点面子！让一点吧！

沃斯米布拉托夫　不合算，老爷。因为姑娘出身名门，已经要得不多，否则就得多要。

不幸人　（站起来）婶母，赖萨·帕夫洛夫娜！人类的大善人！不要在这些可敬的人面前降低自己的声誉！不要让古尔梅斯基这个姓丢脸。我为您脸红。您所有的亲属只有我和她。她以后不再求您什么了，而我是不需要陪嫁的。古尔梅斯卡娅不能拒绝这点钱！您是一个有钱的妇人，这一点钱对您算什么！我是一个穷苦的劳动者。假使我有钱……（拍一下自己的胸脯）啊？这是什么？有钱了。（从袋里摸出钱来）这里有钱！应该承认，穷光蛋不幸人拿这点钱去吃吃喝喝也并不算罪过。这只老狗本来也不妨留下这点钱防备饥荒。

幸福人　（拉拉他的手）您干什么？

不幸人　住嘴，阿尔卡季！那末您就不给了？

古尔梅斯卡娅　我已经说过了。

不幸人　啊，如果说富有的女地主拒绝给穷姑娘陪嫁，那末穷演员是不会拒绝的。（对阿克休莎）到我这里来，我的孩子！

幸福人　您说过，我们要坐三头马车走的！现在去坐你的三头马车吧！现在去乘你的轮船吧！

不幸人　住嘴，阿尔卡季！

〔阿克休莎走近。

给你，我的孩子！拿去！

阿克休莎　您怎么啦，您怎么啦，哥哥！这不行！

不幸人　对你说，拿去！我这个人，打定什么主意，就不再改变，一不做，二不休。

阿克休莎　（拥抱他）哥哥！哥哥！

〔卡尔普拿来一瓶葡萄酒和几只杯子，放在桌上。

不幸人　够了，我会激动得哭起来的，但是这样不好，太难为情了。

阿克休莎　我怎么感谢您呢？

不幸人　怎么感谢？你说声"谢谢"，不就完了。现在我们来喝一杯吧！（走到桌子跟前，倒了两杯酒）

〔阿克休莎把钱交给彼得。

彼得　（把钱交给父亲）请您收下吧！

〔沃斯米布拉托夫走到一边去，数钱。

古尔梅斯卡娅　（对不幸人）从你这方面来说，这是很大方的！

不幸人　我希望是如此！来，阿尔卡季，喝吧！

〔幸福人走过来，喝酒。

古尔梅斯卡娅　（对阿克休莎）我的亲爱的，我很高兴，事情有了这样的安排，我愿意尽我所能来促成你的幸福。我甚至于不拒绝做你的女主婚人。

〔阿克休莎鞠躬。

沃斯米布拉托夫　十分感谢您。太太，要是没有您，我们的事情是办不好的。您能去参加我们的婚礼，就是给我们加了一半陪嫁，您看，我们是多么看重您。为了您的光临，我要举行一次宴会，关于这次宴会，够城里人谈上两个来月的。至少让他们知道知道。

米洛诺夫　（走到桌前）好极了，好极了！应该把您的这件事登报。

不幸人　登报算得了什么！来，咱们喝杯交臂酒①，交个朋友吧！

米洛诺夫　可是，我的亲爱的……这可不行……

不幸人　不愿意就不做。滚开！滚开点。我们来喝，阿尔卡季。

〔米洛诺夫走开。

博达耶夫　（对布拉诺夫）他是做什么的？啊？

布拉诺夫　是演员。

博达耶夫　演员？哦，滚他的蛋吧！好极了！好极了！（走到不幸人跟前）伸出您的手来！怪不得我听着听着，是谁说得这么好，这么漂亮。我们这里是难得有的。（指幸福人）他也是演员吗？

不幸人　是演员。

博达耶夫　他什么也不能说吗？

不幸人　不，他也能说。

博达耶夫　他能说什么？

幸福人　我能象白头翁那样叫，我能象喜鹊那样跳。

① 两人用举着杯子的右臂相挽，同时干杯，以表示友好。

博达耶夫　啊，好极了，好极了！（走开，又立刻回到不幸人跟前）我要送一只海泡石的烟斗给他。到我家里去一趟，我请你们光临。

不幸人　给你取乐吗？弄小丑玩！来，咱们来喝杯交臂酒，交个朋友！

博达耶夫　什么？哈、哈、哈！他真滑稽！（走开）

古尔梅斯卡娅　（对布拉诺夫）得想法子把他撵走才行。天晓得他会惹出什么事情来。

布拉诺夫　您，好象是准备要走的吧？

不幸人　老弟，我早就准备走了。

布拉诺夫　那末您是不是该走了？

不幸人　阿尔卡季，人家撵我们走了。真的，阿尔卡季老弟，我们为什么转到这个森林里来了，怎么会陷在这个潮湿而又浓密的松树林里的？老弟，我们为什么要惊动这些猫头鹰和鸱枭呢？何必去打扰它们呢！让它们爱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好了！老弟，这里一切都很正常，森林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嘛。老太婆嫁给中学生，年轻的姑娘因为住在亲戚家生活痛苦而要跳湖自杀：这是森林嘛，老弟。

古尔梅斯卡娅　（耸耸肩）演滑稽戏的戏子。

不幸人　演滑稽戏的戏子？不，我们是演员，是高尚的演员，演滑稽戏的是你们。我们要是爱，就真正地爱；要是不爱，就吵架或是打架；要是帮助人，我们就连最后一个血汗钱也拿出来帮助人。而您呢？您一生唠叨什么社会福利啊，什么爱人类啊。实际上您做了什么呢？养活了什么人？安慰了什么人？您只是安慰您自己，给自己寻找欢乐。唱滑稽戏的，演小丑的，是您，不是我们。我有钱的时候，我就用自己

的钱养活两三个象阿尔卡季这样的混蛋，可是嫡亲的婶母才给我吃两天饭就觉得讨厌了。年轻的姑娘跑去跳湖；是谁把她往水里推的？是婶母。是谁救了她的？是演员不幸人！"人啊，人啊！都是鳄鱼的后代！你们的眼泪都是水！你们的心都是坚硬的钢刀！你们的亲吻是刺进胸膛的利剑！狮子和虎豹还哺育自己的孩子，凶猛的老鸦还照顾鸲鸟，可是她呢，她呢！……这是以爱还爱吗？啊，但愿我能变成一只鬣狗！但愿我能使森林里一切残暴的喝血的禽兽都愤怒欲狂地去猛扑这恶魔般的一代人！"①

米洛诺夫　但是，对不起，您说出这样的话来，是可以拉您去吃官司的！

布拉诺夫　干脆送警察局。我们都是证人！

不幸人　（对米洛诺夫）把我？你弄错了。（掏出席勒的剧本《强盗》）检查官通过的。你看！是准许上演的。哎呀，你这个恶毒的男子！你哪里有跟我说话的资格！我象席勒一样，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你呢，象个小书吏！噢，够了！上路吧，阿尔卡季！告辞了！（向大家鞠躬）婶母，请把手伸给我！

古尔梅斯卡娅　（把手藏起来）哎呀，不，不……

布拉诺夫　就伸给他吧，好让他快些走。

不幸人　我不咬您，别害怕。

米洛诺夫　当然，不会咬。

布拉诺夫　当然……

古尔梅斯卡娅　哎呀，不，你们不知道。

不幸人　噢，人啊，人啊！（走到屋角里，把背包背上）

---

① 这段话引自德国作家席勒的剧本《强盗》第一幕第二场。

〔阿克休莎给他帮忙，吻他。拿拐棍。

喂，阿尔卡季，我跟你吃了喝了，吵了闹了，老弟，现在又该去工作了！（走到舞台中央，把卡尔普招呼到身边，抑扬顿挫地、有力地对他说）你听我说，卡尔普！如果三头马车来到，老弟，你就叫它回到城里去；你说，老爷们步行走了。伙计，伸过手来！（把手伸给幸福人，缓慢地走去）

没有陪嫁的姑娘

（四幕正剧）

陈冰夷译

第　一　幕

人　物

哈里塔·伊格纳季耶夫娜·奥古达洛娃——中年寡妇；衣着优雅，但是很大胆，与年龄不相称。

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她的女儿；服装华丽，但很庄重。

莫基·帕尔梅内奇·克努罗夫——当代大商人，中年人，拥有巨额财产。

瓦西里·丹尼雷奇·沃热瓦托夫——某大商行的代理人，很年轻；服装欧化。

尤利·卡皮托内奇·卡兰德舍夫——青年人，并不富有的官吏。

谢尔盖·谢尔格伊奇·帕拉托夫——显赫的乡绅，船主，年纪三十开外。

鲁滨逊。

加夫里洛——俱乐部餐厅主人，林荫路上一家咖啡馆的老板。

伊万——咖啡馆的侍者。

〔剧情发生在现在伏尔加河畔的大城市布里亚希莫夫。

〔伏尔加河畔高岸上的市区林荫路，咖啡馆门前的空地；演员的右首是咖啡馆的入口，左首是一些树木；舞台深处有一排很低的铁栏杆，后面可以看到伏尔加河，一大片广阔的景色：森林，村落等等；空地上放着桌子和椅子：一张桌子放在右边，靠近咖啡馆，另外一张放在左边。

第一场

〔加夫里洛站在咖啡馆门口，伊万在整理场地上的桌椅。

伊万　林荫路上一个人也没有。

加夫里洛　过节总是这样。我们是照老规矩过日子：晚祷之后，大家都去吃馅饼、喝菜汤，然后吃一点便饭，歇息七个钟头。

伊万　要七个钟头！三、四个钟头够了吧。这种习惯可真好。

加夫里洛　将近黄昏的时候醒过来，喝点茶，发三分愁……

伊万　发愁！发什么愁呀？

加夫里洛　你坐在茶炊旁边，靠近一点，喝两个钟头开水，就懂得了。出了六分汗，一分愁就来了……喝完茶，走到外面，到林荫路上去透透空气，散散步。现在散步的人很少了：瞧，莫基·帕尔梅内奇在活动筋骨了。

伊万　他每天早晨总是象丈量林荫路似的来来回回走动，好象约好了似的。他为什么这样辛苦？

加夫里洛　为了活动活动身体。

伊万　可是活动活动身体又是为了什么？

加夫里洛　为了增加胃口。他吃饭要有胃口才行。他吃得那么好！不活动活动身体，那么好的菜能吃得下吗？

伊万　为什么他老是不开口说话？

加夫里洛　“不开口说话”！你真是个怪物。他有百万家私，你要他说话！他跟谁去说？城里有两、三个人，他可以跟他们说说话，此外就没有人了；所以他不开口说话。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他在这儿不会住多久；要不是有事，他才不会住在这儿呢。要说话，他会到莫斯科去，到彼得堡去，到国外去。在那些地方，他就自由自在得多了。

伊万　瞧，瓦西里·丹尼雷奇从山后面走来了。他也是有钱的人，他就喜欢说话。

加夫里洛　瓦西里·丹尼雷奇还年轻；他还不老练；还不太懂事；上了年纪，也会变成这样的傻瓜的。

〔克努罗夫从左边上，加夫里洛和伊万向他鞠躬敬礼，他置之不理，在桌子旁边坐下来，从口袋里取出一份法文报纸，读起来。沃热瓦托夫从右边上。

第　二　场

〔克努罗夫、沃热瓦托夫、加夫里洛、伊万。

沃热瓦托夫　（恭敬地鞠躬）莫基·帕尔梅内奇，您好！

克努罗夫　啊！瓦西里·丹尼雷奇！（伸出手）哪儿来？

沃热瓦托夫　从码头来。（坐下）

〔加夫里洛走到跟前。

克努罗夫　接什么人吗？

沃热瓦托夫　是去接人，可是没有接到。我昨天收到谢尔盖·谢尔格伊奇·帕拉托夫的电报。我要向他买一条轮船。

加夫里洛　是“飞燕”号吗，瓦西里·丹尼雷奇？

沃热瓦托夫　是呀，是“飞燕”号。您看怎么样？

加夫里洛　这条船走得真快。是一条马力很大的轮船。

沃热瓦托夫　可是谢尔盖·谢尔格伊奇骗了我，他没有来。

加夫里洛　您以为他坐“飞机”号来，也许他坐自己的“飞燕”号来呢。

伊万　瓦西里·丹尼雷奇，瞧那边又有一条轮船从上游开来了。

沃热瓦托夫　伏尔加河上这样来来往往的轮船有的是。

伊万　那是谢尔盖·谢尔格伊奇坐的船。

沃热瓦托夫　是吗？

伊万　看起来好象是他……“飞燕”号的样子一看就看得出来。

沃热瓦托夫　七俄里外你就看得出来吗？

伊万　十俄里外也看得出来……走得好快呀，现在已经可以看出来，主人在船上。

沃热瓦托夫　远吗？

伊万　从岛子后面出来了。来了，来了。

加夫里洛　你说来了吗？

伊万　来了。好厉害！比“飞机”号走得还要快，来了，来了。

加夫里洛　是来了。

沃热瓦托夫　（对加夫里洛）那末，轮船靠岸的时候，你告诉我。

伊万　是……恐怕要放炮吧。

加夫里洛　一定要放。

沃热瓦托夫　放什么炮？

加夫里洛　他们在伏尔加河当中抛锚的地方有自己的驳船。

沃热瓦托夫　那我知道。

加夫里洛　驳船上有炮。接送谢尔盖·谢尔格伊奇的时候，总是放炮的。（向咖啡馆后面望了一眼）瞧，奇尔科夫的马车也来接他了！看样子已经告诉奇尔科夫，说他要来。奇尔科夫老板亲自坐在车夫的位子上。——这是接他的。

沃热瓦托夫　你怎么知道是接他的？

加夫里洛　四匹快马一排，对不起，是接他的。奇尔科夫能为谁赶来这辆四套马车呢！看着都吓人……象狮子一样……四匹马全扣上了马勒！多么好的马具，多么好的马具！——是接他的。

伊万　还有一个茨冈同奇尔科夫一起坐在车夫的位子上，穿着讲究的哥萨克服装，皮带束得那么紧，看上去好象身体都要勒断了。

加夫里洛　是接他的。没有别人会坐这样的四套马车。是他。

克努罗夫　帕拉托夫可真阔气。

沃热瓦托夫　别的不说，阔气是相当阔气的。

克努罗夫　轮船您买得便宜吗？

沃热瓦托夫　便宜，莫基·帕尔梅内奇。

克努罗夫　是啊，那当然；要不然为什么要买呢。他为什么卖掉？

沃热瓦托夫　大概是无利可图吧。

克努罗夫　那当然，他怎么搞得好！这不是老爷们干的事。您是有利可图的，尤其是买价便宜。

沃热瓦托夫　我们是凑巧：我们在下游有许多货物。

克努罗夫　是不是要钱用？……他是很会挥霍的。

沃热瓦托夫　那是他的事情。钱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克努罗夫　是啊，有钱就好办事，就好办事。（微笑）谁钱多，谁就好办事，瓦西里·丹尼雷奇。

沃热瓦托夫　有钱还会是坏事吗？莫基·帕尔梅内奇，您知道得比谁都清楚。

克努罗夫　我知道，瓦西里·丹尼雷奇，我知道。

沃热瓦托夫　喝点冷饮吗，莫基·帕尔梅内奇？

克努罗夫　您怎么，早上也喝！我还没有吃早点呢……

沃热瓦托夫　没关系。有一个英国人，是一家工厂的厂长，他告诉我说，空肚子喝香槟酒，治伤风很灵。我昨天着了点儿凉。

克努罗夫　怎么会着凉的？天气这么暖和。

沃热瓦托夫　嗯，就因为这样的天气着了凉：我吃的东西太凉了。

克努罗夫　不必了，有什么好处；人们看见了会说，天还没亮，就喝香槟酒。

沃热瓦托夫　为了不让人家说什么闲话，咱们就喝茶吧。

克努罗夫　喝茶，那就不同了。

沃热瓦托夫　（对加夫里洛）加夫里洛，给我们来点我的茶，懂吗？……我的茶！

加夫里洛　是。（下）

克努罗夫　您难道喝什么特别的茶吗？

沃热瓦托夫　还不就是香槟酒，不过把它倒在茶壶里，用带碟子的玻璃杯端上来就是了。

克努罗夫　真聪明。

沃热瓦托夫　需要的时候，什么办法都想得出来，莫基·帕尔梅内奇！

克努罗夫　您到巴黎去参观博览会吗？

沃热瓦托夫　等我买了轮船，把它开到下游去装上货物，我就去。

克努罗夫　我过几天也要去，那边已经在等我了。

〔加夫里洛用盘子端上两把装着香槟酒的茶壶和两只玻璃杯。

沃热瓦托夫　（倒酒）听到新闻没有，莫基·帕尔梅内奇？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要出嫁了。

克努罗夫　怎么要出嫁了？真的吗？嫁给谁？

沃热瓦托夫　嫁给卡兰德舍夫。

克努罗夫　多么荒唐！简直不可思议！卡兰德舍夫是什么东西！他配不上她，瓦西里·丹尼雷奇。

沃热瓦托夫　怎么能配得上！那有什么办法，哪儿去找对象？她是一个没有陪嫁的姑娘。

克努罗夫　没有陪嫁的姑娘也能找到好对象呀。

沃热瓦托夫　时代不同了。以前可找的对象很多，所以还有人向没有陪嫁的姑娘求婚。可是现在对象刚好够数：有多少有陪嫁的姑娘，就有多少对象，不多也不少，所以没有陪嫁的姑娘就找不到对象了。如果有更好的对象，难道哈里塔·伊格纳季耶夫娜会把她嫁给卡兰德舍夫吗？

克努罗夫　这女人真有决断。

沃热瓦托夫　她恐怕不是俄罗斯人。

克努罗夫　为什么？

沃热瓦托夫　很机灵。

克努罗夫　她怎么这样草率？奥古达洛夫家到底还是名门世家；忽然把女儿嫁给一个姓什么卡兰德舍夫的！……她真有点手腕……家里总是挤满了没有结婚的男人！……

沃热瓦托夫　大家都愿意上她家去，因为很愉快：姑娘很漂亮，各种各样的乐器她都会演奏，还会唱歌，又善于交际，所以吸引人。但是要娶她可得考虑考虑。

克努罗夫　她不是已经把两个女儿嫁出去了吗？

沃热瓦托夫　嫁是嫁出去了。可是得问问她们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大女儿是给一个山里人、高加索的一个小公爵娶去的。那可笑极了！……他一看见她，就发抖，甚至哭了。他在她身边足足有两个星期之久，拿着匕首，瞪大眼睛看着，不许任何人接近她。结婚之后，他就走了，听说，没有带到高加索，为了妒忌就在半路上把她杀死了。另外一个女儿也嫁给一个什么外国人，可是后来发现他根本不是外国人，是一个骗子。

克努罗夫　奥古达洛娃盘算得不错：财产不多，拿不出什么陪嫁，就门户开放，什么人都接待。

沃热瓦托夫　她自己也喜欢过快活的日子。可是她的财产那么少，连维持这样的生活都不够……

克努罗夫　那末她的钱是哪儿来的呢？

沃热瓦托夫　是求婚者们拿出来的。谁喜欢上她的女儿，那就请谁破钞。以后她再向求婚者要陪嫁，可是向她要陪嫁，那就休想。

克努罗夫　我看不单单是求婚者出钱吧，还有，比方说，您常常上他们家去，花费也不少吧。

沃热瓦托夫　那又不会破产，莫基·帕尔梅内奇。有什么办法！

享受了就得花钱，不能白白享受呀。在他们家里，真是一大享受。

克努罗夫　确实是享受，您说得一点不错。

沃热瓦托夫　可是您自己却几乎从来不去。

克努罗夫　尴尬得很；他们家里常常有许多不三不四的人；以后同他们见面，要打招呼，攀谈。比方说，卡兰德舍夫，我认识他干什么？

沃热瓦托夫　是呀，他们家里简直象市场一样。

克努罗夫　那有什么意思呢？这一个上去对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说几句恭维话，那一个过来对她说几句情话，吱吱喳喳吵闹不休，不让别人同她说一句话。要是没有人打扰，同她一个人常常见见面，那倒是挺愉快的。

沃热瓦托夫　该结婚了。

克努罗夫　结婚！不是人人都可以结婚的，也不是人人都想结婚。比如说我吧，我已经结过婚了。

沃热瓦托夫　那就没有办法了。葡萄可真好啊，绿油油的，莫基·帕尔梅内奇。

克努罗夫　您这样想吗？

沃热瓦托夫　那还用说。没有这样规矩的人：机会还少吗，怎么不去利用，即使嫁给了卡兰德舍夫，也没有关系。

克努罗夫　带这样的姑娘到巴黎去逛逛博览会，倒是挺不错的。

沃热瓦托夫　是呀，那样就不会寂寞，旅行就很愉快。您的计划真出色，莫基·帕尔梅内奇！

克努罗夫　难道您就没有这样的计划吗？

沃热瓦托夫　我哪儿有什么计划！我此道不精。我可没有玩女人的胆量：您知道，我受的教育，是那种很道德的宗法制的

教育。

克努罗夫　哦，得了，说得好听！您机会比我多：年轻——这就是了不起的条件。而且您挥金如土；您廉价买进一条轮船，就可以赚一大笔钱。对了，恐怕没有比“飞燕”号更便宜了吧？

沃热瓦托夫　什么货物都有价格，莫基·帕尔梅内奇。我虽然年轻，可是不会过于冒险，要我出多余的钱是不干的。

克努罗夫　别打保票！象您这样的年纪，堕入情网还不容易？到那时候看你怎么打算！

沃热瓦托夫　不会的，莫基·帕尔梅内奇，我完全没有感觉到我会发生这样的事。

克努罗夫　什么事？

沃热瓦托夫　就是所谓爱情。

克努罗夫　佩服，佩服，您将来一定是一位出色的商人。不过您同她接近的机会总比别人多得多。

沃热瓦托夫　我哪里有什么接近的机会？不过是有时候悄悄地从她母亲那儿多倒一杯香槟酒，教她唱支歌，带给她几本姑娘们不该读的小说。

克努罗夫　这样看来，您是在一点一点地把人家教坏。

沃热瓦托夫　那我怎么啦！我又没有强迫人家接受。我干吗要为她的道德操心，我又不是她的保护人。

克努罗夫　我总觉得奇怪，难道除了卡兰德舍夫之外，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就连一个对象都没有了吗？

沃热瓦托夫　有是有过的，可是她太不懂事。

克努罗夫　怎么不懂事？是不是胡涂？

沃热瓦托夫　不是胡涂，是不会耍手腕，她不象她母亲。她母亲

会要手腕，会奉承，可是她常常忽然莫明其妙的说些不该说的话。

克努罗夫　说真心话吗？

沃热瓦托夫　是呀，说真心话；可是没有陪嫁的姑娘这样是不行的。她只要对谁一倾心，就什么都瞒不住了。比方说，谢尔盖·谢尔格伊奇·帕拉托夫去年一来到，她就愈看愈喜欢；来往了两个来月，他就压倒了所有的求婚的人，可是后来却不见了，失踪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克努罗夫　他出什么事了？

沃热瓦托夫　谁知道他出了什么事；他是一个刁钻古怪的人。可是她是那么爱他，伤心得要命。那么一往情深！（笑）她赶紧去追他，她母亲赶到第二站才把她找回来。

克努罗夫　帕拉托夫之后，还有没有对象？

沃热瓦托夫　有过两个：一个是害痛风病的老头儿，还有一个是在一个公爵手下发了财的管家，老是喝得醉醺醺的。拉里莎对他们一点意思也没有，可是还得应酬，是母亲要她这样做的。

克努罗夫　她的遭遇真不幸。

沃热瓦托夫　是的，简直是可笑。她有时候眼泪汪汪，象要哭的样子，可是母亲却要她笑。后来忽然来了一个出纳员……他挥金如土，又把哈里塔·伊格纳季耶夫娜弄得眼花缭乱了。他压倒了所有的人，可是耀武扬威了没有多久，他就在他们家里被捕了。真是大大的出丑！（笑）奥古达洛夫家的人有个把月见不得人。于是拉里莎斩钉截铁地对母亲说："咱们的耻辱可受够了，再有谁来求婚，我就嫁给谁，管他是财主还是穷光蛋，我再也不挑了。"就在这个时候，卡兰德舍

夫正好来求婚。

克努罗夫　这个卡兰德舍夫是哪儿来的？

沃热瓦托夫　他在他们家里混了好久了，恐怕有三年了。虽然没有给撵走，也没有怎么受到尊重。青黄不接的时候，心目中还没有有钱的对象，就暂且让他留着，偶尔请他去玩玩，免得家里空落落的。有时候来了一个有点钱的人，再看看卡兰德舍夫，那简直可怜极了，大家都不跟他说话，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他只好坐在角落里，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抛出恶狠狠的目光，装出绝望的样子。有一次他想开枪自杀但毫无结果，只是惹起了大家的嘲笑。还有一次那才有趣呢：有一天他们家里举行化装舞会，那时候帕拉托夫还在；卡兰德舍夫化装成强盗：手里拿着一把斧头，对大家，特别是对谢尔盖·谢尔格伊奇恶狠狠地看着。

克努罗夫　后来怎么样？

沃热瓦托夫　把斧头夺下来，叫他换服装；要不然就滚！

克努罗夫　这样说来，他是因为始终不渝才得到赏识的。我想，他很高兴吧。

沃热瓦托夫　太高兴啦，简直象橙子似的满脸光彩。可笑极了！他真是我们这儿一个怪物。最好他还是快点儿结了婚，上他自己的小庄园去，免得人家说闲话，奥古达洛夫家也希望他这样，可是他还拉着拉里莎到林荫路上去，挽着她走，头抬得高高的，好象要撞到人家身上去似的。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还戴了一副眼镜，过去他是从来不戴眼镜的。见了人，就鞠躬，点点头。说话带着那样一种腔调，以前从来没有听到他这样说话，可是现在老是“我呀我呀，我要怎么样，我想怎么样”。

克努罗夫　象一个俄罗斯的乡下佬：喝醉了还不够尽兴，一定要装模作样的让大家都看见；非得装模作样一番，挨一、两顿打，才心满意足，才去睡觉。

沃热瓦托夫　是啊，卡兰德舍夫好象就是这样的人。

克努罗夫　可怜的姑娘！我想，她看到他这种样子，多么难受呀。

沃热瓦托夫　他忽然想装饰自己的寓所，——您知道他想出了什么花样。书房里墙上钉了一条不值钱的壁毯，挂着一些短刀和图拉的手枪①。假如是个猎手，那倒也罢了，可是他从来没有摸过枪。他常常把人们拉到他家里去，让他们看看这些玩意儿；看了要称赞几句才行，要不然他会生气：他是一个自尊心很强、而且爱嫉妒的人。他从乡下雇来一匹马，一匹杂色的劣马，车夫身材矮小，可是身上穿的衣衫却很大。他带着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去坐这样一辆骆驼似的车子；他得意洋洋地坐着，仿佛坐在一辆用几匹千里驹拉的马车上。他从林荫路上出来，对警察大声喊叫："把我的马车叫来！"嘿，于是那辆马车象奏乐似地开到他面前。所有的螺丝，所有的螺丝帽，叮呤当啷地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弹簧都跳动着，好象活的一样。

克努罗夫　可惜呀，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真可惜。

沃热瓦托夫　您怎么变得那么好心肠啦！

克努罗夫　难道您没有看到，这个女人是天生的尤物吗？珍贵的金刚钻需要用珍贵的东西来镶饰。

沃热瓦托夫　而且要有高明的首饰匠。

克努罗夫　您说得一点不错。首饰匠，这不是普通的工匠，他应该是艺术家。在穷苦的环境里，而且又嫁给一个笨蛋丈夫，

① 图拉是俄国最古老的冶金业中心，以制造枪炮出名。

她不是毁灭，就是变得俗气。

沃热瓦托夫　不过我这样想，她很快就会把他抛弃掉。现在她好象是万念俱灰的样子；要是她有一天清醒过来，仔细一瞧丈夫，是这么个样子……（低声）瞧他们来了，提起他们，他们就到……

〔卡兰德舍夫、奥古达洛娃、拉里莎上。沃热瓦托夫站起来鞠躬，克努罗夫取出报纸来。

第　三　场

〔克努罗夫、沃热瓦托夫、卡兰德舍夫、奥古达洛娃、拉里莎在舞台后部栏杆旁边的长凳上坐下，用望远镜了望伏尔加河；加夫里洛、伊万。

奥古达洛娃　（走到桌子跟前）你们两位好！

〔卡兰德舍夫跟着她走过来。沃热瓦托夫伸手给奥古达洛娃和卡兰德舍夫。克努罗夫不作声，也不站起来，伸手给奥古达洛娃，向卡兰德舍夫点点头，埋头读报。

沃热瓦托夫　哈里塔·伊格纳季耶夫娜，请坐！（把椅子挪到她身边）

〔奥古达洛娃坐下。

要来点茶吗？

〔卡兰德舍夫在稍远的地方坐下。

奥古达洛娃　好吧，喝一杯吧。

沃热瓦托夫　伊万，拿个茶杯来，续一点开水！

〔伊万拿起茶壶，下。

卡兰德舍夫　怎么这时候喝茶？真是异想天开。真奇怪。

沃热瓦托夫　口渴，尤利·卡皮托内奇，不知道喝什么好。请指教——不胜感激之至。

卡兰德舍夫　（看表）现在是中午，可以喝一小杯伏特加，吃一点肉饼，喝一杯上等的葡萄酒。我吃早点向来是这样的。

沃热瓦托夫　（对奥古达洛娃）瞧，生活过得多么好，哈里塔·伊格纳季耶夫娜，真叫人羡慕。（对卡兰德舍夫）要是能够过一天象您那样的生活，那多好啊。伏特加加上葡萄酒！我们可不能这样，这样要失去理智。您怎么干都行；您不会花掉资本，因为您没有，我们一出世就那么苦命，我们要干大事业；所以我们不能失去理智。

〔伊万端上一把茶壶和一个茶杯。

请，哈里塔·伊格纳季耶夫娜！（倒茶，端上茶杯）我喝茶喝凉的，以免人家说我喝热饮料。

奥古达洛娃　茶倒是凉的，不过，瓦夏①，你给我倒的太浓了。

沃热瓦托夫　没关系。请喝吧！请吧！露天喝没有害处。

卡兰德舍夫　（对伊万）今天我家里有宴会，你到我家里去帮帮忙！

伊万　是，尤利·卡皮托内奇。

卡兰德舍夫　老弟，你可要穿得整洁些！

伊万　知道穿礼服，这我们还不懂得！

卡兰德舍夫　瓦西里·丹尼雷奇，今天请您上我家里去吃饭！

沃热瓦托夫　多谢多谢。也要我穿礼服吗？

---

① “瓦夏”是“瓦西里”的爱称。

卡兰德舍夫　随您便：不要拘束。不过有女客。

沃热瓦托夫　（鞠躬）是。但愿我不失身份。

卡兰德舍夫　（走到克努罗夫跟前）莫基·帕尔梅内奇，您今天能赏光到我家吃饭吗？

克努罗夫　（诧异地回过头来看他）上您家去？

奥古达洛娃　莫基·帕尔梅内奇，就是上我们家，这是为拉里莎举行的宴会。

克努罗夫　噢，那末是您请客罗？好，我一定到。

卡兰德舍夫　恭候您的光临。

克努罗夫　我已经说过，我一定到。（读报）

奥古达洛娃　尤利·卡皮托内奇是我未来的女婿；我要把拉里莎嫁给他。

克努罗夫　（继续读报）那是您的事情。

卡兰德舍夫　是的，莫基·帕尔梅内奇，我碰碰运气。我是向来没有成见的。

〔克努罗夫用报纸挡住脸。

沃热瓦托夫　（对奥古达洛娃）莫基·帕尔梅内奇很严肃。

卡兰德舍夫　（离开克努罗夫，走到沃热瓦托夫跟前）我希望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周围都是上等人。

沃热瓦托夫　这样说来，我也是属于上流社会的人了？谢谢您，真是没想到。（对加夫里洛）加夫里洛，我要付多少茶钱？

加夫里洛　您要了两份吧？

沃热瓦托夫　是的，两份。

加夫里洛　那您是知道的，瓦西里·丹尼雷奇，又不是第一次……十三个卢布。

沃热瓦托夫　是吗，我以为价钱便宜些了。

加夫里洛　怎么会便宜些呢！市价，捐税，您想！

沃热瓦托夫　我又不是同你争论：你唠叨些什么！把钱收下，别啰嗦啦！（付钱）

卡兰德舍夫　为什么那么贵？我不懂。

加夫里洛　有人觉得贵，有人不觉得贵。这样的茶您是不喝的。

奥古达洛娃　（对卡兰德舍夫）您得了吧，别管闲事了！

伊万　瓦西里·丹尼雷奇，“飞燕”号快到了。

沃热瓦托夫　莫基·帕尔梅内奇，“飞燕”号快到了，去看看吗？我们不用下去，就在山上看吧。

克努罗夫　咱们走吧。去看看。（站起身来）

奥古达洛娃　瓦夏，我坐你的马车去。

沃热瓦托夫　去吧，不过快点回来！（走到拉里莎跟前，同她低声说话）

奥古达洛娃　（走到克努罗夫跟前）莫基·帕尔梅内奇，我们张罗婚事，您不知道，要花多少心血呀。

克努罗夫　是啊。

奥古达洛娃　忽然一下子要支出那么多钱，怎么也料想不到……明天是拉里莎的生日，想送点礼物。

克努罗夫　好，我一会儿上您家去。

〔奥古达洛娃下。

拉里莎　（对沃热瓦托夫）再见，瓦夏！

〔沃热瓦托夫和克努罗夫下。拉里莎走到卡兰德舍夫跟前。

第 四 场

〔卡兰德舍夫和拉里莎。

拉里莎　我刚才一直望着伏尔加河对岸：那边多好呀！咱们快点到乡下去吧！

卡兰德舍夫　您望着伏尔加河对岸？沃热瓦托夫跟您说了些什么？

拉里莎　没说什么，随便说几句。我多么想到伏尔加河对岸去，到森林里去……（沉思地）咱们去吧，离开这儿吧！

卡兰德舍夫　那可就奇怪了！他会跟您说些什么呢？

拉里莎　哎哟，不管他说了些什么，那同您有什么相干？

卡兰德舍夫　您叫他瓦夏。怎么跟一个年轻小伙子这样亲热！

拉里莎　我们从小就认识，小时候就在一起玩。哦，我这样叫惯了。

卡兰德舍夫　您应该改掉这些旧习惯。跟一个无聊而愚蠢的小伙子这样亲热，象什么样子！你们以前那一套，简直不能忍受。

拉里莎　（生气）我们没有什么不规矩的行为。

卡兰德舍夫　过茨冈人的生活——这就是你们过去的行为。

〔拉里莎擦眼泪。

您怎么生气了，瞧您的！

拉里莎　就是过茨冈人的生活，那又怎么样呢；这样至少是愉快的。您能让我过比这种茨冈人更好的生活吗？

卡兰德舍夫　那当然罗。

拉里莎　为什么您老是责备我过这种生活？难道是我自己喜欢这种生活吗？我是被迫的，是妈妈要我这样的；那就是说，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非过这种生活不可。拿茨冈人的生活来责怪我，不是愚蠢，就是无情。要是我不想过安静、隐居的生活，想离开人群，难道我会嫁给您吗？所以您放明白些，别以为我是由于您有什么长处才选上您的，您的长处我还没有看见呢。我还刚刚开始想爱您；我向往过俭朴的家庭生活，这样的生活在我看来好象天堂一样。您看，我正站在十字路口；支持我吧，我需要鼓励，同情；对我体贴一点，亲热一点吧！抓住这个机会，别错过了！

卡兰德舍夫　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我根本没有想到要得罪您，我不过是说说而已……

拉里莎　什么叫"说说而已"？那就是说，您是不动脑子说出来的吗？您不知道，您的话叫人听了多难受！

卡兰德舍夫　当然，我不是故意的。

拉里莎　那就更坏。应该想想您说了些什么。要是您愿意，您同别人瞎扯，怎么都可以，可是跟我说话，可得小心点。难道您没有看到，我的处境多么难哪！我自己说每一句话，听别人说每一句话，我都有感触。我变得非常敏感了。

卡兰德舍夫　那么就请您原谅我吧。

拉里莎　算啦，不过以后可得小心点！（沉思地）茨冈人的生活……是的，这也许是对的……不过在这样的人中间也有善良的、高尚的人。

卡兰德舍夫　这些高尚的人是谁呢？是谢尔盖·谢尔格伊奇·帕拉托夫吗？

拉里莎　不，我请求您别提他吧！

卡兰德舍夫　那又是为什么呢？

拉里莎　您不了解他，要是您了解他……对不起，他不是您所能判断的。

卡兰德舍夫　判断人要根据行为。难道他对您好吗？

拉里莎　这是我的事情。我怕责备他，我不敢责备他，所以也不许您责备他。

卡兰德舍夫　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请您告诉我，不过请您说实话！

拉里莎　您要我说什么？

卡兰德舍夫　我哪些地方不如帕拉托夫？

拉里莎　哎哟，别说了！

卡兰德舍夫　请问，为什么？

拉里莎　别说了！别说了！比什么呀！

卡兰德舍夫　不过我倒想听您说说。

拉里莎　别问了，不要这样！

卡兰德舍夫　为什么？

拉里莎　因为这样比起来，对您，对您不利。您有您的长处，您是个好人，是个真诚的人；但是同谢尔盖·谢尔格伊奇相比，您就什么都不如他了。

卡兰德舍夫　这不过是说说而已罢了，要有证据才行。您把我们好好分析分析！

拉里莎　您要同谁比呀！能有这样迷人的力量吗？谢尔盖·谢尔格伊奇……那是男人的楷模。什么叫楷模，您懂吗？也许我看错了，我还年轻，不了解人；但是这种看法在我是不能改变的，它将和我一同死去。

卡兰德舍夫　我真不懂，我不懂，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我怎

么也看不出来，胆子大，狂妄就是了……如果愿意的话，这谁都能做到。

拉里莎　您知道他胆子大到什么地步？

卡兰德舍夫　什么胆子大不大，那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故意装出那副样子罢了。

拉里莎　您知道怎么回事，我告诉您一件事。有一个高加索军官路过这里。他是谢尔盖·谢尔格伊奇的朋友，是一个神枪手，有一次他们在我们家里。谢尔盖·谢尔格伊奇说："我听说您枪法了不起。""嗯，还可以，"那军官说。谢尔盖·谢尔格伊奇就给他一支手枪，拿起一只玻璃杯放在自己头上，他走到另外一个房间里，距离十二步的样子。"您开枪打吧，"他说。

卡兰德舍夫　他打了吗？

拉里莎　当然打了，他把玻璃杯打碎了，只是脸色有点变白了。谢尔盖·谢尔格伊奇说，"您的枪法好极了，不过您打的是男人，而且不是您的亲人，您的脸色就白了。您看我打我世界上最亲爱的姑娘，可以脸不变色。"他让我拿着一个钱币，站在同样的距离，冷静地，带着微笑，一枪把它打了下来。

卡兰德舍夫　您就听他的话？

拉里莎　怎么能不听呢？

卡兰德舍夫　您就那么相信他吗？

拉里莎　那还用说！怎么能不相信他呢？

卡兰德舍夫　铁石心肠，所以他才敢这样干。

拉里莎　不，他心肠可好啦。我亲眼看见他怎样帮助穷人，他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送人。

卡兰德舍夫　好，就算帕拉托夫有一些长处，至少在您看来是这

样；可是这个小商人沃热瓦托夫，您那个瓦夏，他是个什么东西？

拉里莎　您嫉妒吗？不，您别说这些蠢话啦！这多么下流，我可受不了，我预先告诉你。不用害怕，我现在什么人也不爱，以后也不会爱什么人。

卡兰德舍夫　要是帕拉托夫再出现呢？

拉里莎　那还用说，要是谢尔盖·谢尔格伊奇一出现，如果他没有结婚的话，只要他看我一眼就够了……放心吧，他不会来了，就是现在来，也晚了……恐怕我们永远不会再相会了。

〔伏尔加河上放炮的声音。

这是什么？

卡兰德舍夫　有一个胡作非为的商人，从他自己的驳船上下来，有人向他放炮致敬。

拉里莎　哎哟，吓了我一大跳！

卡兰德舍夫　请问为什么？

拉里莎　我神经不好。我刚才坐在这条长凳上望下去，就头晕。这儿掉下去要摔伤吧？

卡兰德舍夫　要摔伤！从这儿掉下去准摔死：下面铺着石头。而且那么高，不用落地就完了。

拉里莎　回家去吧，时候不早了！

卡兰德舍夫　我也要回家了，我还有宴会呢？

拉里莎　（走近栏杆）等一等。（向下望去）哎—哟，扶住我！

卡兰德舍夫　（扶住拉里莎的手）走吧，别淘气啦！（同下）

〔加夫里洛和伊万从咖啡馆出来。

第 五 场

〔加夫里洛和伊万。

伊万　放炮啦！老爷来啦，老爷来啦，谢尔盖·谢尔格伊奇。

加夫里洛　我说过，一定是他。我早就知道：老鹰飞的时候，一眼就看得出来。

伊万　马车空着开到山里去了，老爷们大概是走来了。瞧他们来了！（跑进咖啡馆）

加夫里洛　请。不知道怎样招待您才好。

〔帕拉托夫上（穿单排钮扣紧身黑色常礼服，高统漆皮靴，白色制帽，肩上挂着旅行袋），鲁滨逊（穿大氅，右下裾挂在左肩上。软高帽歪戴在一边）、克努罗夫，沃热瓦托夫同上。伊万拿着掸子从咖啡馆跑出来，迎上去替帕拉托夫拂拭。

第 六 场

〔帕拉托夫、鲁滨逊、克努罗夫、沃热瓦托夫、加夫里洛、伊万。

帕拉托夫　（对伊万）你怎么啦！我是从水路来的，伏尔加河上没有尘土呀。

伊万　不过，老爷，不行啊……这是规矩。整整一年没见您了……向您请安，老爷。

帕拉托夫　好吧，谢谢！拿去！（给他一张一卢布的钞票）

伊万　多谢，多谢。（走开）

帕拉托夫　那末，瓦西里·丹尼雷奇，您以为我是坐“飞机”号来的吗？

沃热瓦托夫　我可不知道您是坐自己的“飞燕”号飞来的；我以为它是拖着驳船来的。

帕拉托夫　不，我把驳船卖了。我本来想今天一早就赶到这儿的，我要赶过“飞机”号；可是舵手是个胆小鬼。我对火夫们喊叫：“添火！”可是他却夺去他们手里的木柴。他从舱里爬出来说：“要是您再添一块木柴加一把火，我就跳到水里去。”他怕锅炉受不了，他在一张小纸上给我写了一些数目字，计算压力。他是个外国人，荷兰人，胆子小；他们是用算术代替胆子的。啊，诸位，我忘了向你们介绍我的一位朋友。莫基·帕尔梅内奇，瓦西里·丹尼雷奇！我来介绍：鲁滨逊。

〔鲁滨逊傲慢地点头行礼，并伸手给克努罗夫和沃热瓦托夫。

沃热瓦托夫　请问教名和父名怎么称呼？

帕拉托夫　就叫鲁滨逊，没有教名和父名。

鲁滨逊　（对帕拉托夫）谢尔日①！

帕拉托夫　你要什么？

鲁滨逊　已经中午了，我的朋友，我难受呀。

帕拉托夫　等一等，我们就要上旅馆去。

鲁滨逊　（指着咖啡馆）Vaila②！

① 原文是谢尔盖的法语的俄式读音。

② 法语：那边！

帕拉托夫　哦，去吧，去你的！

〔鲁滨逊向咖啡馆走去。

加夫里洛，你只能给这位老爷喝一小杯；他是个不安分的人。

鲁滨逊　（耸耸肩膀）谢尔日！（走进咖啡馆。加夫里洛跟着他下）

帕拉托夫　诸位，这是外省的演员幸福人①阿尔卡季。

沃热瓦托夫　为什么他叫鲁滨逊？

帕拉托夫　来历是这样的：他曾经同一个朋友、一个商人的儿子叫涅普焦维的，乘一条轮船。两个人喝得酩酊大醉。他们大吵大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乘客总是忍耐着。最后，他们闹得实在不象话了，竟想演戏：他们脱光了衣服，把枕头撕开，在羽毛里打滚，表演起野人来了；于是船主按照乘客的要求，把他们送到一个荒岛上去。我们经过这个岛的时候，看见有人举起双手招呼。我马上叫船"停下"，亲自坐救生船，找到了幸福人这个演员。我把他带上轮船，从头到脚给他穿上我的衣服，幸亏我有许多衣服。诸位，我对演员特别有好感……这就是为什么他叫鲁滨逊的来历。

沃热瓦托夫　那个涅普焦维还留在岛上吗？

帕拉托夫　那我管他干什么；让他吹吹风吧。诸位，你们想，路上闷得慌，看见什么人都是高兴的。

克努罗夫　那当然罗。

沃热瓦托夫　多么幸运，多么幸运！真是难得的奇遇！

克努罗夫　就是有一点不好，他酗酒。

---

① 见第二一九页注。

帕拉托夫　不，诸位，跟我可不能这样，我对这一点是很严格的。他没有钱，没有得到我的允许是不准给他喝酒的，他向我请求，我就拿本法语会话塞在他手里，碰巧我身边有这样的书。你先给我学一页会话，否则不给你喝。他就坐下来学习。还很用功呢！

沃热瓦托夫　您真幸运，谢尔盖·谢尔格伊奇！为这样的人花什么代价都是值得的，就是碰不到这样的机会。他是个好演员吗？

帕拉托夫　噢，不，那里是什么好演员！他什么脚色都演过，也当过提词的；现在演轻歌剧。不怎么样，还可以，逗逗笑罢了。

沃热瓦托夫　这末说，他是个愉快的人？

帕拉托夫　是个很好玩的人物。

沃热瓦托夫　可以跟他开开玩笑吗？

帕拉托夫　没关系，他不会生气……让您享受一下吧，我可以把他交给您两三天。

沃热瓦托夫　多谢，多谢。只要合胃口，就不会吃亏。

克努罗夫　谢尔盖·谢尔格伊奇，您把"飞燕"号卖了，不觉得可惜吗？

帕拉托夫　什么叫"可惜"，这我可不知道。莫基·帕尔梅内奇，我没有什么贵重得了不得的东西。只要有利可图，什么都可以卖掉。现在，诸位，我已经另有打算了。我要娶一位很有钱的姑娘，我将得到一个金矿作为陪嫁。

沃热瓦托夫　好阔气的陪嫁。

帕拉托夫　可是为了得到它，我花的代价可不小，我得跟我的自由、跟我的欢乐的生活告别了；所以要尽可能快快活活地度过这些最后的日子。

沃热瓦托夫　让我们来努力吧，谢尔盖·谢尔格伊奇，让我们来努力吧。

帕拉托夫　我未婚妻的父亲是一位显要的大官；这老头儿是很严厉的；他对于茨冈、吃喝玩乐之类的事听都不要听；甚至谁吸烟吸多了他都不喜欢。在他那儿，你得穿大礼服和parlez franfais①！所以我现在正在同鲁滨逊一起实习。可是不知道是否为了表示庄重，他总是叫我"拉·谢尔日"，而不是简单地叫我"谢尔日"。可笑极啦！

〔咖啡馆平台上出现鲁滨逊，他正在嚼什么东西，后面是加夫里洛。

第　七　场

〔帕拉托夫，克努罗夫，沃热瓦托夫，鲁滨逊，加夫里洛，伊万。

帕拉托夫　（对鲁滨逊）Que faites-vous là? Venez!②

鲁滨逊　（庄重地）Comment?③

帕拉托夫　妙极了！声调多好呀，诸位！（对鲁滨逊）改掉你那种放着上流社会不去，爱上小酒馆的坏习惯吧！

沃热瓦托夫　是呀，他们正是这样。

鲁滨逊　拉·谢尔日，你已经……刚才实在非喝不行了。

---

① 法语：讲法语。

② 法语：你在那儿干什么？到这儿来！

③ 法语：怎么啦？

帕拉托夫　是的，对不起，我把你的化名说出来了。

沃热瓦托夫　我们不会泄漏你的秘密的，鲁滨逊，你在我们这儿就装成英国人好了。

鲁滨逊　怎么，马上就以"你"相称了？咱们还没有喝过订交酒①呢。

沃热瓦托夫　那没有关系……何必拘礼呢！

鲁滨逊　可是，过分不拘礼节，我是不喜欢的，我不允许随便什么人……

沃热瓦托夫　我也不是随随便便的人。

鲁滨逊　那末，您是什么人？

沃热瓦托夫　商人。

鲁滨逊　有钱吗？

沃热瓦托夫　有钱。

鲁滨逊　慷慨吗？

沃热瓦托夫　慷慨。

鲁滨逊　那就合我的胃口了。（伸手给沃热瓦托夫）很荣幸！现在我可以允许你对我随随便便了。

沃热瓦托夫　那末我们是朋友了，两个身体，一个灵魂。

鲁滨逊　而且是一个口袋。你的教名和父名是？就是说，不要父名，只要教名就行了。

沃热瓦托夫　瓦西里·丹尼雷奇。

鲁滨逊　那末，瓦夏，为了初次相识，给我付账吧！

沃热瓦托夫　加夫里洛，记在我的账上！谢尔盖·谢尔格伊奇，我们今天晚上想到伏尔加河对岸去玩。一条汽艇茨冈坐，

---

① 俄俗：彼此挽着胳臂喝一杯"订交酒"，就可以以"你"而不再以"您"相称。

另一条我们坐；到了那边，我们坐在地毯上，煮热糖酒①喝。

加夫里洛　谢尔盖·谢尔格伊奇，我有两个菠萝，等了您好久了；为了欢迎您，把它们切开吃了吧。

帕拉托夫　（对加夫里洛）好，切开吃吧！（对沃热瓦托夫）诸位，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加夫里洛　瓦西里·丹尼雷奇，我去准备一切需要的东西；我有一个小银锅，就是在这种场合使的；我再派几个人跟你们一起去。

沃热瓦托夫　好吧。到六点钟，一切都得准备好；宁可多带些，不要临时需要找不到；缺少什么，要你负责。

加夫里洛　是，是。

沃热瓦托夫　回来的时候，要在汽艇上点起五颜六色的小灯。

鲁滨逊　我认识他才多久，可是我已经爱上他了，诸位。真奇怪！

帕拉托夫　主要是为了寻欢作乐。我要同独身生活告别了，总得为它留下点值得回忆的东西。诸位，今天就请到我那儿去吃饭。

沃热瓦托夫　哎哟，抱歉！不成，谢尔盖·谢尔格伊奇。

克努罗夫　我们有约会。

帕拉托夫　把它辞了吧，诸位。

沃热瓦托夫　不能辞：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要出嫁了，我们要上她未婚夫家去吃饭。

帕拉托夫　拉里莎要出嫁了！（沉思）好啊……上帝保佑她！这

---

① 热糖酒是一种把糖、水果、牛奶、香料等放在白兰地或者罗姆酒里混合煮成的热饮料。

样也许更好……我有点对不起她，就是说，我很对不起她，我简直不能在他们面前露脸了；哦，现在她要出嫁了，那就是说，老账清了，我又可以去见他们，去亲亲她和阿姨的手了。为了表示亲密，我可以管哈里塔·伊格纳季耶夫娜叫阿姨。我差一点儿没有娶了拉里莎，——那才叫人笑话呢！是的，我一度干过傻事。她要出嫁了……对她来说，这样很好；我心里多少可以轻松一些……愿上帝保佑她玉体健康和万事如意！我要去看看他们，一定要去；我很想见见她，非常想见见她。

沃热瓦托夫　恐怕也会请您去的。

帕拉托夫　那当然，怎么能没有我呀！

克努罗夫　我很高兴，吃饭的时候总算可以有个人一起说说话了。

沃热瓦托夫　到了那里我们再商量，我们怎样玩得更痛快些，也许我们还可以想些办法。

帕拉托夫　是呀，诸位，哲学家们说，人生几何，要及时行乐才是呀。N'est ce pas①，鲁滨逊？

鲁滨逊　Oui②，拉·谢尔日。

沃热瓦托夫　让我们及时行乐吧，不会让您寂寞的，我们一定要这样。我们再要一条汽艇，请一班军乐队坐着去。

帕拉托夫　再见，诸位！我去旅馆。走，鲁滨逊！

鲁滨逊　（举起帽子）

寻　欢　万　岁！
作　乐　万　岁！

---

① 法语：对吗？

② 法语：是。

第 二 幕

人 物

奥古达洛娃。
拉里莎。
卡兰德舍夫。
帕拉托夫。
克努罗夫。
沃热瓦托夫。
鲁滨逊。
茨冈伊里亚。
奥古达洛娃的仆人。

〔奥古达洛娃家的一个房间,两个门:一个在舞台后部中间,是入口;另一个在演员的左首。右首一扇窗户,家具颇为讲究,一架钢琴,上面放着一只吉他。

第 一 场

〔奥古达洛娃一个人。她走近左首的门,双手拿着一个小盒子。

奥古达洛娃　拉里莎，拉里莎！

〔拉里莎在后台："妈，我在穿衣服。"

你来看看，瓦夏给你送来了什么礼物！

〔拉里莎在后台："回头看吧！"

多好的东西——恐怕值五百卢布。他说："明天早晨放在她的房间里，别告诉她是谁送的。"可是这小精灵鬼知道我是忍不住要说出来的。我请他坐一会儿，他不肯。他带着一个什么外国人出去，说要领他去参观市容。他老爱开玩笑，他的事儿，简直闹不清楚是故意开玩笑还是真的。他说："应该让这位外国人去看看所有的高级酒店。"他想把这个外国人带到咱们家来。（向窗外望了一下）莫基·帕尔梅内奇也来了！你别出来，最好我还是一个人同他谈谈。

〔克努罗夫上。

第　二　场

〔奥古达洛娃和克努罗夫。

克努罗夫　（在门口）府上没外人吗？

奥古达洛娃　没外人，莫基·帕尔梅内奇。

克努罗夫　（进来）哦，那就好。

奥古达洛娃　能见到您，多么荣幸哟！谢谢，莫基·帕尔梅内奇，谢谢，承蒙您光临。我多么高兴，我的心都乱了，说实在的……不知道请您坐哪儿好。

克努罗夫　随便，随便坐哪儿都行。（坐下）

奥古达洛娃　请您原谅拉里莎，她在换衣服。不过可以催她快一点儿。

克努罗夫　不，何必惊动她！

奥古达洛娃　什么风把您吹来的？

克努罗夫　我吃饭前总要散散步，顺便来看看您。

奥古达洛娃　您知道，莫基·帕尔梅内奇，您光临舍下，我们特别感到荣幸，再没有比这更荣幸了。

克努罗夫　您要让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出嫁吗？

奥古达洛娃　是的，是要让她出嫁，莫基·帕尔梅内奇。

克努罗夫　找到不要钱的新姑爷了吗？

奥古达洛娃　是不要钱的，莫基·帕尔梅内奇，我们到哪儿去弄钱啊。

克努罗夫　怎么，您这位新姑爷很有钱吗？

奥古达洛娃　哪里有什么钱！有限得很。

克努罗夫　喔……那末，您让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嫁给一个穷光蛋，您觉得这样做好吗？

奥古达洛娃　不知道，莫基·帕尔梅内奇，这跟我没关系，她自己愿意。

克努罗夫　喔，那末，您觉得这个年轻人这样做好吗？

奥古达洛娃　我看，从他那方面来说，倒是值得称赞的。

克努罗夫　他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刚好相反，这是不值得称赞的。在他自己看来，他好象不蠢。他是什么东西，谁知道他，谁理会他！可是现在全城都要谈论他了，他爬到上流社会里来了，竟然胆敢请我吃饭，比方说……可是蠢就蠢在这里。他没有想一想，或者也不愿意想，他怎么样和靠什么

来同这样的妻子过日子。这就是我要同您谈的事情。

奥古达洛娃　请谈吧，莫基·帕尔梅内奇！

克努罗夫　您看您的女儿怎么样，她是怎么样的人？

奥古达洛娃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只好听您的。

克努罗夫　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身上没有尘世间那种庸俗的东西。哦，懂吗，没有那种穷苦家庭生活所免不了的俗气。

奥古达洛娃　一点也没有，一点也没有。

克努罗夫　这是天仙的化身。

奥古达洛娃　是天仙的化身，莫基·帕尔梅内奇。

克努罗夫　她生来就是为世界增添光彩的。

奥古达洛娃　是为世界增添光彩的，莫基·帕尔梅内奇。

克努罗夫　可是您那位卡兰德舍夫能供给她这种光彩吗？

奥古达洛娃　不能，怎么能呀！

克努罗夫　穷苦的半小市民式的生活，她是受不了的。结果她会怎么样呢？憔悴下去，以后呢，再混下去，就害痨病。

奥古达洛娃　哎哟，您说什么，您说什么！上帝保佑！

克努罗夫　要是她能想到快些抛弃丈夫，回到您的身边，那就好了。

奥古达洛娃　那还是不幸，莫基·帕尔梅内奇，我和女儿靠什么过日子呢？

克努罗夫　哦，这种不幸是可以补救的。只要有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同情……

奥古达洛娃　要是能找到这样的同情，那就好了。

克努罗夫　应该尽力去找。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殷实可靠的好

心朋友是必不可少的。

奥古达洛娃　的确是必不可少的。

克努罗夫　您会对我说，她还没有出嫁，说要她同丈夫离婚，那还早着呢。是的，也许还早着呢，不过说不定也许很快呢。所以还是预先告诉您，您可别再做出什么错事了。您要知道，为了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我是什么都不会吝惜的。您笑什么？

奥古达洛娃　我很高兴，莫基·帕尔梅内奇，您待我们这么好。

克努罗夫　您也许以为，这样的建议不会是没有私心的吧？

奥古达洛娃　哎哟，莫基·帕尔梅内奇！

克努罗夫　您见怪啦，要撵我出去，就请撵吧。

奥古达洛娃　（不好意思地）哎哟，莫基·帕尔梅内奇！

克努罗夫　等您找到了对您一诺千金而不要任何代价的人，那时候您再骂我吧。不用白费力气去找啦，那是找不到的。不过我说到题外去了，我可不是为了说这些话而来的。您那一个盒子是什么东西？

奥古达洛娃　这是我，莫基·帕尔梅内奇，想给女儿送的一份礼物。

克努罗夫　（仔细看盒里的东西）噢……

奥古达洛娃　不过很贵，买不起。

克努罗夫　（交还盒子）哦，这是小事情，还有更重要的事呢。您应该给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置办几套好的服装，说好的还不够，应该说要非常好的。结婚礼服，哦，还有一切必需的东西。

奥古达洛娃　是的，是的，莫基·帕尔梅内奇。

克努罗夫　要是让她穿得马虎一点，看起来多寒伧。这些东西您都要到最好的铺子里去定做，在用钱上不要太计较，不要打小算盘！您把账单送给我，我来付钱。

奥古达洛娃　说实话，真不知道用什么话来感谢您才好！

克努罗夫　我实在是为了这件事来看您的。（站起来）

奥古达洛娃　不过我明天总还是想给女儿送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做母亲的心，您是知道的……

克努罗夫　（拿起盒子）喔，这里面是什么玩意儿？值多少钱？

奥古达洛娃　您估计值多少钱，莫基·帕尔梅内奇！

克努罗夫　估计什么呀！小意思！大概值三百卢布吧。（从皮夹子里取出钱来，交给奥古达洛娃）再见！我还要去蹓达一会儿，我今天打算好好儿吃一顿呢。吃饭的时候再见吧。（向门口走去）

奥古达洛娃　为了这一切，一切，非常，非常感谢您，莫基·帕尔梅内奇！

〔克努罗夫下。拉里莎提着一个篮子上。

第　三　场

〔奥古达洛娃和拉里莎。

拉里莎　（把篮子放在小桌子上，看看盒子里的东西）这是瓦夏送的吗？不坏。多么可爱呀！

奥古达洛娃　“不坏”，这是很贵重的东西。你好象还不高兴？

拉里莎　我觉得没什么值得特别高兴的。

奥古达洛娃　你该谢谢瓦夏，去他耳朵上轻轻说一声：“谢谢。”

对克努罗夫也要说一声。

拉里莎　为什么要对克努罗夫说呢？

奥古达洛娃　就是应该说，我知道为什么。

拉里莎　哎哟，妈，你什么都是秘密和计谋。

奥古达洛娃　哦，哦，计谋！没有计谋，就没法在世界上生活下去。

拉里莎　（拿起吉他，坐到窗口，唱起来）

我亲爱的妈妈呀，你是我的太阳，
亲爱的，爱惜爱惜你的孩子吧！

尤利·卡皮托内奇想参加竞选调解法官①。

奥古达洛娃　哦，那很好。在哪个县？

拉里莎　在札博洛季耶。

奥古达洛娃　哎哟，这不是在森林里吗？他怎么会想出这样远的地方？

拉里莎　那里候选人少些，大概会当选的。

奥古达洛娃　那也好，没关系，反正那儿也有人住。

拉里莎　我倒是愿意到森林里去，只要快点离开这儿。

奥古达洛娃　在偏僻的地方住住也好。到了那儿，你那个卡兰德舍夫也会变得可爱起来，恐怕会成为县里头号人物；这样你也就会慢慢地对他习惯了。

拉里莎　他在这里也很好，我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好。

奥古达洛娃　哦，那就行！这样的好人也是有的呀！

拉里莎　当然还有更好的，这我自己也很明白。

① 沙俄时代，地方上设有"调解法庭"，专事裁判民间小争端，其法官由当地官厅推选。

奥古达洛娃　是有，可是我们沾不到光。

拉里莎　对我来说，现在这一个也很好。还有什么可说的，事情已经决定了。

奥古达洛娃　你喜欢他，我只会高兴。谢天谢地。在你面前我不想责备他，可是咱们彼此也不必装模作样，你自己不是瞎子。

拉里莎　我眼睛瞎了，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了，所以很高兴。好久以来，看看我周围发生的事情，我好象在做梦。不，一定要走，离开这儿。我要紧紧跟着尤利·卡皮托内奇。夏天快过去了，我要到森林里去散散步，采采野果子和蘑菇。

奥古达洛娃　所以你准备了一个小篮子！现在我明白了。你再戴上一顶阔边草帽，就变成一个牧羊女了。

拉里莎　帽子我也要戴的。（唱歌）

　　你不要无故诱惑我。

那儿又安定，又清静。

奥古达洛娃　不过一到九月，就不那么安静了，风吹得窗子呼呼叫。

拉里莎　哦，那又怎么样。

奥古达洛娃　各种各样狼叫的声音。

拉里莎　总比这儿好。至少可以让我的精神休息一下。

奥古达洛娃　难道我劝你不去吗？去吧，请去吧，精神休息一下吧！不过要知道，札博洛季耶不是意大利。这我一定得告诉你，不然有一天你会失望的，怪我不预先告诉你。

拉里莎　谢谢你。不管那儿怎么荒凉、偏僻、寒冷；对我来说，在我经历了这儿的一段生活之后，任何一个安静的角落都象

天堂一样。尤利·卡皮托内奇怎么慢吞吞的，我真不明白。

奥古达洛娃　他会到乡下去！他想大出风头呢。这也不奇怪：一交跌在青云里，忽然变得身价十倍了。

拉里莎　（唱）

你不要无故诱惑我。

唉，真讨厌，音老是校不正……（望望窗外）伊里亚，伊里亚！进来一会儿。我要收集一些浪漫曲，带到乡下去弹唱，解解闷。

〔伊里亚上。

第　四　场

〔奥古达洛娃、拉里莎、伊里亚。

伊里亚　过节好！上帝保佑您们健康和幸福！（把制帽放在门口一张椅子上）

拉里莎　伊里亚，给我校正一下音，《你不要无故诱惑我！》音老是校不正。（把吉他给她）

伊里亚　是，小姐。（接过吉他，校正音）这支歌好极了，要三部合唱才好听，一定要有男高音，唱第二段……那好听极了。可是我们真倒楣，唉，真倒楣！

奥古达洛娃　倒什么楣？

伊里亚　我们有一个叫安东的，他唱男高音……

奥古达洛娃　我知道，我知道。

伊里亚　倒有一个男高音，要不然都是男低音了。那几个男低音多好啊，那些男低音多好啊！可是男高音只有安东一个人。

奥古达洛娃　怎么啦？

伊里亚　参加合唱不行了，怎么也不行。

奥古达洛娃　身体不好吗？

伊里亚　不是，身体很好，他根本不会生病。

奥古达洛娃　那他怎么啦？

伊里亚　身子往一边弯，完全弯了；象字母Г那样，又是一个星期了。唉，真倒楣！现在合唱团里什么闲人都值钱，可是没有男高音怎么办？去找过大夫，大夫说："过一两个星期还会直起来的。"可是我们现在就需要他。

拉里莎　你唱吧。

伊里亚　马上就好了，小姐。第二弦的音不准。真倒楣，真倒楣！合唱团必须站得挺直，可是他身子弯了。

奥古达洛娃　他怎么会这样的呢？

伊里亚　为了一件蠢事。

奥古达洛娃　什么蠢事？

伊里亚　我们出了这么一件蠢事。我说："安东，这你可要留神呀！"可是他不懂。

奥古达洛娃　我们也不懂。

伊里亚　哦，不能跟你说，他就是玩儿，玩儿，玩儿得那么厉害。我说："安东，这你可要留神呀！"可是他不懂。唉，真倒楣，唉，真倒楣！现在一个人值一百卢布，我们出了这样的事，我们正在等候一位老爷。可是安东的身子弯了。他本来是一个多么帅的茨冈，可是现在弯了。（用男低音唱）"你不要

诱惑……”

〔窗外的声音："伊里亚，伊里亚，恰　阿达里克！恰　赛格尔！①"

巴尔索？索　土克　特列别？②

〔街上的声音："来吧，老爷到了！"

霍哈维萨！③

〔街上的声音："真的到了！"

没功夫了，小姐，老爷到了。（放下吉他，拿起制帽）

奥古达洛娃　哪一位老爷？

伊里亚　就是那位老爷，我们等了好久没有等到的：等了一年了就是那位老爷！（下）

第　五　场

〔奥古达洛娃和拉里莎。

奥古达洛娃　是谁到了？一定是有钱的，而且，拉里莎，茨冈听说他到就那样高兴，大概是没有结婚的。看来，也是在茨冈中间混的。唉，拉里莎，我们可别错过了对象？干吗那么着急呢？

拉里莎　唉，妈，难道我受苦受得还不够吗？不，受委曲受够了。

奥古达洛娃　说得多么吓人："受委曲"！想吓唬我吗？我们是

① 茨冈语的译音，意思是"到这儿来，快来吧！"

② 茨冈语的译音，意思是"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③ 茨冈语的译音，意思是"你骗人！"

穷人，我们要受一辈子委曲呢。还是从小受些委曲，将来好过过象样的日子。

拉里莎　不，不行；受不了，实在受不了。

奥古达洛娃　受得了就什么也得不到，就一辈子什么都没有。

拉里莎　又要装模作样。又要撒谎。

奥古达洛娃　就装装样子，撒撒谎吧！要是你自己躲开幸福，幸福是不会来找你的。

〔卡兰德舍夫上。

第　六　场

〔奥古达洛娃，拉里莎，卡兰德舍夫。

奥古达洛娃　尤利·卡皮托内奇，我们拉里莎要到乡下去，您瞧，装野蘑菇的篮子都准备好了！

拉里莎　嗯，请您成全我这件好事，让我们快点走吧！

卡兰德舍夫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您急急忙忙的要上哪儿去，为什么这样？

拉里莎　我多么想离开这儿呀。

卡兰德舍夫　（激动地）离开谁？谁在赶你？难道您为了我害臊吗？

拉里莎　（冷冷地）不，我不是为了您害臊。不知道将来怎么样，到目前为止，您还没有使我害臊的理由。

卡兰德舍夫　那末为什么要逃跑呢，为什么要躲开人们呢？给我点时间把一切都安排好，冷静下来，清醒清醒头脑！我高兴，我幸福……给我个机会享受享受我所得到的一切快

乐吧！

奥古达洛娃　要威风威风呢。

卡兰德舍夫　是的，就是要威风威风，我不瞒你们说。我为了我的自尊心忍受了许多、许多刺激，我的自尊心一再受到侮辱；现在我要，而且也有权利要自豪和显显威风了。

拉里莎　那末，您想什么时候到乡下去呢？

卡兰德舍夫　举行婚礼以后，您说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第二天走也可以。不过婚礼一定要在这里举行，免得人家说我们躲起来了，因为我不配做您的丈夫，我配不上您，我不过是落水的人抓住的一根稻草。

拉里莎　这最后一句话还差不多，尤利·卡皮托内奇，事实上就是这样。

卡兰德舍夫　（怒气冲冲地）那末，这个事实您自己知道就是了！（噙着眼泪）您可怜可怜我吧！让外人以为您是爱我的，是您自己选中我的。

拉里莎　为什么要这样？

卡兰德舍夫　怎么为什么？难道您不允许人家有一点点自尊心吗？

拉里莎　自尊心！您只顾自己！大家都是只爱护自己！什么时候才有人来爱护我呢？您要把我逼死了。

奥古达洛娃　得啦，拉里莎，你怎么啦？

拉里莎　妈，我害怕，我有点害怕。听我的话：如果婚礼要在这里举行，那末就少请些客人，尽可能清静些，俭朴些！

奥古达洛娃　不，你可别胡思乱想！婚礼总是婚礼，我奥古达洛娃不能露出一副寒酸相。我要让你在这儿好好地出出风头。

卡兰德舍夫　我也是不惜花费一切。

拉里莎　好，我不说了。我看我是你们的玩物。你们拿我玩一玩，玩坏了，就抛弃掉。

卡兰德舍夫　今天的宴会就花了我不少钱。

奥古达洛娃　今天的宴会我看是完全多余的，白白的浪费。

卡兰德舍夫　就是要我花两倍、三倍的钱，我也不吝惜。

奥古达洛娃　这样的宴会谁也不需要。

卡兰德舍夫　我需要。

拉里莎　为什么，尤利·卡皮托内奇？

卡兰德舍夫　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我受了三年委曲，您的朋友们当面嘲笑我，我忍受了三年。现在应该轮到我来笑笑他们了。

奥古达洛娃　您还在想什么花样呀！想吵架吗？那我和拉里莎就不去了。

拉里莎　哎哟，请您别得罪什么人了！

卡兰德舍夫　别得罪人！可是，我就可以让人家得罪吗？放心好了，不会吵架的，一切都会和和平平的。我将为您敬酒，我将当众向您表示感谢，感谢您由于选中我而赐给我的幸福，感谢您不象别人那样对待我，您赏识我，您相信我的真诚的情感。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这也就是我要报的仇！

奥古达洛娃　这些都是完全不需要的。

卡兰德舍夫　不，这些花花公子想用摆阔气来压倒我。他们的财产又不是自己挣来的，他们有什么可夸耀的呢！一份茶就付十五卢布！

奥古达洛娃　您这些话都是在攻击可怜的瓦夏呀。

卡兰德舍夫　哼，不光是瓦夏一个人，这些人都好得很。你们瞧瞧，城里闹成什么样子，脸上都是喜气洋洋！马车夫都高兴起来，在大街上奔走相告："老爷到了，老爷到了。"酒店里跑堂的也都兴高采烈的，跑到街上，从一家酒店跑到一家酒店，互相喊叫："老爷到了，老爷到了。"茨冈们全都疯了，他们忽然之间手舞足蹈地闹成一片。旅馆门口挤满了人。刚才有四个茨冈打扮得漂漂亮亮，坐着马车到旅馆表示欢迎去了。好不热闹，真是怪现象！可是那位老爷，我听说，却是完全破产了，连最后一条小轮船都给卖掉了。是谁到了？破了产的浪子，荒淫无耻的家伙，可是全城竟然这样高兴。多么好的风习！

奥古达洛娃　是谁到了？

卡兰德舍夫　是你们的谢尔盖·谢尔格伊奇·帕拉托夫。

〔拉里莎惊骇地站起来。

奥古达洛娃　啊，我说是谁呢！

拉里莎　我们到乡下去吧，马上就去！

卡兰德舍夫　现在倒不用去了。

奥古达洛娃　你怎么啦，拉里莎，干吗要躲着他！他又不是强盗。

拉里莎　你们不听我的话！你们要害我，你们要把我推到深渊去！

奥古达洛娃　你疯了。

卡兰德舍夫　您害怕什么呀？

拉里莎　我不是为我自己害怕。

卡兰德舍夫　那为谁呢？

拉里莎　为您。

卡兰德舍夫　噢，不必为我害怕！我不会让人家欺侮的。让他试试看，他敢动我一根毫毛，那就要他好看。

奥古达洛娃　别这样，您怎么啦！上帝保佑您！这可不是瓦夏。您对他可要留神一点儿，要不然日子就不好过了。

卡兰德舍夫　（在窗口）看，他上你们家来了；四匹溜蹄马一排，一个茨冈同车夫坐在前面。招摇撞骗！这样当然对谁也没有害处，让他去自得其乐吧；不过实际上是又卑鄙又愚蠢。

拉里莎　（对卡兰德舍夫）我们走吧，到我房间里去。妈，您在这里接待他，给挡挡驾！

〔拉里莎和卡兰德舍夫同下。帕拉托夫上。

第七场

〔奥古达洛娃和帕拉托夫。

帕拉托夫　（这场戏中，全用半开玩笑半正经的腔调说话）阿姨，您好！

奥古达洛娃　（伸出手去）啊，谢尔盖·谢尔格伊奇！啊，我的亲爱的！

帕拉托夫　愿意拥抱吗？可以吗？（互相拥抱亲吻）

奥古达洛娃　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大概是路过吧？

帕拉托夫　是专程上这儿来的，首先是来拜访您，阿姨。

奥古达洛娃　谢谢。您一向可好，您的事业怎么样？

帕拉托夫　对上帝没什么可抱怨的，阿姨，日子过得很快活，不

过事业可不行。

奥古达洛娃　（看看帕拉托夫）谢尔盖·谢尔格伊奇，请您告诉我，我的亲爱的，上一次您怎么忽然不见了？

帕拉托夫　我接到了一个不愉快的电报，阿姨。

奥古达洛娃　什么电报？

帕拉托夫　我的经理和管理员，趁我不在家的时候，把我那一份小小的家业掏空了。他们自作主张要把我的几条小轮船和全部动产、不动产都拍卖掉。所以我就赶回去挽回我的命根子。

奥古达洛娃　大概一切都挽回过来了，一切都安排好了！

帕拉托夫　根本没有。安排了一下，可是没有完全安排好，亏空还相当大。不过，阿姨，我没有泄气，乐天的性格我还没有改变。

奥古达洛娃　我看得出，您还没有改变。

帕拉托夫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阿姨。我们的事业就是这样。

奥古达洛娃　您想在哪一方面得到进益呀？做新的买卖了吗？

帕拉托夫　新的买卖不是我们这些轻率的绅士所能做的！做新的买卖，就要进债户拘留所，阿姨。我是想出卖我那一份小小的自由。

奥古达洛娃　我懂得，您想靠结婚来得到点好处。您估计您那份小小的自由值多少钱呢？

帕拉托夫　五十来万吧。

奥古达洛娃　可观得很哪。

帕拉托夫　再便宜不行了，阿姨，那就不上算了，自己总看得贵重些，您说是不是？

奥古达洛娃　真是男子汉大丈夫。

帕拉托夫　岂敢，岂敢。

奥古达洛娃　真是好样儿的！看看您也高兴。

帕拉托夫　听到您的赞扬，感到十分荣幸。让我亲亲您的手！（吻手）

奥古达洛娃　那末已经有主顾了，就是说，有女主顾了吗？

帕拉托夫　找一找，会找到的。

奥古达洛娃　请原谅我问得太不客气了！

帕拉托夫　要是很不客气的话，那就请别问了吧，我是怕难为情的。

奥古达洛娃　你真会开玩笑！有未婚妻了没有？如果已经有了，那末她是谁呢？

帕拉托夫　杀我的头也不说。

奥古达洛娃　好，不说就不说。

帕拉托夫　我很想问候问候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我可以见见她吗？

奥古达洛娃　为什么不可以。我马上去叫她来见您。（拿起一个装着物品的套子）您看，谢尔盖·谢尔格伊奇，明天是拉里莎的生日，想把这些东西送给她，可是还差很多钱。

帕拉托夫　阿姨，阿姨！恐怕已经向三个人要过钱了吧！您这一套手段我还记得。

奥古达洛娃　（揪住帕拉托夫的耳朵）哎哟，你这个小精灵鬼！

帕拉托夫　我明天亲自送一份礼物来，比这还要好。

奥古达洛娃　我去叫拉里莎来见您。（下）

〔拉里莎上。

第 八 场

〔帕拉托夫和拉里莎。

帕拉托夫　没有想到吧？

拉里莎　没有，现在是没有想到。我等了您好久，可是早已不等了。

帕拉托夫　为什么不等了？

拉里莎　等您是没有希望了。您走得那么突然，连一封信也没有。

帕拉托夫　我不写信，是因为没有什么好消息可以告诉您。

拉里莎　我也是这样想。

帕拉托夫　您要出嫁了？

拉里莎　是的，要出嫁。

帕拉托夫　请您告诉我，您等了我好久吗？

拉里莎　您要知道这些干什么？

帕拉托夫　我不是出于好奇，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使我感兴趣的纯粹是一些理论上的想法。我想知道，一个女人究竟多快会忘记她所热爱的男人：同他分手之后第二天，一个星期之后，还是一个月之后……哈姆莱特有没有权利对母亲说，她“鞋子还没有穿破”等等之类的话。

拉里莎　我不想答复您的问题，谢尔盖·谢尔格伊奇；您对我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好了。

帕拉托夫　我将永远怀着敬意想到您。可是一般说来，看到您这样的行为之后，女人在我的眼睛里就失去了许多价值。

拉里莎　我的什么行为？您什么都不知道。

帕拉托夫　那些"含情脉脉的眼光"，那些甜蜜的絮絮情话，那时候每说一个字都带着深深的叹息，那些山盟海誓……所有这一切，过了一个月之后，又去对另外一个人重复说一遍，好象背熟了的功课。唉，女人！

拉里莎　什么"女人"？

帕拉托夫　对您来说，这名字多么渺小！

拉里莎　啊，您竟敢这样侮辱我！您以为我在您之后爱过什么人吗？您相信是这样的吗？

帕拉托夫　我不相信，不过是设想。

拉里莎　要这样残酷地责备人，就应该知道，而不应该设想。

帕拉托夫　您不是要出嫁了吗？

拉里莎　那是我迫不得已……要是家里生活不下去，我烦恼得要死的时候，还逼着我去献殷勤，去强颜为笑，叫一些讨厌得见都不想见的求婚者来同我纠缠不休，要是家里丑态百出，要是这个家，甚至这个城市已经非离开不可，那叫我怎么办呢？

帕拉托夫　拉里莎，那末您？……

拉里莎　"我"怎么样？哦，您想说什么？

帕拉托夫　请您原谅！我对不起您。那末，您没有把我忘记，您还……爱我？

〔拉里莎沉默不语。

哦，告诉我，说真话！

拉里莎　那当然。何必问呢！

帕拉托夫　（温存地吻拉里莎的手）谢谢您，谢谢您。

拉里莎　您需要的也就是这一点，您是个高傲的人。

帕拉托夫　我可以把您让出去，我应该识时务。但是要我把您的爱情也让出去，那可是受不了。

拉里莎　是真的吗？

帕拉托夫　要是您抛弃我而爱上了别的什么人，那您就是严重的侮辱了我，我是不能原谅您的。

拉里莎　可是现在呢？

帕拉托夫　至于现在，我对您将永远保持最愉快的回忆，我们将象最好的朋友那样分手。

拉里莎　那就是说，让女人去流眼泪，去痛苦，只要她爱您？

帕拉托夫　那有什么办法呢，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在爱情上是没有平等可言的，这也不是从我开始的。在爱情上有时候免不了也要流眼泪。

拉里莎　而且一定要女人流眼泪。

帕拉托夫　当然不是男人。

拉里莎　为什么？

帕拉托夫　很简单。因为要是男人流眼泪，那就会被人们叫做小娘儿们了；这个外号对男人来说就是人们脑子里所能想出来的最坏的称呼了。

拉里莎　只要恋爱双方是平等的，那就不会流眼泪了。是不是这样？

帕拉托夫　有时候是这样。不过要是这样，那就变成糖果点心店的一种蛋糕，一种甜点心了。

拉里莎　谢尔盖·谢尔格伊奇，我对您说了些不应当说的话。我希望您不要滥用我的坦白。

帕拉托夫　瞧您说到哪儿去了，您把我当作什么人了！如果女

方还没有订婚，那情形就不同了……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我是一个规矩人，婚姻对我来说是神圣的事情。对于这种自由思想，我是不能忍受的。请问，您那位未来的丈夫当然是有许多优点的罗？

拉里莎　不，只有一个优点。

帕拉托夫　不多。

拉里莎　但是很可贵。

帕拉托夫　是什么呢？

拉里莎　他爱我。

帕拉托夫　的确很可贵；这对于家庭生活是很重要的。

〔奥古达洛娃和卡兰德舍夫上。

第　九　场

〔帕拉托夫、拉里莎、奥古达洛娃、卡兰德舍夫后来仆人。

奥古达洛娃　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对帕拉托夫）尤利·卡皮托内奇·卡兰德舍夫。（对卡兰德舍夫）谢尔盖·谢尔格伊奇·帕拉托夫。

帕拉托夫　（伸手给卡兰德舍夫）我们早已认识。（鞠躬）我是一个须长而才短的人。承您垂爱和关照。哈里塔·伊格纳季耶夫娜和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的老朋友。

卡兰德舍夫　（矜持地）很荣幸。

奥古达洛娃　谢尔盖·谢尔格伊奇在我们家象自己的亲人一样。

卡兰德舍夫　很荣幸。

帕拉托夫　（对卡兰德舍夫）您不妒忌吗？

卡兰德舍夫　我希望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不会使我有任何妒忌的理由。

帕拉托夫　可是，妒忌的人无缘无故也会妒忌的。

拉里莎　我保证尤利·卡皮托内奇不会因为我而妒忌。

卡兰德舍夫　是的，当然。不过要是……

帕拉托夫　噢，是的，是的。这好象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奥古达洛娃　你们怎么啦，诸位！难道除了妒忌之外就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吗？

拉里莎　谢尔盖·谢尔格伊奇，我们不久就要到乡下去了。

帕拉托夫　离开这个好地方吗？

卡兰德舍夫　您觉得这里有什么好？

帕拉托夫　那要看什么人了，各人有各人的口味和爱好。

奥古达洛娃　对，对。有人喜欢城市，有人喜欢乡下。

帕拉托夫　阿姨，各人的口味不同，有的喜欢西瓜，有的喜欢猪软骨。

奥古达洛娃　嘿，小精灵鬼！您哪儿来那么多的成语？

帕拉托夫　我同拉纤夫们混了一个时期，阿姨，就把俄语学好了。

卡兰德舍夫　向拉纤夫学俄语？

帕拉托夫　为什么不向他们学呢？

卡兰德舍夫　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是……

帕拉托夫　我们，这说的是谁？

卡兰德舍夫　（激昂地）我们，就是有教养的人，不是拉纤夫。

帕拉托夫　噢，那末您认为拉纤夫是什么？我是船主，我要为他

们辩护，我自己也是那样的拉纤夫。

卡兰德舍夫　我们认为他们是粗野和无知的榜样。

帕拉托夫　哦，您再说下去，卡兰德舍夫先生！

卡兰德舍夫　就这些，没有别的话了。

帕拉托夫　不，还没有说完，主要的还没有说您应该道歉。

卡兰德舍夫　要我道歉！

帕拉托夫　是的，那没有办法，必须这样。

卡兰德舍夫　为什么？这是我的看法。

帕拉托夫　噢—噢—噢—噢！狡辩是不行的。

奥古达洛娃　诸位，诸位，你们怎么啦！

帕拉托夫　不用着急，我不会为了这件事要求决斗的。您的新姑爷不会受到伤害；我不过要教训教训他。我有一个规矩：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原谅，要不然他就会肆无忌惮而放肆起来。

拉里莎　（对卡兰德舍夫）您干什么？快些道歉，我命令您！

帕拉托夫　（对奥古达洛娃）似乎是应该知道我的时候了。如果我要教训人，我就关在家里一个星期，想出惩罚的办法来。

卡兰德舍夫　（对帕拉托夫）我不懂。

帕拉托夫　那末您就该先学会懂得，然后再说话！

奥古达洛娃　谢尔盖·谢尔格伊奇，我求求您，看在我的份上，原谅他吧！

帕拉托夫　（对卡兰德舍夫）谢谢哈里塔·伊格纳季耶夫娜吧。我原谅您。不过，我的亲爱的，要会辨别人！我这个人要随便就随便、要认真就认真。

〔卡兰德舍夫想回嘴。

奥古达洛娃　别回嘴了，别回嘴了！要不然我可要跟您怄气了。拉里莎！你去吩咐端香槟酒上来，给他们每人倒一杯——让他们喝一杯和解酒吧。

〔拉里莎下。

你们两位，请别再吵嘴了。我是一个性情温和的女人；我喜欢大家和睦友好。

帕拉托夫　我也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对小鸡都不敢得罪，我从来不会惹是生非，我向您保证。

奥古达洛娃　尤利·卡皮托内奇，您还是一个年轻人，您应该稳重些，不要激动。您邀请谢尔盖·谢尔格伊奇去吃饭吧，一定要请他去！同他在一起，我们感到很愉快。

卡兰德舍夫　我也想请他去。谢尔盖·谢尔格伊奇，今天您能赏光到舍间去吃便饭吗？

帕拉托夫　（冷冷地）很高兴。

〔拉里莎上，后面跟着一个人，他拿着一瓶香槟酒和一个托盘，上面放几只玻璃杯。

拉里莎　（倒酒）诸位，请。

〔帕拉托夫和卡兰德舍夫拿杯子。

请你们交个朋友吧。

帕拉托夫　您的请求对我来说等于命令。

奥古达洛娃　（对卡兰德舍夫）您应该以谢尔盖·谢尔格伊奇为榜样！

卡兰德舍夫　至于我，那是没什么说的：对我来说，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每一个字都是法律。

〔沃热瓦托夫上。

第十场

〔奥古达洛娃、拉里莎、帕拉托夫、卡兰德舍夫、沃热瓦托夫，然后鲁滨逊。

沃热瓦托夫　哪儿有香槟酒，那儿就有我们。多敏锐的嗅觉！哈里塔·伊格纳季耶夫娜，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可以让一位金发碧眼儿进来吧！

奥古达洛娃　什么金发碧眼儿？

沃热瓦托夫　你们马上就可以看到。进来吧，金发碧眼儿！

〔鲁滨逊上。

我荣幸地向你们介绍我的一位新朋友：鲁滨逊勋爵。

奥古达洛娃　很荣幸。

沃热瓦托夫　（对鲁滨逊）吻手吧！

〔鲁滨逊吻奥古达洛娃和拉里莎的手。

哦，勋爵阁下，上这儿来。

奥古达洛娃　您怎么这样指挥您的朋友？

沃热瓦托夫　他几乎没有踏进过女士们的圈子，所以那么拘谨。他大多时间是在旅行中度过的，水路陆路都走过，最近待在一个没有人迹的荒岛上，完全变得粗野了。（对卡兰德舍夫）我来给你们介绍！鲁滨逊勋爵，尤利·卡皮托内奇·卡兰德舍夫！

卡兰德舍夫　（伸手给鲁滨逊）您离开英国很久了吗？

鲁滨逊　Yes①。

① 英语："是的。"

沃热瓦托夫 （对帕拉托夫）我教他学会了三、四个英国字，老实说，我自己知道的也不多。（对鲁滨逊）你望着酒干什么？哈里塔·伊格纳季耶夫娜，可以吗？

奥古达洛娃 请。

沃热瓦托夫 英国人整天喝酒，从早晨起就喝。

奥古达洛娃 你们真的是整天喝酒吗？

鲁滨逊 Yes。

沃热瓦托夫 他们吃三次早餐，然后吃晚饭，从六点钟起吃到十二点钟。

奥古达洛娃 是这样吗？

鲁滨逊 Yes。

沃热瓦托夫 （对鲁滨逊）哦，倒酒吧！

鲁滨逊 （倒了几杯酒）If you please！①（大家喝酒）

帕拉托夫 （对卡兰德舍夫）也请他去吃饭吧！我们到哪里都在一起，我没有他不行。

卡兰德舍夫 请问他的大名是？

帕拉托夫 谁叫他的名字！勋爵，勋爵阁下……

卡兰德舍夫 难道他是勋爵？

帕拉托夫 当然不是勋爵，他们就爱那么称呼。要不然就叫鲁滨逊爵士。

卡兰德舍夫 （对鲁滨逊）鲁滨逊爵士，请您今天赏光到舍间去吃便饭。

鲁滨逊 I thank you。②

卡兰德舍夫 （对奥古达洛娃）哈里塔·伊格纳季耶夫娜，我要

① 英语："请！"

② 英语："我谢谢您。"

回家去了，我要去张罗一下。(向大家鞠躬)我将恭候诸位。再见！(下)

帕拉托夫　(拿帽子)我们也该走了，旅行之后该休息一下。

沃热瓦托夫　准备去吃饭吧。

奥古达洛娃　等一等，诸位，不要一下子都走了。

〔奥古达洛娃和拉里莎跟着卡兰德舍夫走进前厅。

第十一场

〔帕拉托夫、沃热瓦托夫、鲁滨逊。

沃热瓦托夫　您喜欢新郎吗？

帕拉托夫　有什么喜欢不喜欢！谁会喜欢他！他还高谈阔论呢，这家伙。

沃热瓦托夫　难道已经发生什么事了吗？

帕拉托夫　谈了几句。他居然也摆起臭架子来，象个人似的，还想发脾气呢。哼，等着瞧吧，朋友，我要给你开个玩笑，朋友。(敲敲自己的前额)啊，想得多么出色！哦，鲁滨逊，你还有困难的工作要做，努一把力吧……

沃热瓦托夫　什么事？

帕拉托夫　听我说……(倾听)有人来了，以后再说吧，诸位。

〔奥古达洛娃和拉里莎上。

再见！

沃热瓦托夫　再见！(互相鞠躬敬礼)

第 三 幕

人　　物

叶夫罗西尼娅·波塔波夫娜——卡兰德舍夫的姑母。

卡兰德舍夫。

奥古达洛娃。

拉里莎。

帕拉托夫。

克努罗夫。

沃热瓦托夫。

鲁滨逊。

伊万。

茨冈伊里亚。

〔卡兰德舍夫的书房。室内家具陈设华丽，但趣味不高。靠沙发后面的墙上挂一条壁毯，上面挂着一些武器。三个门：一个门在中间，两个门在两边。

第 一 场

〔叶夫罗西尼娅·波塔波夫娜和伊万。（由左边的

门上）

伊万　请您给我些柠檬！

叶夫罗西尼娅·波塔波夫娜　什么柠檬？黑心人！

伊万　梅西拿柠檬①。

叶夫罗西尼娅·波塔波夫娜　你要它干什么？

伊万　饭后有的客人要喝咖啡，有的要喝茶，喝茶要用柠檬。

叶夫罗西尼娅·波塔波夫娜　今天你们把我烦死了，拿酸果蔓果子水端上去，不是一样吗？我那儿有一个小玻璃瓶，你把它拿去；你可要留神，那小玻璃瓶旧了，瓶塞子不太牢靠，是用火漆粘住的。来吧，我自己去拿给你。（由中间的门下，伊万跟着她下）

〔奥古达洛娃和拉里莎从左首上。

第　二　场

〔奥古达洛娃和拉里莎。

拉里莎　唉，妈，我不知道往哪儿躲才好。

奥古达洛娃　我早就料到他会这样做的。

拉里莎　那是什么宴会，那是什么宴会！还请了莫基·帕尔梅内奇！他怎么搞的？

奥古达洛娃　唉，客人已经请来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拉里莎　唉，多么不好呀！替别人害臊，没有比这更难受的了。

---

① 梅西拿是意大利西西里岛北部一城市，以产柠檬著名。

我们什么过错也没有，可是害臊，害臊，我真想逃到什么地方去。可是他却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他居然还乐呢。

奥古达洛娃　他是不会感觉到的。他什么也不知道，他从来没有见过上等人是怎样吃饭的。他满以为，大家看到他这样阔气就吃惊了，所以他就乐了。你没有看出来吗？大家故意给他灌酒。

拉里莎　哎哟，哎哟！去阻止他，去阻止他！

奥古达洛娃　怎么阻止啊！他不是小孩子，可以不要保姆照顾了。

拉里莎　他又不是傻瓜，他怎么会看不出来！

奥古达洛娃　不是傻瓜，而且很有自尊心呢。大家开他的玩笑夸奖他的酒，他就高兴了。他们自己只是装出喝酒的样子，不断给他斟酒。

拉里莎　唉！我真担心，我真担心。为什么他们要这样？

奥古达洛娃　很简单，想开开玩笑。

拉里莎　他们这样可不是在折磨我吗？

奥古达洛娃　谁要你自己折磨自己呀。唉，拉里莎，还没有看见什么，就已经受折磨了；以后可怎么办呢？

拉里莎　唉，木已成舟后悔也没用了。

〔叶夫罗西尼娅·波塔波夫娜上。

第　三　场

〔奥古达洛娃、拉里莎和叶夫罗西尼娅·波塔波夫娜。

叶夫罗西尼娅·波塔波夫娜　已经吃完了？要喝茶吗？

奥古达洛娃　不，不用了。

叶夫罗西尼娅·波塔波夫娜　那些男人在干什么？

奥古达洛娃　他们正坐在那儿聊天。

叶夫罗西尼娅·波塔波夫娜　哦，吃完了，就该站起来了，还在那里等什么呀？这一顿饭可够我受的，忙碌了多少时候，花了多少钱！那厨师简直是强盗，厨房里好象来了一个征服者，对他一句话也不能说！

奥古达洛娃　对他说什么？如果是一个好厨师，就不用教他。

叶夫罗西尼娅·波塔波夫娜　不是说教他，我是说耗费了许多东西。要是自己的东西，是家里的，乡下来的，我就一句话也不说。可这是买来的，价钱很贵，舍不得。您瞧，他要糖呀，香草呀，鱼胶呀，香草这东西是很贵的，鱼胶还要贵。只要放那么一点儿作香料就行了，可是他不管用得着用不着，都往菜里倒，看着真心痛。

奥古达洛娃　是的，在会打算的人看来，当然是……

叶夫罗西尼娅·波塔波夫娜　打算什么，人都发疯了。比方说鲟鱼吧，管它是大的还是小的，味儿还不是一样。可是价钱呀，嘿，相差可大啦！半个卢布十条也就可以了，可是他买一条就花了半个卢布。

奥古达洛娃　不过酒席上那几条还得在伏尔加河里待些日子，养得大些才好。

叶夫罗西尼娅·波塔波夫娜　哎呀，恐怕还有一卢布一条，两卢布一条的呢。谁钱来得容易，谁就去花吧。除非是哪一位大官儿、或者大主教才可以这样，要不然还有谁呢？买酒又是要买贵的，要一个多卢布一瓶的。那个做买卖的倒是个老

实人。您拿吧，他说，这儿全是六个格里夫纳① 一瓶的，您要什么标签，就给您贴上什么标签！他一面说，一面酒也倒了！真可说是服务周到。我尝了一小杯，有一股丁香味儿，也有玫瑰味儿，还有些别的什么味儿。酒里放着那么多值钱的香料，怎么会便宜呢！价钱还是不小，六个格里夫纳一瓶？不过还值得。再多花些钱就没有意思了，我们是靠薪水过日子的。我们有一个街坊娶媳妇，光是给他送上门去的绒货一类东西就有绒被子，绒枕头，搬了又搬，搬了又搬，都是绒的。后来还有皮货有狐狸，有灰鼠，有貂皮！家里搬来了这么些东西，他就有钱可花了。隔壁还有一个做官的，他娶媳妇，只搬来一架旧钢琴，作为全部陪嫁。发不了财。那我们也就不必摆阔气。

拉里莎　（对奥古达洛娃）我恨不得离开这儿，随便到哪儿去都行。

奥古达洛娃　可惜做不到。

叶夫罗西尼娅·波塔波夫娜　要是您们觉得不舒服，请到我房间里去；要不然男人们来了，他们吸烟，叫人气都喘不过来。我站在这里干什么！我得去点一点银钱，把它锁起来，现在的人什么都干得出来。

〔奥古达洛娃和拉里莎由右首的门下，叶夫罗西尼娅·波塔波夫娜由中间的门下。帕拉托夫、克努罗夫、沃热瓦托夫由左首的门上。

---

① 格里夫纳，俄辅币名，合一卢布的十分之一。

第 四 场

〔帕拉托夫、克努罗夫和沃热瓦托夫。

克努罗夫　诸位，我要到俱乐部去吃饭，我什么也没有吃。

帕拉托夫　等一等，莫基·帕尔梅内奇！

克努罗夫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请了一些名流吃饭，可是没有可吃的东西……他真是个笨蛋，诸位。

帕拉托夫　我们不必争论了。应该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他的确是个笨蛋。

克努罗夫　他自己在大家之前先喝醉了。

沃热瓦托夫　我们把他捉弄得够可以的了。

帕拉托夫　是呀，我的想法都实现了。我刚才想：灌他一个酩酊大醉，看看他结果怎么样。

克努罗夫　那您们是预谋的？

帕拉托夫　我们是预先约好的。嘿，诸位，在这种场合，鲁滨逊这样的人是很可贵的。

沃热瓦托夫　简直是金子，不是人。

帕拉托夫　要给主人灌酒，非得自己同他一起喝才行；可是被他夸耀为酒的这种药水，怎么咽得下口。可是鲁滨逊他喝惯了雅罗斯拉夫尔产的各种外国酒①，他根本不当一回事。他一面喝，一面称赞，他一会儿尝尝这种酒，一会儿尝那种酒，拿来比较比较，装出一副行家的样子品味道，但是除

---

① 雅罗斯拉夫尔是俄国的一个城市，该地出产的外国酒，当然是仿造的。

非主人同他一起喝，否则他就不喝。这样，那家伙就中计了。一个没有过惯这种生活的人，用不了灌他多少，他很快就乐得不可开交了。

克努罗夫　真有趣。不过，诸位，不是开玩笑，我真想吃点东西。

帕拉托夫　不忙。等一会儿，我们请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唱个歌。

克努罗夫　那太好了。鲁滨逊在哪儿？

沃热瓦托夫　他们还在那里喝酒呢。

〔鲁滨逊上。

第　五　场

〔帕拉托夫、克努罗夫、沃热瓦托夫和鲁滨逊。

鲁滨逊　（倒在沙发上）我的天，救救我吧！哦，谢尔日，你要为我向上帝负责！

帕拉托夫　你怎么啦，醉了吗？

鲁滨逊　醉了！对于这种事情，难道我什么时候抱怨过吗？喝它个大醉，那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愿望了。我就是抱着这种良好的愿望到这儿来的，而且也就是抱着这种良好的愿望生活在世界上的。这就是我的生活的目的。

帕拉托夫　你怎么啦？

鲁滨逊　我中毒了，我要喊救命了。

帕拉托夫　你喝什么喝多了，什么酒？

鲁滨逊　谁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我又不是化学家！没有一个药剂师能搞得清楚。

帕拉托夫　瓶上贴的是什么？是什么商标？

鲁滨逊　瓶上贴的是“布尔贡”①，可是瓶里装的好象是什么“金德一巴尔札姆”②。我非要吃点苦头，才能去掉这种药性，我已经感觉到了。

沃热瓦托夫　这是常有的事情，酿酒的时候，弄错了配方，多放了些什么东西。搞错还不容易吗？人又不是机器。会不会是毒蝇蕈③放多了。

鲁滨逊　你干吗那么高兴！人家要死了，你还乐呢？

沃热瓦托夫　得了吧！那你就死吧，鲁滨逊。

鲁滨逊　胡说八道，我才不愿意死呢……哎呀！你们知道这种酒多么伤人呀。

沃热瓦托夫　一只眼睛准要瞎掉，你等着瞧吧。

〔舞台后卡兰德舍夫的声音：“喂，给我们来一点布尔贡！”

鲁滨逊　你们听听，还要布尔贡！救命呀，我要死了！谢尔日，你可怜可怜我吧。我还年轻力壮，诸位，我还大有前途呢。为什么要使艺术受到损失呢？……

帕拉托夫　不要哭了，我来治好你。我知道怎么样救你，手到病除。

〔卡兰德舍夫拿着一盒雪茄烟上。

---

① 法国布尔贡省出产的一种葡萄酒。

② “金德一巴尔札姆”是一种甜味的弱性药酒。

③ 一种毒菌，通常用来杀蝇，故名。

第 六 场

〔帕拉托夫、克努罗夫、沃热瓦托夫、鲁滨逊和卡兰德舍夫。

鲁滨逊 （向壁毯看了一眼）您这是什么玩意儿？

卡兰德舍夫 雪茄烟。

鲁滨逊 不，我说挂的是什么？是道具吗？

卡兰德舍夫 什么道具！这是土耳其的武器。

帕拉托夫 噢，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奥地利人不能战胜土耳其人，瞧这是谁的过错！

卡兰德舍夫 什么？开什么玩笑！得啦，简直荒唐！我哪儿错了？

帕拉托夫 您把他们所有一切坏的、没用的武器全都拿来了。他们没办法，只好搜罗英国的好武器。

沃热瓦托夫 是呀，是呀，瞧这是谁的过错！现在明白了。奥地利人不会感谢您。

卡兰德舍夫 怎么没用？比方说，您看看这支手枪。（从墙上取下一支手枪）

帕拉托夫 （从他手里拿过手枪）这支手枪？

卡兰德舍夫 喔唷，留神，它装上子弹了。

帕拉托夫 不用怕！不管它装上子弹，还是没有装上子弹，危险性都一样：反正放不出来。您可以在五步之外开枪打我，我允许您这样做。

卡兰德舍夫 哦，不，这支手枪是能用的。

帕拉托夫　是的，可以在墙上敲敲钉子。（把手枪扔在桌子上）

沃热瓦托夫　哦，不，别这么说！俄国有句谚语说得好：“要闯祸，棍儿也能当枪使。”

卡兰德舍夫　（对帕拉托夫）要雪茄吗？

帕拉托夫　恐怕很贵吧？我看，要七个卢布一百支。

卡兰德舍夫　是的，差不多。是高级的，很高级。

帕拉托夫　我知道这种烟：这是卡布斯提西上等雪茄 dos amigas① 牌的，我把它留给朋友，我自己是不吸的。

卡兰德舍夫　（对克努罗夫）您要吗？

克努罗夫　我不要您的雪茄，我吸我自己的。

卡兰德舍夫　这雪茄是很好很好的。

克努罗夫　噢，如果好，那您就自己吸吧。

卡兰德舍夫　（对沃热瓦托夫）您要吗？

沃热瓦托夫　对我来说，这种烟太贵了；恐怕要惯坏的。山梨不是让我们啃的，山梨这果子太娇嫩。

卡兰德舍夫　您吸不吸烟，鲁滨逊爵士？

鲁滨逊　我吗？问得奇怪！请给我五支！（挑了五支，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细心地包起来）

卡兰德舍夫　您为什么不吸？

鲁滨逊　不。怎么能吸！这些雪茄要在大自然中，在优美的环境里吸才好。

卡兰德舍夫　为什么？

鲁滨逊　因为在上等人家里吸烟，恐怕要挨揍，这我可受

---

① 西班牙语：两朋友。

不了。

沃热瓦托夫　不喜欢挨揍吗？

鲁滨逊　不喜欢，我从小就讨厌。

卡兰德舍夫　这个人多么特别！诸位，多么特别！现在可以看出来，他是英国人。（大声）我们的女士们在哪儿？（更大声）女士们在哪儿？

〔奥古达洛娃上。

第 七 场

〔帕拉托夫，克努罗夫，沃热瓦托夫，鲁滨逊，卡兰德舍夫和奥古达洛娃。

奥古达洛娃　女士们在此，请放心。（低声对卡兰德舍夫）您在干什么？您瞧瞧您自己！

卡兰德舍夫　我，对不起，我知道我自己。您瞧瞧：大家都醉了，我就高兴。我今天很幸福，我胜利了。

奥古达洛娃　您就胜利好了，可别那么大声嚷嚷！（走到帕拉托夫跟前）谢尔盖·谢尔格伊奇，请您别再取笑尤利·卡皮托内奇了！我们看了难过。您让我和拉里莎感到难受。

帕拉托夫　哎呀，阿姨，我怎么敢！

奥古达洛娃　难道您还没有忘记刚才吵嘴吗？好不害臊！

帕拉托夫　哪儿的话！阿姨，我是不记仇的。您瞧，为了满足您的要求，我把这件事一笔勾销。尤利·卡皮托内奇！

卡兰德舍夫　有何贵干？

帕拉托夫　愿意同我喝一杯订交酒吗？

奥古达洛娃　这样就好了。谢谢您。

卡兰德舍夫　您说喝订交酒吗？请，非常愿意。

帕拉托夫　（对奥古达洛娃）请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到这儿来！她怎么躲开我们？

奥古达洛娃　好，我去把她叫来。（下）

卡兰德舍夫　我们喝什么？喝布尔贡吗？

帕拉托夫　不，不要喝布尔贡了！我是个很随便的人。

卡兰德舍夫　那末喝什么？

帕拉托夫　您看怎么样：现在我们喝一点白兰地，那是挺有意思的。有白兰地吗？

卡兰德舍夫　怎么没有！我什么都有。喂，伊万，把白兰地拿来！

帕拉托夫　干吗拿到这儿来，我们上那儿去喝吧；不过叫他们拿大杯子来，我不要小杯子。

鲁滨逊　您刚才怎么没有说您有白兰地？多少宝贵的时间浪费了！

沃热瓦托夫　他又活跃起来了！

鲁滨逊　这种酒我能对付，我适合于喝这种酒。

〔帕拉托夫和卡兰德舍夫由左首的门下。

第　八　场

〔克努罗夫，沃热瓦托夫和鲁滨逊。

鲁滨逊　（望着左首的门）卡兰德舍夫垮了。我先开始整他，谢尔日最后会把他整垮的。他们倒酒，摆出那样的姿势；活象

一幅画。瞧，谢尔日露出那样的微笑！完全象白特朗。（唱《恶魔罗勃》① 中的一段）“你是我的救星。——我是你的救星！——又是保护人。——又是保护人。”哦，他吞下去了。他们互相亲吻了。（唱）“我多么幸福！——我的牺牲品！”啊呀，伊万把白兰地拿走了，拿走了！（大声）你怎么啦，你怎么啦，把酒留下！我等它好久了。（奔下）

〔伊里亚由中间的门上。

第 九 场

〔克努罗夫、沃热瓦托夫、伊里亚，后来帕拉托夫。

沃热瓦托夫　你有什么事，伊里亚？

伊里亚　我们都准备好了，都已经集合了，在林荫路上等着。听您的吩咐，什么时候动身？

沃热瓦托夫　一会儿我们大伙儿一起走，稍等一会儿！

伊里亚　好。您怎么吩咐，就怎么办。

〔帕拉托夫上。

帕拉托夫　啊，伊里亚，准备好了吗？

伊里亚　准备好了，谢尔盖·谢尔格伊奇。

帕拉托夫　吉他带上了吗？

伊里亚　没有带，谢尔盖·谢尔格伊奇。

---

① 《恶魔罗勃》是德国作曲家梅耶贝尔（1791—1864）的著名歌剧。剧中描写诺曼第公爵罗勃（外号“恶魔”）受魔鬼白特朗的诱惑，为非作歹，几乎堕落为鬼蜮。此处鲁滨逊把帕拉托夫比作白特朗，暗指他诱劝卡兰德舍夫酗酒。

帕拉托夫　吉他一定要带，听见没有？

伊里亚　马上去拿，谢尔盖·谢尔格伊奇！（下）

帕拉托夫　我要请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给我们唱唱歌，然后我们到伏尔加河对岸去。

克努罗夫　没有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我们的郊游就不愉快了。要是……为了得到这种享受，就是出很高的代价也心甘情愿。

沃热瓦托夫　如果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能去，我愿意给所有的桨手每人一个银卢布。

帕拉托夫　您们瞧，诸位，我也是这么想；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克努罗夫　有没有可能呢？

帕拉托夫　哲学家们说，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克努罗夫　不过，诸位，鲁滨逊是多余的。开一下玩笑也就够了。到了那儿，他又要醉得不象样子，那有什么意思？这次郊游是正经事，他根本不配跟我们在一起。（指指门）瞧他抓住白兰地不放了。

沃热瓦托夫　那就不要带他去了。

帕拉托夫　他可要缠住我们的呀！

沃热瓦托夫　不忙，诸位，我来打发他。（对着门）鲁滨逊！

〔鲁滨逊上。

第十场

〔帕拉托夫、克努罗夫、沃热瓦托夫和鲁滨逊。

鲁滨逊　你有什么事？

沃热瓦托夫　（低声）愿意到巴黎去吗？

鲁滨逊　怎么到巴黎去，什么时候？

沃热瓦托夫　今天晚上。

鲁滨逊　可是我们要到伏尔加河对岸去呢。

沃热瓦托夫　随你的便；那末，你就到伏尔加河对岸去，我可要到巴黎去。

鲁滨逊　可是我没有护照。

沃热瓦托夫　这我来办理。

鲁滨逊　那我就去。

沃热瓦托夫　那末，我们在这儿一起出发。我把你送到我家里去，你在那儿等我。你可以休息一会儿，睡一觉。我要去两、三个地方办一点事。

鲁滨逊　听听茨冈唱歌，是挺有意思的。

沃热瓦托夫　这能算什么演员！你不害臊！茨冈唱的歌——那多么粗野。意大利歌剧或者愉快的轻歌剧才好呢！这才是你该听的。恐怕你自己也演过吧？

鲁滨逊　那当然！我在《歌唱的小鸟》里演过。

沃热瓦托夫　演什么脚色？

鲁滨逊　演公证人。

沃热瓦托夫　啊，这样的演员怎么可以不上巴黎去转转！到过巴黎以后，你就身价百倍了！

鲁滨逊　握手！

沃热瓦托夫　去吗？

鲁滨逊　去。

沃热瓦托夫　（对帕拉托夫）他刚才唱《罗勃》里的一段唱得真不

错！多么好的嗓子！

帕拉托夫　我要同他一起到尼日尼城的市集去办点事。

鲁滨逊　也该问问我去不去。

帕拉托夫　怎么啦？

鲁滨逊　粗野的东西，我不去市集也早已看够了。

帕拉托夫　喔唷唷，他居然开始这样说话了！

鲁滨逊　今天有教养的人是到巴黎去，而不是去逛市集。

帕拉托夫　您要光临欧洲哪些国家和哪些城市呢？

鲁滨逊　当然是巴黎，我早就准备去了。

沃热瓦托夫　我同他今天晚上动身。

帕拉托夫　噢，原来如此！一路顺风！你的确应该到巴黎去。那儿就缺少你一个人。主人到哪儿去了？

鲁滨逊　他在那儿，他说，他要给我们准备点意想不到的东西。

〔奥古达洛娃和拉里莎从右首上，卡兰德舍夫和伊万从左首上。

第十一场

〔奥古达洛娃、拉里莎、帕拉托夫、克努罗夫、沃热瓦托夫、鲁滨逊、卡兰德舍夫、伊万，后来伊里亚和叶夫罗西尼娅·波塔波夫娜。

帕拉托夫　（对拉里莎）您怎么把我们扔下不管了？

拉里莎　我有点不舒服。

帕拉托夫　我刚才同您的未婚夫喝过订交酒了。我们现在永远

是朋友了。

拉里莎　谢谢您。(同帕拉托夫握手)

卡兰德舍夫　(对帕拉托夫)谢尔日!

帕拉托夫　(对拉里莎)您瞧多么亲热!(对卡兰德舍夫)你有什么事?

卡兰德舍夫　有人找你。

帕拉托夫　谁?

伊万　茨冈伊里亚。

帕拉托夫　叫他到这儿来。

〔伊万下。

诸位,对不起,我把伊里亚请到我们圈子里来了。这是我的好朋友。我的朋友在那里招待我,我也应该招待他们。这是我的规矩。

沃热瓦托夫　(低声对拉里莎)我学了一支新的歌曲。

拉里莎　好听吗?

沃热瓦托夫　好听极了!"丝线缕缕编织,姑娘穿上小小靴子"。

拉里莎　真有意思。

沃热瓦托夫　我来教您。

〔伊里亚带着吉他上。

帕拉托夫　(对拉里莎)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请您赏赐我们幸福!只要给我们唱一支罗曼斯或者别的歌曲!我整整有一年没有听您唱歌了,恐怕以后再也听不到了。

克努罗夫　请允许我也提出这样的请求!

卡兰德舍夫　不行,诸位,不行,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不能唱。

帕拉托夫　你怎么知道她不能唱？也许她能唱呢。

拉里莎　对不起，诸位，我今天不想唱，嗓子也不行。

克努罗夫　随便什么，随便您唱什么！

卡兰德舍夫　我说她不能唱，就不能唱。

帕拉托夫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我们诚恳地请求，我们跪下来。

沃热瓦托夫　我马上就跪，我是个能屈能伸的人。

卡兰德舍夫　不，不，不用请求了，不行，我禁止。

奥古达洛娃　您怎么啦！等您有了权力，您再禁止吧，现在可还不能禁止，还早着呢。

卡兰德舍夫　不，不！我绝对禁止。

拉里莎　您禁止吗？那我就唱，诸位。

〔卡兰德舍夫气鼓鼓地走到屋角里，坐下。

帕拉托夫　伊里亚！

伊里亚　唱什么，小姐？

拉里莎　《不要诱惑我》。

伊里亚　（调整吉他的音）要有男声第三部才好！唉，真倒楣！多么好的男高音！就为了一件蠢事断送了。

拉里莎和伊里亚　（二部合唱）

不要无故诱惑我，
旧情复燃也无用！
昔日的一切柔情，
伤心人无动于衷。

〔大家以各种神态表示欣喜。帕拉托夫坐着，双手插在头发里。唱到第二段的时候，鲁滨逊轻轻地跟上去参

加合唱。

我已经不信誓言，
我已经不慕爱情，
对那骗人的梦境，
再不愿沉溺其中。

伊里亚 （对鲁滨逊）谢谢，老爷。你救了我。

克努罗夫 （对拉里莎）见到您，非常愉快，听到您唱更加愉快。

帕拉托夫 （神色阴郁）我觉得，我要发疯了。（吻拉里莎的手）

沃热瓦托夫 听了这样的歌声，死也甘心了！（对卡兰德舍夫）可是您竟想剥夺我们的这种享受。

卡兰德舍夫 诸位，我钦佩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歌喉不下于你们。现在让我们来为她的健康喝点香槟酒。

沃热瓦托夫 这样的聪明话，听听还舒服。

卡兰德舍夫 （大声）拿香槟酒来！

奥古达洛娃 （低声）轻些！您嚷什么！

卡兰德舍夫 对不起，我是在我自己家里。我知道我该怎么样。（大声）拿香槟酒来！

〔叶夫罗西尼娅·波塔波夫娜上。

叶夫罗西尼娅·波塔波夫娜 你还要什么香槟酒？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卡兰德舍夫 别管闲事！叫您做什么，您就做什么！

叶夫罗西尼娅·波塔波夫娜 那你自己去！我腿都跑断了。我从早晨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东西呢。（下）

〔卡兰德舍夫由左边的门下。

奥古达洛娃 喂！尤利·卡皮托内奇！……(跟着卡兰德舍夫下)

帕拉托夫 伊里亚，你走吧！把汽艇准备好！我们马上去。

〔伊里亚由中间的门下。

沃热瓦托夫 (对克努罗夫)让我们留下他一个人同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在一起。(对鲁滨逊)鲁滨逊，你瞧，伊万把白兰地拿走了。

鲁滨逊 啊，看我揍死他。我宁可不活了！

〔克努罗夫，沃热瓦托夫和鲁滨逊从左边下。

第十二场

〔拉里莎和帕拉托夫。

帕拉托夫 您真迷人哪！(热情地望着拉里莎) 您唱歌的时候，我多么诅咒自己呀！

拉里莎 为什么？

帕拉托夫 人非草木；失去象您这样的宝贝，难道轻松吗？

拉里莎 那是谁的过错？

帕拉托夫 当然是我的过错，而且我的过错远比您想象的要大得多。我真应该鄙视自己。

拉里莎 为什么？请问！

帕拉托夫 为什么我离开您跑掉呢！我丢掉您换到了什么？

拉里莎 那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帕拉托夫 唉，为什么！当然是因为胆怯。那时候要挽回我的

财产。唉，去它的，财产！我输掉了比财产更重要的东西，我失去了您。我自己痛苦，也使您痛苦。

拉里莎　是的，老实说，您害了我一辈子。

帕拉托夫　慢一点，慢一点责备我！我还没有完全变得庸俗，我还没有完全变得粗野。天生的市侩气我身上是没有的，高尚的情感在我的灵魂里还很活跃。再这样待几分钟，是的……再这样待几分钟……

拉里莎　（低声）您说下去！

帕拉托夫　我要把一切打算都抛弃，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从我手里把您夺走，除非把我的生命也一起拿去。

拉里莎　您想怎么样？

帕拉托夫　我想看看您，听听您说话……我明天要走了。

拉里莎　（低头）明天。

帕拉托夫　倾听您的迷人的歌喉，忘掉全世界，只向往一种幸福。

拉里莎　（低声）什么幸福？

帕拉托夫　拜倒在您脚下、做您的奴隶的幸福。

拉里莎　什么意思？

帕拉托夫　听我说：我们大伙儿要坐汽艇去逛伏尔加河，我们一起去吧！

拉里莎　哎呀，可是这儿怎么办？我不知道，真的……这儿怎么办？

帕拉托夫　什么“这儿”？这儿马上就要来人了，卡兰德舍夫的姑母，穿着彩色丝绸衣服的女士们，谈的都将是关于酸蘑菇之类的话。

拉里莎　什么时候去？

帕拉托夫　马上就去。

拉里莎　马上就去？

帕拉托夫　要么马上就去，要么就永远别去。

拉里莎　那我们去吧。

帕拉托夫　怎么，您决定到伏尔加河对岸去了？

拉里莎　随便您要去哪儿都行。

帕拉托夫　同我们一起，马上就去？

拉里莎　随便您什么时候都行。

帕拉托夫　啊，老实说，我不能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崇高和宝贵的了。您真是一个可爱的姑娘！我的主宰！

拉里莎　您是我的主宰！

〔奥古达洛娃、克努罗夫、沃热瓦托夫、鲁滨逊、卡兰德舍夫和伊万上，伊万端着一只盘子，上面放着几杯香槟酒。

第十三场

〔奥古达洛娃、拉里莎、帕拉托夫、克努罗夫、沃热瓦托夫、鲁滨逊、卡兰德舍夫和伊万。

帕拉托夫　（对克努罗夫和沃热瓦托夫）她要去。

卡兰德舍夫　诸位，我提议为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干一杯。（大家取杯子）诸位，你们刚才赞美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才华。你们的赞美，对她来说并不新奇，她从小就为许多崇拜者所包围，他们一有适当机会就当面赞美她。是的，她的确是多才多艺。但是我并不是为了她的才华而赞美她。

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主要的、不可估量的美德是，诸位……是，诸位……

沃热瓦托夫　说不清了。

帕拉托夫　不，还会说下去，他背熟了。

卡兰德舍夫　是，诸位，是她善于识别人和物色人。是的，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知道，并不是所有发光的东西都是金子。她善于鉴别真金和充金。许多出色的青年人包围过她，但是她没有为充金的光彩所迷惑。她为自己物色的并不是一个出色的人，而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帕拉托夫　（附和地）好，好！

卡兰德舍夫　她选中了……

帕拉托夫　您！好，好！

沃热瓦托夫和鲁滨逊　好，好！

卡兰德舍夫　是的，诸位，我不但敢于自豪，而且有权自豪，所以我很自豪。她了解我，她赏识我，而不挑选别人。对不起，诸位，也许这些话不是所有的人听了都会高兴的；但是我认为有必要向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公开表示感谢，感谢她那样的垂青于我，而这是我引以为荣的。诸位，我自己干一杯，也请诸位为我未婚妻的健康干一杯！

帕拉托夫、沃热瓦托夫和鲁滨逊　乌拉！

帕拉托夫　（对卡兰德舍夫）还有酒吗？

卡兰德舍夫　当然有，怎么会没有？哪儿的话？我去拿去。

帕拉托夫　还应该干一杯。

卡兰德舍夫　为谁干杯？

帕拉托夫　为人间最幸福的尤利·卡皮托内奇·卡兰德舍夫的健康干杯。

卡兰德舍夫　啊，是啊。您这样敬我一杯吗？您就这样敬吧，谢尔日！我去张罗，我去拿酒。（下）

克努罗夫　嗯，拿好一点的。再见啦。我要去吃一点东西，然后马上到集合的地点去。（向女士们鞠躬）

沃热瓦托夫　（指指中间的门）从这儿出去，莫基·帕尔梅内奇。这儿直通前厅，没有人会看见您。

〔克努罗夫下。

帕拉托夫　（对沃热瓦托夫）我们也走吧。（对拉里莎）去收拾收拾吧。

〔拉里莎从右边下。

沃热瓦托夫　不等干杯就走吗？

帕拉托夫　这样更好些。

沃热瓦托夫　为什么？

帕拉托夫　更可笑。

〔拉里莎手里拿着帽子上。

沃热瓦托夫　这样已经够可笑的了。鲁滨逊！我们走吧。

鲁滨逊　哪儿去？

沃热瓦托夫　回家，准备到巴黎去。

〔鲁滨逊和沃热瓦托夫向大家鞠躬，下。

帕拉托夫　（低声对拉里莎）我们走吧！（下）

拉里莎　（对奥古达洛娃）我走了，妈？

奥古达洛娃　你怎么啦！你上哪儿去？

拉里莎　妈，要么你高高兴兴，要么你到伏尔加河里去找我吧。

奥古达洛娃　上帝保佑你！你怎么啦！

拉里莎　看来是命中注定了。（下）

奥古达洛娃　唉，结果弄成这样，大家一哄而散！唉，拉里莎！……我要不要去追她回来呢？不，何必呢！……不管怎么样，她周围总有人……这儿就是丢掉，也没有多大损失。

〔卡兰德舍夫和伊万带着一瓶香槟酒上。

第十四场

〔奥古达洛娃，卡兰德舍夫，伊万，后来叶夫罗西尼娅·波塔波夫娜。

卡兰德舍夫　我，诸位……（环顾室内）他们到哪儿去了？走了吗？好啊，这才叫做有礼貌！哦，这样也好！不过他们什么时候走的？您也要走吗？不，您和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等一等！他们生气了吗？我明白！哦，也好。让我们在亲密的家庭圈子里……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到哪儿去了？（到右边的门口）姑妈，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是在您那儿吗？

叶夫罗西尼娅·波塔波夫娜　（上）我这儿没有你的什么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

卡兰德舍夫　那末究竟是怎么回事！伊万，几位老爷和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都上哪儿去了？

伊万　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恐怕是同几位老爷一起走了……几位老爷要到伏尔加河对岸去，他们要举行什么野餐会呢。

卡兰德舍夫　怎么到伏尔加河对岸去了？

伊万　是坐汽艇去的。餐具，酒，都是我们这儿准备的。刚送去

没多久。哦，还有用人，一应俱全。

卡兰德舍夫 （坐下，抱住脑袋）啊，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伊万 还有茨冈，还有乐队跟他们一起去，一应俱全。

卡兰德舍夫 （怒气冲冲）哈里塔·伊格纳季耶夫娜，您的女儿到哪儿去了？回答我，您的女儿到哪儿去了？

奥古达洛娃 我是把女儿带到您家里来的，尤利·卡皮托内奇。请您告诉我：我的女儿到哪儿去了？

卡兰德舍夫 这都是预谋的，这都是计划好的，你们都是预先约好的……（噙着眼泪）残忍，太残忍啦！

奥古达洛娃 得意得太早了。

卡兰德舍夫 是的，这很可笑……我是一个可笑的人……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可笑的人。难道惩罚人就为了他可笑吗？我是可笑的哦，笑我吧，当面笑我吧！上我家来吃我的饭，喝我的酒，骂我，笑我——这是我活该。可是把一个可笑的人的胸膛撕开来，把心掏出来，把它扔在脚底下，把它踩得稀八烂！喔唷，喔唷！叫我怎么活下去！叫我怎么活下去！

叶夫罗西尼娅·波塔波夫娜 你得了吧，别嚷嚷啦！没什么可伤心的！

卡兰德舍夫 这些人又不是强盗，他们都是有地位的人……都是哈里塔·伊格纳季耶夫娜的朋友。

奥古达洛娃 我什么也不知道。

卡兰德舍夫 不，你们都是一伙，你们都是一丘之貉。不过，哈里塔·伊格纳季耶夫娜，您要知道，就是最和善的人，也可以逼得发疯的。不是所有犯罪的人都是坏蛋，心情温和的

人，到了没有别的出路的时候，也会犯罪的。如果我在世界上只有一条路可走：或是羞耻和绝望得上吊，或是报仇雪恨，那末我就要报仇雪恨。对我来说，现在已经没有恐惧，没有法律，没有怜悯心了。现在我只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和渴望复仇。我要向他们每一个人复仇，直到把我自己打死。（从墙上取下手枪，奔下）

奥古达洛娃　他拿了什么？

伊万　手枪。

奥古达洛娃　追上去，把他找回来，拦住他。

第 四 幕

人 物

帕拉托夫。

克努罗夫。

沃热瓦托夫。

鲁滨逊。

拉里莎。

卡兰德舍夫。

伊里亚。

加夫里洛。

伊万。

男女茨冈数人。

〔布景同第一幕。晴朗的夏夜。

第 一 场

〔鲁滨逊拿着台球杆和伊万从咖啡馆出来。

伊万　请您把台球杆给我！

鲁滨逊　不给。要不你跟我打球！你为什么不打了？

伊万　您不给钱，怎么同您打呢？

鲁滨逊　我以后给您。我的钱在瓦西里·丹尼雷奇那儿，他把钱拿走了。难道你不相信吗？

伊万　您怎么不同他们一起去野餐？

鲁滨逊　我睡着了。他不敢惊动我，不敢叫醒我，只好一个人去了。来打吧！

伊万　不行，这种打法是不平等的；我出钱，您却不出钱。您赢了，把钱拿走，输了，却不出钱。您把钱拿出来吧！

鲁滨逊　怎么，我不能记账吗？这才怪呢！这样的城市我第一次见到。我在任何地方，在全俄国，都是记账的。

伊万　这我完全相信。您要什么都可以，我们都给。我们知道谢尔盖·谢尔格伊奇和瓦西里·丹尼雷奇两位老爷是什么人，我们一定给您记账，但是赌钱是要付现款的。

鲁滨逊　那你早就该说清楚。台球杆你拿去吧，给我一瓶……什么？……

伊万　波尔特温① 不错。

鲁滨逊　价钱便宜的酒我是不喝的。

伊万　给您价钱贵的。

鲁滨逊　给我来一份……这个……什么吃的……

伊万　来一份炸大鹬；好不好？

鲁滨逊　对啦，就来一份炸大鹬。

伊万　是。（下）

鲁滨逊　他们想开我的玩笑。哦，好得很，我也开开他们的玩笑。

---

① 波尔特温，一种烈性葡萄酒。

我赊他二十来个卢布解解闷，让他们去付账。他们以为我少不了他们这一伙，完全想错了。我不过是为了要记账，要不然我一个人也不会寂寞，我可以来一个愉快的Solo①。为了寻欢作乐，要借一点钱才好……

〔伊万拿着一瓶酒上。

伊万　（放下酒瓶）炸鹬已经要了。

鲁滨逊　我要在这儿租一个戏院子。

伊万　那是好买卖。

鲁滨逊　我不知道把小卖部交给谁办。你们老板不想要吗？

伊万　为什么不要！

鲁滨逊　不过在我那儿可要经营得象个样子！为了有把握，先得多付些定洋！

伊万　不，他有经验，定洋他是不付的。他已经受过两个人骗了。

鲁滨逊　已经有两个人？噢，如果已经有两个人……

伊万　所以他不会相信第三个人。

鲁滨逊　竟有这样的人！真奇怪。到处抢先。只要有地方可以拿钱，都去拿，没有动过的地方已经没有了。算了，那我也不要了。你不必对他说，要不然他以为我也想骗他；我可是个很有自尊心的人。

伊万　是的，那当然……刚才卡兰德舍夫先生看见客人们都走了，他多生气呀！他怒气冲冲的，好象要杀人似的，他拿着手枪从家里出去了。

鲁滨逊　拿着手枪？这可不好。

---

① 意大利语：独奏。

伊万　他喝醉了；我想他慢慢儿会过去的。他在林荫路上来回走了两趟……瞧他来了。

鲁滨逊　（害怕）你说他带着手枪？他要杀谁？不会是杀我吧？

伊万　那我不知道。（下）

〔卡兰德舍夫上。鲁滨逊竭力想躲在酒瓶后面。

第　二　场

〔鲁滨逊、卡兰德舍夫、后来伊万。

卡兰德舍夫　（走到鲁滨逊跟前）您那些朋友到哪儿去了，鲁滨逊先生？

鲁滨逊　什么朋友？我没有朋友。

卡兰德舍夫　就是同您一起在我家里吃饭的那几位先生？

鲁滨逊　那是什么朋友！这不过是……泛泛之交吧了。

卡兰德舍夫　您可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

鲁滨逊　不知道，我正竭力想躲开这一伙人：我是性情温和的人，您知道……是有家室的人……

卡兰德舍夫　您是有家室的人？

鲁滨逊　我是有家室的人……在我看来，安静的家庭生活高于一切。什么不满或者吵架，求上帝保佑免了吧；我也爱聊聊天，不过要谈得聪明，文雅，比方说，谈谈艺术……哦，同高尚的人在一起，比方说同您，也可以喝点酒。您要喝酒吗？

卡兰德舍夫　我不想喝。

鲁滨逊　那就悉听尊便。主要的是希望不要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卡兰德舍夫　您应当知道，他们在哪儿。

鲁滨逊　在什么地方玩儿吧，他们还能做什么呢！

卡兰德舍夫　据说，他们到伏尔加河对岸去了？

鲁滨逊　很可能。

卡兰德舍夫　他们没有叫您一起去吗？

鲁滨逊　没有，我是有家室的人。

卡兰德舍夫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鲁滨逊　我看，恐怕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到早上回来吧。

卡兰德舍夫　到早上？

鲁滨逊　也许要早些。

卡兰德舍夫　反正总要等他们回来。我要找他们中间随便哪一个讲讲清楚。

鲁滨逊　如果要等，那就到码头上去等。他们为什么要上这儿来呢！他们从码头出来就直接回家了。他们还有什么事情呢？恐怕已经吃饱了。

卡兰德舍夫　在哪个码头？我们这儿码头很多。

鲁滨逊　随便哪个码头，反正不会在这儿。在这儿您是等不到他们的。

卡兰德舍夫　好，那我到码头去。再见。（伸手给鲁滨逊）您愿意送我吗？

鲁滨逊　不，对不起，我是有家室的人。

〔卡兰德舍夫下。

伊万，伊万！

〔伊万上。

把我的菜摆在房间里，酒也带到那儿去！

伊万　房间里很闷，老爷。干吗那么拘束！

鲁滨逊　不，晚上露天吃东西对我有害；医生不允许。如果这位先生问起我，你就说，我不在。（走进咖啡馆）

〔加夫里洛从咖啡馆出来。

第　三　场

〔加夫里洛和伊万。

加夫里洛　你没有瞧瞧伏尔加河吗？没有看见我们的人吗？

伊万　恐怕已经回来了。

加夫里洛　是吗？

伊万　山脚下热闹得很，那些黑人① 吱吱喳喳吵起来了。（从桌子上拿起酒瓶，走进咖啡馆）

〔伊里亚和茨冈合唱团上。

第　四　场

〔加夫里洛、伊里亚、男女茨冈数人。

加夫里洛　玩得痛快吗？

伊里亚　痛快极了！痛快得没法说！

加夫里洛　老爷们快活吗？

---

① 指茨冈。

伊里亚　玩得可欢呢，上帝保佑他们身体健康！他们要到这儿来；他们要玩个通宵呢。

加夫里洛　（搓搓手）那就请到里面坐！我来关照给女眷们端茶，你们到茶点部去吃点东西吧！

伊里亚　娘儿们喝茶要加点罗姆①，——她们爱这样喝。

〔伊里亚，男女茨冈，加夫里洛走进咖啡馆。克努罗夫和沃热瓦托夫上。

第　五　场

〔克努罗夫和沃热瓦托夫。

克努罗夫　看样子，好戏似乎开场了。

沃热瓦托夫　好象是的。

克努罗夫　我已经看见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流眼泪了。

沃热瓦托夫　不过她们的眼泪是不值钱的。

克努罗夫　不管您怎么说，她的处境很不幸。

沃热瓦托夫　事情总会解决。

克努罗夫　不那么容易吧。

沃热瓦托夫　卡兰德舍夫生一阵子气，耍一阵子态度，他耍够了，又还是那个样子。

克努罗夫　不过她可不是那样的人。几乎就在新婚前夜把未婚夫抛弃，这是要有点理由的。您想，谢尔盖·谢尔格伊奇才来了一天，为了他，她就把要共同生活一辈子的未婚夫丢

---

① 罗姆，一种烈性甜酒。

掉。那就是说，她对谢尔盖·谢尔格伊奇是抱着希望的；要不然她怎么会对他这样呢？

沃热瓦托夫　那末您以为，这里并非没有欺骗，他又用花言巧语把她迷住了？

克努罗夫　是的，一定是这样。而且多半还有过明确的、认真的诺言，要不然她怎么会相信这个已经欺骗过她一次的人呢？

沃热瓦托夫　没什么奇怪，谢尔盖·谢尔格伊奇是毫无顾忌的。他是一个大胆的人。

克努罗夫　不管他怎么大胆，总不会拿拥有百万家私的未婚妻去换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

沃热瓦托夫　那当然！那是什么打算！

克努罗夫　所以您想想，她怎么办，多可怜！

沃热瓦托夫　那有什么办法呢！那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是局外人。

〔咖啡馆平台上出现鲁滨逊。

第　六　场

〔克努罗夫、沃热瓦托夫和鲁滨逊。

沃热瓦托夫　啊，勋爵阁下！梦见了什么啦？

鲁滨逊　梦见了有钱的傻瓜，和白天看见的一样。

沃热瓦托夫　哦，那末，可怜的聪明人，你在这里是怎样消磨时间的？

鲁滨逊　好极了。我享我的福，而且是记在你的账上。还有比

这更好的吗？

沃热瓦托夫　真羡慕你。你想长久过这种愉快的生活吗？

鲁滨逊　我看你这个人真怪。你想想：拒绝过这种好日子，对我有什么好处！

沃热瓦托夫　我记不太清楚：好象我没有给你通行证吧？

鲁滨逊　可是你已答应过同我一起到巴黎去，——这还不是一样吗？

沃热瓦托夫　不，不一样！凡是我答应的，我一定做到；对我来说是言出如山，说话是算数的。你可以问问，我欺骗过什么人没有？

鲁滨逊　要是到巴黎，你不会让我喝西北风吧？

沃热瓦托夫　那可没有约定。巴黎现在就可以去。

鲁滨逊　现在晚了，明天去吧，瓦夏！

沃热瓦托夫　好，明天就明天。听我说，这样吧，你还是一个人去，我给你来回的费用。

鲁滨逊　怎么一个人去？我不认识路。

沃热瓦托夫　会把你送到的。

鲁滨逊　听我说，瓦夏，我法国话讲得不太流利……想学，可总是没有时间。

沃热瓦托夫　干吗要你讲法国话？

鲁滨逊　怎么，在巴黎不讲法国话？

沃热瓦托夫　根本用不着，那儿没有人讲法国话。

鲁滨逊　法国的京城，怎么不讲法国话！你当我是傻瓜吗？

沃热瓦托夫　什么京城！你怎么啦，脑子清醒吗？你以为是哪一个巴黎？我们这儿广场上有一家酒店叫“巴黎”，我想同你去的就是那个地方。

鲁滨逊　好啊，好啊！

沃热瓦托夫　你以为到真正的巴黎去吗？你怎么不稍微想一想。还自以为是聪明人呢！我为什么要带你去，有什么理由呢？做一个笼子，把你装进去展览吗？

鲁滨逊　你真是经验丰富，瓦夏，经验丰富；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商人。

沃热瓦托夫　是的，还可以；我从侧面也听到过这样的赞扬。

克努罗夫　瓦西里·丹尼雷奇，别理他了！我有话要同您说。

沃热瓦托夫　（走上前去）您要说什么？

克努罗夫　我老是在想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我觉得，象她现在的处境，我们这些亲近她的人，不但可以，而且应当同情她的命运了。

〔鲁滨逊倾听。

沃热瓦托夫　您是想说，现在是带她去巴黎的好机会了？

克努罗夫　是的，也可以这么说。反正就是那么回事。

沃热瓦托夫　那末事情究竟怎么样了？有谁妨碍您吗？

克努罗夫　是您妨碍我，我也妨碍您。也许您不怕竞争？我也不那么怕；不过总是有所不便，心里不踏实；各不相扰，那就好得多。

沃热瓦托夫　要我让步是办不到的，莫基·帕尔梅内奇。

克努罗夫　为什么要让步呢？可以采取别的办法。

沃热瓦托夫　那就最好。（从口袋里取出一枚硬币，拿在手心里）字儿还是背儿？

克努罗夫　（沉思）要是我说字儿，那我一定输，字儿当然是您的。（坚决地）背儿。

沃热瓦托夫　（举起手）是您的。那我只好一个人去巴黎了。我

也不吃亏，可以省些开支。

克努罗夫　不过，瓦西里·丹尼雷奇，要言而有信啊！您是商人，您应该懂得诺言是什么。

沃热瓦托夫　您侮辱我。我当然知道商人的诺言是什么。我是同您打交道，不是同鲁滨逊打交道。

克努罗夫　瞧，谢尔盖·谢尔格伊奇同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来了！我们到咖啡馆里去，不要妨碍他们。

〔克努罗夫和沃热瓦托夫走进咖啡馆。帕拉托夫和拉里莎上。

第　七　场

〔帕拉托夫、拉里莎和鲁滨逊。

拉里莎　哎哟，我累死了。我没有力气了，我好不容易才爬到山上。（坐在舞台后部栏杆旁边的长凳上）

帕拉托夫　啊，鲁滨逊！你怎么样，快去巴黎了吧？

鲁滨逊　同谁去？同你，拉·谢尔日，到哪儿都行，可是我不同商人去。不，再也不和商人打交道了。

帕拉托夫　为什么这样？

鲁滨逊　太粗野啦！

帕拉托夫　是吗？你看穿好久了吗？

鲁滨逊　我早就知道。我向来拥护贵族。

帕拉托夫　这样就抬高你的身份了，鲁滨逊。不过你高傲得不是时候。你还是适应适应潮流吧，我的可怜的朋友！开明的保护人的时代，艺术保护者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在是资

产阶级得势的时代，现在艺术要用黄金来估价了，名符其实的黄金时代到来了。不过你别见怪，有时候也会拿黄汤把你灌醉，把你装在桶里，为了自己要寻欢作乐，让你从山上滚下去，——你是会遇见一个梅迪奇① 的。别走开，我还用得着你！

鲁滨逊　为了你，我赴汤蹈火都愿意。（走进咖啡馆）

帕拉托夫　（对拉里莎）现在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感谢，感谢您使我们得到了快乐——不，这还不够，——得到了幸福。

拉里莎　不，不，谢尔盖·谢尔格伊奇，您别对我花言巧语了！请您告诉我，我是不是您的妻子？

帕拉托夫　首先，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您该回家了。我们明天还有时间细谈。

拉里莎　我不回家。

帕拉托夫　可是您不能待在这里。白天同我们在伏尔加河上玩玩，还可以说得过去；可是在酒馆里，在市中心，跟一些以行为不端而闻名的人通宵玩乐，那怎么行！您会给人家提供材料，让人议论。

拉里莎　什么议论我都不管！我同您什么地方都可以去。您既然把我带出来了，您就应该把我带回家去。

帕拉托夫　您坐我的马车回去，——不一样吗？

拉里莎　不，不一样。您把我从未婚夫那儿带出来，妈妈是看见我们怎么走的，无论我们回去多么晚，她是不会着急的……她很放心，她相信您。她只是等待着我们，等待着……为我们祝福。我要么同您回去，要么就索性不回家了。

---

① 梅迪奇(1449—1492)，意大利作家，国务活动家，以保护文学艺术著称。后来“梅迪奇”成了“艺术保护者”的代名词。

帕拉托夫　什么！这是什么意思："索性不回家了"？您要到哪儿去？

拉里莎　对于不幸的人，在神创造的世界上，天地是很广阔的：这花园，这伏尔加河。这里每一棵树枝上都可以吊死，在伏尔加河上，随便选一个地方都可以。只要你愿意，有胆量，哪儿都是很容易淹死的。

帕拉托夫　您太兴奋啦！您可以活下去，而且也应该活下去。谁会不爱您，不尊敬您呢！就是您那位未婚夫，只要您再给他一点儿温存，他就会高高兴兴的。

拉里莎　您说什么！我的丈夫，要是我不能爱他，至少也应该尊敬他。可是他对于一切嘲笑和侮辱都无所谓地忍受，这样的人，我怎么能尊敬，这事儿早完了，他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我只有一个未婚夫，那就是您。

帕拉托夫　对不起，请您听了我的话不要生气，您恐怕未必有权利这样要求我吧。

拉里莎　您说什么！难道您忘了？那我就把一切都再从头说一遍。我痛苦了一年，整整一年都不能忘记您，生活对于我变得那么空虚。最后我决定嫁给卡兰德舍夫，几乎是见到第一个求婚者就决定的。我想，家庭的义务将充实我的生活，使我能够适应这种生活。可是您又来了，您说："抛弃一切吧，我是您的。"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以为，您的话是真诚的，是我忍受痛苦换来的。

帕拉托夫　这都很好，所有这些，我们明天谈吧。

拉里莎　不，要今天谈，现在就谈。

帕拉托夫　您要求这样吗？

拉里莎　我要求这样。

〔咖啡馆门口出现克努罗夫和沃热瓦托夫。

帕拉托夫　好吧。请您听我说，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您容许一个人有一时的陶醉吗？

拉里莎　可以容许。我自己也会陶醉。

帕拉托夫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您是不是容许，一个手脚戴着拉不断的镣铐的人可以尽情的陶醉，甚至忘记世界上的一切，既忘记了压迫他的现实，也忘记了自己的镣铐。

拉里莎　哦，那有什么！正是要他忘记才好。

帕拉托夫　这种心情很好，我不同您争论，但这是不能持久的。热情陶醉中的冲动很快就会过去，留下来的只是镣铐和健全的理智。理智会说，这些镣铐是无法挣脱的，是拉不断的。

拉里莎　（沉思地）拉不断的镣铐！（迅速地）您结婚了吗？

帕拉托夫　没有。

拉里莎　别的什么镣铐都没关系！让我们一起来戴它，我同您一起挑这副担子，主要的重担子让我来挑好了。

帕拉托夫　我订婚了。

拉里莎　啊！

帕拉托夫　（给她看订婚戒指）就是这个黄金的镣铐要把我束缚一辈子。

拉里莎　您为什么不告诉我？岂有此理！（坐在椅子上）

帕拉托夫　难道我那时候还能记得什么吗？我见了您，而我就什么都不存在了。

拉里莎　您看着我！

〔帕拉托夫看着她。

"眼睛象天空一样晶莹明朗……"哈，哈，哈！（歇斯底里地笑）离开我！够啦！让我自己来想想我自己的命运吧。（一

只手托着头）

〔克努罗夫、沃热瓦托夫和鲁滨逊从咖啡馆里出来，走到平台上。

第 八 场

〔帕拉托夫、拉里莎、克努罗夫、沃热瓦托夫和鲁滨逊。

帕拉托夫 （向咖啡馆走去）鲁滨逊，去找一找我的马车！在那儿林荫路旁。你把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送回家去。

鲁滨逊 拉·谢尔日！他就在那儿，他带着手枪。

帕拉托夫 "他"是谁？

鲁滨逊 卡兰德舍夫。

帕拉托夫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鲁滨逊 他会打死我的。

帕拉托夫 哦，那么严重！命令您做什么，您就执行！不许辩解！我不喜欢这一套，鲁滨逊。

鲁滨逊 我对你说：只要他看见我同她在一起，他会把我打死的。

帕拉托夫 他会不会打死你，这还不一定；但是如果你不马上执行我的命令，我倒是要打死你的。（走进咖啡馆）

鲁滨逊 （挥拳大骂）喔，野蛮人，喔，强盗！我怎么落到了这一伙人手里了！（下）

〔沃热瓦托夫走到拉里莎身边。

拉里莎 （看了沃热瓦托夫一眼）瓦夏，我毁了！

沃热瓦托夫 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我的亲爱的！怎么办

呢？毫无办法。

拉里莎　瓦夏，我同你从小就认识，差不多象亲人一样。叫我怎么办啊，你说怎么办！

沃热瓦托夫　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我尊敬您，而且很愿意……我无能为力。请您相信我的话！

拉里莎　我对你也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是请你可怜可怜我。唉，同我一起哭一场也好！

沃热瓦托夫　不行，我无能为力。

拉里莎　你也有镣铐吗？

沃热瓦托夫　有脚镣手铐，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

拉里莎　什么镣铐？

沃热瓦托夫　诚实的商人的诺言。（离开她，进入咖啡馆）

克努罗夫　（走到拉里莎身边）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请您听我说，请您别生气！我不想冒犯您。我但愿您如意和幸福，这是您完全应该得到的。您愿意同我一起到巴黎去看看博览会吗？

〔拉里莎拒绝地摇摇头。

您愿意过一辈子富裕的生活吗？

〔拉里莎沉默。

不要害臊，不会有闲话的。有一种界限是闲话所不能越过的。我能供给您那么多的费用，就是对别人的道德批评得最凶的那些人，他们见了也要惊讶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拉里莎把头转向一边。

我没有一刻不想向您求婚，可是我已经结婚了。

〔拉里莎沉默。

您心情不好，我不敢催促您回答我。请您想一想吧！如果承蒙您垂青，愿意接受我的建议，请您告诉我。从那时起，我将成为您最忠心的奴仆，我将唯命是从地实现您的一切愿望，甚至于苛求一切，不管您的要求多么奇特和花费多少代价，我都能实现。对我来说，很少有办不到的事情。（恭敬地鞠躬，走进咖啡馆）

第　九　场

〔拉里莎一人。

拉里莎　我刚才从栏杆上望下去，我就头晕了，我差一点掉下去。要是掉下去，听说……准会摔死。（想了一想）要是跳下去就好了！不，为什么要跳下去！……站在栏杆旁边望下去，头就发晕，要掉下去……是的，这样更好些……失去知觉，没有痛苦……什么感觉也没有！（走近栏杆，望下去。俯着身子，弯着腰，紧紧抓住栏杆，然后恐惧地跑开）哎哟，多可怕！（差一点倒下，抓住亭子）头好晕啊！我要倒下了，要倒下了，哎哟！（在亭子附近的桌子旁坐下）唉，不……（噙着眼泪）同生活永别可完全不象我想的那么简单。就是没有勇气！我多么不幸啊！可是有些人，他们干这种事儿是那么容易。大概是实在活不下去了；他们没有什么可留恋，没有什么可爱，没有什么可惜的了。唉，可是我呢！……我也没有什么可爱，我也活不下去，我活着也是毫无意义！我怎么就是下不了决心？有什么东西在这个深渊的边缘上把我拖住了呢？有什么东西阻拦我呢？（沉思）唉，不，不……克努

罗夫不行……荣华，富贵……不，不……我什么都看穿了……(战栗了一下)腐化堕落……噢，不行……就是没有决心。可怜的弱点：想活下去，无论怎么样，还想活下去……虽然已经到了活不下去和不该活下去的时候了。我多么可怜，多么不幸！要是现在有人把我打死，那就好了……在对自己还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时候死去……那多好。或者病死……是的，我好象要病了。我很不舒服！……生一阵子病，安静下来，同一切都和解。对一切人都原谅，然后死去……啊，多么不舒服，头晕。(一只手托着头，昏昏沉沉地坐着)

〔鲁滨逊和卡兰德舍夫上。

第　十　场

〔拉里莎，鲁滨逊和卡兰德舍夫。

卡兰德舍夫　您说，叫您把她送回家去？

鲁滨逊　是的，是这样。

卡兰德舍夫　您还说，他们侮辱她了？

鲁滨逊　还有什么更坏的，还有什么更无礼的？

卡兰德舍夫　这是她自己的过错，她的行为应该受到惩罚。我对她说过，这是些什么人；她终于自己能够，自己有时间看出我和他们之间的区别了。是的，是她的过错，可是除了我，谁也没有权利责备她，更不用说侮辱她了。我原谅她还是不原谅她，这是我的事；但是我有责任做她的保护人。她没有弟兄，没有亲人，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有责任保护她和惩罚侮辱她的人。她在哪儿？

鲁滨逊　她刚才在这儿。她在那儿！

卡兰德舍夫　我们说话，有外人在场不方便。您不必待在这里。请您离开我们！

鲁滨逊　我非常愿意。我去说，我把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交给您了。我告退了！（走进咖啡馆）

〔卡兰德舍夫走到桌子旁边，坐在拉里莎对面。

第十一场

〔拉里莎和卡兰德舍夫。

拉里莎　（抬起头来）您知道，我多么讨厌您！您为什么上这儿来？

卡兰德舍夫　那末，叫我上哪儿去呢？

拉里莎　不知道。您要上哪儿去，就上那儿去，就是不要到我所在的地方来。

卡兰德舍夫　您错了，我永远应该在您身边，为的是保护您。现在我上这儿来，是因为您受到了侮辱，是来替您报仇的。

拉里莎　对我来说，最最受不了的侮辱，就是您的保护；我没有从任何人那里受到过任何别的侮辱。

卡兰德舍夫　您太随便了。克努罗夫和沃热瓦托夫在抓阄儿决定您属于谁，他们在抓钱币的字儿还是背儿赌输赢，这还不是侮辱吗？您那些朋友可真好！对您有什么尊敬！他们没有把您看作女人，看作人，人是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的；他们把您看成了玩物。如果您是玩物，那是另一回事儿。玩物当然是谁赢就属于谁，玩物也不会生气。

拉里莎　（深深地感到屈辱）玩物……是的，玩物！他们是对的，我是玩物，不是人。我现在，我深深相信我亲身体会到的……我是玩物！（愤激地）最后到底给我找到了这个词儿，是您找到的。走开！请您离开我！

卡兰德舍夫　离开您？我怎么能离开您，我把您留给谁呢？

拉里莎　任何玩物都应当有主人，我就到主人那儿去。

卡兰德舍夫　（热情地）我带您走，我是您的主人。（抓住她的手）

拉里莎　（推开他）噢，不！每一样玩物都有它的价格……哈，哈，哈……我对您来说是太，太贵了。

卡兰德舍夫　您说什么！我想不到您会说出这样无耻的话！

拉里莎　（噙着泪）既然是玩物，那末唯一的安慰就是做贵重的玩物，珍贵的玩物。请您最后为我服务一次：去叫克努罗夫上我这儿来。

卡兰德舍夫　您怎么啦，您怎么啦，清醒一下吧！

拉里莎　好，那我自己去。

卡兰德舍夫　拉里莎·德米特里耶夫娜！算啦！我原谅您，我什么都原谅。

拉里莎　（苦笑）您原谅我？谢谢您。可是我却不原谅我自己，我怎么会想把我的命运同您这个渺小的人联结在一起呢。

卡兰德舍夫　让我们离开这儿，让我们马上离开这个城市吧，我什么都同意。

拉里莎　晚了。我曾经请求您快些带我离开这茨冈人的生活，您没有能够这样做。看起来，我一生一世要埋葬在这种茨冈人的生活里了。

卡兰德舍夫　我求求您，请您赐给我幸福吧。

拉里莎　晚了。现在我眼前只看见黄金在发光，钻石在闪耀。

卡兰德舍夫　我愿意牺牲一切,愿意为您忍受一切委曲。

拉里莎　(厌恶地)走开，您对我来说是太渺小了，太微不足道了。

卡兰德舍夫　请您告诉我,我怎样才能得到您的爱情呢?(跪下)我爱您,我爱您。

拉里莎　撒谎。我找过爱情，可是没有找到。大家把我看成玩物,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从来没有一个人想看看我的灵魂深处,我从任何人身上都没有看到过同情心,没有听到过一句温暖的、知心的话。这样生活是冷酷的。我没有错,我找过爱情,可是没有找到……世界上没有爱情……不必找了。我找不到爱情,我就找黄金。走开,我不能是属于您的。

卡兰德舍夫　(站起来)噢,别忏悔了!(一只手插在上衣衣襟内)您应该是属于我的。

拉里莎　不论属于谁,可不是属于您的。

卡兰德舍夫　(激怒地)不是属于我?

拉里莎　永远不是!

卡兰德舍夫　那您就不能属于任何人!(对她开枪)

拉里莎　(抓住胸口)啊!谢谢您!(倒在椅子上)

卡兰德舍夫　我怎么啦,我怎么啦……啊呀,我疯了!(手枪掉下)

拉里莎　(温柔地)我亲爱的,您替我做了一件多么好的好事!把手枪放在这儿,这儿，桌子上!是我自己……我自己。啊,多么好的好事……(捡起手枪,放在桌子上)

〔帕拉托夫、克努罗夫、沃热瓦托夫、鲁滨逊、加夫里洛、伊万从咖啡馆里出来。

第十二场

〔拉里莎、卡兰德舍夫、帕拉托夫、克努罗夫、沃热瓦托夫、鲁滨逊、加夫里洛和伊万。

全体　什么事，什么事？

拉里莎　是我自己……谁也没有过错，谁也没有……是我自己干的。

〔后台，茨冈唱起歌来。

帕拉托夫　叫他们别唱！叫他们别唱！

拉里莎　（声音渐渐变得微弱）不，不，为什么……谁觉得快活，就让他们快活吧……我不想妨碍谁！生活下去，大家生活下去吧！你们要生活下去，可是我要……死了……我对谁也不埋怨，我对谁也不生气……你们大家都是好人……我爱你们……我爱你们大家。（作飞吻）

〔茨冈的响亮的合唱声。

名伶与捧角

（四幕喜剧）

张　耳译

第一幕

人物

亚历山德拉·尼古拉夫娜·涅金娜——外省剧院女演员，年轻姑娘。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她的母亲，寡妇，一位头脑十分简单的女人，四十开外，曾嫁给外省乐队的一位乐师。

伊拉克利·斯特拉托内奇·杜列博夫公爵——颇有地位的旧式贵族，上了年岁的人。

格里戈里·安东内奇·巴金——地位显要的外省官员，约三十岁。

伊万·谢苗内奇·韦利卡托夫——非常富有的地主，拥有精心经营的庄园和工厂，退伍骑兵，为人干练聪明，举止谦恭稳重，常同商人往来，显然，极力摹仿他们的风度；中年。

彼得·叶戈雷奇·梅卢佐夫——大学毕业，正在谋求教席的年轻人。

尼娜·瓦西里耶夫娜·斯梅利斯卡娅——女演员，年纪稍长于涅金娜。

马丁·普罗科菲伊奇·纳罗科夫——副导演，兼管道具，

老头，穿着得体，但稍显寒酸；风度优雅。

〔故事发生在某省城。第一幕在女演员涅金娜的寓所：演员的左面是窗，舞台深处墙角处有一门，通前室，右面是隔墙，有门通另室；窗前放有一张桌子，桌上有若干书籍和练习本；陈设简陋。

第一场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独自一人。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对窗外说）过三四天再来吧；等福利演出以后统统还你！啊？什么？哦，这聋子！听不见。我们就要办场福利演出，演完戏就全部还你。好啦，他可走了。（坐下）一身的债啊，一身的债啊！那儿一卢布，这儿两卢布……天知道这回能有多少收入。就拿冬天那场福利演出说吧，总共净得四十二个半卢布，那个装疯卖傻的买卖人送来一副蓝宝石耳环……顶什么用！有什么稀罕！如今正赶上集市，总能挣它个一二百卢布。说不准还能拿到三百，可是手里哪能搁得住呀；全得象水似的从手指缝里漏光。我的萨莎没那福气呵！她自个倒挺节省，唉，就是得不到观众的赏识，没收到过一件象样的礼物，象人家送的那样的连一件也没有……要是……哪怕是公爵呢……唉，这在他算得了什么呢！就说这位伊万·谢苗内奇·韦利卡托夫吧……人家说，他家的几处糖厂就值几百万……哪怕他送两条头巾，我们也就够用一阵子了……人家坐在那里，钱都埋到耳朵

边啦，就是不肯帮一下穷姑娘的忙。那些买卖人就更不用提了，从他们身上能捞到啥呀！他们连戏园子都不去，除非有人完全犯了傻，才会象一阵风似的把他吹到那里去……除了胡闹，还能指望从他们那儿捞到啥呢。

〔纳罗科夫上。

第 二 场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和纳罗科夫。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啊，普罗科菲伊奇，你好！

纳罗科夫　（忧郁地）你好，普罗科菲耶夫娜！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我不叫普罗科菲耶夫娜，我叫潘捷列夫娜，你怎么啦！

纳罗科夫　我也不叫普罗科菲伊奇，我叫马丁·普罗科菲伊奇。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啊，对不起，演员先生！

纳罗科夫　要是您想跟我亲密点，您干脆叫我马丁好了，这倒礼貌些。光叫“普罗科菲伊奇”算什么呢！这太粗俗了，太太，太粗俗了！①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你我都是小人物，大叔，咱们何必互相恭维呢。

纳罗科夫　“小人物”？对不起，我可不是小人物。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难道说你是个大人物？

---

① 俄国人对一般同事、朋友称对方的名字和父名，单称对方的父名是不礼貌的。

纳罗科夫　不错。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那现在咱们就来弄个明白。你这位大人物光临我们小人物家到底有何贵干？

纳罗科夫　我们就用这种腔调说下去吗，多姆娜·潘捷列夫娜？您怎么变得这样爱胡闹呢？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我爱闹着玩儿倒是真的，这没啥好隐瞒的！我就爱开个玩笑，倒不是想损你。

纳罗科夫　您这种爱胡闹的脾气是打哪儿来的？天生的还是学来的？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哎呀，老天爷，哪儿来的？唉，哪儿来的……不这样又能怎么着？我一辈子就待在小市民中间，受苦受穷，里里外外成天听人没完没了地骂街。我一来没上过学堂，二来没跟家庭女教师受过教育。我们这号人全是在互相骂街中过来的。只有那些财主爷才会想出各种各样的礼节。

纳罗科夫　有道理。现在我懂了。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难道说跟谁都得那么客客气气，对谁都得，说句不好听的话……我对你称呼个“你”字，也不是存心想得罪你。难道对谁都得用“您”字称呼不成？

纳罗科夫　可也是，老百姓中间，大家都称呼“你”……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老百姓”！瞧你说的！你算是什么老爷？

纳罗科夫　我是老爷，我是地地道道的老爷……好吧，咱们就你我称呼吧，这对于我也不足为怪。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平常事嘛。你的老爷派头又在哪儿呢？

纳罗科夫　我可以象李尔王那样对你说：我浑身上下都有贵族气派。我受过教育，上过大学，我早先挺有钱。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你？

纳罗科夫　是我！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真的？

纳罗科夫　怎么，还要向你发誓？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不，干吗呢？用不着发誓；不发誓我也信。那你干吗当个提台词的人① 呢？

纳罗科夫　我既不是chou-fleur，也不是siffleur，② 太太，我也不是提台词的人，而是副导演。这儿的剧院过去是我办的。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惊讶地）你办的？真没想到！

纳罗科夫　我经管了五年，加夫留斯卡那时候在我手下当文书，抄台词。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大为惊讶地）加夫里拉·彼得洛维奇，这儿的老板？

纳罗科夫　正是他。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唉，你真命苦！可不是吗。这么说，上帝没让你在演戏这行业走运，是吗？

纳罗科夫　走运！以前走运的事多着呢，我简直不知道把它往哪儿搁！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为什么你这样倒楣了呢？大概喝酒了吧？你的钱跑哪儿去了？

---

①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的俄语“提台词的人”发音有错误。

② 法语 chou-fleur（菜花）、siffeleur（打口哨者）同俄语“提台词的人”的发音近似。因为多姆娜·潘捷列夫娜发音有错误，纳罗科夫故意拿这几个发音近似的词来开玩笑。

纳罗科夫　我从来不喝酒。我把所有的钱都用在这个幸运的事业上啦。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你到底有过什么样的幸运呢？

纳罗科夫　我干了我心爱的事业，这就是幸运。（沉思地）我爱戏剧，爱艺术，爱演员，你懂吗？我卖掉自己的庄园，拿到大笔的钱，就当上了剧院老板。怎么样？难道这不是幸运吗？我租下本地的剧场，把布景、服装一切都更换一新；我搭成了一个好班子，开始过天堂般的生活……我不管收入多少，总是按时付给大家高薪。我就这样享了五年福。后来发现，我的钱快花光了；演出季节结束的时候，我给全体演员结了帐，为他们举行了告别宴会，还给每人送了一份厚礼作为纪念，好让大家想着我……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嗯，后来怎么样呢？

纳罗科夫　后来加夫留斯卡租下了我的剧场，而我去到他手下做事。他付给我一份微薄的薪水，又给了我一点设备费。全部经过就是这样，亲爱的太太。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你就靠这点收入餬口？

纳罗科夫　不，挣口饭吃总还是办得到的；我教点课，给报社写写通讯，搞点翻译。我替加夫留斯卡做事，是因为我舍不得离开剧院，我太热爱艺术了。可是，我这个受过教育、趣味高雅的人，如今却混迹在一班凡夫俗子中间，他们随时随地都在凌辱我的艺术家的情感。（走近桌旁）您这儿是什么书？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萨莎在学习，有老师教她。

纳罗科夫　老师？什么老师？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一个大学生。彼得·叶戈雷奇。没准你

认识他？

纳罗科夫　认识。刺进胸膛的利剑①！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干吗这么厉害？

纳罗科夫　没什么可客气的。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且慢捅刀子，他是萨莎的未婚夫。

纳罗科夫　（吃惊地）未婚夫？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当然，天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反正我们只能管他叫未婚夫。他们俩在什么地方认识了，他就开始上我们家来。怎么称呼他呢？就只能说是未婚夫；要不，街坊们会说闲话！要是他能得到个好差使，我就把闺女嫁给他。哪儿去找未婚夫呢？遇上个有钱的买卖人敢情好，可是好人家不会要她；而那些很不象样的，嫁给他也没意思。干吗不把闺女嫁给他呢，小伙子人挺老实，萨莎也喜欢他。

纳罗科夫　喜欢？她喜欢他？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为什么不能喜欢他？说真的，年轻轻的姑娘家干吗老泡在戏园子里！连个生活着落也没有！

纳罗科夫　你怎么这样说？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我就这样说，我早就这样说了。除了坏处，没一点好。

纳罗科夫　要知道你女儿很有才华，她有演戏的天才。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有天才倒是有天才，这话不假，没说的！她还在小时候，就爱呆在戏园子里，拉都拉不回来；她站在幕后侧，全身晃动。我那丈夫，也就是她爹，是个乐师，吹笛子的；他一上戏园子，她就跟着他去。她紧挨侧幕站着，连

---

① 这是席勒的《强盗》第一幕第二场中卡尔的一句台词。

大气都不喘一口。

纳罗科夫　嗯，你瞧。只有舞台才是她安身之地。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那地方真的有多美妙呀！

纳罗科夫　要知道，她有一种激情，你明白吗，一种激情！你自己也这么说来着。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就算有激情，这也没有什么好处，值不得夸耀。对于你们无家可归、放荡惯了的人倒还合适。

纳罗科夫　哦，无知！刺进胸膛的利剑！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跟你那刀子靠边去吧！你们演戏没多大出息；我可是要让闺女嫁人的。大家都要追求她，奉承她，在她耳边说各种各样的蠢话……杜列博夫公爵不是常来吗，这么一大把年纪还想追求……这好吗？你说呢？

纳罗科夫　杜列博夫公爵！刺进胸膛的利剑！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哎呀，你可杀了不少人啦！

纳罗科夫　是不少。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全都活着吗？

纳罗科夫　不活着又怎么样？当然活着，而且个个身强力壮，但愿老天爷让他们长命百岁。喏，把这个给她！（递过一个本子）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这是什么？

纳罗科夫　台词。是我亲手为她抄的。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干吗搞得这样讲究？用这么薄的纸，还系上玫瑰色缎带！

纳罗科夫　哎呀，你交给她就是了！罗嗦什么！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咱们都不宽裕，干吗还搞这些名堂呢？这根缎带把你最后的二十个银戈比都花光了吧？

纳罗科夫　就算花光了，那又怎么样？她那双小手多漂亮，心地更好，总不能把脏本子给她吧。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这又是干吗呢，这是干吗呢？

纳罗科夫　你大惊小怪什么？这话简单，又自然；也必须这样，因为我爱上了她。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我的天！越说越不象话了！要知道你是个老头子，你是个丑角老头，你还想谈什么恋爱？

纳罗科夫　她很美，不是吗？你说，美吗？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嗯，是美。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纳罗科夫　谁不爱美呢？你不是也爱美吗。你以为，要是一个人爱上了什么人，那马上就得大吵大嚷……把她一口吞下去？我的心是由高雅的香料做的。你哪里懂得这个！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我看你呀，真是个怪物。

纳罗科夫　谢天谢地，你算猜对了。我自己也知道我是个怪物。你想拿这种话骂我还是怎么的？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在窗口）好象是公爵来了？果真是他。

纳罗科夫　那我马上就走，我从厨房出去。再见，太太。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再见，先生！

〔纳罗科夫躲到隔墙后面。杜列博夫和巴金上。

第　三　场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杜列博夫和巴金。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她不在家，大人，请原谅！她到商场去了。

杜列博夫　嗯，没关系，我稍等一会儿。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请便吧，大人。

杜列博夫　您忙您的事，请别费心，我稍等片刻。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下。

巴金　瞧，咱们又走到一块来了，公爵。

杜列博夫　嗯，那有什么，两个人在这里也不嫌挤。

巴金　不过，不管怎样，咱们中间有一人是多余的，这个多余的人就是我。我可算走运，到斯梅利斯卡娅家，韦利卡托夫也坐在那儿一声不响。

杜列博夫　您应该谈谈嘛。您能说会道，就是说，您成功的可能性大。

巴金　不见得，公爵。韦利卡托夫一声不吭，也比我说一大堆话管用得多。

杜列博夫　何以见得？

巴金　因为他有钱。正如俄国谚语所说的："别跟财主比，别跟强者斗"，所以我就告退了。韦利卡托夫是个财主，而您在献殷勤方面是个强者。

杜列博夫　哦，那您打算凭什么取胜呢？

巴金　勇气，公爵。常言道：勇能夺城。

杜列博夫　夺城也许比较容易……可是……这是您的事了。如果您不怕输，为何不试试您的勇气呢。

巴金　我宁肯败北，也不想大献殷勤。

杜列博夫　人各有志嘛。

巴金　追求、献殷勤、恢复骑士时代的风尚——这对于我们的女士们不是过于荣耀了吗！

杜列博夫　各有各的见解嘛。

巴金　依我看，这样声明一下就已经足够了："我就是您见到的这个样子，我可以给您什么什么；您愿意爱我吗？"

杜列博夫　是啊，不过这是对妇女的侮辱。

巴金　侮辱不侮辱，这就是她们的事了。至少我不骗人家；我事情这么多，反正不能正经八百地去谈情说爱。干吗我要装成正在恋爱的样子，去迷惑人，也许，让人产生某些实现不了的希望！讲点条件不是更好吗？

杜列博夫　各人性格不同嘛。您倒说说，韦利卡托夫这人怎么样？

巴金　关于他，我知道的也只有您知道的那么多。他很富，在邻省有一处十分富饶的田庄，有糖厂，还有养马场，似乎还有一座酿酒厂。他是上这里来赶集的。至于他要卖马或者买马，我就无从知道了。他怎样跟马贩子们谈话，我也不知道。但是跟我们在一块的时候，他多半不说话。

杜列博夫　他这人和气吗？

巴金　可和气啦，从来不跟人争吵，对谁都很随和。你怎么也捉摸不透，他是正经说话呢还是捉弄你。

杜列博夫　可是他倒很有礼貌。

巴金　甚至非常有礼貌。剧场里所有的人，象售票的、提台词的，甚至管道具的，他都叫得出名字，跟谁都握手。他把老太婆们都迷住了，他什么都知道，他迎合她们的一切兴趣。总之一句话，对于每个老太婆他都是最孝敬最体贴的儿子。

杜列博夫　在年轻人中，他好象对谁也不偏爱，而且有点回避他们。

巴金　在这方面，公爵，您尽管放心，他不是您的危险的劲敌。他有点回避年轻人，从来也不先开口说话，当人家有事问他，

他只说："您有何吩咐？有何见教？"

杜列博夫　也许，这是故作冷淡，他想以此引人注目？

巴金　他故作冷淡干什么呢？明后天他就走了。

杜列博夫　真的吗？

巴金　没错。他亲自对我说过；他一切都准备好了，就要离开。

杜列博夫　可惜！他这人很招人喜欢，那么温文尔雅。

巴金　我认为他的斯文是由于知识不足的缘故。智慧是藏不住的，它总得在某方面有所表现。而他缄口不语，这说明他并不聪明；但也不笨，因为他知道，与其说蠢话，不如少说为妙。他那点聪明才干也就够用了，使他既能举止得体，又不至于花光他老子留下的遗产。

杜列博夫　事情正好是，他老子留给他的是一个破落的田庄，而他却把它整顿好了。

巴金　是呀，还可以说他有点务实精神，而且办事谨慎。

杜列博夫　或许还可以补充说点什么，他会成为一个聪明能干的人。

巴金　我有点不大相信。可是，他聪明也好，愚蠢也好，对于我反正一样。不过他很有钱，这有点令人遗憾。

杜列博夫　真的吗？

巴金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由得想到，假如我富他穷，那会好得多。

杜列博夫　是呀，这对于你是好，可对他呢？

巴金　我管他呢。他关我什么事！我说的是我自己。我得办事去了。未经交手，我就让位给你了。再见吧，公爵！

杜列博夫　（握手）再见，格里戈里·安东内奇！

〔巴金下。多姆娜·潘捷列夫娜上。

第 四 场

〔杜列博夫和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没等她回来就走啦？

杜列博夫　您这房子付多少房钱？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十二个卢布，大人。

杜列博夫　（指墙角）这儿大概很潮湿吧？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出什么钱住什么房呗。

杜列博夫　该换一下房子。（打开右面的门）那边是什么？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萨莎的卧室，右边是我的房间，那边是厨房。

杜列博夫　（自言自语）小得可怜。是呀……这样当然不行。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根据收入吗，大人。

杜列博夫　不懂的事请别谈，一个出色女演员不能住得这个样子，不能呵，我对您说，这样是不行的。这有失体面。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哪儿来这么多进项呢？

杜列博夫　"进项"这词什么意思？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哪儿来的这么多收入呢，大人？

杜列博夫　你们的收入关我什么事？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哪儿去弄钱呀，大人？

杜列博夫　嗯，"哪儿去弄钱"！谁管它呢！谁也管不着这种事，你们爱上哪儿弄就上哪儿弄。反正这样不行，这……这……嗯，总而言之，简直有失体面。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要是薪水……

杜列博夫　嗯，至于薪水或其他的什么，那是你们的事。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前几回福利演出收入很不好。

杜列博夫　这怪谁？要办大型福利演出，就得有人捧场，得会拉关系，会应酬……我可以给你们提出十来个人，要把这些人都拉过来。这样，演出就气派啦：既有奖品，又有礼品。这事很简单，早已尽人皆知。必须在自己家招待一些有声望的人……就在这儿吗！这算什么地方？谁肯到这儿来？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观众看来还是喜欢她的，就是没办法招引他们……来看福利演出。

杜列博夫　什么观众？中学生、小铺老板、小官吏！他们喜欢拚命鼓掌，让涅金娜谢上十次幕，要知道他们这帮无赖，多一个子儿也不肯给。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这倒是实话，大人。当然，要是有人捧场，那就大不一样了。

杜列博夫　那还用说。不应该责怪观众，观众永远是没错的。这也是一种社会舆论，埋怨它就可笑啦。应该善于投观众之所好。应该让那些富家子弟经常围着令嫒打转转，特别是我们这些体面人应当成为她的朋友。我们大家整天都很忙，有的忙于家务和买卖，有的忙于公务。我们只有晚上几小时的空闲，哪里还有比在年轻女演员身边休息一下更惬意的呢。可以说吧，有的人借以摆脱买卖事务上的烦心事，有的人可借以暂时放下他所主管的部门或地区的事。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这些事我可不懂，大人。这些话您还是对萨莎去说吧。

杜列博夫　是的，我要说，一定说，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瞧，她好象回来了。

杜列博夫　不过请您不要来打搅我们。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唉呀，哪儿的话，难道我能跟自己的孩子作对。

〔涅金娜上。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你怎么出去那么久呀？公爵等你老半天了。（拿过女儿的帽子、阳伞、斗篷，下）

第　五　场

〔杜列博夫和涅金娜。

杜列博夫　（走过去吻涅金娜的手）啊，我的宝贝，我等您可等久啦。

涅金娜　对不起，公爵！我尽忙着福利演出的事，真是遭罪……（沉思）

杜列博夫　（坐下）请说吧，我的朋友……

涅金娜　（从沉思中清醒过来）您有何见教？

杜列博夫　您最近一次演的是什么戏来着？……

涅金娜　《乌里尔·阿考斯塔》。

杜列博夫　对，对……您演得真好，好极啦。多么有感情，多么高雅！我可不是对您开玩笑的。

涅金娜　谢谢您，公爵。

杜列博夫　如今尽写些奇怪的剧本，教人莫明其妙。

涅金娜　那是很早以前写的。

杜列博夫　很早？谁写的，卡拉特金还是格里戈里耶夫？

涅金娜　不，是古茨科①。

杜列博夫　啊！古茨科……知道，知道。他写了一部喜剧，非常好的喜剧：《俄国人知恩必报》。

涅金娜　那是波列伏依②的，公爵。

杜列博夫　啊，对对……我搞混了……是波列伏依的……尼古拉·波列伏依。他是小市民出身……自学的法文，写过一些学术著作，都是拾法国人的牙慧……不过当时他跟谁争论来着……跟一些学者或是教授。这怎么行呢，成何体统！所以不许他写科学著作，要他去编写通俗喜剧。后来他自己也很满意，因为拿到了很多钱。他说："我真没想到"。您为什么这样闷闷不乐？

涅金娜　一大堆烦心事，公爵。

杜列博夫　您应该快活些嘛，我的美人，忧思焦虑对您还为时过早呢；尽量让自己开心些，干点什么来宽慰宽慰自己。我刚才还跟令堂谈起……

涅金娜　谈什么，公爵？

杜列博夫　当然谈您罗，我的宝贝，要不还谈什么呢！您的住房不好呵……一位女演员，一位漂亮的小姐，住这样简陋房子是不行的。这有失体面。

涅金娜　（稍感委屈）房子不好？那又怎么样？我自己也知道，比这好的房子有的是……公爵，您该可怜可怜我，别提我的穷困啦，您不提，我也时时刻刻感到穷。

杜列博夫　难道我不可怜您吗？我很可怜您哪，我的美人。

---

① 卡尔·古茨科(1811—1878)，德国作家，《乌里尔·阿考斯塔》是他的著名诗体悲剧，发表于一八四七年，一八七二年首次出版俄译本。

② 尼·阿·波列伏依(1796—1846)，俄国作家。

涅金娜　那您就在心里可怜我吧，大人！您的怜悯对我没有半点好处，我听了很不好受。您认为我住的房子不好，我认为它对于我很合适，我不需要更好的。您不喜欢我的房子，您在这样的房子里觉得不舒服，可谁也没有强迫您来呀。

杜列博夫　别生气，别生气，我亲爱的！您还没有听我把话说完，就向一个忠实于您的人发火……这可不应该哟……

涅金娜　那就请说吧，我听着。

杜列博夫　我是个知书达礼的人，我从不侮辱任何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本来不敢对您的住所妄加评论，如果我不是想到……

涅金娜　想到什么，公爵？

杜列博夫　给您找一处比这好得多的房子。

涅金娜　一样的房租？

杜列博夫　唉，您管房租干什么？

涅金娜　我有点不明白，公爵。

杜列博夫　您要知道，我亲爱的，我这个人十分善良、温存——这也是尽人皆知的……我，尽管到了这种年纪，可是至今感情之强烈仍不减当年……我至今还能象年轻人一样迷恋……

涅金娜　我很高兴，但这跟我的房子有什么关系呢？

杜列博夫　很简单。难道您没有看出来？我爱您……亲热您，娇宠……这对于我是一种享受……这是我的需要。我满腔柔情，我需要有人接受我的亲热，我没有这个不行。好啦，到我身边来吧，我的小鸟！

涅金娜　（站起来）您疯啦！

杜列博夫　太粗暴了，我的朋友，太粗暴了！

涅金娜　您为什么起这种念头？得了吧！我没有给过您任何借口……您怎么敢这样说？

杜列博夫　轻点，轻点，我的朋友！

涅金娜　这算怎么回事！到人家家里无缘无故说起这些侮辱人的蠢话。

杜列博夫　请您轻点，轻点！您这么说话，还太年轻。

涅金娜　说得可真好！“还太年轻！”这么说，年轻人就可随意欺侮吗，他们就该不吭声。

杜列博夫　哪算什么欺侮呢？欺侮什么了？最平常不过的事嘛。您既不了解生活，又不了解上流社会，您竟敢随意指责一个德高望重的人！真的，您算什么东西！您竟敢侮辱我！

涅金娜　（含泪）哎呀，我的上帝！不，这真叫人受不了……

杜列博夫　一切都得有个规矩，小姐！您完全缺乏良好的教养。您不喜欢我的求爱，也仍然应该对我表示感谢，应该婉言谢绝，或者随便开个玩笑，一笑了之。

涅金娜　哎呀，请您走吧！我不要听您的说教。我自己知道该做什么，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啊呀，我的上帝！……我不想听您说下去了。

杜列博夫　您嚷嚷什么？

涅金娜　为什么我不能嚷嚷？在自己家里，我怕谁？

杜列博夫　好极了！不过您要记住，我的宝贝，我忘不了这场侮辱。

涅金娜　那好吧，我记住就是了。

杜列博夫　对不起，我原以为您是个有教养的姑娘。我万万没有想到，您竟象个厨娘，为一点儿小事就大哭大闹。

涅金娜　嗯，好吧，就算我是个厨娘吧，不过我希望做一个规规

矩矩的人。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在门口出现。

杜列博夫　恭喜您啦！不过光守规矩是不够的，应该学聪明一些、谨慎一些，为了以后别哭鼻子。不用给我送票了，我不去看您的福利演出，我没工夫。如果我想去，我会派人到售票处去买。（下）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上。

第　六　场

〔涅金娜和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怎么回事？你们怎么啦？公爵走了？他是不是生气了？

涅金娜　让他生气去吧！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什么话！你要清醒点！眼看就要福利演出，能这样吗？你有头脑没有？

涅金娜　这样不行！瞧他说些什么呀！要是您听到就好了！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这碍你什么事！让他说好啦。他说他的，能短了你半根毫毛！

涅金娜　您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您就别掺和了，好不好？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这一切我知道得很清楚，男人们会说什么，我知道得一清二楚。

涅金娜　您难道能平心静气地听这些话？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由他去瞎说好了。让他胡扯个够，你笑笑不就完了。

涅金娜　哎呀，您别教训我了！让我安静会儿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看得出来，你是知道的：就要福利演出了，还跟这样的人吵架！

涅金娜　妈妈，难道您没看到我情绪不好吗？我浑身打哆嗦，您还老缠着我。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不，你等一下！你也听听妈的道理！怎么好在福利演出前跟人家吵架呢，现在正是用得着这些人的时候……你就不能等一等？等过了这次演出，你爱怎么吵都行，我一句话都不说。因为也不能让他们太放肆，应该治一治他们。唉，难怪有人说你装模作样爱吓人！……

涅金娜　妈，够了……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不，慢着！在福利演出前你应当客气点……

涅金娜　我也没骂他，我只是生点气，请他让我安静点。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瞧你那个蠢劲，瞧你那个蠢劲！你应该尽量客气些，说："大人，我们历来对您十分满意，而且对您感恩戴德。只是这些下流话我们不能听。我们决不是您所想象的那号人"。就该这么说嘛！这样既正大光明，又高尚，又得体。

涅金娜　做了就做了，现在不必再谈它了！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我虽然不是读书人，但是知道应该怎样跟人家谈话，而你还有老师教呢……

涅金娜　您干吗又扯到老师身上去呢？……要知道您对这件事什么也不明白，所以您就别瞎掺和了。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要明白什么呀？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

生……你说，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什么贵族！……这号人我见多啦。只有谈天的时候还把他们当个人……穷加穷，穷上穷。只有臭架子，连件象样的常礼服也没有。

涅金娜　他碍您什么事……哎呀，您这是干什么呢？您干吗要折磨我？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哼，怎么，多了不起的人物！说说他都不许！不，小姐，谁也禁止不了我，我想骂就骂，而且还得当面骂。我要拣些最难听的话，当面对他说……也让你懂得，应该怎样跟你妈拌嘴，怎样跟你妈说话。

涅金娜　您走吧！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瞧，又来了："您走吧"！要是你觉得跟我在一起不舒服，那你自己走好了。

涅金娜　好象有人来了……您走吧，妈！有谁爱听咱们这些聪明人的谈话呀！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我就不走。瞧你……你自己把你妈欺侮够了，还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聪明人的谈话"。我不比你跟你那个蓬头散发的大学生蠢。

涅金娜　（望一下窗口）韦利卡托夫！他头一回来咱们家……可咱们这儿……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您甭担心，小姐，涅金娜女士，我们的名星，论待人接物我懂得不比你差……不过我可忘不了你这一回。

涅金娜　斯梅利斯卡娅跟他一道来的。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你瞧，人家都会……

涅金娜　多漂亮的马车，多漂亮的马车呀！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斯梅利斯卡娅坐马车，而咱们得用两条

腿走路。

〔斯梅利斯卡娅和韦利卡托夫上。

第 七 场

〔涅金娜、多姆娜·潘捷列夫娜、斯梅利斯卡娅和韦利卡托夫。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欢迎,欢迎,尼娜·瓦西里耶夫娜!

斯梅利斯卡娅 您好,多姆娜·潘捷列夫娜!给你们带来一位客人,伊万·谢苗内奇·韦利卡托夫。

〔韦利卡托夫施礼。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啊,认识您很高兴,我早就知道您了,在剧场里常常看到您,就是无缘相识。

斯梅利斯卡娅 你好,萨莎!我正准备上你家来,帽子都戴好了,可伊万·谢苗内奇来了,他硬要跟我来。你不会生气吧?她是我们这儿的女隐士。

涅金娜 (把手伸给韦利卡托夫)啊,瞧你!我很高兴。您早就该想到来嘛,伊万·谢苗内奇。

韦利卡托夫 不敢呀,亚历山德拉·尼古拉夫娜;我这个人胆儿小。

斯梅利斯卡娅 是啊,胆儿小——倒象哪么回事!

涅金娜 不如说有架子吧。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瞧你瞎说什么呀;伊万·谢苗内奇跟谁都和和气气,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他一点没架子。

韦利卡托夫 您说得对,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我就爱说大实话。

韦利卡托夫　我也是，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涅金娜　请坐，伊万·谢苗内奇。

韦利卡托夫　请别费心！您大概有什么事吧；您就别管我们了。我跟多姆娜·潘捷列夫娜随便聊聊。（在桌旁坐下）

〔涅金娜和斯梅利斯卡娅轻声谈话。

涅金娜　（对斯梅利斯卡娅）是这么回事，尼娜……

斯梅利斯卡娅　真的？

涅金娜　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斯梅利斯卡娅　怎么办？你应该……（低声说）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真的，你们说什么悄悄话呀？难道这样礼貌吗？

韦利卡托夫　别打扰她们！各人有各人的事嘛。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有什么事！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可知道她们在聊什么。在聊穿戴呢。她们就知道这种事！

韦利卡托夫　对于你我，穿戴是小事，对她们可是件大事。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福利演出穿的戏装还没有呢，没钱买。

韦利卡托夫　嗯，您瞧！您还说是小事。（瞧窗外）那是您家的母鸡吗？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哪些？

韦利卡托夫　那些交趾支那鸡。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不，我们哪儿能养交趾支那鸡呢！有过两只波斯鸡和两支西班牙鸡，还有一只俄国公鸡。象只鹰，不象公鸡，尽抢吃的。

韦利卡托夫　您很喜欢鸡吗，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可喜欢了，先生，凡是鸡呀鸭呀的我都

喜欢。

〔梅卢佐夫上。

第 八 场

〔涅金娜、斯梅利斯卡娅、多姆娜·潘捷列夫娜、韦利卡托夫和梅卢佐夫。

涅金娜 （对韦利卡托夫）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彼得·叶戈雷奇·梅卢佐夫。伊万·谢苗内奇·韦利卡托夫。

斯梅利斯卡娅 啊，伊万·谢苗内奇，您知道吗，彼得·叶戈雷奇是位大学生呢，他是萨莎的未婚夫。

韦利卡托夫 （伸出手）认识您很高兴。

梅卢佐夫 这对于您有什么可高兴的呢？这不过是句客套话。嗯，认识了就认识了。如此而已。

韦利卡托夫 （尊敬地）完全正确，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人们的空话太多。不过请您原谅，我说的倒不是客套话。我感到高兴的是，女演员能嫁给正正经经的人。

梅卢佐夫 如果是这样……那谢谢您！（走过去同韦利卡托夫情热地握手）

涅金娜 咱们走，尼娜，我给你看件衣服！看看用它能改作什么！（对韦利卡托夫）对不起，我们失陪了！可是我知道，您不会感到无聊的。您跟一位有学问的人谈天，这可不同于跟我闲聊。妈，走吧！把衣柜给打开！

〔涅金娜、斯梅利斯卡娅和多姆娜·潘捷列夫娜下。

第 九 场

〔韦利卡托夫和梅卢佐夫。

韦利卡托夫　（看到桌子上摆的书）又是书又是本子。

梅卢佐夫　是的，我们在挤时间学一点东西。

韦利卡托夫　有收获吧？

梅卢佐夫　有一点儿，但也是相对而言。

韦利卡托夫　这就行了。亚历山德拉·尼古拉夫娜难得有空，几乎每天都要演新戏，必须准备台词，还得考虑服装。不知道您怎么看，我觉得一边念台词，一边学语法，那是相当困难的。

梅卢佐夫　是的，是很不容易。

韦利卡托夫　起码有这种志气，有这种愿望，就是了不起的事。我对您深感钦佩。

梅卢佐夫　有什么可钦佩的呢？

韦利卡托夫　我钦佩您的高尚的意图。谁能想到要教一位女演员学语法呢！

梅卢佐夫　您大概在取笑我吧？

韦利卡托夫　毫无此意，别误会，我从来不允许自己这样做。我很喜欢年轻人。

梅卢佐夫　真的？

韦利卡托夫　我很爱听他们的谈话……这能叫人耳目一新。意图如此高尚……确实令人羡慕。

梅卢佐夫　有什么可羡慕的？谁也没有阻拦您有这样高尚的意图。

韦利卡托夫　不，哪儿的话，我们哪能呢！平淡的生活就够我们烦恼的了。天堂固好，罪孽挡道。

梅卢佐夫　你们到底有什么罪孽？

韦利卡托夫　罪孽深重。实际的打算，物质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的罪孽。我们往往在可能做到的范围内转圈子，这样一来，心胸就变得狭窄了，高尚的意图就进不了头脑。

梅卢佐夫　您所谓的高尚的意图是指什么呢？

韦利卡托夫　我是指那些虽属高尚，但又难于实现的愿望。

〔涅金娜、斯梅利斯卡娅和多姆娜·潘捷列夫娜上。

第　十　场

〔韦利卡夫、梅卢佐夫、涅金娜、斯梅利斯卡娅和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斯梅利斯卡娅　（对涅金娜）亲爱的，这都不行。

涅金娜　我自己也明白。做新的，又太贵。

斯梅利斯卡娅　那怎么办呢？这样不行……咱们走吧，伊万·谢苗内奇。

韦利卡托夫　遵命。（向涅金娜伸出手）我要告辞了！

涅金娜　您的马车多好呀！真想坐坐。

韦利卡托夫　您什么时候要坐，尽管吩咐。（向梅卢佐夫，然后向多姆娜·潘捷列夫娜伸出手来）多姆娜·潘捷列夫娜，再见！您跟我的姑妈象极了。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真的？

韦利卡托夫　的确象极了……我差点儿管您叫姑妈。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那就叫吧，谁拦您了！

斯梅利斯卡娅　得了，咱们走啦！再见，萨莎！再见！（向大家鞠躬）

韦利卡托夫　（向多姆娜·潘捷列夫娜）再见，姑妈！

〔斯梅利斯卡娅他和韦利卡托夫下。多姆娜·潘捷列夫娜送他们到门口。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哎呀，调皮鬼！（对涅金娜）你还说他有架子！哪有什么架子。最随和不过啦。（下）

第十一场

〔涅金娜和梅卢佐夫。

涅金娜　（站在窗口）跑得多欢！美极啦！这个尼娜真幸福；多么令人羡慕的人。

〔梅卢佐夫拥抱她。

涅金娜　哎呀，象狗熊似的拥抱！……讨厌死了。别这样，彼佳，放开我！

梅卢佐夫　萨莎，要知道你一次也没有跟我亲热过。多热乎的一对未婚夫妻啊！

涅金娜　等以后，彼佳，等以后。让我安静一下！我眼前顾不上这些。

梅卢佐夫　要是顾不上，那让咱们来学习吧！

涅金娜　还学习哪！脑子尽转着福利演出的事。戏装还没有，

真急死人了。

梅卢佐夫　我们要谈的不是戏装，这不是我教的课程，这方面我做不了你的老师。

涅金娜　哎呀，眼下我需要的不是教课，而是钱。

梅卢佐夫　嗯，这种事我也不在行。一旦有了工作，我就拚命干，到时候咱们就可以不愁吃穿地过日子。嗯，咱们干什么呢？萨莎，这样吧：咱们来谈谈心里话吧！

涅金娜　哎呀，我总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梅卢佐夫　你为我感到害臊吗？

涅金娜　不，不知为什么有点不好受……不愉快。

梅卢佐夫　应该克服自己这种不愉快的感情。你不是要我教你生活吗，这又不能讲课，我怎么来教你呢？那你给我说说，你感受过什么，说过和做过什么；然后由我来告诉你，应该怎么感受说话和做事。这样你就会慢慢地改进，逐渐成为……

涅金娜　成为什么呢，亲爱的？

梅卢佐夫　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女人，成为如今男朋友要求你做到的那种女人。

涅金娜　是呀，我很感谢你。我已经变得好多了，这点我自己感觉到了……这多亏你的帮助，亲爱的……嗯，请吧。

梅卢佐夫　（在桌旁坐下）你挨着我坐！

涅金娜　（挨着坐下，梅卢佐夫一只手搂着她）嗯，你听我说！今天早晨杜列博夫公爵来找我。他说，我的住房不好，住这种房子有失体面。我听了有点不痛快。我说，如果他不喜欢我的住房，谁也没有强迫他上这里来。

梅卢佐夫　说得好，萨莎！说下去！

涅金娜　接着他建议我换一所好住宅。

梅卢佐夫　为什么他要这样呢？

涅金娜　因为他心里有很多的柔情蜜意，而且，你知道吗，他没人可以亲热。

梅卢佐夫　（大笑）真是出人意料的三段论法！因为没人可以亲热，而我又需要跟人亲热，这座房子不好，您应该搬到新住宅去。（笑）好个公爵！谢谢你了。

涅金娜　你还笑，你高兴，我可哭了一场。

梅卢佐夫　应该这样：你哭，我就笑了。

涅金娜　为什么要这样呢？

梅卢佐夫　你想想看！如果你听了那些话感到很高兴，那末我就得哭了，这样好吗？

涅金娜　（想了想）对，这样就非常不好。你呀，真聪明！（抚摸他的头）告诉我，彼佳，你为什么这样聪明？

梅卢佐夫　聪明不聪明，这还是个问题。不过我比起你们中的许多人是聪明一些，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之所以聪明些，是因为我想得多，说得少，而你们是说得多，想得少。

涅金娜　嗯，现在我告诉你一件最隐秘的事……不过请你不要生气！这是我们女人的通病。我今天有点嫉妒。

梅卢佐夫　你能嫉妒谁呢，亲爱的？嫉妒什么呢？

涅金娜　不过你别生气！嫉妒斯梅利斯卡娅……她日子过得那样快乐，坐那样好的马车。我知道这样想不好，不好。

梅卢佐夫　嫉妒也罢，吃醋也罢，都是些危险的感情。男人们很懂得这个，并且会利用你们的弱点。由于嫉妒和吃醋，一个女人能干出许多坏事来。

涅金娜　我知道，知道，这种例子我见过。我这不过是一闪念，后来我就醒悟了。

梅卢佐夫　只有一样东西是需要的，萨莎。我们希望过诚实的劳动生活，我们何必去想马车呢！

涅金娜　是呀，当然！在劳动生活中自有乐趣吧，彼佳？是这样吗？

梅卢佐夫　那当然！

涅金娜　你在我们这儿吃午饭吧！午饭后我念台词给你听，这样咱俩就可以在一起待一整天。我们会习惯过平静的家庭生活的。

梅卢佐夫　好极了！

涅金娜　（侧耳倾听）这是怎么回事？有人来了。

〔斯梅利斯卡娅抱着两个纸包上。

第十二场

〔涅金娜、梅卢佐夫和斯梅利斯卡娅。

斯梅利斯卡娅　萨莎，给你！（递过一个纸包）这是伊万·谢苗内奇给咱们买的衣料，一人一件。这是你的，这是我的。

〔两人打开包，看衣料。

梅卢佐夫　他有什么权利向亚历山德拉·尼古拉耶夫娜送礼？

斯梅利斯卡娅　哎呀，请收起您的议论吧！您这些道理现在用的不是地方。这根本不算礼物，是他付给她的福利演出的票钱。

梅卢佐夫　给您是为了什么呢？

斯梅利斯卡娅　关您什么事！因为他爱我呗。

涅金娜　这正是我需要的，尼娜。啊呀，多好啊！

斯梅利斯卡娅　要知道是我挑选的。我知道你需要什么。嗯，走吧，萨莎，快走！

涅金娜　上哪儿去？

斯梅利斯卡娅　玩去，我坐的是伊万·谢苗内奇的马车，然后到车站去吃午饭。他邀请了整个剧团，想跟大家辞行，他很快就要走啦。

涅金娜　（沉思地）真的，我不知道。

斯梅利斯卡娅　你怎么啦，得了吧！有什么可考虑的呢！难道能不去吗？你应该去谢谢他才是。

梅卢佐夫　我很想知道，在这种场合您将怎么办？

涅金娜　您知道吗，彼得·叶戈雷奇？我想我应该去一下，否则会失礼的。可能会引起大伙对我的不满。公爵已经生气了，韦利卡托夫也可能见怪。

梅卢佐夫　那末，什么时候我们来习惯过平静的家庭生活呢？

斯梅利斯卡娅　等到福利演出以后吧，彼得·叶戈雷奇。现在不是考虑家庭生活的时候。这样也太可笑了。家庭生活早晚会叫您厌烦的，而现在需要利用时机。

涅金娜　（坚决地）不，彼得·叶戈雷奇，我一定得去。真的，不去不好。

梅卢佐夫　随您的便，这是您的事。

涅金娜　这不是我愿不愿意去的问题，也许我也不想去，可是必须去。当然，必须去，不必议论了。

梅卢佐夫　那就去吧！

斯梅利斯卡娅　快准备吧，快准备吧！

涅金娜　我马上就来。（拿着纸包走进隔壁房间）

斯梅利斯卡娅　您是想吃醋啊？您放心好了，他过一天就走，何

况我也不会把他让给萨莎的。

梅卢佐夫　“不会让给”。请原谅，我不明白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这种关系。

斯梅利斯卡娅　您哪儿会明白呢！要知道您根本不懂得生活。您在我们中间生活一阵子，就能学会懂得一切的。

〔涅金娜穿好衣服上。

斯梅利斯卡娅　好，咱们走吧！再见！（下）

涅金娜　彼佳，你晚上来；咱们一起学习；我一定听话，永远听你的，一切都听你的，不过现在请你原谅我！嗯，原谅我吧，亲爱的！（吻他，跑下）

梅卢佐夫　（把帽子扣到头上）哼！（沉思片刻）回家吧！真没办法！

第　二　幕

人　　物

涅金娜。

斯梅利斯卡娅。

杜列博夫公爵。

韦利卡托夫。

巴金。

梅卢佐夫。

纳罗科夫。

加夫里洛·彼得罗维奇·米加耶夫——剧院老板。

叶拉斯特·格罗米洛夫——悲剧演员。

瓦夏——年轻商人，一表人材，风度翩翩。

各行各业的观众，多半是商人。

〔城市公园。演员的右首是（木结构的）剧场后部一角，有门通舞台；靠近前台有一把长椅；左首，前景有树，树下放着一张桌子和椅子；舞台深处，树下摆着一些小桌子和公园的陈设。

第　一　场

〔悲剧演员坐在桌旁，双手托着垂下的头；纳罗科夫从剧场出来。

悲剧演员　马丁，幕间休息了？

纳罗科夫　是的。你又在《乌拉河那边》吗？

悲剧演员　我的瓦夏呢？我的瓦夏呢？

纳罗科夫　我怎么知道。

悲剧演员　马丁，你过来！

纳罗科夫　（走近）好，过来了，有什么事？

悲剧演员　有钱吗？

纳罗科夫　一个子儿也没有。

悲剧演员　马丁……看在朋友份上！朋友可是一个伟大的字眼呀！

纳罗科夫　Pas un sou① 哪怕你把我口袋翻个个儿。

悲剧演员　真糟糕。

纳罗科夫　别提多糟了。

悲剧演员　（摇头）唉，人哪，人哪！……

〔静场。

马丁！

纳罗科夫　还有什么事？

悲剧演员　去借一点儿！

---

① 法语：一分钱也没有。

纳罗科夫　向谁去借呢？咱俩的门路都不宽呀。

悲剧演员　唉，人哪，人哪！

纳罗科夫　是呀，的确“唉，人哪，人哪”！

悲剧演员　马丁，你发牢骚啦？

纳罗科夫　一桩多么卑鄙险恶的阴谋。

悲剧演员　（严厉地）阴谋？在哪儿？对谁？

纳罗科夫　对亚历山德拉·尼古拉夫娜！

悲剧演员　（更严厉地）那家伙是谁？他在哪儿？代我告诉他，就说，我叶拉斯特·格罗米洛夫饶不了他！

纳罗科夫　你毫无办法。就别说了！别惹我发火！我心里已经够烦的了，你还乱开玩笑。跟你们在一起真是活受罪！你们个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见到你们就心烦。喜剧演员——滑稽成份太多，而你——悲剧因素太多；你们缺乏的是优美……优美和分寸感。而分寸就是艺术……你们算不上演员，你们不过是些逗乐的小丑！

悲剧演员　不，马丁，我为人高尚……呵，我是多么高尚！有一点我很难过，马丁兄弟，我只有在喝醉酒的时候才是高尚的……（低下头，痛哭）

纳罗科夫　唉呀，瞧你那小丑样！

悲剧演员　马丁！人家说你是疯子，你倒说说，这是不是真的？

纳罗科夫　真的，我不否认，但有一个条件：如果你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是聪明人，那末我就是疯子，我决不争辩。

悲剧演员　马丁，你知道咱们象什么？

纳罗科夫　象什么？

悲剧演员　你知道李尔王吗？

纳罗科夫　知道。

悲剧演员　你记得在森林里，在暴风雨中的那场戏……我演李尔王，你演我的傻瓜①。

纳罗科夫　不，你错了，咱们中间没有李尔王，至于咱们当中谁是傻瓜，我想让你自己去猜。

〔涅金娜从剧场出来。

第　二　场

〔悲剧演员、纳罗科夫和涅金娜。

涅金娜　这是怎么回事，马丁·普罗科菲伊奇？他们在对我搞什么鬼？

纳罗科夫　（抱着头）不知道，不知道，请别问我。

涅金娜　这真要把我气哭了。

纳罗科夫　哦，别哭，他们不值得您流泪。您是黑乌鸦群里的一只白鸽，所以他们要啄你。您清白、纯洁，这使他们恼火。

涅金娜　（噙泪）哎，马丁·普罗科菲伊奇，您记得吗，他正是当着您的面答应我在福利演出之前让我演戏的。我等着等着，整整一星期没有演一场戏，今天是福利演出前的最后一场。他这坏家伙在搞什么鬼！他让斯梅利斯卡娅演《太太，太太》。

纳罗科夫　刺进胸膛的利剑！

涅金娜　在我的福利演出前夕为她大肆捧场，献花，而让观众把我忘在脑后。我的戏还能卖什么座呢！

---

① 指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中第三幕的李尔王和傻瓜。

悲剧演员　奥菲利娅，进尼姑庵去吧！①

涅金娜　我跟他谈了，可是他尽开玩笑，而且当面嘲笑我。

纳罗科夫　他是我们这里的木头，木头、橡树、白杨。

悲剧演员　奥菲利娅，进尼姑庵去吧！

涅金娜　马丁·普罗科维伊奇，只有您是爱我的。

纳罗科夫　是的，胜过生命，胜过世上的一切。

涅金娜　我理解您，也爱您。

纳罗科夫　您理解我，爱我？这样我就太幸福了，是的，是的……（低声笑）象孩子一样幸福。

涅金娜　马丁·普罗科菲伊奇，请行个好，去找一下彼得·叶戈雷奇，让他到剧场找我。

纳罗科夫　我这样幸福，我很高兴去请您的情人，并带他来。

涅金娜　他是我的未婚夫，马丁·普罗科菲伊奇，不是情人。

纳罗科夫　反正一样，反正一样，我的白鸽！未婚夫也好，丈夫也好；如果您爱他，那他就是您的情人。但是我不会嫉妒他，我自己也是幸福的。

涅金娜　请顺便去一下售票处，打听一下，看有没有人买我的福利演出。我在化妆室等您，咱们一块喝茶。

〔纳罗科夫下。

悲剧演员　如果有罗姆酒，我就去。

涅金娜　没有，没有罗姆酒。（向舞台走去）

悲剧演员　我的瓦夏呢？我的瓦夏呢？（向公园深处走去）

〔杜列博夫公爵和米加耶夫上。

---

① 此处是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莱特》第三幕中哈姆莱特的一句台词。

第 三 场

〔杜列博夫和米加耶夫。

杜列博夫　我对您说，涅金娜对咱们不合适。您应该迎合上流社会的、高雅的观众的趣味，而不是去迎合楼座最上层的那些看客。她不合咱们的口味，她太平常了 风度、嗓音都不行了。

米加耶夫　她没有好戏装，不过很有才华。

杜列博夫　哼，才华！亲爱的，您懂得可真多！

米加耶夫　我懂得的确不太多，大人。不过请原谅，大人，我们是……看钱论事的，能卖座，就是有才华。

杜列博夫　当然，你们是实利主义者。

米加耶夫　您说得完全正确，大人，我们是实利主义者。

杜列博夫　您不懂这种……微妙的……怎么 说 呢……这 种 讲究。

米加耶夫　我们不懂，大人。不过请允许我告诉您，我去年聘请了一些颇有讲究的名角来扮演上流社会的角色……

杜列博夫　嗯，结果如何呢？

米加耶夫　亏本了，大人。既没有美，也没有乐趣。

杜列博夫　没有美？哼，怎么可以这样说这种话，怎么能说不美呢！

米加耶夫　对不起，大人。美倒确实有，每当她在化妆更衣的时候，全剧团的人都挤到化妆室旁边，有的往门里看，有的往缝里瞧。因为我们的化妆室是镂空的，墙上有窟窿眼儿。

杜列博夫　(笑)哈哈哈！您瞧！乐趣不也有了。

米加耶夫　不错，乐趣也有了……这是对您大人而言，对于我可就苦啦。

杜列博夫　哈哈哈！你真能说俏皮话。

米加耶夫　没有这个不行，什么都得会一点儿，不然就糟了；吃我们这碗饭的就得这个样，大人。

杜列博夫　你写点通俗喜剧吧。请原谅，我对您称“你”了……但这无非是表示一种好感，亲爱的。

米加耶夫　如果不是为了好感，那我们孜孜以求是为了什么呢。只要您肯赏光赞助，大人……什么“你”啦，“您”啦——都无所谓。

杜列博夫　不，干吗呢！我很讲礼貌，我一向彬彬有礼。那末您为什么不写点通俗喜剧呢？

米加耶夫　我试过，大人。

杜列博夫　嗯，结果如何？

米加耶夫　剧目评议会通不过。

杜列博夫　奇怪。这是为什么？

米加耶夫　不得而知，大人。

杜列博夫　下一次您如果要写，请告诉我一声。我马上给您……我那边……嗯，先不谈它吧。您告诉我就得了。

米加耶夫　是，大人。

杜列博夫　我马上就安排！……我那边……嗯，不谈它吧，您告诉我就得了……我给您聘请一位真正的女演员来接替涅金娜，那模样儿(摊开两手)，就没法说了！真是迷人极啦。

米加耶夫　迷人，这没什么，这还可以忍受，别叫人用手掌抹眼泪就成，大人！

杜列博夫　哈哈哈！您真会说俏皮话！不，说真的，写点通俗喜剧吧，写吧，我劝您。至于女演员嘛，我对你说吧，简直美极了。

米加耶夫　价钱呢，大人？

杜列博夫　嗯，价钱当然得高点罗。

米加耶夫　从哪笔收入开支呢，大人？到哪里去弄钱呢？她们的要价年年上涨，可是票房收入却越来越差。我们冒冒失失地付薪金，象百万富翁似的。能不能对半，大人？

杜列博夫　什么叫"对半"！怎么算对半？

米加耶夫　平分，薪水您拿一半，我拿一半。

杜列博夫　哈哈哈！嗯，好吧……哼，涅金娜算什么？她算什么挂头牌的演员！跟她一起没意思透了，亲爱的，她不能使大家快活，她让我们丧气。

米加耶夫　有什么法子！如果大人您愿意这样，我不再跟她订合同就是了。

杜列博夫　对，就得这样。

米加耶夫　她的合同到期了。

杜列博夫　那太好啦。我们全体观众将会感谢您。

米加耶夫　可你们这些观众，大人，只有正厅头排的几位。

杜列博夫　可是我们举足轻重。

米加耶夫　可千万别失算了。

杜列博夫　哦，不会的，您放心！观众对她冷下来了，您等着瞧吧，她的福利演出根本不能卖座。您愿意打赌吗？

米加耶夫　我不敢争辩。

杜列博夫　也不能同我争辩。我比您更了解观众，更了解情况。我聘请的女演员，准会叫这里所有的观众着迷。那时候我

们就可以欢天喜地过日子了。

米加耶夫　欢天喜地？不叫苦连天就好了，大人。

杜列博夫　哈哈哈！不，你又说俏皮话了，的确俏皮得很。啊，对不起。当我跟朋友谈天谈得起劲的时候就爱这样，不然，一般说来我是客客气气的……我甚至跟佣人……（取出烟盒）抽烟吗？

米加耶夫　谢谢，大人。（取过一支雪茄）高级的吗？

杜列博夫　我不抽便宜货。

米加耶夫　我有件烦恼的事，大人。

杜列博夫　什么事？

米加耶夫　悲剧演员喝醉了。他正在公园里遛达。

杜列博夫　他的身份证没问题吧？

米加耶夫　哪能没问题呢，大人。

杜列博夫　那末，可以吓唬他一下，就说要把他押送原籍。

米加耶夫　不，没有必要吓唬他，大人，犯不上。

杜列博夫　怎么啦？

米加耶夫　他可心宽了，大人。他会说，我哪怕到勘察加都可以，而你却是个混蛋。而且，大人，他说话时神气活现，哪能谈得上话，你巴不得想赶快走开。

杜列博夫　是啊，如此说来，还是以安抚为好。

米加耶夫　确实以安抚为好。大人，驯兽人走到笼子里的狮子跟前，大家对此会感到惊讶，我们却不感到惊奇。我宁肯走近狮子，也不愿在这个悲剧演员情绪不好或喝醉的时候到他跟前去。

杜列博夫　哈哈哈！他可把您给吓坏啦。我去找一下我的同伴。（向剧场走去）

〔悲剧演员上。

第　四　场

〔米加耶夫和悲剧演员。

米加耶夫　（递过一支雪茄）抽烟吗？

悲剧演员　便宜货？从你那里反正抽不到好烟。

米加耶夫　不，是好烟，公爵给的。

悲剧演员　你自己干吗不抽呢？

米加耶夫　我有自己的，更好的。（取出银烟盒）

悲剧演员　瞧，你的烟盒多漂亮，还说没钱。

米加耶夫　是呀，怪人，我早就想把它押几个钱花花，可是不能啊，这是人家送的，是纪念品，我珍爱它胜于爱护眼睛。你看见这题字吗："加夫里洛·彼得罗维奇·米加耶夫惠存。观众赠"。

悲剧演员　笨蛋！

米加耶夫　既然你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倒是要给你讲一讲。观众出来了，大概散场了。（下）

悲剧演员　（对他的背影）笨蛋！（坐在桌旁）哦，人哪，人哪！（双手捧着头）

〔杜列博夫、韦利卡托夫、巴金和瓦夏上。

第　五　场

〔悲剧演员、杜列博夫、韦利卡托夫、巴金和瓦夏。

巴金　这好极了。就应该这样教训教训他们，叫他们往后放聪明些。我到售票处打听过了，卖了十四个卢布。

瓦夏　钱不多嘛。明天早上到晚上还可以卖掉点，还能凑一点儿。

巴金　一百卢布。不会再多了。

瓦夏　那也是钱哪。

巴金　可是不多。要知道，也许还有债，还要付各种服装费。没有这些女演员就过不了日子。（对瓦夏）她没欠您的钱吗？

瓦夏　我们概不赊欠。

巴金　您别说出去。我喜欢这样，社会舆论如此谐和一致，这很令人愉快。（对韦利卡托夫）足下高见？

韦利卡托夫　完全同意您的看法。

巴金　她侮辱了公爵，也就是侮辱了我们大伙，为此我们报她以冷淡，让她明白，公众已经忘记了她的存在。一旦她不得不挨饿的时候，她也就能学会以礼待人了。

瓦夏　涅金娜女士在什么方面侮辱了这位大人呢？

巴金　您知道伊拉克利·斯特拉托内奇公爵吗？就是他！

瓦夏　咱们怎么能不知道呢，在咱们这地方谁不知道这位大人！

杜列博夫　是呀，我跟他早就认识，我还认识他父亲……

巴金　（对瓦夏）这么说，您知道他的为人了？这是个德高望重的人，他是我们很有造诣的评论家，我们社会的灵魂。他很有鉴赏力，又善于过快活日子，是个爱好艺术、精通艺术的人，他是一切艺术家、演员，更主要的是女演员的保护人……

杜列博夫　得了得了！

巴金　当仁不让嘛，公爵。此外，他还是个慷慨大方、殷勤好客、

眷顾家室的人。诸位，请注意这一点！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是难能可贵的。嗯，总而言之，他在各方面都是最值得尊敬的人。我说的对吗？

瓦夏　正是这样。

巴金　（对韦利卡托夫）看来，这儿不会有旁的意见罗？

韦利卡托夫　完全同意您的看法。

巴金　诸位，这位在各方面都最值得尊敬的和眷顾家室的人希望以其垂爱来使一位姑娘，也就是涅金娜幸福。请问诸位，这有何不好呢。他彬彬有礼地对她说："宝贝，您愿意跟我姘居吗？"而她却抱委屈了，居然大哭起来。

杜列博夫　不，格里戈里·安东内奇，别说啦，劳驾！

巴金　为什么呢，公爵？

杜列博夫　您开始是夸奖某个人，可是经您一说，各方面都值得尊敬的人，却成了一个毫不值得尊敬的人了。

巴金　悉听尊便。我不知道……我就爱说大实话。公爵，请让我再说几句。你们看，涅金娜女士竟抱委屈了。本来她无论如何不会感到委屈，至少凭她那点脑筋无论如何想不到这一点，因为对她来说，实际上无丝毫委屈可言。原来这里有旁人的影响。

杜列博夫　是呀，我听说过。

巴金　这位小姐找了一个大学生做老师，于是事情就一清二楚了。

杜列博夫　他的手还伸到了剧院。

巴金　懂得自己的本行，解剖狗啦，青蛙啦就行了；可是他却想起要教育女演员。在女演员中进行学术宣传——此事很危险，对此务必采取紧急措施。

杜列博夫　当然。

巴金　哼，他当真把她教育过来了，那咱们跟公爵还有立足之地吗？

杜列博夫　唉，请您别说了。

巴金　好，我说完了。（对韦利卡托夫）似乎您打算今天动身？

韦利卡托夫　不一定说得准。我的确打算今天动身，可是眼下我有一笔买卖，这是我事先没有估计到的。

巴金　可以发一笔财了？

韦利卡托夫　这是一笔冒险的买卖。可能赚钱，也很容易赔本。

巴金　今天咱们在一块儿吃晚饭吧。

韦利卡托夫　行啊，我不反对。

巴金　公爵，您呢？

杜列博夫　好吧，咱们走。

巴金　演出结束后咱们到这里集合，一道去个地方！那边现在在干什么？有余兴吗？

瓦夏　有个说书的在说书。

杜列博夫　咱们也去凑凑乐吧，怎么样。

巴金　要是能助助兴也好，公爵。

〔巴金、杜列博夫和韦利卡托夫下。

悲剧演员　我的瓦夏呢？

瓦夏　（走过去）我在这儿。你有什么事？

悲剧演员　你跑到哪儿去啦，老弟？

瓦夏　你要我干什么，快说吧！

悲剧演员　要你干什么！要你尊敬。难道你不知道自己的职责？

瓦夏　嗯，请你稍等一下。我一定尊敬你。反正你已经等了很

久，你还可以再等一会儿。我去听说书，咱们的人都在那儿。嗯，行行好，别拦我。

悲剧演员　去吧！我是有气度的。

〔瓦夏下。

〔涅金娜、斯梅利斯卡娅和梅卢佐夫自舞台出，他拿着涅金娜的围巾和披肩。

第　六　场

〔悲剧演员、涅金娜、斯梅利斯卡娅和梅卢佐夫。

斯梅利斯卡娅　是呀，萨莎，你的处境很不好，这我理解；不过这里我没有什么过错。唉，萨莎，我也非常难处。

涅金娜　不可能吧，你有什么难处的！我不信。你在世上过得这么轻松自在。

斯梅利斯卡娅　告诉你吧。（引涅金娜到一旁）公爵在拚命追我。

涅金娜　那又怎么样！这是你自己的事。

斯梅利斯卡娅　当然是我自己的事，这我知道。可是我不愿意对韦利卡托夫撒手。

涅金娜　（稍稍激动）难道韦利卡托夫也在追你？

斯梅利斯卡娅　他这个人真怪，天天都上我那儿去，对我是有求必应，可是他什么话也不说……可能他胆子小。是有这种性格的人。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对公爵表示冷淡吧——就会结怨。而韦利卡托夫也许明天就走，那么就会失去他。对公爵献殷勤，就我这方面说，有点不大乐意，我对韦利卡托夫要喜欢得多。

涅金娜　那还用说！当然啦……谁不喜欢他呢！

斯梅利斯卡娅　你也有同感？他的事，我打听清楚了！要知道他有百万家私呢。他只是装成普通人的样子。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信不信，萨莎，我伤脑筋透了。

涅金娜　我对这些事一窍不通，你去问问彼得·叶戈雷奇吧。

斯梅利斯卡娅　你得啦！他懂什么？他只会高谈他的哲理，谁爱听他呀。你呀，亲爱的萨莎，也用不着听他的！别听，你想自己好，就别听他瞎说。他只会把你弄得稀里糊涂。在书本上哲理是好，可让他处在咱们的地位试试看！还有什么比咱们女人的处境更坏的吗！你回家吗，咱们一起走。

涅金娜　我想跟加夫里洛·彼得罗维奇谈谈，我在等他。

斯梅利斯卡娅　那我也等一会。

〔她们走到梅卢佐夫跟前，他正望着悲剧演员。

悲剧演员　（抬头，对梅卢佐夫）你是干什么的？你在这儿干吗？

涅金娜　他跟我一起来的。

悲剧演员　亚历山德拉·尼古拉夫娜！……萨莎！奥菲利娅！他在这儿干吗？

涅金娜　他是我的未婚夫，我的老师。

悲剧演员　老师！他教你什么？

涅金娜　一切好的东西。

悲剧演员　（对梅卢佐夫）喂，过来！

〔梅卢佐夫走过去。

伸出手来！

〔梅卢佐夫伸出手。

我自己也是老师，是的，老师。你干吗瞅着我？我教的是一

个富商。

梅卢佐夫　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

悲剧演员　问吧！

梅卢佐夫　比如，您教什么呢？

悲剧演员　高尚的情操。

梅卢佐夫　一门严肃的课程。

悲剧演员　我想，是的，先生……我也这样想。这可不是你教的什么地理学。就是说，咱们都是老师，这太好了。借此机会咱们上酒吧间喝一点儿，当然由你掏钱。

梅卢佐夫　嗯，对不起！在这方面我跟您就成不了伴，我不喝酒。

悲剧演员　萨莎，萨莎！亚历山德拉！瞧你把谁带到咱们演员这儿来了，带到文艺女神的庙堂里来了！

梅卢佐夫　好，咱们去吧！您喝酒，我喝一杯水。

悲剧演员　见你的鬼去！滚！（低下头）我的瓦夏呢？

〔杜列博夫、韦利卡托夫、巴金、瓦夏上，瓦夏后面是酒吧间的侍者，他拿着酒瓶和酒杯，有几位观众站在舞台深处。

第　七　场

〔杜列博夫在右边长椅上坐下，斯梅利斯卡娅和他并肩而坐，离他们不远处是梅卢佐夫和涅金娜。韦利卡托夫和巴金自左边向他们走来。悲剧演员象原先一样坐着，瓦夏和酒吧间侍者向他走来，侍者把酒瓶酒杯摆在桌子上，退到一边去。一部分观众站着，一部分坐在远

处小桌旁。米加耶夫后上。

瓦夏　（斟酒，对悲剧演员）敬您一杯！

悲剧演员　你不敬我也会喝。干吗用这么多字眼："敬您一杯！"你说声"喝"不就得了！你看多简单，总共只有一个字，而意义多么深远。

〔米加耶夫自剧场出。

涅金娜　加夫里洛·彼得罗维奇，请到这边来！

米加耶夫　（走近涅金娜）有何见教？

涅金娜　在剧场里您总是躲着我，我希望现在当着别人的面跟您谈谈。

梅卢佐夫　是呀，我们很想听您谈谈您的行为的动机。

米加耶夫　什么行为？

梅卢佐夫　您把亚历山德拉·尼古拉夫娜的福利演出安排在集市快结束的时候。

米加耶夫　这是最好的时间，先生。根据合同，我要让涅金娜女士于集市期间举行福利演出，但合同上并没有写明要在集市开始或者结束时举行。这是我的事，先生。

梅卢佐夫　您有法律依据，这我明白。可是除了法律，对于一个人来说还存在着道义上的责任。

米加耶夫　这是怎么回事，这说到哪儿去啦？

梅卢佐夫　您听着：您把福利演出挪到最后一天，而且迟迟不出海报，又不让亚历山德拉·尼古拉夫娜在福利演出之前演戏。这就是您的行为。

米加耶夫　正是这样，先生。

梅卢佐夫　可是亚历山德拉·尼古拉夫娜不该受到这样对待，

因为在集市期间她总是替您争来场场客满，这是别人所做不到的。现在就请劳驾为您自己的行为辩护吧。

悲剧演员　笨蛋！

米加耶夫　就我所知，您不在我们剧院工作，对于外人，我无须就自己的事情作出解释。

杜列博夫　当然。简直象审问！他是剧院的老板，他可以按自己的意图和利益行事。

梅卢佐夫　然而这样的行为是不光彩的，容许自己有类似行为的先生，就没有权利自认为是一个诚实的人。我荣幸地当众向您宣布这一点。从而我们也就认为自己得到了满足。

米加耶夫　随您的便，随您的便，我无所谓。观众的趣味千差万别，众口难调。您不喜欢我的行为，而公爵却很赞赏。

梅卢佐夫　公爵于我有什么相干！道德规范对于人人都是一样的。

〔米加耶夫走到公爵身旁。

巴金　人们总是喜欢枉费唇舌，向米加耶夫宣传诚实！这未免太天真了。他早就认为诚实是一种偏见。在他没有挨一顿揍之前，诚实行为同不诚实行为之间对他来说是没有区别的。一旦扇他两三个耳光，他才会想一想：既然人家揍我，也许我做了什么卑鄙的事吧。

悲剧演员　他会等到挨耳光的，这一点我早给他算过命了。

米加耶夫　（走近涅金娜）这么说，涅金娜小姐，您对我有意见啰？

涅金娜　当然。那还用问。

米加耶夫　既然如此，您干吗还要在我这里工作呢？您的合同已经期满啦。

涅金娜　是的，但是那是您自己请求我再次订合同的呀。

米加耶夫　很抱歉，我改变主意啦，小姐。根据观众要求我要另聘一位女演员来接替您。

〔涅金娜大吃一惊。

悲剧演员　奥菲利娅，进尼姑庵去吧！

涅金娜　您应该早些告诉我；别的老板曾邀请我去，我统统谢绝了，我相信了您的话。

米加耶夫　您不该相信一些话。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对自己的每句话负责，我们必须听观众的，应当满足观众的愿望。

涅金娜　我不知道现在该上哪里去，您把我置于这样的境地……

米加耶夫　对不起。要是其他的女演员，我是不会这样对待她们的。但您才华出众，这对您不会有任何损失，到处都会欢迎您的。

涅金娜　（含泪）您还讥笑我……但还好，您在我的福利演出前夕将这事告诉了我……我明天要和观众告别……他们是那样喜欢我……应该出海报，说明这是我最后一次演出。

瓦夏　没有海报我们也会到处宣传的。

涅金娜　（对韦利卡托夫）伊万·谢苗内奇，您明天不走吧？

韦利卡托夫　是的，还不走。

涅金娜　那末，您来看演出吗？

韦利卡托夫　一定来。

巴金　不过，您不要把这事看作跟您有关。他不是为您的福利演出才留下来的，他还有一些事没有办完，他还要做一笔买卖。

韦利卡托夫　确实有一笔买卖。诸位，这笔买卖并不是什么秘

密；我也用不着瞒着诸位。我想包下亚历山德拉·尼古拉夫娜的福利演出。也许能赚到点什么。

涅金娜　怎么？您想包下我的福利演出？您不是开玩笑吧？这又是要我难堪，对我又一次嘲弄吧？

韦利卡托夫　我丝毫不开玩笑。您对您的福利演出要什么价？您希望得到多少收入？

涅金娜　我不要什么价，它什么也不值。上帝保佑，不亏损就好。

瓦夏　您用不着担心，您的演出很值得买下来，小姐。

韦利卡托夫　如果剧场客满，票价很高，举办福利演出的人可以收入多少？总有人举行过成功的福利演出吧？

悲剧演员　（以拳击桌）我。

瓦夏　我跟他在集市开始时拿到了三百五十卢布。

韦利卡托夫　您收下三百五十卢布行吗？

涅金娜　我不能收。这太多了，这等于送礼……我不愿意接受礼物，这不合我的规矩。

韦利卡托夫　从一位年轻女演员那里听到这样的话该叫人多么高兴啊！一眼就看得出来，您有一位好老师，一个正直高尚的人。

瓦夏　一点也不贵，亚历山德拉·尼古拉夫娜，您快别这么想！要是伊万·谢苗内奇来做这个买卖，明儿整个集市的人都会来争看您的戏。我再加五十卢布，您拿四百卢布好吗？

韦利卡托夫　不，请原谅，我不让，我给亚历山德拉·尼古拉夫娜五百卢布。

瓦夏　够了，我不再加啦，价钱很公道。

涅金娜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先生们？要知道我的福利演出只

能算一半，还有开销呢。

瓦夏　我们不会赔钱的，我们都是做买卖的。明天十一点以前一张票也剩不下。（对韦利卡托夫）请让我入一股吧！给我两间二楼包厢和一打正厅前座！

韦利卡托夫　请您到售票员那里去取，并且告诉他，请他把卖出的票钱连同全部余票，除楼座上层票以外，马上都给我拿来！我在这里等他。

瓦夏　好，我去告诉他。请收下两间二楼包厢和十二张正厅前座票的钱。（给钱）

韦利卡托夫　（接钱）这是一百卢布。

瓦夏　没错，帐清了。我这里有四个人，也许有人愿意看戏的；我马上跑去找找他们。（向舞台深处走去）

韦利卡托夫　我还没有得到您同意，亚历山德拉·尼古拉夫娜。

涅金娜　（对梅卢佐夫）我应该怎么办，彼得·叶戈雷奇！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吧。

梅卢佐夫　我也不知道，我对这些问题很不在行。看来，眼下一切都是合理的。您同意得了。

涅金娜　（对韦利卡托夫）我同意，谢谢您。

韦利卡托夫　不谢，我赚钱，应该谢谢您才对。

米加耶夫　（对杜列博夫）大人，您不是要打赌吗。

杜列博夫　哼，谁能料到会有这一手。这完全是特殊情况。

巴金　（对韦利卡托夫）给我留张票吧！这戏一定很有看头。

〔瓦夏返回。

瓦夏　票和钱售票员马上就送来，他正在结算现金。我又拿了十张五卢布的正厅票。请收下。（递给韦利卡托夫五十卢布）

韦利卡托夫　这不太贵吗？

瓦夏　一点不贵。有四张五卢布的票马上卖掉了，明天头排我就要卖十卢布，并且要每人出十卢布送礼。

杜列博夫　在外省剧场花十个卢布买张正厅票，简直是傻瓜。

瓦夏　大人，头排票售票处只剩下一张了。

杜列博夫　既然这样，伊万·谢苗内奇，请把这张留给我吧。

韦利卡托夫　花十卢布吗，公爵？

杜列博夫　有什么办法呢，既然大家都疯了。

瓦夏　喂，加夫里洛·彼得罗维奇，关掉你的场子算了！亚历山德拉·尼古拉夫娜一走，你还有什么生意可做！完了！观众是骗不来的。你就等着瞧吧！

涅金娜　给我大衣，彼得·叶戈雷奇！再见，先生们！谢谢你们！你们给了我安慰，我本来要哭了，真的，先生们，这样气人，这样气人……

〔梅卢佐夫递给她大衣，涅金娜穿大衣。

悲剧演员　瓦夏，去要一瓶香槟酒来。

瓦夏　难道有必要吗？

悲剧演员　当然有必要，怪物：你做得很高尚，应该祝贺你，老弟。

瓦夏　你早就该这样说啦。来人哪，来瓶香槟酒！

涅金娜　再见，先生们！

韦利卡托夫　请您坐我的马车吧。

斯梅利斯卡娅　不光是坐马车，当然您还得送送她罗？

韦利卡托夫　不，干吗呢！亚历山德拉·尼古拉夫娜同自己的未婚夫一道回去：（对梅卢佐夫）赶巧也让车夫送您回家，然后你们再把他打发回来。

梅卢佐夫　对不起，我认为您为我操心是多余的。（围围巾，韦利卡托夫帮他围）您不用费心，我不习惯别人帮忙。这是我的原则。

韦利卡托夫　但是这原则很难坚持，人不互相帮助不行。

涅金娜　（对韦利卡托夫）您是个多么高尚、多么有礼貌的人呵……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我对您的感激……我明天要吻吻您。

韦利卡托夫　我将会感到非常幸福。

斯梅利斯卡娅　明天？等得太久了。（对杜列博夫）公爵，我今天就吻您，现在就吻。

杜列博夫　遵命，我的美人。悉听尊命！

〔斯梅利斯卡娅吻杜列博夫。

涅金娜　好，再见，先生们，再见！（飞吻）

悲剧演员　哦，奥菲利娅！哦，女神呵！在你神圣的祈祷中不要忘记替我忏悔我的罪孽。

第　三　幕

人　物

涅金娜。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韦利卡托夫。

巴金。

梅卢佐夫。

纳罗科夫。

瓦夏。

悲剧演员。

马特廖娜——涅金娜的厨娘。

〔景同第一幕。晚上，桌上有两支蜡烛。

第　一　场

〔马特廖娜，然后是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马特廖娜　（在门边）谁呀？

〔后台传来多姆娜·潘捷列夫娜的声音："是我，马特廖

娜!”

我马上来开。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上。

戏园子散场了吗?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还没有,没有全散,还得半个钟头。我故意早点回来,该准备茶点了。萨莎回来,就不用等了。你把茶炊准备好了吗?

马特廖娜　生上火啦,你瞧,都快响了。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响了,就小点火。

马特廖娜　哪能小点火呢!咱们的茶炊就是响了,离水开还早着呢。它得用各种各样声音唱一通,嗓子都唱哑了,还不行。要是吹一吹,就更糟,好象捉弄人似的。我可没少骂它。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我在剧场里可受罪啦,又热又闷,一出来真舒服。

马特廖娜　可不,大热天的,坐在四堵墙里,看戏的人想必很多吧?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挤得满满的,连水都泼不进。

马特廖娜　你瞧!大概一个劲地尽拍巴掌吧?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该有的事全有了。去瞧瞧茶炊,送到她房间里!等等,有人来了。可是萨莎回来还早呢。

〔马特廖娜开门,韦利卡托夫上。马特廖娜下。

第　二　场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和韦利卡托夫。

韦利卡托夫　您好，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您好，伊万·谢苗内奇！您怎么会想起……

韦利卡托夫　有点事，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那也要等到明天再来嘛。这么晚了，有点儿不方便，这时候男客们都不到我们家来。

韦利卡托夫　您放心，多姆娜·潘捷列夫娜，我不等亚历山德拉·尼古拉夫娜回来，谁也不会说我跟您的坏话的。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嘿，您呀，可真逗！……

韦利卡托夫　所以，姑妈，您不用担心。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我算您的什么姑妈？

韦利卡托夫　怎么，难道我不配做您的侄儿？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那敢情好！多棒的小伙子，这样的漂亮男子上哪儿找去！

韦利卡托夫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我给您送福利演出的酬金来了。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谢谢您，太感谢啦！我们正等着用，正等着呢。伊万·谢苗内奇，最要紧的是还债。不借债这日子怎么过？能行吗？

韦利卡托夫　说的是，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咱们大家都是人嘛。

韦利卡托夫　可不，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我们欠债虽说不多，但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总感到不安。

韦利卡托夫　是不安的，多姆娜·潘捷列夫娜，是不安的。（递给一捆钞票）给，请交给亚历山德拉·尼古拉夫娜。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谢谢，非常感谢您，伊万·谢苗内奇！您不想喝杯茶吗？

韦利卡托夫　非常感谢。我不想喝，免了吧，多姆娜·潘捷列夫娜！心里什么也进不去，特别是茶，好象老感到有点儿心烦，多姆娜·潘捷列夫娜，好象老不大舒服。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得忧郁病啦。

韦利卡托夫　的确得忧郁病了，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钱多，又没事儿，这病就缠上了。

韦利卡托夫　给您猜对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要不您还有什么犯愁的呢。

韦利卡托夫　说的是，没什么要犯愁的。可就是犯愁，多姆娜·潘捷列夫娜，在集市上各家酒馆里窜来窜去。天天都要醉上一两回，这已是第二个礼拜了……我这样想，多姆娜·潘捷列夫娜，要么是我着了魔，要么是上帝要我这样。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那是因为生活孤独。

韦利卡托夫　是这样，多姆娜·潘捷列夫娜，您说的真是金玉良言。没说的，就是因为生活孤独。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挑一个生活伴侣吧！

韦利卡托夫　上哪儿去找呢？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成亲吧，娶位漂亮小姐。所有的姑娘都愿嫁给您的，哪怕她是名门闺秀。

韦利卡托夫　我怕，姑妈。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您怎么啦，快别这样，怕什么，有什么可怕的呢？

韦利卡托夫　我怕会更加无聊。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哎呀，不会的，这您可想错了。怎么会

呢！有家室的人同单身汉可大不一样。

韦利卡托夫　她们非常喜欢弹钢琴，而这个我却受不了。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总还是音乐嘛。唉，单身汉有什么消遣？除了跟朋友们吃吃喝喝，生活里便没有任何别的乐趣。

韦利卡托夫　管产业呢，多姆娜·潘捷列夫娜？您对此有何高见？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那当然，倘若经管自家的产业……

韦利卡托夫　我就有这个毛病。我在农村有一幢好房子，有四十来间，有很多马，花园几乎长达一俄里，花园里有亭子、池塘……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这么说，一个财主家该有的家产全有了？

韦利卡托夫　全有了，多姆娜·潘捷列夫娜。如果觉得闷了，就到门前台阶上去瞧瞧，院里有火鸡在走来走去，全是白的。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白的！哎呀，是吗！

韦利卡托夫　你对它们喊一声："好哇，孩子们！"它们就回答你："您好，大人！"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是训练好的吧？

韦利卡托夫　是训练好的。嗯，解解闷儿。屋顶上，篱笆上还有孔雀，在阳光下展翅开屏。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还有孔雀？哎呀，我的天！

韦利卡托夫　你到花园里散步时，湖上还有天鹅游来游去，都是双双对对的，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真的还有天鹅吗？真象天堂！哪怕瞧一眼也好。

韦利卡托夫　（看表）我跟您在一起聊得真愉快，姑妈，真不想离开；本想多聊聊，但没有时间了，我还有事，请原谅。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我也想聊聊，您使我感到这样愉快……

我这辈子还没见过你这样可爱可亲的人……

韦利卡托夫　你们的福利演出使我赚了一笔钱，多姆娜·潘捷列夫娜，所以请允许我送您一点小小的礼物。（走到前室，拿来一个纸包递给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这是什么呀？

韦利卡托夫　一块头巾。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打开纸包）什么头巾，瞧您说的，这是一整块披肩。我自生下来还没围过这样好的披肩呢。得花多少钱？

韦利卡托夫　不知道，白给的，一个认识的商人，老朋友给的。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老天爷，这是干吗呀？真的，我真不知道我该怎样……请允许我吻吻你，我的亲人……我心里忍不住。

韦利卡托夫　请吧，您爱吻几下都成。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吻他。

再见！代我向亚历山德拉·尼古拉夫娜致意。也许我们见不到了。（下）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送他到前室，然后回来。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这样的人哪儿去找！我的老天爷！（披上头巾）我现在不取下它。（照镜子）一位贵妇人，简直象位贵妇人！这才是个人物呢！可是我们这里都是些什么人呀！我瞧都不想瞧他们一眼。好人究竟还是有的。（侧耳倾听）又有谁来了？

〔纳罗科夫持花冠和花束上。

第 三 场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和纳罗科夫。

纳罗科夫　给，拿着！这是给令嫒的桂冠！为她骄傲吧！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谁稀罕！这些破树枝儿我们往哪儿搁呀！这玩意儿有什么用！

纳罗科夫　真无知！这些花冠是标志喜悦，标志对一位天才演员的感谢，感谢她为我们带来的幸福。桂冠这是荣誉和尊敬的奖状。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这把破树枝儿得白花多少钱！还不如干脆送钱呢。钱，我们倒有地方放，而这一堆破玩意儿……往哪儿放？干脆送进炉子得了。

纳罗科夫　钱你能花掉，而这个可以永远留作纪念。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哼，难道什么破烂都得好好保存起来吗！我今儿个就把它扔到窗外去。你倒是瞧瞧这个！（给他看披肩，在他面前转身）这才是礼物呢！多可爱，多漂亮，多体面。

纳罗科夫　哼，各有所好，我不羡慕你，但我羡慕令嫒。我拿几片树叶留作纪念。（摘下几片树叶）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哪怕全拿走，我也不心疼。

纳罗科夫　（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把这个交给亚历山德拉·尼古拉夫娜。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又怎么了？谁写的条？净这些愚蠢的玩意儿真叫人腻味。

纳罗科夫　这是我写的……这是诗……我生长在阿卡迪亚①。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在哪儿，普罗科菲伊奇？在哪儿？

纳罗科夫　远着呐，你没有到过那儿，你也永远不会去。（给多姆娜·潘捷列夫娜看自己的诗）你看这花边儿：勿忘侬花、三色堇、矢车菊、麦穗。再看这个：蜜蜂采蜜，蝴蝶翻飞……我画了整整一个星期。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你自己交给她不就得了。

纳罗科夫　不好意思。你瞧！（指指自己的头）头发白了，头秃了！而这里所表达的感情却是年轻的、新鲜的、充满朝气的，所以我不好意思。你代交吧！不过你可别扔掉！你本是个粗俗的女人，你没有感情。你们这些粗鲁人，就喜欢抛弃和践踏一切温馨和优雅的东西。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去你的！瞧你真多情。不是个个都能这样的。搁在桌上吧，她来了，会看见的。

纳罗科夫　（把纸放在桌上）是呀，我是个多情的人。再见！（下）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瞧这个疯子！不过没什么，这人心肠好，我不怕他。另一些疯子就怪多了：有的摔碗，有的打人、咬人；而这个人倒还老实。有人来了。说不定是萨莎。（向门口走去）

〔涅金娜拿着一束花和一个盒子上。

第　四　场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和涅金娜。

① 阿卡迪亚是希腊的一个州，其古代居民多以牧羊为业，通常以它比喻"世外桃园"。

涅金娜　(把花束和盒子放在桌上)哎呀,累死啦!(在桌旁坐下)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要打发车夫走吗?

涅金娜　不,干吗呢!我歇会儿,咱们就出去兜兜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还不晚。车是租一整晚上的。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那就让车等着,钱不能白花!

涅金娜　您披的是什么披肩呀?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韦利卡托夫送的。他说,他从福利演出里赚了钱。怎么样,漂亮吗?

涅金娜　上好的披肩,很贵重。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他说,没花钱搞到的。

涅金娜　您信他呢!他老这样说。那末他来过这儿?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是的,他来过,送钱来啦。

涅金娜　他怎么不见我就走了?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不知道他匆匆忙忙上哪儿去,可别是走了。

涅金娜　也许。这人也真怪,怎么也捉摸不透。(沉思)象这样的男人,只要他愿意,看来立刻就能让一个女人倾心。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哎,没什么说的!也别说女人不好。怎么能怪罪女人呢!心非铁石嘛,这种好样的男子不多,也许一辈子也碰不上第二个。你总是这样老实巴交,没出息地过一辈子,回头想想多没意思。他对我说到自己的庄园。他家经营的田产可真是稀奇呢!

涅金娜　有什么奇怪的,他是个大财主。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你要喝茶吗?

涅金娜　不,稍等一等。(瞧一下桌子)这是什么?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这是普罗科菲伊奇送给你作纪念的。

涅金娜　（细看那张纸）多好呀！他真是一个善良、可爱的老头！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是呀，人好，心眼好；他把钱都糟蹋光了，变得疯疯癫癫的。嗯，现在咱们合计合计钱的事怎么样？

涅金娜　有什么可合计的！首先应该还债，剩下的就用它过日子。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剩下不多了，你发不了财。

涅金娜　是呀，眼下更困难了，又没有薪水。上哪里去，我认识谁呢？再说也没有服装。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剩下二百，要不一百五，不会更多了，随你怎么花都成。整个夏天就靠这点钱了。每天只要有点钱，上哪儿过都行。到秋天人家会请咱们去莫斯科，那儿需要演员。

涅金娜　要不就不演戏，去嫁人算了。可是彼得·叶戈雷奇还没有找到工作。要是有点事做多好。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又来了，不演戏！你这一天得的钱，三年工作也挣不来。

涅金娜　咱们挣得多，开销也大。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唉，不管你上哪儿，萨莎，咱们的生活也舒坦不了。老实说吧，这种穷日子我都过腻了。

涅金娜　过腻了……是啊……过腻了……我想了又想，就干脆不去想它了。好啦，一日之计在于晨，明儿再谈吧。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可也是，现在咱们喝茶吧。（侧耳倾听）又有谁来啦？

〔巴金上。

第 五 场

〔涅金娜、多姆娜·潘捷列夫娜和巴金。

巴金　我上您家喝茶来了，亚历山德拉·尼古拉夫娜！

涅金娜　哎呀，对不起，我不能接待您，我很累了，需要休息，我想独自呆着安静一会儿。

巴金　嗯，就半小时，半小时又算得了什么呢！

涅金娜　真的，我不能，我太疲倦了。

巴金　那好，我过十分钟或一刻钟再来，您先休息会儿。

涅金娜　不，不，劳驾！明天来吧，什么时候都行，只要不是今天。

巴金　亚历山德拉·尼古拉夫娜，我这个人不大喜欢改变自己的主意，我想做的事就非做到不可，有这股不屈不挠的劲头，准会使我成功的。

涅金娜　你会成功，那太好了，可是，请您原谅，我失陪了，我太累啦。

巴金　好，您走吧，我留在这里，留在这房间里，我就在这椅子上坐一整夜。

涅金娜　哎呀，别开玩笑啦！够啦。

巴金　您不信？我就证明给你看，我这个人说到做到。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老爷，我这个女人也是说到做到的，我可要喊人了。

巴金　（对涅金娜）我说，您是害怕有人在您家碰到我吧？

涅金娜　我谁也不怕，什么也不怕。

巴金　所有给您捧场的人现在都在餐厅里用餐，有公爵、韦利卡托夫、斯梅利斯卡娅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要在那里坐到天亮。

涅金娜　关我什么事！

巴金　您的未婚夫大概也睡觉了，我就不信您真爱他。

涅金娜　哎呀，我的上帝，真叫人受不了！我压根儿就没有叫您相信过什么。

巴金　您把他留在身边只不过作为防备别人追求您的挡箭牌，而一旦您喜欢上了什么人，您就会把他甩掉，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涅金娜　好啦，好啦。

巴金　您也太挑剔了。您还等什么，等什么天赐良缘？您眼前就是个有教养的、有钱的人……我之所以没有追求您，向您甜言蜜语，没有向您表白衷情，因为这不合我的规矩。咱们都不是孩子啦，何必还来装腔作势呢！让咱们象成年人那样谈谈吧。

涅金娜　再见。（下）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嗯，先生，谈谈也就够了。也该让人家安静一下！要不，您想聊天，跟我聊得了，我不会没话说的。

巴金　（大声）我反正还要来。（下）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我把过道门关好，眼下谁也不放进来，那怕他死在外边。（下）

〔后台传来激烈的谈话声。涅金娜出。

涅金娜　外边是怎么回事？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瓦夏拿着一瓶香槟和悲剧演员同上。

第 六 场

〔涅金娜、多姆娜·潘捷列夫娜、瓦夏和悲剧演员。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这帮无赖，真叫无赖！死乞白赖地硬闯进来，说什么也不听。

瓦夏　那不行，多姆娜·潘捷列夫娜，应该为亚历山德拉·尼古拉夫娜的健康干杯，无论如何不能放过这件事。这象什么话！我们是诚心诚意来表示我们的敬意的！绝对不会捣乱，您放心！

悲剧演员　那还用说！只要有我在这里。

涅金娜　你们别费心了，我不喝。

瓦夏　这随您的便。我们还可以多喝点，我们自已喝。（向隔壁喊）亲爱的，好大妈，拿几个酒杯来！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给我，我去开瓶盖。（拿着瓶子下）

悲剧演员　（对涅金娜）你说你不喝，我倒要瞧瞧，你怎么不给我喝！

瓦夏　别勉强。

悲剧演员　我不勉强，我要请求她。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进来，把酒瓶和杯子放在桌上。

瓦夏　（斟酒）因为您岁数大，从您开始吧。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我不知道该不该喝，我怕喝醉了。

瓦夏　没事儿！怕什么？深更半夜的，即使喝醉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跟他就不怕这个。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拿过酒杯）来，萨莎，祝贺你！（喝）

瓦夏　（把酒杯送到涅金娜面前）现在我请求你。

涅金娜　我说过了，我不喝。

瓦夏　那不行，哪能不赏这个脸？我们是一番好意。哪怕喝半杯！

悲剧演员　（跪下）萨莎，亚历山德拉！你瞧谁在求你！你瞧谁跪在你的脚下！是格罗米洛夫，叶拉斯特·格罗米洛夫本人！

涅金娜　嗯，好吧，我喝一点；不过，再多了我无论如何不喝。（喝酒）

瓦夏　（扶起悲剧演员）喝多少都行。（拿酒杯）剩下的归我们啦，我们领您的情啦。（斟酒）现在咱们喝吧。（递给悲剧演员酒杯）

悲剧演员　你为咱俩祝酒，今天我的舌头不听使唤。

瓦夏　恭贺您演出成功。祝您长命百岁，财运亨通！（与悲剧演员碰杯，喝）

悲剧演员　（递过杯子）再斟！（瓦夏斟酒，悲剧演员喝酒）喝完了？

瓦夏　（让看瓶子）完了。

悲剧演员　那咱们走吧！

瓦夏　（对涅金娜）请您原谅！请让我吻吻您的手！原谅我们的无礼。谢谢这一家，现在我们到另一家去。

〔两人下。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这些糊涂蛋！他们好象叫旋风吹得满城乱跑。现在我去锁门，困死了。（下，又很快返回）

第七场

涅金娜、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好了，现在咱们喝茶吧！

涅金娜　我很想喝一点。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在隔墙旁）马特廖娜，给我们沏两碗茶。（对涅金娜）把礼物给我吧！

涅金娜　（递过一小盒子）您不是看过了，耳环和胸针。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我想把它收拾起来。要知道这也值不少钱。（藏到口袋里）这些东西好就好在，一旦短钱用，马上可以抵押出去。不象这些破树枝儿。

〔马特廖娜端来两碗茶，随即下。

涅金娜　（饮茶）韦利卡托夫送给我的花多好呀，您瞧！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哼，花顶什么用！花就是花。我看哪，白扔了钱。（喝茶）

涅金娜　不，您看嘛！这些花都挺贵的，他在哪儿买的呀？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看花）是呀，挺好，没说的。（发现一张字条）这是什么？

涅金娜　（默念字条）哎呀，哎呀！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怎么回事？

涅金娜　（抱头）哎呀，不，等等！我还有一张。我都忘啦。（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字条）这是彼得·叶戈雷奇在大门口给我的。（默念）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大声点念！对妈还保什么密！

涅金娜　（念）"是的，亲爱的萨莎，艺术不是无稽之谈，我开始懂得了这一点。今天我从你的表演里发现了许多热情、真挚的东西，对你直说吧，我感到很惊讶。我为你高兴。这是难能可贵的品质。演出之后，大概会有人上你家去；在你那些朋友面前我总觉得有些不愉快，说不上是难堪或是懊丧，反正有点别扭。他们总是敌意地或是嘲弄地望着我，你自己也知道，我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由于这种种考虑，演出结束后，我就不上你家去了，但是，你若能抽出两三分钟空闲时间，那就请到你家小花园去，我在那里等你。当然，我可以到明天早晨再上你家来；但是请原谅我，我思绪万千，总想一吐为快……"（擦泪）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好了，念念另一张吧！

涅金娜　不，妈，别念了，怪不好意思的！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哼，又来了，不好意思！念起来叫人害羞的字条你收到的还少吗，你不是都念给我听了。

涅金娜　好吧，妈，你仔细听着。（念）

"我对您一见钟情。看到您的芳容，听到您的玉音，这对我是一种无法形容的享受。请原谅我用书信向您吐露衷情。我生性腼腆，不敢以言语向您倾诉心曲。现在我的幸福由您来决定。我所爱慕的亚历山德拉·尼古拉夫娜，我幻想的幸福是这样的：在我的庄园里，在我的豪华的宫殿里，在我的府邸里有一位年轻的、人人崇拜的女主人，从我开始，人人都对她唯命是从。夏天就这样度过。秋天我便偕同千娇百媚的女主人去到一座南国城市，她将在完全由我掌管的剧院里演出，并获得完满成功，我为她的成功感到欣慰和骄傲。往后的事我就不再幻想了，到时候就知道了。请

不要对我的幻想生气，每个人都允许幻想 。如蒙不弃，明天我从您的眼神里就可读到对我的判决。如果您不予理睬，由于自己的卤莽而受到您的鄙视的我，将带着一颗破碎的心，毫无怨言地离开这里。您的韦利卡托夫”。（含泪）妈，这是怎么回事？他这讨厌鬼写的是什么呀？谁允许他这样做？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允许什么？

涅金娜　嗯，这样……爱我。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这种事还用得着请求允许吗，傻闺女！

涅金娜　我恨不得能揍死他。

〔静场。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沉思）天鹅……他说，湖里有天鹅。

涅金娜　唉呀，这关我什么事！

〔静场。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萨莎，萨苏特卡，咱娘儿俩还从来没有正经谈过这类事，可他却正经找上来了。你穷里来穷里去，这里却放着现成财富！唉呀，我的天，多伤脑筋的事，真是诱人呵！上帝饶恕，他不会是个魔鬼突然出现在咱们眼前吧？正好在这个时候……咱们刚刚对自己的穷日子想过来想过去。哎呀，他真是魔鬼。他多么温存，多么善良！让咱们正经八百地谈这件事吧，傻闺女！

涅金娜　“正经八百”，谈这类事还正经八百！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难道这也算“正经事”？要知道，这是耻辱！你记得他说的话吗，他，我亲爱的，我的彼佳！这有什么可想，还想什么，这有什么可谈的！要是你有疑难，就随便拿件东西算个卦！反正我是你的女儿。看看是单是双，不就得了。（拿起

梅卢佐夫的字条)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你怎么啦！我怎么能呢！……这是你的事。千万别！让上帝和大家为我……

涅金娜　(读梅卢佐夫字条的最后几行)"但是，你若能抽出两三分钟空闲时间，那请到你家小花园去，我在那里等你"。唉，可怜的人，可怜的人！我对他爱得多么不够！现在我才感到，我在真心诚意地爱他。(拿起纳罗科夫的信)啊，还有这一张！这应当保存一辈子！谁也不会这样爱我。请给我披肩，我要出去。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你上哪儿？你上哪儿？你怎么啦！

涅金娜　唉，您就别问了，不关您的事！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怎么不关我的事！你是我闺女。

涅金娜　对，我是您闺女，您怎么对我都行，可是我的心是我自己的。我找彼佳去。要知道他爱我，他疼我，他教咱们学好。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那件事情怎么办呢？你倒说呀！

涅金娜　唉呀，事情，事情！嗯，明天，明天，明天再说吧。现在您不要打搅我。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感到善良、真诚，也许，明天我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我心里现在觉得非常美好，非常真诚，不要搅乱它吧。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好了，好了，随你便，随你便。

涅金娜　(披上披肩)我不知道，也许很快就回来，也许要到早晨……但是别说出去，也别让人家看出来……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你说什么呀，难道我不是你妈，难道我不是女人！连不能碍你的事我都不懂，我没有心肝还是怎么的？

涅金娜　好啦，我走了。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等一等，好好裹上披肩，别着凉！你的心呀象金子打的。我反正也不用锁门了，我喝着茶等你。

〔涅金娜下。多姆娜·潘捷列夫娜去隔壁房间。台上空场片刻，然后巴金上。

第　八　场

〔巴金独自一人。

巴金　没有人，门也没上锁，有个人影从我身边掠过——这是她。她上哪儿，去找谁？如果是去找未婚夫，这用不着，他可以上这儿来嘛。也许她是去花园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在这里等她。嗯，她不会赶我走的，总能让我坐上半个小时。我跟韦利卡托夫打了赌，我说我要在她家喝茶，并且坐到天亮。我不想输。我想让他知道，她是否接待我。啊！我这样办吧，我打发车夫去说，我留在这儿了。要是她赶我走，那我就找个地方遛达到天亮。（打开窗）

〔此时梅卢佐夫和涅金娜进来，涅金娜走到隔壁房间。

巴金　伊万，跑一趟车站，就说我留在这里了。

第　九　场

〔巴金和梅卢佐夫。

梅卢佐夫　不，您不能留在这儿。您让车夫等着，请您马上出

去！您怎么啦？好，我来吩咐。(对窗外)伊万，别去了！老爷马上就出来。

巴金　您有什么权利在别人家里发号施令？我不认识您，也不想认识您。

梅卢佐夫　不，对不起，您干吗要撒谎呢？你居心不良。您要败坏一个姑娘的名誉？

巴金　“败坏”名誉？演出结束后来拜访一下难道说是“败坏”名誉？哼，您懂什么！

梅卢佐夫　好吧，那为什么要打发车夫去说您留在这儿了？

巴金　您是最高楼座的一名观众，难道您能懂得演员同正厅前座的观众之间的关系！

梅卢佐夫　我懂得的是：您这个正厅头排的观众一定得离开这儿，而我这个最高楼座的观众倒要留在这儿。

巴金　您留在这儿？

梅卢佐夫　是的，我留在这儿。

巴金　这就好嘛！至少我有了一个发现，我可以把这个发现告诉……

梅卢佐夫　您爱告诉谁就告诉谁。

巴金　不过，也许您头脑发热，有点吹牛了吧？

梅卢佐夫　不，请放心，我要留在这儿。

〔涅金娜穿着大衣上。

第　十　场

〔巴金、梅卢佐夫和涅金娜。

涅金娜　（手搭在梅卢佐夫肩上）是的，他要留下来。

梅卢佐夫　好，现在您的怀疑消除了吧，那末，您要做的唯一的事是……

涅金娜　出去。

梅卢佐夫　越快越好。

巴金　越快越好！我自己知道怎么更好。

梅卢佐夫　不，您不知道，您还没有让我说完。您出去越快越好，因为这样您可以从房门出去，要是您磨磨蹭蹭，那您就得从窗口出去了。

涅金娜　（拥抱梅卢佐夫）啊，亲爱的！

巴金　嗯，年轻人，您记住这一点！（下）

涅金娜　啊，亲爱的彼佳，我心爱的，咱们马上坐车出去玩它一夜。马车就在外边。

梅卢佐夫　上哪儿去，萨莎？

涅金娜　你愿意上哪儿上哪儿，随你的便，一直到早晨，一切都听你的。妈，再见，锁上门！我们走啦。

［梅卢佐夫和涅金娜下。

第 四 幕

人 物

涅金娜。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杜列博夫。

斯梅利斯卡娅。

韦利卡托夫。

巴金。

梅卢佐夫。

纳罗科夫。

瓦夏。

悲剧演员。

列车长。

列车员。

车站的茶房。

各类乘客和一个车站仆役。

〔铁路车站，头等车厢的旅客候车室；演员右方有一拱形门，通另一候车室；正面是玻璃门，门外可看见站台和车厢；一张长桌横在房间中央，桌上有餐具、酒瓶、烛台和花瓶。

第　一　场

〔悲剧演员坐在桌旁。然后茶房上。从站台传来吆喝声:"列车到达布里亚希莫夫车站,停车二十分钟,站上有小卖部","布里亚希莫夫站到了!停车二十分钟"。

悲剧演员　我的瓦夏呢?来人哪!(敲桌子)

〔茶房上。

茶房　您有何吩咐?

悲剧演员　我的瓦夏呢?

茶房　对不起,您问过多少遍啦!我们怎么知道。

悲剧演员　嗯,那就去吧,伙计!

〔茶房下。

我的瓦夏呢?

〔瓦夏上。

第　二　场

〔悲剧演员和瓦夏。

瓦夏　瓦夏在这儿哪,你有什么事?

悲剧演员　你上哪儿去啦,老弟?

瓦夏　瞧你说的!有事呗。你说,你有什么事吧!

悲剧演员　老弟,为什么咱俩今天没喝酒呢?

瓦夏　为什么?大概,除了掺硫酸的以外,全喝过了。原来是这

么回事！行了，咱们再等会儿！

悲剧演员　你喜欢我不？

瓦夏　哎呀，又啰嗦了。

悲剧演员　你为什么喜欢我？

瓦夏　因为我们家里不象话，而你是个名演员。好了，不谈了。不过你听我说！干吗老是酒呀酒的！也让它稍微歇一会儿。

悲剧演员　好，让它歇一会儿。

瓦夏　我要派一名伙计到哈尔科夫去，因此我要跟他好好谈一谈。咱们到三等车厢去，遛达一会儿！

悲剧演员　好，咱们走。（起身）

〔他们向门口走去，迎面碰到从另一候车室出来的纳罗科夫和梅卢佐夫。

第　三　场

〔悲剧演员、瓦夏、纳罗科夫和梅卢佐夫。

纳罗科夫　（叫住瓦夏）请您等一等，等一等！把我的表给您。（从身上取出怀表，交给瓦夏）

瓦夏　我要你的表干什么，马丁·普罗科菲伊奇？

纳罗科夫　请给我十个卢布，帮帮忙。

瓦夏　我不要你的表，你这个人真怪。

纳罗科夫　请行个好，行个好！我有急用！

瓦夏　如果有急用，没表我也信得过你。

纳罗科夫　不行，不行。把表拿去 我会赎回它的，这表很贵重。

我很快就要把它赎回来。

瓦夏　那你要钱做什么用？你坦白说吧！

纳罗科夫　唉，您干吗折磨我呢？您就说吧，给不给？

瓦夏　我很想知道，老兄，你做的是什么买卖，搞什么交易。

纳罗科夫　对不起，打扰了。我不要了。

瓦夏　给你给你。（把表藏进口袋，从钱包里取钱）给，拿着！我不要利钱，不用怕。

纳罗科夫　（接过钱，握瓦夏的手）谢谢您，谢谢，您救了我。

〔瓦夏和悲剧演员走到另一个候车室。

梅卢佐夫　他们也不在这里，您也许搞错了吧。

纳罗科夫　不，我知道，我知道，我的心告诉我，她要走了。您瞧，我还没有清醒过来呢。

梅卢佐夫　不，不大可能。她干吗要瞒着我，干吗要骗我！今天早上我收到她一张便条，上面是这样写的。（拿出纸条念）“彼佳，今天你别来我们家，你在家里待着，等我，晚上我自己来找你”。

纳罗科夫　是呀，不可理解。可是她们要走了，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到她家去过，她们不让我进去。多姆娜·潘捷列夫娜出来对我喊道：“我们没工夫接待你，没工夫，我们马上要去赶火车”。我看到了手提箱、旅行袋、包裹……我就跑来找您了。

梅卢佐夫　咱们到那间候车室去瞧瞧，在入口处等她们。

纳罗科夫　我的记性坏透了。现在是什么时候，早上还是晚上？我什么也不知道。火车什么时候开？

梅卢佐夫　晚七点，大约还有二十分钟。

纳罗科夫　噢，她们还是会来的，咱们走。（走向另一候车室）

〔涅金娜从玻璃门内上，背着旅行用的手提包，随后是多姆娜·潘捷列夫娜、斯梅利斯卡娅、杜列博夫、巴金和马特廖娜，她拿着座垫和包袱。

第　四　场

〔涅金娜和斯梅利斯卡娅向前走去，杜列博夫和巴金在桌旁坐下。马特廖娜把座垫和包袱放在门旁的长沙发上。多姆娜·潘捷列夫娜在查看包袱，把什么东西藏到包袱里。

斯梅利斯卡娅　你这么快就收拾好了，萨莎，对谁也没有说一声。

涅金娜　我哪有时间呀！我今天接到了电报，就马上开始收拾行装。

斯梅利斯卡娅　如果我不跟公爵一起来车站，那你就这样不辞而别了。

涅金娜　我没有时间。我跟谁也没告别，我仓促得很，我想到莫斯科以后再给你们写信。

斯梅利斯卡娅　那末，你是上莫斯科去？

涅金娜　是的。

斯梅利斯卡娅　讲定什么条件呢？

涅金娜　条件很好，不过我还没有拿定主意，我到那里以后再给你写信吧。

杜列博夫　（对巴金）我觉得，韦利卡托夫可能今天要走，于是我就抓住他；我要喝他的酒，罚他一瓶香槟，因为他想偷偷

溜掉。

巴金　我也是为这件事来的。

杜列博夫　可是列车已经进站了，他还没来，也许，他还留在城里。

巴金　要知道，这帮百万富翁老爷喜欢在响第三遍铃的时候才到。

斯梅利斯卡娅　（对涅金娜）彼得·叶戈雷奇怎么办呢？

涅金娜　唉呀，请你别提他了！

斯梅利斯卡娅　你告诉他了？

涅金娜　没有，他不知道。我怕他上这儿来，最好能快点走。

巴金　你看伊万·谢苗内奇来了！

〔韦利卡托夫和列车长从另一候车室上，站在门旁。

第　五　场

〔涅金娜、斯梅利斯卡娅、杜列博夫、巴金、多姆娜·潘捷列夫娜、马特廖娜、韦利卡托夫、列车长，车站茶房和列车员后上。

列车长　（对韦利卡托夫）站长命令挂一节家庭专车。

韦利卡托夫　是的，这是我请他办的。（向杜列博夫和巴金问候）

巴金　您要走吗？

韦利卡托夫　不，我是给亚历山德拉·尼古拉夫娜和多姆娜·潘捷列夫娜送行的。（对列车长）等到准备好了，请吩咐把这些东西搬过去！请您费心把一切安排妥当。

列车长　您放心。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伊万·谢苗内奇，车票买了吧？

韦利卡托夫　买了，多姆娜·潘捷列夫娜，你们的全部行李都托运了。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那请给我票吧，没有票不让进去。

韦利卡托夫　等你们进了车厢以后，我再给您。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千万别误了车，伊万·谢苗内奇；说不定，没等我们上去就开了，我老是提心吊胆的。

列车长　您放心，到时候我来请您，亲自安排你们上车，没有我的命令列车是不会开动的。我马上派人来搬行李。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您派人来搬吧，不过要派可靠的人来，别磕了碰了的。

韦利卡托夫　您就这么吩咐下去吧！

列车长　（敬礼）我马上去吩咐。（下）

韦利卡托夫　诸位，送别时应该喝点酒饯行，我已经吩咐备酒了。亚历山德拉·尼古拉夫娜，请过来吧！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是的，临行前大家都应当坐一会儿。马特廖娜，你也坐下！

〔大家在桌子的对着拱门的一边坐定。茶房拿一瓶香槟酒上，把酒摆在桌上，随即下。韦利卡托夫给大家斟酒。

韦利卡托夫　（举杯）祝你们一路平安，亚历山德拉·尼古拉夫娜！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杜列博夫和巴金起立并鞠躬。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祝留下的人幸福，诸位！

斯梅利斯卡娅　（吻涅金娜）祝你幸福，萨莎！请常来信！

〔列车员上。

列车员　您吩咐搬哪些行李？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在那儿，先生！马特廖娜，你指给他，跟他去，好好看着。

〔列车员搬行李。

列车员！

列车员　有何吩咐？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你拿座垫要多加小心，不要撂在地上！

涅金娜　妈！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什么“妈”！关照他总是好些嘛。（对列车员）不要碰边上的那个小包！我说，别碰它，那里有面包，没准儿会撒出来的！

〔杜列博夫和巴金笑。

涅金娜　妈！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又怎么啦！你还得指靠它呢！

涅金娜　全拿走，全拿走！

〔站台上传来铃声。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赶紧站起来）哎呀！走吧！

韦利卡托夫　您放心，多姆娜·潘捷列夫娜，你们不上车，车不会开的。

列车员　这是给三等车厢响的铃，离开车还有一会儿呢。（下。马特廖娜随下）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吓得我要命。他们这些讨厌的铃把我的魂都吓掉了。

〔纳罗科夫由另一候车室上，拿着酒瓶的仆役、梅卢佐夫随上。

第 六 场

〔涅金娜、斯梅利斯卡娅、多姆娜·潘捷列夫娜、韦利卡托夫、巴金、杜列博夫。纳罗科夫在桌子靠拱门的一端坐下。茶房把酒瓶放在他面前，梅卢佐夫在门旁止步不前。

涅金娜 （走近梅卢佐夫）别说话，看在上帝份上，千万别说话！如果你爱我，就别言语，我以后把一切都告诉你。（走回自己的座位）

纳罗科夫 （对茶房）你怀疑，你瞧着我，怀疑我是不是付给你钱？好！你是个好侍者！为你的美德赏你！（递给十个卢布）收下酒钱，找头归你了！

茶房 非常谢谢！（下）

〔梅卢佐夫跟纳罗科夫坐在一起，纳罗科夫给自己和梅卢佐夫斟酒，起立。

巴金 要致辞了，要致辞了，诸位！咱们听听。

纳罗科夫 亚历山德拉·尼古拉夫娜！第一杯酒祝贺你的才华！我感到骄傲的是我第一个发现了它。在此地，除了我，还有谁能发现和珍视才华呢！这里难道有人懂得艺术？这里难道需要艺术？这里难道……哦，该死！

巴金 你又乱说了，马丁·普罗科菲伊奇。

纳罗科夫 （生气地）不，我没有乱说。在一个初登舞台的新手的胆怯的表演里，在她首次还很幼稚的含混不清的话语里，我就预料到她必将蜚声艺坛。您有才华，珍惜它吧，培育它

吧！才华是一个人的最好财富，最大幸福！为您的才华干杯！（喝酒）

涅金娜　谢谢您，马丁·普罗科菲伊奇！

巴金　好极了！

杜列博夫　他倒讲得头头是道。

纳罗科夫　（对梅卢佐夫）请给我斟一杯，也给您自己斟上。

〔梅卢佐夫斟酒。纳罗科夫举杯。

第二杯酒是为您的美貌！

涅金娜　（起立）哎呀，您怎么啦！干吗呀！

纳罗科夫　您不承认自己的美？不，您是位美人。我看，哪儿有才华，那儿就有美！我一辈子都崇拜美，并且到死都崇拜它……为您的美干杯！（喝酒、放下酒杯）值此临别之际，请允许我吻一下您的手！（在涅金娜面前跪下，吻她的手）

涅金娜　（噙泪）请起来，马丁·普罗科菲伊奇，请起来！

韦利卡托夫　够了，马丁·普罗科菲伊奇！您这样说叫亚历山德拉·尼古拉夫娜伤心！

纳罗科夫　是的；够了！（站起后向玻璃门走了几步，又停下来）

〔通另一候车室的门口出现列车长、仆役和若干旅客。

命运赐予你的
既非痛苦和眼泪，
又非沉重的噩梦，
而是幸福的玫瑰。
那玫瑰多么艳丽，
那是天堂的花卉。
相信吧，诗人的幻想

决非没有道理。
但在人世的欢乐里，
在那幸福的时日，
那位悲伤的诗人，
请你永记在心怀！

（径自向门口走去）

专横的命运之神，
无情地将他驱逐，
他这不幸的诗人，
只以你的幸福为幸福。①

（向门口走去）

韦利卡托夫和涅金娜 马丁·普罗科菲伊奇，马丁·普罗科菲伊奇！

纳罗科夫 不，够了，够了，我不能再待下去了。（下）

涅金娜 （招手叫列车长）请你告诉大家：该上车了！我求您。

列车长 （看表）还稍稍早一点，可是悉听尊便。诸位，请上车吧？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 哎呀，让我先走，诸位！请让一让，要不我来不及啦。

列车长 请往右走，进最后一节车厢。

〔多姆娜·潘捷列夫娜下，列车长、涅金娜、斯梅利斯卡娅和韦利卡托夫随下，在他们后面是杜列博夫和巴金。

---

① 这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一位不知名的演员的诗。——作者注

涅金娜迅速返回。

第 七 场

〔梅卢佐夫、涅金娜、然后是韦利卡托夫和列车长。

涅金娜 哦，彼佳，再见啦！我命该如此。

梅卢佐夫 怎么？你说什么？你怎么啦？

涅金娜 我不属于你了，亲爱的！没有法子，彼佳。

梅卢佐夫 那你属于谁呢？

涅金娜 唉，你何必知道呢！这对你反正一样。需要这样，彼佳。我想了很久，我跟妈俩都想过了……你是好人，非常好的人！你说过的一切都是对的，一切都是对的，可是我不能……我哭了多少回，骂了自己多少回……这个你不会理解。现在你看见了吧。从来是这样，就这样安排好了的，要知道……哎……都是这样。我哪能忽然一个人……这甚至太可笑了。

梅卢佐夫 可笑？难道可笑吗？

涅金娜 是的，当然。你说的一切都是对的，都是对的，大家都应该这样生活，应该这样……倘若我有才华……倘若我的面前是荣誉？我怎么办，拒绝它吗，啊？以后会后悔莫及，抱憾终身的……倘若我天生是个演员？……

梅卢佐夫 你说的什么呀，萨莎！难道才华和放荡是不可分的吗？

涅金娜 不，不是放荡！哎呀，你怎么说这种话！（哭）你什么也不明白……你也不想理解我。要知道我是演员，按照

你的想法，那我非要成为英雄不可。难道每个女人都可能成为英雄吗？我是演员……倘若我嫁给了你，我也会很快抛下你，重新回到舞台，那怕只有微薄的薪金，我还是要过舞台生活。难道不演戏我能活下去吗？

梅卢佐夫 这对我是新闻，萨莎。

涅金娜 新闻！它之所以是新闻，是因为你至今还不了解我的心。你以为我能成为英雄，我不能……也不想成为英雄。我干吗要去指责旁人呢？说什么你们怎么怎么样，而我是怎么怎么样……是正人君子！……而别人也许完全没有错；什么情况没有呢，你自己想想，或许遇到亲人……或许是受骗……而我将去责备人家？上帝啊，可千万别！

梅卢佐夫 萨莎，萨莎，难道清清白白地生活就是对旁人的指责？清白的生活，是供人学习的榜样。

涅金娜 嗯，你现在看见了吧；这说明我笨，我什么也不懂……我跟妈妈考虑再三，决定了……我们哭过，但终于拿定了主意……而你希望我成为英雄。不，我哪能斗争呢……我有什么能力！你说的都是对的。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梅卢佐夫 不会忘记？这就要谢谢你了！

涅金娜 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我再也不会过这种好日子了。别了，亲爱的！

梅卢佐夫 别了，萨莎！

涅金娜 我在收拾行装的时候，想起你就哭。给！（从旅行包中取出用纸包好的头发）我为你剪下了半条辫子。你留作纪念吧！

梅卢佐夫 （放在口袋里）谢谢，萨莎。

涅金娜 如果你要，我还可以剪，马上就剪（从手提包取出剪子）

给，你自己剪吧！

梅卢佐夫　不必了，不必了。

〔韦利卡托夫推开门。

韦利卡托夫　亚历山德拉·尼古拉夫娜，请上车吧！马上响最后一遍铃了。

涅金娜　就来，就来！您走吧！

〔韦利卡托夫下。

涅金娜　那末再见了！但求你不要生我的气！不要骂我！原谅我吧！不然我会难过的，我将不会有任何快乐，原谅我！我跪下来求你。

梅卢佐夫　不要，不要这样。你爱怎么生活，能够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吧！我只希望你能够幸福。不过你要善于作个幸福的人，萨莎！关于我和我说的话，你就忘掉吧；你要千方百计，按你自己的办法，为自己找到幸福。我要说的就是这些，生活问题对于你已经解决了。

涅金娜　那末你不生气吧？嗯，这就好……唉，这就好！不过你听我说，彼佳。如果你有什么需要，请写信来！

梅卢佐夫　得了，萨莎！

涅金娜　不，请你不要拒绝。我作你的妹妹……我作你的妹妹，彼佳。请你给我这点快乐吧！……作你的妹妹……我应该用什么来报答你对我的一切好处呢？……

〔列车长上。

列车长　我来请您，请上车吧；列车马上就要开啦！

涅金娜　（搂住梅卢佐夫的脖子）再见，彼佳！再见，亲爱的！（挣脱拥抱，向门口跑去。）写信来，彼佳，写信来！（下，列车长随下）

〔梅卢佐夫向敞开的门张望。铃声。传来列车员的哨子声，接着是机车的鸣笛声，列车开动了。悲剧演员和瓦夏从另一候车室上。

第八场

〔梅卢佐夫、悲剧演员和瓦夏。

悲剧演员　你说什么？她走啦？

瓦夏　是的，老兄，咱们的亚历山德拉·尼古拉夫娜走了。别了！说话就没影了。

悲剧演员　有什么办法，咱们来同声一哭，遥祝她一路平安。

〔斯梅利斯卡娅、杜列博夫和巴金上。

第九场

〔梅卢佐夫、悲剧演员、瓦夏、斯梅利斯卡娅、杜列博夫和巴金。

巴金　（笑）这太妙了！我对他喊："下来呀，要不就把您带走了！"可他说："带走就带走吧，我毫不见怪。再见，诸位！"太妙了！看样子，他把她们带回自己的庄园去了？

斯梅利斯卡娅　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一下子就猜到了。难道涅金娜坐得起家庭包车？她有多大收入？她跟她妈只配挤在三等车厢的犄角里。

巴金　那末他为什么说谎，说是来送他们的？

斯梅利斯卡娅　免得人家说闲话呗。要是他说他跟她们一起走，马上会受到耻笑和挖苦，您头一个就会这样做的。他是不好意思呢，还是干脆不喜欢听这些闲话呢，这我就不知道了。他做得很聪明。

杜列博夫　我跟你们说过，他是个聪明人。

巴金　我们祝愿涅金娜女士一路平安！还有什么更幸福的呢。哼，如果我早知道这件事呀，我会诚心诚意地祝愿韦利卡托夫头破血流。要知道常有这种情况，公爵，有时扳道工喝醉了……对面开来的列车马上就要通过，忽然在交会处轰隆一声！

〔梅卢佐夫奔向门口。

巴金　您怎么啦，上哪儿去？救人？来不及了。您不用害怕！象韦利卡托夫这种人是死不了的，他们上刀山下火海也能安然无恙地闯过去。

〔梅卢佐夫站住。

巴金　咱们聊聊，年轻人！您也许急于去自杀？要是这样我决不阻拦您，开枪自杀吧，开枪自杀吧！要知道大学生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要开枪自杀的。

梅卢佐夫　不，我才不自杀呢。

巴金　没有钱买手枪吗？那我来掏钱给你买。

梅卢佐夫　给您自己买吧。

巴金　您现在怎么办，打算做什么事？还教书？

梅卢佐夫　是的。不然做什么呢？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义务。

巴金　再去找一个女演员？

梅卢佐夫　就算是吧。

巴金　又去恋爱，又去幻想，自命为未婚夫？

梅卢佐夫　嘲笑我吧，我不生气，我这是活该。我把话替您说了吧，我将同您一起来嘲笑我自己。真可笑，的确可笑。一个穷人，用劳动得来的钱学会了劳动，那就去劳动吧！而他却想去恋爱！不，我们不应该有这种奢望。

斯梅利斯卡娅　啊，多么可爱！（飞吻）

梅卢佐夫　我们这些穷光蛋，劳动者，自有乐趣，这些乐趣是你们所不懂的，是你们所得不到的。喝上一杯茶，喝上一瓶啤酒，开怀畅谈你们没有读过的书，你们所不知道的科学发展，你们所不感兴趣的文明成就。我们还要什么呢！可是我，可以说吧，却闯入了别人的领地，闯入了无忧无虑、无所用心的生活，闯入了娇美、欢乐的女人的天地，闯入了香槟、花束和贵重礼品的天地。唉，怎么不可笑呢！当然可笑。

斯梅利斯卡娅　哎呀，他多么可爱呀！

巴金　您的气量真大。我还以为，您会跟我决斗呢。

梅卢佐夫　决斗？为什么？我同您之间本来就在决斗，在经常较量，不断斗争。我教育人，而您却教人腐化堕落。

悲剧演员　说得好！（对瓦夏）来瓶香槟酒！

梅卢佐夫　让我们较量一下吧：您做您的事，我做我的事。咱们来瞧瞧，谁先感到厌倦。您会很快抛弃自己的工作，因为轻浮的举动中很少有迷人之处。等上了年纪，良心就会感到羞愧。当然，也常有那种得天独厚的性格，到了晚年还能保持那种异常轻浮的举动，仍能到处寻花问柳；不过这是例外情况。而我将把自己的事业进行到底。如果我停止教人，不再相信有教育好人的可能，或者畏缩不前，无所作为，或者

对一切心灰意冷，到那时候您再给我买支手枪，我一定说声谢谢。（戴正帽子，围上围巾）

瓦夏　来香槟！

悲剧演员　来半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０２３亚·奥斯特洛夫斯基戏剧选　［俄］奥斯特洛夫斯基　藏仲伦等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加密地址＝
页数＝５２２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６．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６５／ｄｉｓｋｓｂｊ／ｓｂｊ５７／１２／！００００１．ｐｄｇ